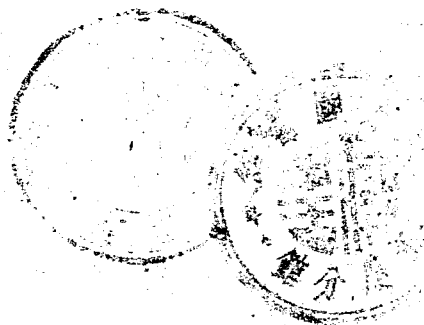


戰爭與和平

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高·地譯

第一卷



五十五年出版發行

MG
I 512.44
138

戰爭與和平

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高地譯

吳敬恆題



序

郭沫若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我着手翻譯已經是八九年前的事了。那個月我居在日本，生活十分窘迫，上海的一家書店托人向我交涉，要我翻譯這部書，我主要的爲要解決生活，也就答應了。但認真說來，我實在不是本行的適當的譯者；因爲我不懂俄文，並不能從原文中把這部偉大的著作介紹過來。我使偷了巧，開始是用 Reclam 版的德譯本着手重譯，同時用英譯本和日譯本參照。在譯述的途中，我發現了我所根據的德譯本省略得太厲害了，於是便索性用 Grunert 的英譯本爲藍本，一直重譯了下去。（同時我也發現了一個祕密，便是米川正夫的日譯本，號稱是從原文直譯的，事實上只是 Grunert 本的重譯，其中還有一處大笑話，是把英文的 House 「馬」同 House 「家」弄混淆了。）單祇敘述這一點，便可以知道我那譯本是怎樣不完全的一種東西了。更加以書店要急於出版，我是邊譯邊寄，書店也就是邊印邊出，因此連那書裏面的人名地名（據高地君的統計約有八百多）都譯得前後參差，譯文的草率自無庸說了。幸好譯到了將近一半的光景，書店因爲營業困難，不能繼續出版，連我的譯稿都還有一部分存在上海的內山書店（這一部分譯稿諒已遺失）未被取去，我也就把譯筆停止了下來。

這部書我本來是十分愛好，並十分希望把它完整地介紹過來的，自己的外國語能力既不適宜於介紹

，也曾經起過一番野心，想把俄文學好，搵十重來地作一個澈底的改譯，但俄文程度學習來只認得個個字母，時啖時續地終久沒有成器。人到上了年紀，要從新學一種外國文，似乎確是一件難事。第一，專心致志的工夫實做不到；有許多事務來阻攔你，總使你無法進展。我自己是早把全譯的心事拋棄了。在日本時，曾經認識一位那桐華君，他的俄文程度比較好，他曾經對我說，想把這書繼續譯完；我當時十分高興，覺得自己是卸下了一項重担，曾極力慫恿他，要他趁早動手。記得民國廿六年春間，在東京出版的質文雜誌（留東同學一部分愛好文學的人編印的，出到四期爲日本警察所禁止）上，那君還登過預告，但在他尙未着手遂譯之前却遭了日本警察的迫害，把他抓去拘禁了一個時期，並強迫出境。那君回國，不久蘆溝橋事變發生，他曾經隨過軍隊，並參加了政治部的工作，最近是病在桂林，聞係喉頭結核，有朝不保夕之勢，他的翻譯工作，我知道是一直不曾着手的。

最近我真是欣幸，突然接到高地先生給我一封信，信裏面有這樣的一節：「最近我從原文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全部譯成，約一百萬言。先生的譯文從前曾拜讀過……也許先生所根據的原本不同，有些地方與原文小有出入。……因爲本書前部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用了先生的譯文，甚至可以說是試驗的校語，所以我很願意和先生以合譯的名義出版，假若我的名字不至影響先生的威望，在我是十分榮幸的」。這樣譯和到極端的一種通信已算是能使人愉悅，更何况是十年來的一種遺憾突然得到滿足，真是有說不盡的快慰。我自然是立即便回信了高君，把我講述的經過略略告訴了他，慫恿他迅速出版。至於

譯我聯名時一辭，在我國反滿是『七十年來』。我雖處憂時，我雖處子不尋這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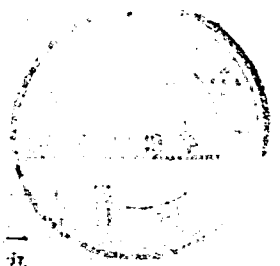
不久高君也有回信來了，原來他也和那桐華君相熟。他說：「那桐華君在抗戰前，在南京和我同住一個院子裏，他對俄國文學的研究比我深多了，我們會常常談到先生在東島時的工作與生活。很可惜他的健康不好，使他未能展其所長。」這也要算是一段很有回味的因緣。將來，假使那桐華君能夠說到這一段文字，我相信他一定也會愉悅的；因為他的未能實現的一項宏願，被他的友人替他實現了。

高君同時把全書的目錄寄了一份來，有校譯附言一篇敘述他從事譯述的經過和方法，又有關於作者及本書的介紹一篇，這些都是對於讀者的十分親切的嚮導。正文首尾數章的譯稿也寄了來，我都一一拜讀了。譯筆是很簡潔而忠實，同時也充分表現著譯者性格的謙沖與緻密。我對於高君雖尙無一面之識，但讀到這些資料使我感覺着十分的親熱，同時也就發生出了油然而起的敬意。在目前軍事擾攘的時期，高君竟有了這樣的毅力來完成了這樣宏大的一項工程，並且工作态度又那樣有責任心，絲毫也不肯苟且。這怎麼也是值得令人佩服的。

譯文的一部分我過細讀了一遍之後，從前所懷抱過的一番野心又淡淡地甦醒了轉來。我很想趁這個機會把高君的譯稿來和原作對讀一遍，以爲我學習俄文的機會，同時對於譯文在有些地方也可以略加潤色。但又一回想，我的時間終久是不會允許我的，僅是把出書的時期無謂地延長罷了。因此我也祇得縱我這雄心又漸漸地潛伏下去，假使是可能，且待全譯出版後再慢慢來實踐吧。

關於本書的譯出，高君一定要我帮他聯名，我感覺着有些不安。我怕的是會竊取了高君的勞績和榮譽。因此我要誠懇地向讀者奉告；我在這次的全譯上絲毫也沒有盡過點力量，這完全是高君一人的努力的結晶。假使這裏面的前半部多少還保存了一些我的舊譯在裏面，那也祇是經過高君淘取出來向金屑。金屑遠混在沙砾可的時候，固是自然界的產物，但既經淘取出來，提煉成了一個整塊，那便是完全是淘金者的產物了。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於重慶。



譯校附言

高地

一九三一年和平的夏季，得英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却在八個月後，在次年一·二八戰事後，才開始將牠讀完。而這時（後來知道），郭沫若先生已開始翻譯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得原文的「戰爭與和平」，而規律地閱讀此書，巧合地，又是在八個月之後，在一·三上海戰事後。

同年十一月下旬，在警報聲中，帶了這部書離南京，繞道到了武漢。在東湖邊，當我所敬佩的S先生談到各人在抗戰中的工作計劃時，我會隨口說出翻譯此書之意。從前對翻譯與小說雖然有過一些關係，然而這個工作的繁重和自己文字修養的不夠，使我不敢着手。

一九三三年初，因為聽說長沙方面可以找到職業，乃赴長沙。到了長沙後，我有機緣重行得到郭沫若先生的譯本（一、二、三冊）。論翻譯，在技術上，在修養上，郭先生是我引為模範的。那時我閉着，每天將郭先生的譯文與原文對看。郭先生的藍本有刪改處，因此郭先生的譯本便有了須添補之處，我便

多，能夠每週譯二三萬字不等。還有，我的俄文程度是不好的，在這方面，那謝華先生就比我更合式，但要等到能力充分時再做這工作，那就渺茫無期了，因此便大胆地冒昧進行並且完畢了。做這種工作，有英譯本參攷，托爾斯泰的文字算不得艱深，所以敢試，初稿一年餘的勞苦總算未落空。

這本書的文學價值，無論是在內容上在形式上，都無庸我在此多說，說也未必說得好。讀者們當然讀過托爾斯泰的若干作品，但讀過全部「戰爭與和平」的人還不多，牠的偉大處是值得讓讀者們欣賞的，在我所讀的外國小說中（當然這極少的）我最愛托爾斯泰的三個長篇，我愛，是從一個讀者和一個學習寫小說的人立場上去愛的。當然這本書也有短處，我在「關於作者與本書」中另有介紹，茲不贅。然文學傑作，也如人一樣，「不以一眚掩大德」，無論怎麼說，這本書是值得介紹的。

書中描寫戰爭的場面，是一般戰爭文學作者絕對寫不出的。俄國當時抗戰的情形，也可以讓我們借鑒。那時，帝俄受侵略，今日中國受侵略；那時，帝俄的軍隊向後退，甚至寧願放棄了莫斯科，爲的是要長期抗戰，如總司令「庫圖索夫」所說的，「能夠救俄國的是軍隊，與其爲了保守一個城市而損失軍隊，毋寧失城而保留軍隊」，雖然在勝仗之後，還是後退，不管勸搖份子如何動搖，他是守着這個原則「時間——忍耐」與拿破崙周旋，終於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誠然與我們的長期抗戰原則相合，而將士的英勇（例如主人翁之一的安德來郡王）更是今日中國戰士們的寫照。中國今日雖然失去若干城市，但主力尚在，且在加強中，爲了在文學傑作上，給中國讀者們一個「抗戰必勝」的例子，也是我讀此書時

一個原因。

書中描寫高等俄人的糊塗，不願捐助民團的情形，正是今日寓居香港及租界及後方的少數「顧家不顧國」的有錢人的諷刺。此外還有些情形，雖事在兩國，時隔百年，却宛然似是今日中國的事情，讀者看到這些地方，也許會驚異的。有一個人說托爾斯泰是俄國當時上層社會的鏡鑒，那麼我們何妨借鑒一下。

我譯此書，還有一個期望，就是希望我國作家們也能寫出這樣大的或更大的作品，來紀念這個比拿破崙使俄失敗更偉大的時代。當然，今日中國的抗日戰爭，在意義上，在發展上，在廣深上，都與那個戰爭不同，戰爭的表現方式也不相同，如空軍、毒氣、經濟戰、文化戰，但有許多地方還是可以參攷的。托爾斯泰描寫戰爭的手法，這部書的佈局，他的細處，他的簡處，都可以供今日中國作家的參攷。我不是希望有人寫出在各面與「戰爭與和平」相似的作品，而是希望有人寫出在文學價值上與牠相等的作品。

三

校譯所本的原書是一九三五年莫斯科的 Avardania 版，印刷、裝訂、樣式皆相當講究。據原書前附日
 本個版本是根據一八八六年「托氏文集」第五版面排印，並根據一八七三年「托氏文集」第三版，手

稿、校改稿有所更正（但仍存若干極小錯誤）。正文中夾用外國文，皆有俄文譯注，唯文字與語氣偶有差異；此類譯注的一部分根據一八八六年托氏文集第五版排印的，一部分是一九三五年版新加的，並有區別的符號，但中文譯本一律用中文譯出，無須分別加注。

關於參考方面，譯時只有一本俄英字典在手邊，許多字查不到，使工作感到不便。有時得猜通俄語的同事說明疑難處，但困難還是有的。校閱初稿時，得借用露和辭典，却因為是翻版，字蹟模糊，且有字查不着，此時只好借用英文譯本的意思了。

譯時參考的英文譯本是 Garnett 的譯本，這個譯本有很多可借助之處，但也有些少錯誤。（英文譯本有 Vizellly, Dole, Wiener, Garnett, Mandé 五種，其中以 Mandé 譯本最好，Garnett 譯本次之，此二種及 Dole 的譯本，譯者均曾看過。）

目前譯本的前部分可以說是郭沫若先生譯本的校補。後面的部分則是我另行譯出。校譯時爲了求合原文（不僅是在字眼上，而且還在句法上，因為有些俄文句子較之西歐文句更近似中文句法），爲了前後整調的統一，我會將郭沫若先生的譯文貿然任意更動，且偶有增補，又經過一番抄寫，故現在前部的譯文與郭沫若先生譯文的原來面目是稍微不同了。

初譯完工後，我停了一個多月才開始重校。在此期間，託人在香港和上海買「露和辭典」，都無結果。同時，我爲了幾個名詞查了點參攷書。

這時，我通知郭沫若先生這件事已做完，接到他的覆信，才知道他是先從德文譯本後據英文譯本翻譯的，而郭沫若先生的長者的無限好意，使我在校稿時，更想到苦中之樂。我很感謝郭先生，他許我貿然任意借用他的譯文，並助成這件工作。

今年一月，我開始逐句校對，并向朱光潛先生請借英文「毛德」譯本作參攷，他又轉向別人借到寄下。二月初，我收到英文「毛德」夫婦的譯本。這個譯本使我解決了不少困難。前面已校的和重行把自己不放心之處對照一過。第二卷以下的，對照「毛德」譯本處甚多。毛德的譯本，一如「加納特」的譯本，是根據不同的原文版本翻譯的，英譯本有時較原文本多半句或一句，皆加譯出來，因為英譯本所多的，從行文上看，有時正是原文所需的。但是主體上還是遵守原文的，稍微困難之處，我都是以原文、英譯、及譯文三種逐句對照，不妥處是減少了。

四

原書正文中常常夾用外國文，其中以法文為最多；夾用的外國文，有時是一字兩字，有時是一句兩句，有時是成段的，有時超過千字以上。原書中都有譯注，惟譯注與外國文偶有差異，譯者大體上是按照正文譯出。

原文版本上的小錯誤均會按照上下文的事實或行句間的意義加以更正。例如一卷九章開首的「

「月時」應爲「七月的」，因爲第一章開端寫的是一八〇五年七月。二卷一部一章中的「一年半」應爲「半年」，因爲尼考拉·羅斯托夫是一八〇五年秋從軍，「一八〇六年初」回家的。原文中的人名偶爾拼綴不一致，如「奧西卜·巴斯捷夫」有時又爲「約瑟夫·巴斯捷夫。」此書于七年間寫成，人物繁多，小節自難免記不清楚，譯時均以先出現的爲標準。

譯本中的注釋有一小部分是譯者附加的。毛德的注釋我幾乎全部譯出。此外尙有少數原有的注釋。所以譯本的注釋共有三種，均皆於注末標明。

這個譯本，雖免疏忽、誤解及不符原文處，如有，那是由於我的粗心和修養不夠。這應由我個人完全負責，並盼望高明之士惠然指教。假如譯本的誤解欠妥之處是減少了，那是由於加納特的，尤其是毛德夫婦的譯本的借助（毛德爲托氏好友，在俄二十三年，與托氏常相過從，毛德夫人是俄國人），托爾斯泰自認毛德的譯本是極好的。

五

原文往往一句達一二百字，爲了傳達而意顯，故時時採取了直譯意譯兼用方式。有時文句簡單，僅二三字，故往往在不晦澀的情形下照原文次序譯出。如「她錯了回答」，要順口一點，便是「她回答錯了」。俄文句法有時很像中文句法，形容詞及形容子句總是在名詞之前（形動詞則不然），譯文盡量或

其合乎原文句法，同時亦不太疙疸；但有時便不覺地受了拘束，例如「一切都是這樣」，有時譯為「沒有關係」似較妥當，這種情形在總校對中盡量地改正過來了。

「有時……原本字彙豐美，在中國的方塊字裏面，找不出適當的句子來」（見魯迅全集第二十卷六〇五頁）。國語中的名詞，偶而感到不敷應用，或者是用了又不像是名詞，特別是抽象概念。（這當然一部分也是因為我的能力差。）又國語文法中的品詞格位，用于翻譯優難長句時，往往難以使意義明瞭。所以遇到這種情形，爲了易解，往往將名詞譯成了動詞或形容詞，英譯文及郭氏原先譯本也倘有這種情形。

書中常有戲弄文字處，有時是借音，有時是借義，且有時是用外國文，好像魯迅「肥皂」中用「惡毒婦」，這是各國文學作品中都有的，遇到這種情形，則加注譯。如：

Klofs-krijs-kunst-shaps-riat (俄文音譯) [註]

Hofkriegswuschmapprat (德文)

御前軍事香腸燒酒參議院

這是把外國字當俄國字用，含有諷刺作用。好在這種情形不很多，譯者才短，只能傳意而不能傳神了。

[註：本篇中凡俄文字皆用英文字母拼代]

原文轉筆往往很突然，有如外國電影的換鏡頭，在敘述或描寫中有時夾了很多的插筆，或冗長的追寫，與中國小說的「行文」稍異，常看譯品的讀者想是習慣的。

六

俄文中第二人稱單數是 *ты*；多數是 *вы*，但亦用于單數時（有如英法文中的 *thou* 與 *you*，與 *you's*）。*ты* 有親密之意，而 *вы* 則是單數與多數第二身的普通稱呼。原文中注重二者區別時，則

ты 譯爲你，*вы* 譯爲您，但在並不特別注重區別時，則二者皆譯爲你。

俄里 *верста* 有人譯音，有人譯「俄里」，譯音似乎嚙嚙，譯「俄里」則俄人口中的俄里正如我國人說「華里」似不自然。我擅自譯爲「哩」，仿「哩」也。*дядя* 及 *тетя*，通常皆譯爲「阿爾申」與「沙繩」。其長度如下：

哩——一·八五二華里——一·〇六七公里

阿爾申——二·二二三華尺——〇·七二一公尺

沙繩——六·六六七華尺——二·一三三公尺

其他度量衡名詞，譯文中時有註釋。

軍事上的名詞大體上是根據「俄日軍語」小冊及黨和辭典而翻譯。部隊及官階，譯舊式名詞也許更

可發現其歷史性，如團譯標，團長譯標說，營長譯營帶，但爲顯明之故，皆照我國現用相等的名詞譯出，如隊長譯連長，大尉譯上尉，其不能照我國現用相等的名詞來譯的，則照原義譯出。

科學名詞皆照普通科學翻譯，但有時亦感困難，如 *Mass*，又是「入羣」，又是「質量」，一字兩解，原文比較時（尾聲中）很明白，譯文便不如原文了。

俄國爵位，如本書所寫，是三級，即是 *knyaz*，*graf*，*baron*。 *knyaz* 相等於王公或公侯，牠的下面是 *graf*（伯爵，與德文 *graf* 相同），譯爲公或侯亦無不可，但俄文中另有（書本亦屢用到）

公 *bersog*（與德文 *herzog* 相同）

侯 *marzia*

大公 *herzgerzog*

爲免除混淆起見，曾將 *knyaz* 譯爲親王，校稿時，接郭先生來信，予以指教，遂又改爲郡主，因此 *knyaginya* 譯爲郡妃，*knyazina* 譯爲郡主，至於書中用 *prints* 之處，則譯爲「親王」。如是似較顯別。書中所用日期，除少數例外，皆爲俄歷，在十九世紀中，較西歐公歷早十二日。

七

書中場面大，人物也多。人名地名有八九百之多（人物中尙有被描寫而無姓名的，如一卷一節中的

姑母即是)。這些固有名詞，皆照音譯(少數義譯)。不過各國文字發音，都有組織用另一種文字音譯之處，中文與歐文尤甚。譯音只是近似。i 與 r, z 與 s, b 與 p, 在中文譯音裏沒有分別，例如 i 與 r, 中文通常皆譯「拉」, i。及 r, 中文通常皆譯「羅」或「洛」, 不加分別。碰巧書中有兩個人物，Dolokhov 與 Dorokhov, 若照通常譯音便有问题，因此譯者不得不全部加以分別，在譯時與校時屢有更改。但分別與屢次更改後，仍未能滿意。除少數不得不分別的係照個人音譯外，大體上依然遵照一般的與郭氏的譯音。方言中的音也可以找出恰合的，但又不能通用。像日本人用假名音譯歐美人名那樣，用國語注音符號來音譯，到是好辦法，但這似乎要將來才得通行吧。非俄國的固有名詞，譯者盡可能按照各該國文字音譯，俄國的固有名詞，則皆依照俄文發音而譯，但偶有不如英譯的音更爲國人所習慣的，則照英文音譯，如莫斯科，照原文音譯，則爲莫斯科發。聖誕上的人名地名，大都照中文聖經譯名。

書中插寫人物時，有時姓名全稱，有時單稱姓或名，如「保爾康斯基」和「羅斯托夫」(姓)，有時又稱「安德來」和「尼考拉」，甚至在一句中也如此，有如三國志演義中稱「亮和周瑜」，又稱「孔明和公瑾」。俄國人的全姓名是三個字，第一個是本名，第二個是父名，第三個是姓，如「依利亞(本名)·安德來維支(安德來的兒子)·羅斯托夫(姓)」稱呼人的名字時，要說出前兩個才是恭敬，但家屬好友則不然。第二個字通常是「……維支」, 「……葉支」, 「……伊支」, 意思是「……的兒子」,

如爲女子，則第二個字後邊過常是「……美娜」，意思是「……的女兒」。姓的字尾上有男女之別，如遇女子的姓，譯文中有時加小姐或夫人，使之明瞭。俄國人姓名譯成中文，往往字數很多，有時兩人同名，或發音近似，難以分辨，有時一名數稱（親愛稱在內），難以記憶，如：

Nikolay	尼考拉	Petr	彼得	Marya	瑪麗亞
Nikolusika	尼考慮施卡	Petrusha	彼得路少	Mari	瑪麗
Nikolinka	尼考林卡	Pler	彼挨爾	Masha	瑪沙
Nikolasha	尼考拉沙	Petya	彼洽	Mashanka	瑪盛卡
Kolya	考利亞	Petika	彼其卡		
Koko	考考				

譯文中不及一一注明，讀者遇人名時，盼稍加注意，即可頭緒不亂。

譯者于書未附人地名表，略加注說，以供核考。

八

書中所用標點符號，與我們平常所慣用稍有不同，有時原文標點顯然不甚得宜，譯者隨時按文意而斟酌取捨。例如疑問號與驚嘆號，原文中每有使用不當之處，譯者每有更正。這也許是原書排版的錯

概。

原文中對話的符號爲「」，譯者全改用「……」號，較爲明顯。又嘗中常用「……」于思想的前後，于敘述時的借用對話中，于摘錄中。凡原文中用「……」的地方，譯文皆保留，用「……」號；又對話中的對話，在單括線中用雙括線，如「……」……「……」。

標點方面：在「，；。」之外加用了一個「，」號，「，」號的範圍小于「，」號，中文裏是常用的，加用了「、」號，爲幫助譯文更加明白。有時長句中有疊字疊詞之處，也加用「、」號。

原文中用斜體字表示加重語氣，譯文中加以○號表示。

一九四〇年四月新都縣。

論戰爭與和平

毛德

這篇譯文是從一九三〇年牛津大學版毛德 (A. B. Mitro) 著「托爾斯泰的生活」

中摘出的。這雖是一家之論，但毛德與托爾斯泰相交頗久，相知甚深，且其中有托爾

斯泰對於自己著作的意見，故值得譯出供讀者參考。

地附誌

米爾斯基 (Mirsky) 郡王在「托爾斯泰學會」的演說，我只有牠的大略的筆記，這是我盡我所能，把他對於托氏早年文學作品的意見，重寫出來。他說：

「托爾斯泰在小說的組織上引起了一種改變，即是從舊式的戲劇的方法（這仍是道斯托也夫斯基的方法）而至新的方法——『觀點的方法』。戲劇的方法是描寫人物的行動和言語，而不加解釋。托爾斯泰，在他的早期，從未對於人物的行動和言語不加解釋。對於他，心理解釋是一件要務。重要的不是他的人物所做的行爲，而是人物爲什麼要做那行爲。他的工作的初期，自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七七年，可分爲兩期：準備時期，和成就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在「戰爭與和平」之前；第二個是寫「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的時期。

「在第一時期中，托爾斯泰只是爲了他的偉大作品而準備自己。他的第一目的是完成一種分析技能，藉此他可以把握人類行爲之內部的動機。他很歡喜各種性格的分類，例如他在一八五五年光景所寫的小說中，特別是在描寫「高加索」與「塞殺斯托波爾」的小說中所做的。他漸漸完成了一種分析方法，這使他較之在他以前的任何人，更能深入意識的下層。在早期的小說中，托氏的分析未能獲得性格之創造。特別是「塞殺斯托波爾」，以及在他和「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道德小說。他的分析是抽象的，因爲他分離心理的事件，他失去她全部的眞面目，她在實際生活中所具的全部的形式。但在另一方面，他描寫了新類的事件，由於現實中這些分割的碎片之新併合，他創造了一個新的具體的現實。他在準備期中的作品全無結構的拘束。

「在第二期，偉大的小說之時期，在『戰爭與和平』中，這種分析的方法完全成熟了，並且現在她只是達到目前的手段，她本身不是目的。在托爾斯泰以前最近似『戰爭與和平』的，是楊枝（Charlotte Yonge）女士的舊家小說，這純釋說文學形式上說。比較一下『戰爭與和平』和『花鏈』（Zola's *Dairy Chain*）。有兩種差別。第一，托爾斯泰在早期作品中，經過了準備時期，這是楊枝女士沒有的，並且他的結構之方法甚至比斯湯達（Stendhal）的還優越。第二，托爾斯泰把他的小說放在歷史背景上。這是『戰爭與和平』中最重要的一點，雖然有人常說托爾斯泰沒有歷史性（Historicity）之意識。但他有另一種歷史意識（Sense of history），一種對於事件、時間之連續性的敏銳意識。這種家庭小說

，建立在時間之流中的行爲之貫徹的、解釋的分析上，這使『戰爭與和平』在小說史上有了特殊地位。托爾斯泰創造了一種東西，這東西可以不復稱爲小說——他是開展式（Open form）的小說；與緊縮式（Closed form）的正相反。佛勞拜在『波菲嘉夫人』中使緊縮式向小說達于完善之境。牠有起輪，有中部，有結局，一個簡單的線索在敘事內各種衝突而確定解決中作結束。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超越了小說的界限，却做了從前史詩所做的任務。這好像是我們從一點到另一點觀察了流動的河流之一段，覺得這要河豈既不是在這兩點開始的，也不是在這兩點完結的。

「所以『戰爭與和平』不能歸類於『波菲嘉夫人』（中文有兩種譯本，中華、商務、——地注），Vanity Fair（俄譯譯華世界——地注），或 The mill on the Flies，而該與伊利亞德並列，因為小說完結了，事情並未完結，生命之流繼續向前流去。例如安德來郡王的兒子的出現——這部小說結束于新生命的開始。這部小說，自始至終，對於外在世界開了許多門戶。這是托爾斯泰之前的歷史小說家們所未曾試驗過的。『戰爭與和平』的另一特點是牠的宗教，這和托氏晚年的宗教完全不同。『戰爭與和平』中宗教的意義是說：人的唯一基本的義務是要與生命相諧調。個人與整體間的這種關係又給了『戰爭與和平』許多門戶（Openings）。」

托爾斯泰的作品自始即引起俄國的興趣，現在引起了世界的興趣，因為他較之任何前輩，更能夠覺醒強烈，注意精確，思想深沉。使他如此有興趣的原因，是他的觀察之科學的精確性（這從來不許他任

考慮他的人物和事件，而表示他所同情的方面），和這一點：就是：他是極度地忠實。他覺得生命是最重要的，而藝術是生命的女僕。他總辨別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幫助前者反抗後者。他的作品要在生命的混亂中找出秩序，這是一個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的作品是現代文學中最有興趣、最重要的。他不願立場遠離，切斷藝術與他生命的關係，不願隱藏他的希望，就是：仁慈應該勝過殘忍。人生使他發生興趣，因此人生的反映使他發生興趣，並且藝術的諸問題即人生的諸問題：愛情、熱情、死、寫著的願望。

在「戰爭與和平」之前他所寫的許多小說之中，一再出現的主要的題目，就是一個俄國青年貴族的精神奮鬥，他要從社會裏人爲的無益人事中解放自己，他要看見，並做那合理的事情。這種尋找只有一部分的成功。對於社會的訴狀常常是動人的，但主人翁們的失敗與困惑是被坦白地承認了。有時並無主人翁。例如，在「賽發斯托波爾」中，他說：「應該避免的罪惡在這個故事裏的什麼地方指示出來了？應該模仿的善是在什麼地方呢？這個故事裏的壞人是誰，英雄是誰？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壞的；」在「呂塞爾恩」中，他說，「誰在自己的心靈中有那樣不可動搖的一個善惡標準呢，儘可以藉這個標準而衡量過去的人生事件？」

對於善的尋求，對於虛偽的拒絕，是托爾斯泰早年作品中的主調，牠的結果是強烈地懷疑，厭惡那種掠奪的、專橫的、有勢的人，和通常被人認爲英雄的人；並友善地愛那卑微的、簡單的、自制的。

誠實的人。這些作品是人生的研究。人物們似乎有他們自己的獨立的生命；他們爲他們自己說話，有時像 Balcan 一樣，祝福了他們顯然企望要詛咒的。例如在「呂賽爾恩」中，當瑪黑對這夫那王堅持要帶流浪的音樂家進施魏夫旅館時，我們覺得他使得這個可憐的歌者多麼不舒服，雖然托爾斯泰要我們感覺的顯然不是如此。

「戰爭與和平」較之以前的作品是更加成熟，她是在托爾斯泰婚後生活的初期裏寫作的，這時候他對於自己，對於生活的一般情形更加滿意，他對於人事的態度較之以前及以後是更加容忍而有同情。

他（托氏）向我（毛德）說，在「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卡來尼娜」裏，他的目的只是娛樂讀者。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句話，但是必須讀了二者中的任何一種，才可看見在兩書之中，托爾斯泰的熱情的性格表現了他的愛、惡、奮鬥、渴望、希望、與恐怖。

我問過托爾斯泰爲什麼在「何爲藝術」中他把這兩部小說放在「壞藝術」的範圍內，他的回答正如我所希望的，他說，他決不認爲牠們壞，但是他貶謫牠們，只是因爲牠們太長，牠們主要地是爲有閑的、有錢的、有功夫讀長篇小說的人而寫的，因爲別人寫粗劣的小說給他們讀。關於「戰爭與和平」，他說，「我們要認爲她是無害的，但我們決不知道事情會如何影響人們」，于是他惋惜地提起：薩哈灣教授的一個女兒會向他說，因爲他的小說，她有了跳舞會與夜會的愛好——這兩件事，在我們談話時，他極不贊成。一八〇五年到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進兵的偉大戲劇，只是就牠對於羅斯托夫與保爾康斯基兩家

在月夜裏，在月下，加上打雷。

在這部小說的許多潛隱的主題之中，假若我們能選出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則這個主題便是托爾斯泰所心靈的論題。他沉默地問：什麼是好什麼壞？我們應該同情什麼，我們應該拒絕什麼？回答是：那掠奪的、做作的典型，如同歷史上侵略的法國人所例示的，以及俄國的這類人物，如愛命·阿那托爾，及道洛號夫，是他所厭惡的，他愛那謙虛的、溫順的、誠懇的：瑪麗亞·卜那東·娜塔莎（在幼年時那壓衝動的、美麗的，後來在婚的家庭中是那麼專注），彼接爾（他常常謙虛，總是誠懇，委身於思想與理想）。

這部書介紹了許多人物，他們都描寫得那麼清晰，我們認識他們，甚於我們自己的朋友。他描寫自格藍至坎泰的人生深刻的經驗，仔細讀這本書，便是更認識人生，更清楚地、嚴肅地觀看人生，甚於從前。

托爾斯泰或者當得起這話，就是他關於別恩特拉本、奧斯理茲、及保羅既講論戰役的歷史，比之歷史家的歷史是更真實。獨立戰功的N.N. 牟拉維夫總司令說他從未讀過一種戰爭的描寫比托爾斯泰的對恩格拉本戰役的描寫更好，並且憑他自己的經驗，他相信，在戰爭中，總司令的命令去不能發執行麼。

在他寫這本書時，托爾斯泰相信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後來他有了這種思想，就是：反抗戰爭，並拒絕參與戰事，是人的義務。

他的虛實，和親自的戰爭經驗，使他把戰爭描寫得那麼精確。她的痛苦等了一個罪狀。她真難泡得金所說的，「戰爭與和平」是對於戰爭的一個強力的控訴。這偉大作家這一面對於當代的影響，可以確實在俄國看到。這是很顯然的，在一八七七年——八年的俄工戰爭時，不能夠在俄國找到任何一個通訊員說：「我們用葡萄彈射敵人，」或者「我們如何打倒他們如到九柱戲。」

托爾斯泰向我說過，他認為此書的弱點，在冗長之外，便是在小說中廢人了一種哲學。關於「大」人物的影響與重要，關於命運與自由意志，他的意見是和寫此書時的意見相同。不過他認為，若無這些抽象的論說，這本小說便更好了。

這本書裏的人物不是嚴格地從生活中模仿的，但大體上，托爾斯泰父親的家庭，和相當範圍內的他夫人的家庭，是由羅斯托夫家代表的，他母親的家庭是由保爾斯基家代表的。以多的地方，老保爾斯基是寫托爾斯泰的祖父，福爾康斯基是寫托爾斯泰的母親，老羅斯托夫伯爵是寫托爾斯泰的祖父彼得亞。托爾斯泰。尼考拉。羅斯托夫是寫托爾斯泰的父親尼考拉。托爾斯泰；娜塔莎是寫托爾斯泰的小姨塔蒂阿娜。別爾斯；索尼亞是寫他的姑姑塔蒂阿娜。愛爾高斯卡亞。道洛福夫是名旅行家台阿道爾。托爾斯泰郡主與亞歷山大一世時莽漢道羅福夫的混合。

許多次要的人物，如那鏡子小姐，依凡奴施卡——穿男子衣服的女參謀者，是從雅斯那雅。波里雅那那裏福爾斯基家的有來往的人臨摹的。

這本小說幾乎包括了托爾斯泰自己的全部人生經驗：書中有貴族與農奴；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作戰的與平时的指揮官、軍官、和兵士；外交官與朝臣；誘惑、愛情、跳舞會、狩獵、和口頭上的改革運動。托爾斯泰所未表現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中層級密的社會：商人、製造家、工程師、店員的社會。當然，一百年前，這些人在俄國佔了比較重要的地位；那時實際上並無像英國縣議會、郡議會、國會這樣的政治活動。托爾斯泰心中沒有這一切，他對於人生的觀望只限于消費的貴族和生產的農奴，這在以後將幫助我們了解他的社會的教訓。他的內弟說托爾斯泰

當我的面承認自己的驕傲與虛浮。他是一個狂暴的貴族，雖然他總是愛鄉民，他却更要貴族。對於中層級階他懷着厭惡態度。在他早年的屢次失敗之後，他成了聲名遠播的作家，他常常承認，這給了他很大的喜悅和強烈的快樂。在他的言語中，他願意覺得自己又是作家又是貴族。

當他聽到了他的舊友或朋友做了高官，他的議論便如同蘇佛羅夫（葉卡切鏡娜女皇時的大元帥）的意見，總是認為在朝廷高陞，是由于逢迎與諂媚，決不是由好工作。有時他諷刺地說，雖然他自己沒有在炮兵隊中做到將軍，無論如何，他在文學上做到了將軍。

貴族與農奴的簡單世界，沒有什麼組織，即有也是陋劣的，這種世界裏的罪惡因為仁慈與好意而減輕，並且在這種世界裏，就大體上看，政府對於任何人，或在何事的干涉愈少便愈好——這就是亞歷山大一世時的舊俄羅斯，在托爾斯泰年青時還是如此。他異常生動地描寫了這個世界，使我們能夠想像一

個與我們自己的不相調的國家與時代。他的觀感的限制，對於他以後意見的發展，有什麼影響，這裏無須討論。牠並不損害這個小說，因為沒有一個小說能夠表現人生的整體，但牠對於他後來哲學的形成有了嚴重的影響。對於幾種重要的人類典型，他毫無概念。例如喬治·司提芬生的典型，他控制自然界的野力，駕馭牠們爲人類服務——起初這麼做是爲了有效率的工作——這他毫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西德奈·外布（G. Webb）的典型，他的困難的工作是從現代文化的局部混亂中求出社會秩序；他也不知道我們偉大工業的事業中最好的組織者：他們的心志要使許多工作做得好而無摩擦與耗費，對於她們，一件困難計畫的順利完成，較之不勞而獲財富，是更大的滿足。托爾斯泰把人生問題太簡單化了。他在掠奪的與卑微的典型之間作了顯明的對照，在他的表現中有很多的真理。他說生活是卑微的人支持的，並且被掠奪的人弄艱難了，這是對的，但是在他的計畫中，他省略了有組織才能的人：這種人知道如何達到他的目的，但他這麼做，主要是由於良好的動機；這種人不是完善的，他會許獲取了多於他應得的，並且會許有掠奪型的某種傾向，但在大體上，他當得起他的報酬，也許不只是當得起，並且沒有了這種人，世界上便會發生更大的混亂，而有更少的秩序。托爾斯泰在他晚年的著作中說過俄國飢饉的原因是希臘教會；他說的對。希臘教會麻醉並且妨礙思想，甚至使人在農業上也無用。但由於同樣的理論，他該能夠看到：思想在生產、分配、交易方法上的應用，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這樣地革命了西方社會，這種應用的本身不該當作是壞的，無論牠的許多表現是多麼醜陋，無論我們怎麼常常看見組織型與掠奪型

發現於一身。

我不能夠批評『戰爭與和平』好，我以前在該書譯本序文中所說的，我在那個序文中說：

這本書是托爾斯泰在三十歲時開始寫作的，在他寫這本書的時候，他通常是精神愉快的。

「沒有東西比『戰爭與和平』中大部分的事件更簡單。家庭生活的日常事件；兄妹的談話，母女間的談話，分別與重聚，狩獵，節日慶祝，跳舞，玩牌，等等，一切都可變地如同保羅或諾瓦後一樣描寫在藝術的傑作中。無論這本書的目的如何，他的成功不在他的目的，而是在托爾斯泰在這個目的下所做的事，這就是說，是在高度地藝術的成就。」

「假使托爾斯泰能夠使我們的眼光注意在那佔據他心靈的東西上，這是因為他能夠完全操縱他的工具——即是藝術。大概沒有很多讀者注意那指導並鼓勵作者的各種思想，但都被他的創造所感動。各界人士——歡喜以及不歡喜他後期作品的人士——一致稱許這本驚人作品中異常的才藝。這是不可以抗的，征服一切。藝術力之一個名例。」

「但這種藝術不是自己發生的，牠不能夠離開深思深慮而存在。在『戰爭與和平』中那無窮人的東西是什麼呢？那是牠的形式之明暗與色彩之生動。好像是我們看見了被描寫的人事，聽見了被發出的聲音，作者並不顯身說法；他寫出他的人物，讓他們說話、感覺、行動；他們是那樣地做，他們的每一動作是真實的，驚人地精確的，完全合乎被描寫者的性格。好像是我們和真正的人在一起，並且看見他

們比在現實生活中所能見的更清楚。我們不但能夠分別每個人物的言語與感情，而且能夠分別他們的態度，他們心愛的姿勢，和他們的步態。重要的發西利郡王在非常的、困難的情形下，須用足趾點着走。作者知道他的人物走路體態是如何。我們看到：「發西利郡王不能夠好聲喘脚走，他的全身每走一步即發抖」。作者同樣明瞭地、清楚地知道每個人物的動作、感覺、與思想。這些人物在我們面前出現後，他即不干預他們，却讓每個人物自然地行動。

「托爾斯泰描寫景物，通常只以人物心中所反映者為限，他不描寫路旁的橡樹，不描寫娜塔莎與安德來郡王不能睡眠的月夜；但他描寫橡樹與月夜對於安德來郡王所生的印象。他通常描寫戰爭與歷史事件時，不告訴我們作者對於他們的觀念，却描寫牠們對於故事中心人物們所生的印象。射恩格拉本戰役主要地是以牠給安德來郡王的印象來描寫的；奧斯特理茲戰役是以牠給尼考拉·羅斯托夫的印象來描寫的；皇帝在莫斯科的出現，是以牠在彼治心中所生的激動；反對侵略的祈禱之效果，是以娜塔莎的情感。托爾斯泰不在任何地方出現于人物之後，或抽象地描寫事件；他用那些供給事件材料的人的血肉之靈來表現他們。

「在這方面，這部作品是一件藝術的奇物。托爾斯泰不是把握一些分離的特質，而是把握一種整個的活的氣氛。這氣氛在不同的個人，和不同的社會階級的周圍是不同的。他自己提起羅斯托夫家的「親愛家庭氣氛」，但還有別的例子：斯撒然斯基周圍的氣氛，羅斯托夫們的「伯伯」周圍的氣氛；娜塔

莎看歌劇時的莫斯科大戲院的氣氛；尼考拉所去的軍醫院的氣氛；法軍準備攻擊的擄拐的橋上的氣氛，等等。進入這些氣氛的，或者從這種氣氛走進另一種氣氛的人物們，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氣氛的影響，並且我們也是這樣。

「這樣，最高的客觀性是達到了；我們不僅看到人物們的行爲、相貌、運動、和言語，而且他們的內心生活也同樣明白清晰地向我們表現了——他們的靈魂和心都顯露在我們面前。讀「戰爭與和平」時，我們沈思(Contemplate)這位藝術家所敘述的對象。托爾斯泰是一個異常的寫實主義者，他同樣地向我們表現人物們優美的、和可鄙的特質。他不吝向我們描寫娜塔莎對於阿那托爾的迷戀，他不故意描寫娜塔莎爲家庭的母親時還保持幼年的美麗；當他這樣處理他的最動人的人物時，他對於無賴的牌騙子道洛維夫的勇敢、堅決、與領袖才能是十分公正的。此外，沒有人能夠懷疑他同情他的祖國被侵略，當他敘述俄國從外國壓迫下解脫時，他不受愛國驕傲的引誘。他處置俄軍生活的暗面和他的許多缺點時，是多麼忠實！

「精神生活的最優美最深奧的方面都同樣明瞭地確實地描寫出來了。在奧特拉德諾的羅斯托夫家節日無聊的感覺，俄軍在保羅諾諾戰役緊張時的感覺，娜塔莎出幼年的騷亂，老保爾康斯基在記憶力衰頹和將中風時的興奮，在托爾斯泰的敘述中這一切都是生動的、活的、確實的。

「這是作者興趣集中的地方，因此讀者的興趣也在此。無論那些被處理的事件是多麼重要，巨大，

——或者是在沙皇蒞臨時人羣擁擠的克來姆勒宮，或者是兩個皇帝的會面，或者是鎗炮吼鳴，伏尸數千的惡戰，——沒有東西阻礙作者對於個別人物的內部精神的堅定的觀察。好像他只是注意事件對於人的靈魂所生的影響——只注意每個靈魂所感覺的，以及與事件有關的事情。

「托爾斯泰從事於表現俄國史上最英雄的時代，在他對於主題之各項困難的爭鬥中，他獲得了勝利。」

「我們面前是一幅抵抗拿破崙侵略並對於他的權力給予致命打擊的、奇異的俄羅斯全景。這幅圖畫畫得毫不誇張，並且顯示了當時思想、道德、政治關係上的許多陰影與醜態可憐的情狀。但同時，那拯救俄國的力量也爲他描寫得很動人。」

「人的靈魂，在『戰爭與和平』中，以無比的真實描寫了出來。它表現出來前，不是描寫凡人人生，却是爲他們空間、時間、環境的限制充分解釋的人物們。例如，我們看到個人們是如何生長在第一部分裏帶着玩個跑進客室的娜塔莎，在第九部中進教堂的娜塔莎，實是在兩種不同的年齡中的同一個人，不僅僅是隸屬於一個人的兩種不同的年齡，如我們在小說中所常見的。作者還向我們指示出這種發展的中間階段。同樣地尼考拉·羅斯托夫發展着；彼托爾從一個青年而成爲一個莫斯科貴人；老保爾康斯基變爲老，等等。」

「托爾斯泰的人物們的精神特點是那麼清楚地顯見，那麼特殊，我們可以看到有血統關係的人物間

的家庭相似。老保爾薩斯基與安德來郡王顯然是有相同的性格，不過一個年輕，一個年老。羅斯托夫家，雖然他們有很大的差異，却表現了共同的特色，而且是那麼非常地複寫了出來，他們化成各種色度，我們感覺到却不能形容。例如，我們能夠感覺到甚至冷酷的拿破崙可以是一個真正的羅斯托夫，而索尼亞的更俗人的性情顯然是源於另一根源。

「非俄國的人們表現了一種很困苦的試驗，因為假使托爾斯泰願意對於所表現的各國的人加以傳統的俄國見解，則我們從英國人的觀點上看來，便立刻注意到這種表現的虛假。但例如，我們看法國人那銳昂小姐或拿破崙自己；奧國和日耳曼的將軍馬克與卜夫爾，或阿道夫·別爾格（不過我們現在對於日耳曼的軍事能力較之托爾斯泰在六十諸年更有敬意），我們容易認出法國人的法國性和日耳曼人的日耳曼性。至于普中的俄國人，不僅他們的每一個人是徹底俄國式的，甚至他們每人所屬的階級與環境也是容易分別的。例如，斯徹羅斯基，我們少看見他，他從頭到腳是一個「神學學生」，神學院的產物。

「他們心中所發生的一切，每種感覺，情緒，或激動，都是清晰的、真實的。托爾斯泰從未有過這種普通的錯誤，使一種簡單的心理狀態永遠支配着任何人物的心靈。例如，我們想想娜塔莎，她的精神是那麼強烈、飽滿；在他的心靈中，一切是熱烈的：她的虛榮，她對未婚夫阿登，她的美儀，她對生靈的飢渴，她對親戚的深情，等等。或者想想站在冒烟的炮彈之前的安德來郡王。」「這能夠就是死嗎？」安德來郡王想着，用全新的羨慕的目光看着草，看着艾，和轉動的籃球所冒起的烟縷。「我不能！

我不想——死；我愛生命，愛這個草，這個土地，這個空氣。」……他想着這個，同時記得人們看着他。「或者是安德·那王對庫拉根所懷的忿恨情緒，和他的奇怪的矛盾，或者是宗教的，愛憐的，孝順的瑪麗亞郡主的情緒變化，等等。

「我們看不見人類的尊貴，這或者是由于各種的缺點，或者是由于我們把別種品質估值太高，並因此而用聰明、力量、美麗、等來測量人們。托爾斯泰教導我們深入他們的外表。有什麼能夠比尼考拉·羅斯托夫和瑪麗亞郡主之更簡單、更尋常、更柔順呢？他們沒有光彩，沒有能力，不超過常人的最尋常的水準。然而這些在最簡單的人生大道上靜靜地行走的簡單的人都顯然是可佩的人。作者對於這兩個人所加的不可制抗的同情是「戰爭與和平」中最大的成就之一，這兩個個人似乎那麼渺小，但真正是精神之美的匹儔。尼考拉·羅斯托夫顯然是能力很有限的人，但作者說，「他有中庸之常識，這指示了他什麼是他應該做的」。

「確實，尼考拉做了許多笨事，不顯得他了解人們或環境，但他總是了解什麼是應該做的，而這種無價的智慧總是保存了他的簡單熱情的性格之純潔。

「有說到瑪麗亞郡主的需要嗎？雖然在她的弱點，這個人物（她代表在托爾斯泰兩歲時逝世的他母親的意象）却達到這樣純潔與溫柔，有時她好像戴着聖靈的光輪。

「關於隱蔽在人類靈魂中的、在熱情表現之下、在利己、貪婪、與獸性之下的東西，托爾斯泰的

表現是極巧妙的。使彼挨爾與娜塔莎迷途的情慾是很可憐很無知的；但讀者看見在她的後面，這些人都

有雄心，我們從來不懷疑，在需要自我犧牲時，或者在需要對於好的與可佩的東西表示無限同情時，這些心會發生溫暖的現成的反應。這兩人的精神的美是非凡的。彼挨爾——一個長成的孩子，具有魁梧的身軀與可怕的神色，一個不實際的無理性的孩子——在他自身之中，聯合了靈魂之兒童般的純潔、溫柔，和一顆單純的、因此是崇高的心，和這樣的性格：對於這種性格，一切不榮譽的事情不但是陌生的，而且是不可解的。他好像小孩一般，沒有懼怕心，不知道罪惡。娜塔莎是一個稟賦了充足精神生活的女孩子，她既無時間也無心願將這種充足的生命化為抽象的思想形式。她的生命之無限充足——這常常把她帶進狂醉狀態——引她發生了可怕的錯誤，即是她對於庫拉根的無知的情慾，這個錯誤後來由嚴酷的

苦痛抵贖了。彼挨爾和娜塔莎是這樣的人，由於他們的本性，他們不得不犯許多錯誤，並遇到很多失望。好像是和他們作對照，作者介紹了一對快樂的夫婦，韋尼和阿道夫·別爾格，他們不犯錯誤，不遇到

失望，把他們的生活佈置得很舒適。托爾斯泰暴露了這些人的一切瑣屑與微末，我們不得不驚訝作者約制了自己，決不嘲笑地或忿怒地處理他們。這是真正的寫實主義，確實的真理！庫拉根、愛倫、和阿那托爾也描寫得同樣真實；這些無心的人物是不吝嗇地描寫出來了，却沒有虛誣他們的意思。

「在這一切不同的人物與事件之中，我們覺得有某種堅固的、不可毀的、為他們的生命所寄託的原則。家庭、社會，與婚姻的義務是明白可見的。善與惡的概念是清楚的、永久的。向我們指示了高級社

會與要人四周的不自然的生活，托爾斯泰對當地寫出了兩種確定的真正的生活範圍——家庭生活與作戰軍隊的生活。兩個家庭，羅斯托夫家與保爾康斯基家，向我們呈現了那種寫清楚的探察的原則所指導的生活，為實踐這些原則，兩家的人規定了他的議論與榮譽，他的尊嚴與滿足。同樣地軍隊生活（托爾斯泰在某一處把總比之一羣昆蟲）向我們呈現了十分確定的責任與人類尊嚴之概念；所以，簡單的尼考拉有一個時候甚至寧願留在軍中而不回家，在家裏他不能清楚地知道他應該做什麼。

「托爾斯泰的著作是純粹俄國式的，有時讀他的著作，可以看到俄國人與我們在思想及情緒上的差異；但更值得注意之處，是他深入人物靈魂的方法使我們相信：他的俄國人物是和我们天性一樣的，並且那創造我們的力量——機能的血液造成了各國的人——無論我們在表面上會有多少差異」。

「戰爭與和平」向我們呈現了一幅完全的人類生活圖畫；一幅完全的那時的俄國的圖畫，一幅完全的民族鬥爭的歷史畫；一幅完全的，寄託人們的快樂與偉大、悲哀與羞辱的事件的圖畫。牠是一部如此驚人偉大的作品，雖然許多人感覺到牠的偉大，很少人了解牠是如何偉大。托爾斯泰這個人表露了生與死的祕密。歷史的意義，民族的力量，死的神密，愛情與家庭生活的實質，——這就是他所處理的題材。這些問題是那麽容易，任何不經心的讀者都可以在閒時拿起這書而希望領會牠們嗎？「戰爭與和平」既是一個試驗批評之品質的試金石，又是對於那些打算批評牠的人們一種阻礙，這不是奇怪嗎？

批評這縷的一部作品時，我們要當心，但是我們覺得有一位俄國的批評家討論得對，他說，這部書

的意義被托爾斯泰自己的話，說得最好，「沒有簡單、善、與真，即沒有偉大。」

托爾斯泰覺得一般人太把拿破崙當作偉人而不懷疑他的品性，而拿破崙却正是那種自私的略取的典型，傾注他人。生命如水，托爾斯泰根本就厭惡這種人（他也恨彼得大帝）。當我們承認這話的時候，我們認為他的脈狀是可佩地寫出來的，並且含着很多真理。托爾斯泰對於所描寫的歷史劇景的實際事件，很小心的是，他決不把不能保證的言辭放在歷史人物的口中。

附記：原來寫的是「作者與本書」，關於作者的部分，在一九四〇年重慶轟炸期間，因稿存文協，而文稿屋漏，致字蹟模糊，不能付排，復覺無須再寫，遂只有關於本書的這一部分了。

——地。一九四一，八，二七。——

戰爭與和平 第一卷

第一部

「啊，那玉，熱那亞和盧卡〔註〕不過是保拿巴特（拿破崙的姓——譯者）家的領地了。不行，我要警告你，假使你告訴我，我們有了棘手事，假使你再讓你自己掩飾這個基督叛徒（我相信，他確是基督叛徒）的一切惡過和恐怖——我就不再和你來往，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你不再像你所說的，是我的忠僕了。你怎麼樣？你怎麼樣？我曉得，我教你害怕了。坐下來談談吧。」

這是一八〇五年七月瑪麗亞·費道羅芙娜皇后的親信，有名的女官安娜·芭芙洛芙娜·沙爾爾接待位高望重的發西利郡王時所說的；他是第一個來赴她夜會的人。安娜·芭芙洛芙娜咳嗽了幾天，照她說，是患感冒（感冒當時是新字，只有少數人用）。在早晨紅衣驛差送出的請帖中，她向各人寫了同樣的

〔註〕熱那亞于一八〇五年併入法國，盧卡於同年改爲侯國受拿破崙支配。——毛

話：

「郡王（或伯爵），假使你沒有更重要的事情，並且假使你可憐的病婦的夜會這期望，不太使你害怕，則今晚七時至十時我很願意在舍下候教。」

安娜·涉來爾啓。」

「啊，好兇的脾氣！」郡王回答，對於她上面的話毫不窘迫。他穿著綉花的朝服，長統襪，襪口鞋，佩掛星章，平臉上帶着鮮明的笑容。

他用精選的法文說話，（我們的前輩不但用法文說話，而且用牠思想，）並且用徐緩謙虛的語調，這是久經社會的在朝要人所特有的。他走近安娜·芭芙洛芙娜，俯下晒過香水的亮光的光頭，吻她的手，然後從容的坐到沙發上。

「你先告訴我，好朋友，你的身體怎樣，讓我安心」，他說，不改他的聲音和語調，在那語調中，他的不關心甚至嘲諷，是從那禮貌與同情的外罩裏透露着的。

「一個人在道德上受痛苦，怎能夠舒服呢？一個有感覺的人，在我們這時代，能夠心安嗎？」安娜·芭芙洛芙娜說。「希望你整個的晚上在我這裏，行嗎？」

「那末英國大使館的慶會呢？今天是星期三。那里我要到一下的」，郡王說。「我的女兒要來帶我『獨去的』。」

「我以為今晚上的慶會取消了。我認爲這些慶會和燄火有點兒乏味了」。

「假若他們知道你希望這樣，他們會把慶會取消的」，郡主說，好像一個開足的時候，由于習慣，說些他甚至不希望別人相信的事。

「不要說我開玩笑了。那末關於諾佛西操夫〔註〕的公文他們斷定了什麼呢？你是什麼都知道」。

「向你怎麼說呢？」郡主用冷淡的無神語氣說，「他們斷定了什麼呢？他們斷定保拿巴特燒了他的船，我覺得，我們也準備燒掉我們的船」。發西利郡主說話總是懶洋洋的，好像演員說陳戲中的道白。反之，安娜·芭夫莫美娜，涉來爾雖然年屆四十，却還是充滿了活潑和興奮。

要顯得熱情，是成爲她的社交態度了；有的時候，她雖不願如此，却爲了不辜負熟人的希望，仍然裝得熱情。做作的笑容，雖不適合她的憔悴的面容，却不斷地表現在她的臉上，顯得她好像繃緊頭皮的孩子們，一向明白自己的可愛的短處，但對這短處她不願意，不能夠，並且覺得不需要糾正。

在關於政治的談話中，安娜·芭夫莫美娜激了起來。

「別，不要和我說奧地利的事！或許是我什麼也不懂，但是奧地利從來未希望過，現在也不希望戰爭。奧國出賣我們。只有俄國應該做歐洲的救主。我們的恩主知道他的崇高的使命，並且會忠實他的使命。就是這一點我相信，我們的仁德卓越的皇帝要在世界上完成最大的任務，他是這樣的賢明良善，上

〔註〕諾佛西操夫于一八〇五年締成英俄同盟。——毛

帝不會離開他的，他將死於他的使命——消滅革命的禍患，這禍患現在因為這個兇手和惡棍，比從前更可怕了。我們應該單獨去贖止強者的血。……我問你，我們能信任誰？……英國人是商業的腦筋，不了解而且不諳了解亞歷山大皇帝精神的力量。英國臣民撤退為爾太，希冀竊賊，尋找我們行為背後的動機。他們兩諾佛西揆夫說了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他們不理解，他們不能理解，我們皇帝的自我犧牲，他不為自己希望任何東西，却為世界的福利而希望一切。他們答應了什麼呢？什麼也沒有。而且已經答應的，也不會實現！普魯士已經說過保拿巴特是不可征服的，並且全歐洲淫毫也不能反對他。哈爾頓傑和好格維茲〔註〕的話我一個字也不相信。有名的普魯士中立，只是一個圈套。我只相信上帝和我們仁慈皇帝而崇高使命。他將要拯救歐洲！……她忽然停止，對於她自己的奮激顯出嘲弄的笑容。

「我看，」郡主笑着說，「假使派你去代替我們可愛的文村蓋維德，你定會逼得普魯士王的同意。你這樣會說話，你給我一點茶吧？」

「馬上就來。還有」，她繼續說，又安靜下來，「今天我有兩位很有趣的客人，一位是英特馬爾子爵，他因為羅罕家而和蒙摩潤斯沾親，蒙摩潤斯是法國最好家族之一。這個人是善良的真實的僑民之一。另一位是莫利奧聖僧，你知道這位智慧高深的人嗎？他被皇帝召見過，你知道嗎？」

「啊！我很高興」，郡主說。「告訴我」，他添說，似乎剛剛想起什麼，並且顯得特別地熱心，雖

〔註〕哈爾頓傑是普魯士的首相，好格維茲是當時的普魯士外交大臣。——毛

然他所聞的正允准薩臨的主要目的。「是的嗎？太后想任命瑪克男爵做誰也納使館的一等祕書？這男爵是好像很可憐的人」。發西利郡王希望任命他的兒子補這個缺，這個缺別人託了瑪麗亞·費道羅芙娜皇后在替男爵幫忙。

安娜·芭芙洛芙娜幾乎閉了眼睛，表示她或者任何別人都不能批評皇后願意，或者高興做的事情。

「瑪克男爵先生已經由太后的妹妹推荐给太后了」，她只用乾燥的憂鬱的口氣說了這一句。在安娜·芭芙洛芙娜提到皇后的時候，她臉上忽然顯出了深沉、誠懇的忠順尊敬之表情，混合在憂鬱之中，這是每次當她在談話中提到她的崇高的女恩人時所有的情形。她說到皇后陛下表示很重視瑪克男爵，她的臉色又籠罩了憂鬱。

郡主漠不關心地沉默着。安娜·芭芙洛芙娜，具着她特有的宮庭婦女的身份和敏捷，希望一方面要郡主，因為他意欲那樣批評推薦給皇后的人，一方面又安慰他。

「但是關於你府上」，她說，「你不知道，你的女兒自從露而以後，就引起了大家的好感。大家說她美麗如白晝」。

郡主鞠躬表示尊敬與感激。

「我常常想」，安娜·芭芙洛芙娜，沉默了片刻，又繼續說，她向郡主移近，並且向他輕微的笑着，似乎藉此表示政治的社會的談話已經結束，現在開始知己的談心了，「我常常想，人生的幸福有時候

是如何分配不公。爲什麼命運給了你這樣的兩個好孩子，除了你的最小的阿那托爾，我不喜歡他」，「她不疼辯說地加上這一句，豎起她的眉毛，」「兩個這樣可愛的孩子？但是你，確實，還不如別人那樣看重她們，所以你不配做她們的父親」。

她笑着歡樂的笑容。

「你看是怎辦呢？拉法代會許要說我沒有父愛之癮了」。郡王說。

「不要說笑話。我要同你說正經話，你知道，我不滿意你的小兒子，這是我們的私話」，「她偷偷上作了憂鬱的表情」，「有人在皇后面前說到他，並且可憐你……」

郡王沒有回答，但她沉默着，注神的看着郡王，等待回話。發西利郡王皺眉。

「我怎辦呢」？他終於說了。「你知道，爲了他們的教養，凡是父親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他們兩個都成了傻瓜。依包理特至少還是安份的傻瓜，阿那托爾却是不安份的傻瓜。這是唯一的區別」，他說，比平常更不自然更興奮地笑着，並且特別顯著地在他旁邊的皺紋上表現了意外暴燥的不快心情。

「爲什麼像你這樣的人要養小孩呢？假使你不是一個做父親的，我便一點也不能責備你」，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慮索地抬起眼睛。

「我是你忠實的僕人，並且我只向你一個人承認。我的孩子們是我生存的障礙。這是我的十字架。我這般向自己解說，你看怎麼辦？……」他停止，並且用手勢表示他跟從安娜的逆命。

安娜·芭芙洛芙娜沉思着。

「你從來沒有想到替你的揮霍的兒子阿那托爾娶媳婦嗎？據說」，她說，「老太婆們都有替人做媒的嗜好。我這不會感覺過這種弱點，但是我心目中有一個小姑娘，她在父親身邊很不快活，她是保爾庫斯基郡主，是我們的親戚。」

斐西利郡主沒有回答，却帶着久經社會內人所特有的思致與記憶之敏捷，點頭表示他接受並考慮她的話。

「不，你知道嗎？阿那托爾一年要花我四萬盧布」，他說，顯然不能抑制不快的思觀。他沉默了一會。

「假使這樣下去，五年以後怎麼辦呢？這是做父親的好處。你的那位郡主，她有錢嗎？」

「她的父親很有錢而且吝嗇。他住在鄉下。你知道，這位有名的保爾庫斯基郡主是在前朝皇帝的時候退休的，綽號叫『普魯士王』。他是很聰明的人，却有點古怪脾氣，而且可嫌。那位可憐的郡主，如同石頭一樣地不幸福。她的哥哥是庫圖索夫的副官，新近和莉薩·滅益寧結婚的。他今晚上也娶來」。

「聽着，親愛的安涅特」，郡主說，忽然抓住她的手，又爲着什麼原故把她的手彎曲向下。「替我做成這件事吧，我永遠是你忠實的奴僕。（奴才，像我的管事在報告中所寫的）註。她是名媛，又有錢。這一切是我所需要的。」

他厭特有的自由，親暱而莊嚴的動作，擺住女官的手，吻了一下，吻後，他搖了搖她的手，斜倚在椅子上，眼看着別處。

「等一下」，安娜·芭芙洛芙娜說，考慮着。「我今晚上要同莉薩（年輕的保爾康斯基的妻子）談一下。或者這件事可以做成。我要在你府上學習做點老姑姑的事情」。

二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客廳裏漸漸客滿了。彼得堡的最有聲望的人到會了，他們的年齡與性格很不相同，但他們的社會生活却是一樣。發西利郡王的小姐，美人靈命，來找她的父親同赴大使館的慶會。她穿着舞服，佩着女官徽章。年輕的、嬌小的保爾康斯基妃兒來了，她是彼得堡有名的、最動人的女子，上個冬季結婚的，現在因為有孕不赴大集會，却仍然參加小夜會。發西利郡王的兒子依包理特和莫特馬爾同來，並將他介紹給大家；到會的還有莫利奧聖僧和許多別的客人。

「你還沒有見過嗎？或者：你不認識我的姑母嗎？」安娜·芭芙洛芙娜向每個赴會的客人這麼說，並且很莊嚴地領他們走到戴着蝶形綵帶的矮小的老太婆面前（她是在客人開始赴會的時候從隣房裏出

〔註〕俄人原文 Kap, 寫成 Kap, 末音相似。故譯文爲「奴僕」與「奴輩」。此處頗難用中文

譯出。——地

來的，叫着他們的名字，緩慢地把眼光從客人身上移轉到姑母身上，然後走開。

每個客人都向這位大家不認識的、不感興趣的、不需要的姑母盡了問候的禮節。安娜·芭芙洛芙娜帶着憂鬱的嚴肅的同情，注視着他們的問候，默默地贊許着。姑母向每個客人說同樣的話，問他的健康，說自己的健康，說到皇后的健康，謝謝上帝，皇后現在好些了。所有的來客爲了禮節而不表示急促，却帶着完成繁重義務後的輕鬆感覺，從老太婆身邊走開，整個的晚上不再到她面前去。

年輕的保爾康斯基郡妃在綉金的鵝絨袋子裏帶着她的針帶一同來的。她的美麗的有淺黑毫毛的上脣遮不住牙齒，但上脣張開時顯得更可愛，有時向下脣抵合時顯得尤更可愛，十分動人的女子都是如此，她的缺點——短脣和半張開的嘴——顯得是她特別專有的美處。大家都愉快地注視這位充滿健康和活潑的、美麗的、未來的母親，她是那麼輕易地担負着她的責任。年老的人和煩惱不快的年輕人，同她在一起，談了一會兒之後，都覺得自己變得和她一樣了。誰和她說了話，看見了她動嘴時鮮豔的笑容，和不斷地露出來的光亮皓白的牙齒，便以爲今晚上他自己特別可愛。每個人都這樣想。

嬌小的郡妃搖擺着，用迅速的小步伐繞過椅子，手攜着針帶向袋子，得意地地理着衣裳，坐在沙發上，靠近銀茶炊，似乎她所做的一切是爲了她自己和身邊各人的愉快。

「我把針線也帶來了」，她說，打開她的袋子，向着大家。「安娜，你不要拿我開玩笑」，她向女主人說。「你，信不信我，說這是很小的夜會；你看，我穿得這樣隨便」。她伸開手臂，展視她的有

花邊時、灰色的、美麗的、緊貼着胸下有一條寬帶子的衣服。

「你放心，莉薩你總是最漂亮的」，安娜·芭芙洛芙娜回答。

「你知道，我的丈夫要離開我了」，她繼續用同樣的聲音向一個將軍說，「他是自己去找死。告訴我，這個罪惡的戰事是爲了什麼」，他向亞西利那王這麼說，不等待回答，又轉向愛西利那王的小姐、美麗的愛命。

「這位嬌小那妃是多麼可愛的人兒！」愛西利那王輕輕地向安娜·芭芙洛芙娜說。

在嬌小那妃之後不久，來了一個樞樞的胖健的年輕人，頭髮剪短，戴眼鏡，穿鮮色的時髦的褲子，棕色的禮服，和高級領。這個胖健的年輕人是葉卡切妮娜時代著名貴人而現在垂死於莫斯科的別素號夫伯爵的私生子。他還沒有服務；他剛從外國回來，在國外受教育的；他是初次人交際場。安娜、芭芙洛芙娜向他點頭招呼，這是對待她客廳中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的禮節。雖然是用低級的禮節，但對於彼挨爾，在安娜·芭芙洛芙娜的臉上却顯出不安與驚異，好像是在看到什麼太大而又不合式的東西時所表現的。雖然彼挨爾確實比客廳中的其他客人高一大點，但這種驚異只能說是因爲他的聰明而又羞澀，注視而又自然的神情，使他和客廳中每一個客人顯得不同。

「你來看一個可憐的病人，彼挨爾先生，你真是好心腸」，安娜·芭芙洛芙娜向他說，把他領到姑母的面前，驚訝地和姑母交換觀色。彼挨爾低聲說些聽不見的話，並且繼續用眼搜尋着什麼。他愉快地

喜悅地笑着，向嬌小的那妃鞠躬，好像是對敵人，然後走到姑母面前。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驚異不是落空的，因為彼挨爾沒有說完姑母關於皇后健康的話就走開了。安娜·芭芙洛芙娜驚異地用話止住他：

「你不知道摩利與聖僧嗎？他是很有趣的人。」她說。

「是的，我聽過他的永久和平計劃，這是很有趣的，却不大可能。」

「你想是這樣嗎？……」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打算說點什麼，再去盡主人的招待之責，但彼挨爾做出了相反的無禮舉動。他先未聽完姑母的話就走開；現在又用話阻止了要離開他的女主人。他垂著頭，擦開腿，開始向安娜·芭芙洛芙娜證明爲什麼他認爲聖僧的計劃是幻想。

「我們以後再談吧」，安娜·芭芙洛芙娜笑着說。

離開了這位不善處世的年輕人，她又去盡主人之責，繼續諦聽着注視着，預備在談話不起勁的地方盡點力。好像紡紗工廠的監工，分配了工作，在機器房裏來回地走着，注意到有何停頓，或紡錘的失常的、摩擦的、太大的聲音，便迅速走去約制住機器或使牠恢復正常的轉動，同樣地安娜·芭芙洛芙娜也在客廳裏來回地走着，走到沉默的或話聲太大的地方，用一個字或變換地方，重行領導有規律的通常的談話的機器。但在這一切勞神中，却仍然看出她對於彼挨爾的特別就心。當他去聽莫特馬爾那裏的談話，走到有聖僧在說話的別的團體的時候，她總留神地注視他。對於在國外受教育的彼挨爾，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這次夜會是他俄國第一次見到的。他知道這裏聚集着彼得堡所有的知識人士，他的眼睛轉

動着，好像在玩具店裏的小孩。他時時怕嚇掉他可以聽到的智慧談論。看着聚集在這里的各人自修文雅的面相，他等待着特別智慧的言論。最後，他走向莫利奧聖僧。他覺得這裏的談話有趣，於是他停下來，等着機會表現他自己的思想，年輕人都愛如此。

三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夜會正熱鬧。各方面的紡錘都規律地不停地響着。姑母只和一個憔悴的乾瘦的，而且在這種顯赫的社會裏有點兒不相稱的老婦人坐在一起。客人們分成三個團體。在第一個團體裏，男客較多，中心是聖僧；在另一個年輕的團體裏，主要的人物是發西利耶王的小姐美人愛命，和美麗的、紅潤的、嬌小的，但因爲年輕而似乎太胖的保爾康斯基那兒。第三個團體裏的中心人物是莫特馬爾和安娜·芭芙洛芙娜。

子爵是可愛的青年，具有溫柔的容貌和態度，他顯然自居名人，但由於完善的教育，他謙遜地祇自己給這個他也在焉的團體利用他。安娜·芭芙洛芙娜顯然是用他招待客人。好像聰明的旅館主人，要把這塊如被人在僻靜房看見便不想吃的牛肉，做成無上的精美的食品。安娜·芭芙洛芙娜在今天的夜會裏先把子爵後把聖僧當作無上精緻的東西招待客人們。在莫特馬爾的團體裏，談話立刻轉到翁岐安公爵的被殺。子爵就給以安公爵死於他自己的慷慨，並且保拿巴特爾的怒火有特別原因。

「呵！告訴我們這件事情，子爵」。安娜·芭夫洛芙娜愉快的說，聲音是在用路易十五的神氣說，這個句子：「Contez-mous cela, Votrie (告訴我們這件事情，子爵)」。

子爵鞠躬表示遵命，並且有禮貌地笑着。安娜·芭夫洛芙娜讓客人在子爵四周形成一個圈子，並邀請大眾都來聽他的談話。

「子爵自己認識公爵」，安娜·芭夫洛芙娜低聲向一個客人說。「子爵非常會說話」，她向另外一位客人說。「我們看得出他是高貴社會中的人」，她向第三個客人說；而子爵在較嚴峻有利的情形下被介紹給大家，好像撒着綠菜而熟練上的煎牛肉。

子爵正預備開始他的談話，並且微笑了一下。

「到這邊來，親愛的愛倫」，安娜·芭夫洛芙娜向美露呵郡主說，她坐在稍遠的地方，形成另一個團體的中心。

愛倫郡主笑着，她站立起來，帶着她進客廳時所有的同樣不變的絕色佳人的笑容。綉着籐條與背背的白色褲服低柔地纏繞着，白肩髮髮和鑽石交映着，她穿過讓路的男客們，不看任何人，却向大家笑，似乎有禮貌地讓每個人有權利去欣賞她身軀，豐滿的肩膀，和時髦的很袒露的胸，背的美麗，似乎帶着塵埃的光輝，她對直走近安娜·芭夫洛芙娜。愛倫這這樣的可愛，她不但沒有絲毫媚態的痕跡，且相反，對於她自己的確實的、太強的、令人傾心的、生動的美麗覺得害羞。她似乎希望，而又不能，減輕她

美麗的力量。看見她的人都說：多麼美麗的人兒！

似乎被什麼非常的東西所驚動，子爵當她坐在自己身邊並且用同樣不變的笑容看他的時候，發了肩，並垂下眼睛。

「夫人，我在這裏時聽衆面前真擔心我自己的本領」，他說，笑着鞠躬。

郡主把祖露的豐滿的手臂擡在棹上，不想說什麼。她笑着等候着。在子爵全部說話的時間，她端正地坐着，偶而看看自己橫在棹上的豐滿美麗的手臂，看看更美麗的胸膛。理正了胸前鑽石的項圈。她理了幾次衣服的皺摺，在故事動人的時候，她窺察安娜·芭芙洛芙娜，並且立刻表出女官臉上同樣的表情，然後又帶着鮮明而笑容安靜下來。在愛倫之後，嬌小的郡主也從茶棹旁走開。

「等我一下，我要帶着我的針線」，她說。「你在想什麼」？她向依包理特郡主說。「把我的提袋子拿給我」。

郡主笑着，和大家說着，忽然更變了大家的地位，然後坐下，愉快地埋着衣服。

「我現在很舒服」，她說，接着她的針帶，並且請求子爵開始。

依包理特郡主把提袋帳給了她，走近她身邊，並且把椅子向她移近，在她身邊坐下。

這位可愛的依包理特因為異常像他的妹妹夫人兒，而令人注意，尤其是：雖然相像，他却驚人地醜。他臉上的線條像他妹妹的，但他妹妹因耀若生活愉快的、自足的、年輕的、不變的笑容，和異常的古

審判式的身材美麗；而他却相反地，同樣的臉上籠罩着盛笨，而且不覺地表現出自信而暴燥。身體又瘦又弱。他的眼、鼻、口——一切縮縮着，似乎是在做一種虛浮的討厭的鬼臉，而手足總是顯出不自然的樣子。

「這不是一個鬼怪的故事嗎？」他說，坐在郡妃旁邊，匆促地把眼鏡放在眼睛上，似乎沒有這個工具他便不能發言。

「全然不是的，閣下」，子爵驚訝的說，聳了聳肩。

「因為我不歡喜鬼怪的故事」，依包理特郡王說話的語氣顯得他先說了話然後才明白自己的話意。

從他說話時所表現的自信上看來，沒有人能了解他所說的是很聰明還是很笨。他穿着深綠色大禮服，像他自己說的「女神驚態」色的褲子，長統襪和滾口鞋。

子爵很動人的說着當時流行的軼事，就是翁歧安公爵祕密地到巴黎去會女伶繆芝，並且在她家碰見了保拿巴特，他也享受到這個著名女伶的青睞。拿破崙在她家碰見了公爵，便陷於不可遏制的忿怒之中，但又覺得自己處在公爵的勢力之下，公爵沒有利用這個時機；但拿破崙後來對於公爵的大度之處反加以報復，弄死公爵。

故事很動人而且有趣，特別是在說到情敵彼此忽然相見的地方，婦女們顯得興奮。

「好極了！」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探詢地看嬌小的郡妃。

「好極了！」嬌小的那妃低語着，插着針在刺繡上，好像表示故事的興趣優美妨礙了她繼續工作。子爵重視這種沉默的讚美，感激的笑着，又繼續說；但這時候安娜·芭芙洛芙娜，是始終注視着那個她所担心的年輕人的，看見他同聖僧說得太起勁太響亮，便趕到危險地方去幫忙。確實，彼挨爾和聖僧談起了政治均勢問題，而聖僧顯然感於這個年青人的單純熱心，在他面前談吐自己心愛的理想。他們倆太興奮，太隨意地談着談着，這使安娜·芭芙洛芙娜不高興。

「方法是歐洲的均勢和人權」，聖僧說，「要一個強權的國家，例如以殘忍著名的俄國，大公無私地，站在以步歐游均勢為目的的聯盟的領袖地位上，才可以救世界！」

「你怎樣去獲得這個均勢呢？」彼挨爾止聲詰問；但這時候安娜·芭芙洛芙娜已經走來，嚴厲地看了彼挨爾，問那低聲利人對於當地的情況覺得如何，意大利人的臉色顯然改變，且做出可厭的虛假和悅的表情；這顯然和女人說話時所慣有的。

「我是這樣地被你們的智慧之優美，和社會的特別是女性在社會的教養弄迷惑了，承蒙款待我逸沒有工夫想到天氣」，他說。

安娜·芭芙洛芙娜仍不放鬆彼挨爾和聖僧，爲了照顧的方便把他們合併在大團體裏面。

四

這新客人應裏到一個新客人。這新客人是年輕的安德來·保爾康斯基那王，嬌小的那妃的丈夫。保爾康斯基那王是身材不大而極美觀的青年，具有明確而嚴肅的面貌。他的全身，從疲倦而厭煩的目光到緩慢均勻的腳步，顯得他是嬌小活潑的夫人的尖銳的對照。顯然客廳裏的客人們不但他都認識，而且還使他覺得討厭，甚至看他們一眼聽他們說話都令他厭煩，在這令他討厭的面貌中，他的漂亮的夫人的面貌，似乎最使他厭煩。帶着有傷他美麗面貌的皺蹙，他從夫人身邊走開。他吻了安娜·芭芙洛芙娜的手，並且眯閉着眼，看全體客人。

「你要投軍打仗去嗎，那王？」安娜·芭芙洛芙娜說。

「承庫圖索夫將軍不樂，保爾康斯基也用法文回答，重音放在後面的音節「索夫」上，好像法國人說話一樣，「要我做副官」。

「那末你的夫人莉薩呢？」

「她到鄉下去住」。

「把你漂亮的夫人從我們手裏搶走，不是你幹過嗎？」

「安德來」，他的夫人用她向別人說話時的同樣嬌媚的語氣向他說，「子爵向我們說的女伶繡枝和

保拿巴特爾的故事，是多麼有趣呵！」

安德來那王垂下眼臉走開了，被埃爾從安德來那王那裏聽得，覺得有從他身上去奪取他的友愛的目

光，走到他身邊，握他的手。安德來郡王原先不看四圍，皺着兩孔，表示厭煩和他握手的人，但瞥見了彼挨爾的笑臉，便笑出意外和驚愉快的笑容。

「呵！怎麼你也在大交際場中！」他向彼挨爾說。

「我知道你爭來，」彼挨爾回答。「我要到你那兒去吃夜飯，」他低聲地添說，不願打攪住說話的子爵。「行嗎？」

「不用，不用說，」安德來郡王帶笑地說，握着彼挨爾的手，表示這是無需問的。

他再說幾句，但這時候發西利郡王和他女兒站了起來，男子們起身讓路。

「請你原諒，親愛的子爵，」發西利郡王向法國人說。親熱地拉着他的袖子向椅子上擦，要他莫越身。「使館裏倒毒的慶會使我不能暢坐，並且打斷你們」。他又向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我很可惜，要離開你的精彩的夜會」。

他的小姐愛命郡主輕輕地拉着衣摺，從椅子當中走過，她美麗臉上的笑容閃耀得更加鮮明。當她從他身邊走過時，彼挨爾用幾乎是驚訝的狂喜的目光看這美人。

「很美麗，」安德來郡王說。

「很，」彼挨爾說。

發西利郡主走過可憐院，抓住彼挨爾的手，並且向安娜·芭芙洛芙娜說話。

「替我把這隻熊救訓出來」，他說。「他在舍下住了一個月，這是我第一次在交際場上看見他。年輕人最需要的真過於聰明婦女的團體了」。

五

安娜·芭芙洛芙娜笑着，並且答應了照辦。她知道彼接爾因為父親的關係而和發西利郡王沾親。先前和姑母坐在一起的老婦人急促地站起，在前廳裏趕上了發西利郡王。從她的臉上消失了剛才所有的虛偽興趣。她慈善憔悴的臉上只顯出不安與驚悸。

「關於我的保理斯，郡王，你向我說點什麼呢？」她說，在前廳跟着他。「我不能在彼得堡再停了。告訴我吧，有什麼消息我可以帶給我那可憐的孩子呢？」

雖然發西利郡王不願意地且幾乎無禮地聽着老婦人說，甚至表示不耐煩，她却溫和地動人地向他笑着，並且拉住他的手臂，不讓他走。

「你不費事向皇上說一句，他就可以直接調到禁衛隊裏去了」，她請求着。

「請你相信，凡是我聽我的我都會做，郡妃」，發西利郡王回答，「但是我很難請求皇上；我還是勸你請高里村去找降密安采夫，這是更聰明的辦法」。

老婦人名叫德路別茲考郡妃，是俄國的最好家庭之一，但是她貧窮，早已離開交際場，且失去了從

前的輝煌。她現在到這裏來是爲了替她獨生子在禁刑隊裏謀事。就是爲了要見彼西利郡王，她自動來赴安娜·芭夫洛芙娜的夜會，就是爲了這個。她聽了王子傳言故事。她聽到彼西利郡王的話，駭了一跳，從前美麗的脸上露出了惱怒，但是只有片刻。她又笑着，更緊地抓住彼西利郡王的手臂。

「請你聽我說，郡王」，她說，「我從來沒有求過你，我將來也不再求你，我從來沒有提起我父親對你的情感。但是現在，我憑上帝請求你，替我的兒子把這件事做一下吧，我要認你是大恩人」，她匆促地說。「你不要生氣，你答應我吧。我找過萬里村，他拒絕了我。你還是照從前那樣地仁慈吧」。她說，想笑，眼眶裏却含着淚水。

「爸爸，我們遲了」，愛命郡主說，在古希臘式的肩上轉過美麗的頭，等在門邊。

但勢力在社會上是資本，應該當心，不讓她消失。彼西利郡王知道這一點，並且曾經認爲假使他替那些請求他的人去求別人，他便不能爲自己去請求別人了，他很少利用他自己的勢力。對於德路別茲考那妃的事，他卻在她的新訴述之後，感覺到一種良心的譴責。她向他提起了這件事實；他入社會的初步是她父親引導的。此外，他還從她的態度上看出她和別的婦女們，尤其是做母親們的一樣，就是一旦腦子裏有了什麼事，不滿足了心中的期望是不甘休的，並且如若不然，便準備作每天每分鐘的堅持，甚至於哭鬧。這最後的考慮使他動搖了。

「親愛的安娜·米哈洛芙娜」，他說，聲音裏帶着素常具有的親熱和厭倦，「我要做到你所希望的

，幾乎是不可能；但爲了要向你表示我是如何愛你，並尊重你尊大人前遺愛，我要去做不可能的事：把你的兒子調到禁衛隊裏去，我負責去辦。你滿意了吧？」

「親愛的郡王，你是大恩人！我不再期望你別的了，我知道你是很慈善的。」

他想走開。

「等一下，兩個字。他調到禁衛隊以後……」她遲疑了一下。「你同米哈伊·伊拉銳諾羅維支·庫圖索夫很好，把保理斯介紹給他做副官。那時我就安心了，那時候就……」

發西利郡王笑着。「這個我不答應。你不知道自從庫圖索夫做了大元帥以後，有多少人包圍他。他親自向我說，莫斯科的太太們都要把兒子給他做副官。」

「不行，你答應吧，我不讓你走，親愛的，我的恩人……」

「爸爸！」美人又用同樣的語調喊，「我們遲了」。

「好吧，再見，再會。你明白嗎？」

「那麼你明天向皇上說？」

「當然，不過找庫圖索天的事情，我不答應」。

「不行，你要答應，你要答應，發西利」，安娜·米哈洛芙娜跟在他後面說，帶着少女的媚笑，這或者是她從前的特點，但現在却與她的憔悴的面容不調諧。

她顯然是忘記了她的年紀，而習慣地拿出了舊有的女性的手段。但是當他剛剛走出門的時候，她的臉上又露出先前的冷淡做作的表情。她回到團體裏，這裏子爵還繼續在說話，她又做出聽講的神情，等着機會走開，她的事已經做了。

「但是你對米蘭的加冕禮還幕最近的喜劇感想如何呢？」安娜·芭美洛芙問，「對於最近的喜劇：熱那亞和盧卡的人民向保拿巴特先生請願，保拿巴特先生坐在皇位上答應了各國人民的要求：——你的感想如何呢？這，可佩！這簡直是使人發瘋。據說整個的世界都發瘋了」。

安德來郡王微笑，正面地看安娜·芭美洛芙的面孔。

「上帝賜我王冠，當心接觸」，他說（保拿巴特在加冕時所說的話）。「據說，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發音很好」，他添說，又用意大利語重複這句話：「上帝賜我王冠，當心接觸」（*Dio mi fa dona. Eai a qui fa tocca*）。

「總之，我希望」，安娜·芭美洛芙娜說，「這是一滴使杯子滿溢的水。各國的君王都不能再忍受這個威脅世界的人」。

「各國的君王嗎？我不是說俄國」，子爵恭敬地失望地說，「各國的君王！他們對於路易十七，對皇后，對愛麗薩白夫人做了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他激動地繼續說。「相信我，他們受到了欺騙那蓬皇室的責罰。君王們！他們派使臣去慶賀這個暴君」——

他輕蔑地嘆氣，又擦了他的姿勢。依包理特郡王從眼鏡裏看了子爵不久，突然這時候轉過身來，嘲笑着嬌小的郡妃，要了她的針，在桌上用針畫着，向她形容康代家紋章的樣式。他用那種莊重的神情說明這種紋章，好像是郡妃求她說的。

「有綠條的柱子，鑲着蔚藍色的綠條——康代家的房子〔註〕，他說。」
郡妃笑着聽他說。

「假使保拿巴特還在法國的王座上坐一年」，子爵繼續地說，他的神情表現他不聽別人說話，而對於所談的却比別人知道更多，他只遵循他自己的思路，「事情將變得更糟。法國社會，我的意思是說上層社會，將永遠被陰謀、暴力、放逐、和屠殺所破壞，並且……」

他揮扇，並舉起手。彼接納很想說點什麼，談話引起了他的興趣，但監視他的安娜，芭芙洛芙娜，用話打了岔。

「亞歷山大皇帝」，她說，帶着提起皇家時候便有的憂鬱，「表示過，他要讓法國人民自己去選擇他們的政體。我覺得，無疑的，從暴君手裏解放出來的整個民族，將投入合法的國王手裏」，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想對保皇黨的僑民表示好感。

「這不一定」，安德來郡王說。「子爵先生完全對，他以為事情已經很糟。我以為恢復舊政體是國〔註〕依包理特的話是不可翻譯的無意義的話。——毛。」

雞的」。

「就我所聽說的看來」，彼挨爾紅着臉，又插言了，「幾乎全體的貴族倒到保拿巴特那邊去了。」

「這是保拿巴特派的人們所說的」，子爵說，並不看着彼挨爾。「現在很難知道法國的輿論」。

「這是保拿巴特說的」，安德來郡王嘲笑地說。「顯然是子爵不投他的意，並且他雖然不看着子爵，他的話却是反對子爵的」。

稍停，他引用拿破崙的話說，「我指示了他們光榮之路，」又引證說，「他們不願走；我爲他們開了侍候室，他們却擁擠進來」；「我不知道他有多大權利說這種話」。

「一點權利也沒有」！子爵回答。「自從公爵被殺後，甚至最有偏見的人也不再把他看作英雄。即使對於某些人們，他是英雄」，子爵向着安娜·芭芙洛芙娜說，「在公爵被殺後，天上多了一個殉道者，地上少了一個英雄」。

安娜·芭芙洛芙娜和別人還不及用笑聲來稱讚子爵的這些話，彼挨爾又插言了，安娜·芭芙洛芙娜雖然事先覺得他要說些不得體的話，却不能止住他。

「翁叔安公爵的被殺」，彼挨爾先生說，「是政治的需要；我在這件事上看見了精神的偉大，就是拿破崙自己不怕獨自担負這件事的責任」。

「上帝哪！我的上帝哪！」安娜·芭芙洛芙娜用驚訝的低語說。

「彼挨爾先生，你怎麼認爲暗殺是精神的偉大呢？」嬌小的郡妃笑着說，把針繡向身邊拉近。

「啊！哦！」各人的聲音。

「好極了」，依包理特郡王用英語說，並開始在膝上拍手掌。

子爵只聳肩膀。彼挨爾嚴肅地從眼鏡上邊看別人。

「我這麼說」，他帶着惱容繼續說道，「因爲那蓬皇室逃避了革命，讓人民處在無政府狀態中；只有拿破崙一個人能夠了解革命，克服革命，並且爲了大眾的利益，他不能因爲一個生命而停止」。

「你不到那張桌子上去嗎？」安娜·芭芙洛芙娜說。

彼挨爾不回答，繼續說着。

「不」，他說，更加激動起來。「拿破崙偉大，因爲他站在革命的上邊，壓制革命的壞傾向，保存一切的好東西；——公民平等，言論出版自由——就是爲了這個，他才得到他的權力」。

「是的，假使他得了權力；不利用牠去殺人，却將權力交給合法的國王」，子爵說，「那時候，我就叫他偉人」。

「他不能夠這麼做。人民給了他權力，只是爲了他從那蓬皇族的手裏救出他們，因此人民把他看作偉人。革命是偉大的事業」，彼挨爾先生繼續說，從這種憤慨挑撥的引論裏，露出他的可貴的年輕和急於表現一切的願望。

「革命和弑君是偉大事業！……還有呢？……你不到這邊桌上來嗎？」安娜·芭芙洛芙娜重復。

「盧騷的社會契約」，子爵帶着溫和的微笑說。

「我不是說弑君。我說的是主義」。

「是呀、搶劫、殘殺、與弑君的主義」，又插入了諷刺聲音。

「這些當然都是極端的事，但重要的地方並不在這裏，重要的却是人權，偏見的解放、同平權；拿破崙充分保存了所有的這些主義」。

「自由與平等」，子爵輕蔑地說，似乎終於決定了要嚴肅地向這個青年指出他的言論的一切錯誤，「所有的響亮的字眼，早已成爲爛調了。誰不愛自由與平等？我們的教主已經宣傳了自由與平等。在革命以後，人民果然更快活嗎？沒有。我們希望自由，但拿破崙把他毀滅了」。

安德來郡主帶笑着被挨爾，又看子爵，又看女主人。在彼挨爾起初發言時，安娜·芭芙洛芙娜駭了一下，儘管是她慣於交際場。但當她看到：雖然彼挨爾說了褻瀆的話，子爵却沒有發火，當他認爲要壓制這些話已不可能的時候，她便集中精力，聯合子爵去攻擊彼挨爾。

「但是，親愛的彼挨爾先生」，安娜·芭芙洛芙娜說，「你這個偉人作何解說呢？他能夠殺死公爵，總之殺死不經審判及沒有犯罪的人」。

「我要問」，子爵說，先生如何解釋露月十八日呢？那不是欺騙嗎？那是一個詭計，一點也不像偉

人的行徑」。

「還有被他殺死的非洲俘虜呢？」嬌小的郡妃說：「啊，可怕！」她聳動肩膀。

「任你怎麼說，他是一個暴發戶」，依包理特郡王說。

彼挨爾先生不知道回答誰，看了大家一下，笑了。他的笑容不像別人的似笑非笑。反之，當他笑的時候，忽然迅速地改變了莊嚴的甚至有點慍色的面容，而顯出另外一種幼稚的、良善的，甚至愚笨的面容，似乎是求恕。

初次見他的子爵，明白了這個雅科賓黨徒並不像他的話那樣可怕。大家沉默著。

「你們要他同時回答各位嗎？」安德來郡王說。「此外我們應該在政治家的行爲裏，分別出來什麼

是私人的，什麼是統帥的，或者皇帝的行爲。我覺得是如此」。

「是的，是的，當然啦」，彼挨爾接上說，對於給他的幫助，表示歡喜。

「不能不承認」，安德來郡王繼續說，「拿破崙在阿爾考拉橋上是偉人，在雅梭的醫院裏他遞手給患瘟疫的人，……但別的行爲是難以辯護的」。

安德來郡王顯然希望減輕彼挨爾言語的偏促，立起，預備走開，並給他夫人暗號。

依包理特郡王忽然站立起來，用手勢留住大家，請他們坐一下，用法文說道：

啊！今天有人告訴我一樣莫斯科的笑話，很有趣：我應該奉告諸位。請你原諒，子爵，我一定要用

俄文講才行。不然要失掉笑話的精彩」。

于是依包理特郡王開始用俄文講，音腔好像是在俄國居住過一年的法國人所說的。大家留下來，依包理特興奮地固執地要大家注意他的故事。

「在莫斯科有一位太太。她很吝嗇。她需要兩個跟車隨從。並且要高個子。她喜歡這樣。她有一個女隨從，也是大漢子。她說……」

依包理特郡王在這裏停思片刻，顯然是困難地在思索。

「她說，是的，她向女隨從說：『姑娘，穿上制服，和我一同走，站在車後，去拜客。』」

依包理特在這裏大笑起來，遠在聽者之先大笑，發了不佳的印象。但也有些人笑了一笑，其中有老太婆和安娜·芭芙洛芙娜。

「她坐車出門了。忽然吹起狂風來了。女隨從掉了帽子，長頭髮散垂了。……」

在這裏他不能再忍住，開始猛笑，在笑聲中說出：

「大家都知道……」

笑話這樣地完結了。雖然不明白爲什麼他說這個笑話，並且爲什麼必定要用俄文說，但安娜·芭芙洛芙娜和別人仍然稱讚了依包理特郡王的社交禮貌，這樣愉快地完結了彼梭爾不愉快的無禮貌的談吐。

在這個笑話之後，談話分散爲瑣屑的無意的閑談，不外將來和上次的跳舞會、演劇、以及何時何處開

誰再見面。

六

向安娜·芭芙洛芙娜感謝了她的優美的夜會，客人們開始分散。

彼挨爾笨拙肥胖的異常高大的身材，寬肩，手紅而大；如他們所說的，他不知道進交際場，而且更不知道出交際場，就是說，不知道在辭別時說點特別愉快的話。此外他還心散神馳。他站立起來，沒有拿起自己的帽子，却抓住一頂有將軍花翎的三角形帽子，持在手裏，撫弄花翎，直到將軍要他拿回。他的心散神馳，不善入交際場，在交際場中不善談吐，這一切都由他的普康、單純、和禮貌的表現來贖贖了。安娜·芙洛芙娜走到他面前，以基督教的溫柔對他的言談表示寬恕，向他點頭，並說道：

「希望再見你，但我還希望你改變你的意見，我的親愛的彼挨爾先生。」

她說了這句話，他什麼也沒有回答，只是鞠躬，又向大家一笑，這笑容並未說明別的，只是說：「不管怎樣如何，你們看，我是一個多麼良善的好人」。大家和安娜·芭芙洛芙娜都自然地感覺到這一點。

安傑茶郡王走到前廳，把肩膀對着替他披大衣的隨從，漠不關心地聽着他的夫人和依包理特郡主談着話，她也走向前廳。依包理特郡主靠近着發難的有孕的那婦，隨着跟隨而進地滾滾。

「進去吧，安涅特，你担心受涼」，嬌小的郡妃說，向安娜·芭美洛美娜告別。「這件事決定了」，她又低聲地加上這一句。

安娜·芭美洛美娜已經和莉薩談過了，她爲安那托爾和嬌小的郡妃的小姑作媒的事。

「親愛的朋友，我信託你了」，安娜·芭美洛美娜也低聲地說，「你寫信給她，並且告訴我，她父親對這事是什麼意見。再會」，於是她從前廳走向裏面去了。

依包理特郡王走到嬌小郡妃的前面，向她俯下面孔，開始向她半低聲地說了些什麼。

兩個聽差，一個是郡妃的，一個是他的，站立着等待他們將話說完，拿着披肩和斗篷，聽他們說着不了解的法語，面情似乎表示他們了解他們所說的，却不願表現出來。郡妃照舊地笑着說並笑着聽。

「我很愉快，沒有到大使館去」，依包理特郡王說「很無聊……美麗的夜會，是不是，美麗得很」？

「他們說跳舞會也許很好」，郡妃回答「顫動着有毫釐的嘴唇。所有的美麗婦女都在那裏」。

「并非所有的都在，因爲你不在那裏；並非所有的」，依包理特郡王說，快樂地笑，並且拿了聽差手裏的披肩，甚至把他推開，並開始向郡妃身上披。由於錯誤，或者是有意，（沒有人能夠辨別，）披肩穿好了很久，他還沒有放下手臂，似乎是要摟抱這位幼婦。

她莊重地，但仍然笑着，移開身體，轉過來，看丈夫。安涅來郡王的眼睛閉着；他顯得疲倦而有睡意。

「你預備好了嗎？」他問夫人，避開她的目光。

依包理特郡主連忙披上時髦的長過腳跟的斗篷，踏着底邊，跟隨郡妃趕到階梯上，藉由聽差扶上了

車。

「郡妃，再會」，他的舌頭慌亂，一如兩腳。

郡妃拉起衣裳，坐進車的黑暗處，她的丈夫移動了佩劍；依包理特郡主在幫助的藉口下，妨礙了大

家。

「請你讓一下，先生」，安德來郡王用俄文乾燥地不愉快地向礙他前進的依包理特郡主說。

「我等你，彼挨爾」，安德來用同樣的聲音親愛地溫柔地說。

車夫起行，車輪輾轉。依包理特郡主急遽地笑着站在階梯上等候子爵，他曾允許送子爵回家。

★

★

★

★

「啊，閣下的嬌小郡妃是很漂亮，很漂亮」，坐在車裏的子爵向依包理特說。「確實很漂亮」。他吻自己的手指頭。「完全是法國式的」。

依包理特笑着噴鼻子。

「並且你知道你是可怕的人，別看你有天真的風度」？子爵繼續說。「我可憐那不幸的丈夫，那個小軍官，他裝出當國親王的御情」，

依包理特又噴鼻，並且在笑聲裏說道：

「但你說過，俄國婦女不如法國婦女，要會應付她們才行」。

彼挨爾先到，如同家裏的人一樣，走進安德來郡王的書室，立刻習慣地躺在沙發上，從書架上取下一冊最先摸到手的書（這書是凱撒的筆記），用肘肘撐頭，開始從書的當中談起。

「你那樣對待那來爾小姐！她現在要害重病了」，安德來郡王走進書室，說着，搓擦小而白的手。彼挨爾全身翻轉過來，沙發響了一下，他向安德來郡王轉過來活潑的面孔，笑着，搖手。

「不然，那個聖僧到很有趣，只是不明白事理。……我覺得，永久的和平是可能的，但我不知道，怎麼說這句話。……也不是用政治均勢……」

安德來顯然對於這些抽象的話不感興趣。

「我親愛的朋友，你不能到處說出一切你所想到的。可是你到底決定了什麼呢？你進騎兵隊呢，還是外交界？」安德來郡王靜默片刻後始問。

彼挨爾坐在沙發上，雙腿盤曲着。

「你能夠明白，我仍然不知道。我兩樣都不喜歡」。

「但你一定要決定一行；你的父親等待着呢」。

彼挨爾從十歲的時候，便被充任教師的聖僧帶到國外，直到二十歲。當他回到莫斯科的時候，他的

父親解辭了聖僧，並且向這個年輕的人說，「現在你到彼得堡去，看看情形，選一行職業。我什麼都同意，這是給發西利郡王的信，這是給你的錢，寫信來告訴我一切，我什麼都幫助你」。彼挨爾選擇職業已經三個月，但什麼也未決定。安德來郡王和他所說的就是關於他的職業的選擇。彼挨爾換自己的額頭。

「但他一定是共濟黨黨員」，他說，意思是指他今晚在夜會裏所見的聖僧。

「這都是無聊」，安德來郡王又阻止了他的話，「我們頂好還是談談正事。你到過騎兵禁衛隊嗎？」

「沒有，我沒有到過，但是這一點正是我想到的，我要同你說。現在戰爭是反對拿破崙。假若這是爲自由的戰爭，我便了解，我便最先從軍；但幫助英國與國，去反對世界上最偉大的人……這個不對

……」

安德來郡王對於彼挨爾的幼稚的話只聳了聳肩膀，他的面色表示對於這種荒謬的話無須回答；但實在對於這種單純的問題，除了安德來郡王所回答的，也難找別的回答。

「假使每個人只爲他的信念而戰鬥，就沒有戰爭了。」他說。

「那就好極了，」彼挨爾說。

安德來郡王冷笑。

「或者，這是好的，但永遠不會來到的……」

「那末，爲什麼你要去打仗呢？」彼挨爾問。

「爲什麼？我不知道。應該如此。並且我去……」他停住。「我去是因爲我這裏所過的生活，這個生活不合我的意！」

七

在隔壁的房間裏有婦女的衣櫃聲，安德來郡王騫動了一下，似乎是喚起了精神，臉上露着在安娜·芭芙洛芙娜客廳裏那樣的神色。彼挨爾從沙發上放下雙腿。郡妃進了房。她已經換了一件居家的但同樣漂亮鮮豔的常服。安德來郡王站立起來，恭敬地爲她端了椅子。

「我常常，爲什麼」，她照平常一樣，用法文說，並且匆促慌忙坐進椅子，「爲什麼安娜·芭芙洛芙娜不結婚？你們這些先生們不娶她，是多麼笨。你們要原諒我，但你們一點也不懂婦女們言語中的意思。彼挨爾先生，你真是一位善辯的人！」

「我還在同你的丈夫爭論；不懂他爲什麼想去打仗」，彼挨爾說，對着郡妃沒有一點拘束。（而這在青年男子對於青年婦女的態度上還是常有的。）

郡妃頓了一下。顯然，彼挨爾的話打動了她的心。

「啊，這就是我要說的！」她說。「我不懂，到底不懂爲什麼男子要有鬚便不能生活？爲什麼我們女子不希望這種事情，不需要這種事情呢？請你來做裁判。我總是向他說：他在這裏是叔叔的副官，最顯赫的位置。大家都很知道他，很尊重他。有一天，在阿卜拉克生家，我聽見一位太太說：『他就是有名的安德來郡王嗎？』我敢發誓！她笑。』」這處處引人注意，很容易做一個侍從武官。你知道皇上很愛地同他說過話。我們同安娜說過，這很容易進行。你以爲如何？」

彼挨爾望着安德來郡王，看出，這些話令他朋友不愉快，便未作答。

「你什麼時候走？」他問。

「啊！不要和我說這次的分別，不要和我說。我不要聽到說這個話」，郡妃用那種撒嬌遊戲的語氣說，好像她在夜會中和依包理特說話時一樣，而這語氣顯然不適合家庭團體，在這里，彼挨爾好像是家庭中的一員。「今天，我想，我要斷絕這一切親愛的關係……還有，安德來，你知道嗎？」她示意地向她丈夫睜眼。「我怕，我怕！」她低聲說，震動脊背。

她的丈夫用那種神情看她，好像他很驚異，覺得在他和彼挨爾之外，還有別的人在房裏；他冷淡而有禮節地向夫人問道：

「你怕什麼，莉薩？我不懂」，他說。

「男子都是自私的；他們都是，都是自私的憑他自己的任意，天曉得爲什麼，他要離開我，把我單

獨一個人在鄉下。」

「同我父親和妹妹在一起，不要忘了，」安德來郡王低聲說。

「沒有了我的朋友們，還是單獨一個人，……他還要找不怕。」

她的語氣已經不平，上唇張開，臉上顯出不快的、野物的表情，有點像松鼠。她停住，似乎覺得不當在彼挨爾面前說自己的懷孕，而事情的要點却在此。

「我仍然不懂你怕什麼，」安德來郡王緩緩地說，眼不離他的夫人。

郡妃面色發紅，並且失望地搖手。

「呵，安德來，我說你是這樣地，這樣地改變了……」

「你的醫生要你早些睡，」安德來郡王說。「你該睡了。」

郡妃未說話，她的有卷毛的短髮頓然發抖；安德來郡王，站立起來，聳動肩膀，在房裏來回走動。彼挨爾驚異而單純地從眼鏡上邊看他，又看郡妃，並且動彈，似乎他也要站立起來，但又改變了意思。

「彼挨爾先生在這里，與我有什麼關係，」嬌小的郡妃忽然說，並且她的美麗面孔忽然轉為淚容。

「我早就想和你說，安德來，你對我爲什麼這樣改變了？我對你做了什麼？你去從軍，你不可憐我。爲什麼？」

「莉薩！」安德來郡王只說這一聲；但在這一聲裏又有懇切，又有威脅，並且主要地，相信她要悔自己所說的話；但她迅速地繼續說道：

「你好像把我當作病人或者小孩。我全看得出。半年前你是這樣嗎？」

「莉薩，我請你不要說了，」安德來郡王更顯明地說。

彼挨爾在他們談話時變得更加興奮，站起身走近郡妃。他似乎不忍看見她的淚容，並且自己也
哭。

「寬心吧，郡妃。你覺得這樣，因為……我向你保證，我也覺得……爲什麼……因爲……啊，請原諒，外人在這裏是多餘的，……啊，寬心吧，……再見……」

安德來郡王拉他胳膊，止住他。

「不要走，等一下，彼挨爾。內人很賢慧，不至於不讓我同你過一夜。」

「啊，他只替他自己設想，」郡妃說，不禁流出忿怒的眼淚。

「莉薩，」安德來郡王無情地說，聲音提高到那樣的調子，表示沒有了忍耐。

郡妃的嬌小美麗面孔上忿怒的松鼠般的表情，忽然變爲動人的令人同情的恐怖神色；他低頭用美麗的眼瞞看丈夫，她臉上顯出胆怯的認錯的表情，好像一隻狗，迅速而又無力地搖着垂垂的尾巴。

「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郡妃說，一手提起衣褶，走到丈夫面前，吻他的前額。

八

「再見，莉薩，」安德來郡王說，站立起來，恭敬地吻她的手，好像是對一個生人。

朋友們無言。彼此都不先開口。彼挨爾盼顧安德來郡王，安德來郡王用纖小的手拭前額。

「我們吃飯去吧，」他嘆氣地說，站立起來，向着門走。

他們走進了陳設富麗堂皇、簇新而完備的餐室。從餐布到銀器、彩陶、玻璃，一切都具有年輕夫婦家裏所特有的簇新印象。在正吃飯的時候，安德來郡王伏在桌上，好像一個人早有心事，忽然決定要表露出來，他帶着彼挨爾從未看他有過的激怒的表情，開始說道：

「永不要，永不要結婚，我的好朋友；這是我給你的勸告：決不要結婚，除非到了那時候，你已經做過了一切所能做的，除非到了那時候，你不再愛你所選擇的女人，除非到了那時候，你把她看清楚瞭；不然你就要做出嚴重的不可糾正的錯誤。老了，到一點用也沒有的時候，才結婚。……不然，就要失去你一切良好的崇高的地方。一切都要因為瑣事而喪失。是，是！是！不要那裏驚異地看我。假使你對於自己將來還期待什麼，在每一個階段你將覺得，對於你一切都完結了，一切都關閉了，除非是在客室裏，在那里，你和官闈太監以及白痴站在同等的地位。……就是這樣！……」他猛力地搖手。

彼挨爾取下眼鏡，面孔因而變了樣子，顯得更加良善，他驚奇地看着朋友。

「我的內人，」安德來郡王繼續說，「是賢良的女人。她是那樣少有的婦女當中的一個，有了她，對於自己的名譽，可以寬心；但是，我向上帝啊，只要我現在是未結婚的人，什麼東西都肯犧牲！我向你這個唯一的第一個人說這些話，因為我愛你。」

安德來郡王說這些話的時候，和先前靠坐在安娜·芭芙洛芙娜椅子上、眯着眼、從牙齒裏說法語的那個保爾康斯基（安的姓——譯者注）更不相同。他的冷淡的面孔上的每塊肌肉都發生激烈的興奮的顫動；先前顯得熄滅了生命之火的眼睛，現在也發出鮮明閃動的亮光。顯然在平常的時候他愈顯得沒有生氣，在發怒的時候他愈有精力。

「你不懂，為什麼我說這話，」他繼續說。「這就是整個的生命的歷史。你說到保拿巴特和他的事業，」他說，「不過被埃爾並未說保拿巴特。」「你說到保拿巴特；但保拿巴特，在他一步一步地向他的目標努力前進時，他是自由的，他心中什麼也沒有，只有他的目標，他達到了他的目標。但是你把自己和女人糾纏在一起，像一個帶鎖的犯人，你便失去一切的自由。並且你所有的希望和精力，只是拖累你，用懊悔來苦惱你。客廳，造謠，跳舞會，虛榮，瑣屑——這個蟲惑的圈子我不能跳出。我現在去打仗，去參與空前的偉大戰爭，我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適宜。我很投合人意，我很好說話，」安德來郡王繼續說，「並且在安娜·芭芙洛芙娜家裏，他們都聽我說話。這種愚笨的團體，沒有抽我的女人便不能生活，而且這些婦人們……只要你能夠知道這些著名的婦女和一般的婦女是什麼樣的人！我的父親是對的。」

自私，虛榮，愚笨，事事瑣碎——這就是在她們顯露真面目時的婦女。你在交際場上看她們，她們似乎有點內容，但什麼，什麼，什麼也沒有！你不要，不要結婚，我的好朋友，你不要結婚，」安德來郡王結束。

「我覺得好笑」，彼挨爾說，「因為你以為你自己是失敗者，你的生活是腐化的生活。你却有一切，一切都在前面。並且你……」

他未說完「你」什麼，但他的言詞已經表示他如何看重他的朋友，並且如何對於他的將來有無限期望。

「他怎能夠說這些話！」彼挨爾心裏想。彼挨爾認為安德來郡王是一切完善的模範，正因為安德來郡王高度地具備了彼挨爾所沒有的那些條件，而這些條件可以最相近地用「意志力」這個觀念來說明。彼挨爾一向佩服安德來郡王和各界人士應付裕如的本領，他的異常的記憶力，他的博學（他閱讀過一切知道一切，對於一切都有了解），尤其是他的工作與學習的能力。雖然彼挨爾常常詫異安德來缺少幻想立憲的能力（彼挨爾却富有這種能力），他却不把這看作他的短處，而當作長處。

在最好的、友誼的、單純的關係中，阿諛或稱讚是不可少的，正如要使輪盤迴轉，膏油是不可少的。

「我是一個已經完結的人，」安德來郡王說。「爲什麼要說到我呢？讓我們來說你吧」，他說，靜

默着，對於自己的慰藉的思緒含笑着。

這笑容立刻反映在彼挨爾的臉上。

「爲什麼說我呢？」彼挨爾說，臉上露出自在的快樂的笑容。「我是什麼樣的人呢？我是一個私生子！」他立刻面色泛紅。顯然是他費了很大的力量來說這句話。「沒有名份，沒有財產……，事實上……確實……。」他未說完「確實」什麼。「現在我是自由的，我很舒服。但是我一點也不知道如何着手。我希望誠意地和你商量。」

安德來郡王用善意的目光看着他。但在他的友善的仁愛的目光裏，仍舊表現了他自己的優越之感。

「我覺得你尊貴，正因爲你是我們當中唯一的活人。你很好。你願意什麼，你就選擇什麼；這都是一樣。你隨便到那里都好，但是有一點：不要再到庫拉根那里過這種生活。這是不適合於你的：一切繁樂的騎兵的生活，以及一切……」

「但是怎辦呢，我親愛的人，」彼挨爾說，聳動肩膀，「這些女人們，我親愛的，這些女人們！」

「我不懂，」安德來回答。「本份的女人們，又是一回事；但是庫拉根家的女人們，女色和酒，我不懂！」彼挨爾住在發西利·庫拉根郡王的家裏，附和他的兒子阿那托爾的放縱生活，那個阿那托爾就是大家預備替他娶安德來郡王的妹妹使他歸正的。

「你知道嗎？」彼挨爾說，似乎忽然有了一個快樂的思想，「真地，我早想過這點。過這種生活，

我什麼都不能決定，不能思索。頭痛，無錢。今天他們邀我，我不去。」

「你能向我起誓，不再去嗎？」

「我起誓！」

九

彼挨爾離開他朋友家時候，已經是深夜一點鐘以後。那是一個七月的、彼得堡的、無雲的夜。彼挨爾坐在一輛僱用的馬車裏，心想回家。但是離家愈近，他愈覺得在這個更似暮晚或清晨的深夜裏不能睡覺。在空曠無人的街道上可以看得很遠。在中途彼挨爾想起今天晚上阿那托爾、庫拉根那裏聚集了素常的賭局，賭後通常是狂飲，用彼挨爾所愛好的一種娛樂來收場。

「到庫拉根家去是不錯的，」他想。

但立刻他想起向安德來郡王所發的不到庫拉根家去的誓言。但立刻，像所謂意志薄弱的人一樣，他熱烈地希望再經驗一次他很熟悉的放縱生活，於是他決定去。並且立刻他頭腦裏又有一種思想；就是他的誓言是無關重要的，因為在向安德來郡王發誓以前，他同樣向阿那托爾郡王發過誓要去；最後他想，這些誓言都是相對的東西，沒有任何確定的意義，特別是假使以爲他明天會許死去，或者他要發生什麼非常的事變，則名譽的和不名譽的專都沒有了。彼挨爾常常發現這種思想，消滅他的一切決心和意向。

他回拉根那里去。

車到了騎衛營裏阿那托爾所住的大屋子的階前，他跨上有燈的階梯，上了樓梯，走進一道敞開的門。外室裏沒有人；空酒瓶，大衣，套鞋都零亂着，酒氣瀰漫着，可以聽到遠處的語聲和叫聲。

賭局和夜餐已經結束，但客人們還未散。彼挨爾脫下大衣，走進第一間房，房裏有殘廢的餐肴和一個聽差，他以為沒有人看到他，偷偷地將未飲乾的酒杯飲盡。從第三個房間裏傳來熟悉的嘈聲，笑聲，喊聲和熊嘍。八個年輕人注神地擠在敞開的窗口。三個人在玩弄一隻小熊，其中有一個人牽着鍊子拴熊嚇別人。

「我賭司梯芬司一百！」有一個人叫着。

「當心失敗呀！」另一個人叫着。

「我賭道洛號夫！」第三個人叫。「庫拉根，你來分手！」〔註〕

「嘿，放掉小惡龍，在這里打賭呢。」

「一口氣喝，不然算輸」，第四個人叫。

「雅考夫，拿瓶酒來，雅考夫！」主人親自呼喊，他是一個高而美的人，站在大家的當中，只穿着薄襯衫，胸前敞開着。「等一下，諸位。他在這里，彼得路沙，」他向着彼挨爾說，「親要的朋友。」

〔註〕俄國人打賭時揮手，由第三者見證人分手。——毛

另外一個有明亮藍眼，身材不高的人，他的聲音在酣醉的叫聲中，因為他的清醒的神情，特別令人注意，他在窗口叫道，「到這里來，打賭！」這人是道洛號夫，是塞米諾夫部下的軍官，又是有名的賭徒和莽漢，同阿那托爾住在同一處。彼挨爾笑着，愉快地理順四周。

「一點也不懂。怎麼一回事？」他問。

「等一下，他沒有醉。拿瓶酒來，」阿那托爾說，從桌上拿了一隻杯子，走近彼挨爾。

「你先喝酒。」

彼挨爾開始一杯一杯地喝，低頭看那些重行擠在窗口的醉酒的客人們，並且注意地聽他們說話。阿那托爾給他倒酒，並且告訴他說，道洛號夫同這里的一個英國水手司梯芬司打賭，就是要道洛號夫坐在三層樓的窗口上，把腳垂在窗外，喝一瓶甜酒。

阿那托爾把最後的一杯酒拿給彼挨爾，說，「哎，把他全喝了，不然我不饒你！」

「不，不要了，」彼挨爾說，推開阿那托爾，走到窗口。

道洛號夫抓住英國人同手，並且清楚明白地說出打賭的條件，主要的是向阿那托爾和彼挨爾說。

道洛號夫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頭髮蓬曲，眼睛藍而明亮。他的年紀二十五歲。他和別的步兵軍官一樣，未留鬍子，他的嘴，是他臉上最動人的一部份，全露在外邊。嘴的紋路是很動人而細巧地彎曲着。上唇的當中很有力地落在緊湊的下唇上，嘴角上似乎永遠地漾着兩個笑痕，每邊一個；這一切，特別

是和那堅強傲慢而伶俐的目光連在一起，造成一種令人不能不看見他的印象。道洛號夫是無錢的人，沒有任何關係。雖然阿那托爾一年花幾萬塊錢，但是道洛號夫和他同住，却能使阿那托爾及知道他們的人尊重道洛號夫甚於阿那托爾。道洛號夫參加各種賭博，幾乎每次贏錢。隨便他飲多少酒，他從來沒有失去過他的神志的清白。庫拉根和道洛號夫是那時候彼得堡花花公子中的著名人物。

瓶甜酒已經拿來；使人不得坐到窗台外邊的窗檯，正被兩個聽差在拆除，他們顯然被四周公子的意見和叫聲弄得發急而心慌。

阿那托爾帶着勝利的神情走到窗口。他想破壞點什麼東西。他推窗差，扳動窗檯，但窗檯動也不動。他把玻璃擊碎。

「你來一下，大力士，」他向彼挨爾說。

彼挨爾抓住橫檯，扳動了一下，有的地方隨着裂聲破壞，有的地方橡木樑子被扳出來。

「全去掉，不然他們以爲我要扶的，」道洛號夫說。

「英國人吹牛……啊……好嗎？」阿那托爾說。

「好」，彼挨爾說，看着道洛號夫，道洛號夫拿着一瓶甜酒，走到窗前，從窗子裏可以看見天色漸交融在天空裏的早晨和夜色。

道洛號夫拿着一瓶甜酒，跳上窗台。「聽着！」他站在窗台上向房裏邊喊。大家沉默着。

「我打賭（他用法文說，好讓英國人懂，但他用法國話，並不很好。）我賭五十塊錢」（註），他又向着英國人加說一句：「你要一百嗎？」

「不要，就是五十塊錢，」英國人說。

「好，賭五十塊錢，我一口氣喝一整瓶甜酒，坐在窗口上喝，就在這個地方（他俯下頭，指小窗外斜出的飛牆）什麼也不扶，……就這樣嗎？」

「很好」，英國人說。

阿那托爾轉過身來對着英國人，抓着他禮服的扭子，俯首看着他（英國人身材短小），開始用英文向他重述打賭的條件。

「等一下！」道洛號夫喊着，在窗子上敲瓶，叫人對他注意。「等一下，庫拉根；聽我說。倘若哪人也這樣做，我給他一百塊錢。明白嗎？」

英國人點頭，沒有表明他是否有意接受這個新的打賭。阿那托爾不放鬆英國人，雖然英國人點頭讓他知道他已經明白了一切，阿那托爾仍然把道洛號夫的語話向他譯成英文。晚間輸了錢的、青年的、瘦的驃騎衛兵，爬在窗上，伸頭向下看。

「嗚！……嗚！……嗚！……」他說着，俯視窗外石走道。

〔註〕原文爲五十 Imperial 据毛德注，此幣一枚合十盧布，故等於五百盧布。——

「立正！」道洛號夫喊着，把一個軍官從窗前推開，這人絆着馬刺，鹵莽地在房裏打轉。

道洛號夫把酒瓶放在窗台上，好順手拿到，小心地徐緩地爬上窗子。他垂下兩腿，伸開雙手摸着窗邊，試了試，坐定了，又放下手，向右又向左，移動了一下，拿起了酒瓶。阿那托爾拿來兩支短蠟，放在窗台上，但天色已經大亮。道洛號夫穿白襯衫的後背和拳髮的頭，被蠟光從兩邊照亮。大家擁擠在窗口。英國人站在前面。彼挨爾笑着，什麼也未說。在場客人中一位年紀最大的，帶着驚慌惱怒的面色，忽然走到前面，想抓道洛號夫的襯衫。

「諸位，這是傻事；他會跌死，」這位較有理智的人說。

阿那托爾止住了他。

「不要動，你駭了他，他要跌的。啊？……那時候怎麼辦呢？……啊？……」

道洛號夫轉過身來，糾正了姿勢，又伸開雙手。

「假使再有人來打攪我，」他遲遲地從緊的薄唇裏吐出，「我立刻就把他從這里撲下去。噢！……」說了「噢！」他又轉過身來，放下手，拿起酒瓶，送到嘴邊，頭向後仰，空手向上舉着，保持身體的均勢。一個在收拾碎玻璃的聽差，停了手，彎着腰，眼睛盯在窗子和道洛號夫的後背上。阿那托爾站得挺直，眼大睜着。英國人翹起嘴，站在一邊觀看。那個剛才打阻的人退到房角，躺在沙發上臉向着牆。彼挨爾蒙了臉，無力的，被遺忘的笑容還在臉上，雖然此刻顯得驚駭恐怖。大家沉默着。彼挨爾從頭

上拿開手，看見道洛號夫仍舊原樣地坐着，只是頭向後仰，使腦後髮髻碰上了襯衣領子，拿酒瓶的手舉得漸高，顫抖着並且很用勁。酒瓶快空了，並且舉得更高，使頭更向後仰，「什麼時候這樣久？」彼挨爾想。他覺得已經過去了半點多鐘，忽然道洛號夫背向後動，他的手劇烈地發抖，這顫抖足以搖晃那坐在斜出的飛牆上的身體。他全身動彈，他的手和頭更猛烈地顫抖着，很用勁。他舉起一隻手，想抓窗橫樑，但又放開。彼挨爾又蒙起眼睛，心裏說決不再打賭了。忽然他覺得四周在騷動。他看到道洛號夫站在窗檯上，他的臉發白而愉快。

「空了！」

他把瓶拋給英國人，英國人敏捷地接住。道洛號夫從窗上跳下。他發出了強烈的酒氣。

「好極了！好漢！這才算得打賭！你真有鬼氣！」各方面叫着。

英國人取出皮夾，將錢數出。道洛號夫皺眉，不作聲。彼挨爾跳到窗前。

「諸位！誰願和我打賭？我也照樣辦，」他忽然喊出。「不要打賭，就是這樣。叫人拿酒來。我
做……叫人拿酒來。」

「讓他做，讓他做！」道洛號夫笑着說。

「你怎麼？瘋了嗎？誰讓你做？就是在樓梯上你的頭也要暈的，」各方面這麼說。

「我喝，拿瓶甜酒來！」彼挨爾喊，用堅決嚴肅的姿態拍桌子，爬上窗台。大家拖他的手；但他很

有力，走近他身邊的都被推得很遠。

「不行，你們那樣止不住他，」阿那托爾說，「等一下，我來哄他。」聽着，我和你打賭，但是要到明天，現在我們大家要到×××去。

「我們去，」彼挨爾叫，「我們去：『我們帶小熊一起去！』於是他牽着小熊，又拖着舉起來，開始逗小熊在房裏打轉。

十

發西利郡王實踐了在安娜·芭芙洛芙娜家夜會中允許德路別茲放那妃的諾言，她是爲了她的獨生子保理斯去請求他的。保理斯的事曾經奏稟了皇上，他奉調充任塞米諾夫禁衛團裏的旗兵少尉。但不論作爲他人的前例。安娜·米哈洛芙娜雖曾有過多次的奔走和請求，但保理斯並未被派充在庫圖索夫的副官或侍從，在安娜·芭芙洛芙娜家夜會後不久，安娜·米哈洛芙娜便回到莫斯科，直接到了她的富親威羅斯托夫家，她在莫斯科時就住在他家，她心愛的保理斯也從小就在他家受教育，並且住了多年，最近才入伍而立刻又奉調充任禁衛隊裏的少尉。禁衛隊已經在八月十日從彼得堡出發，她的兒子，留在莫斯科備置服裝，應當在通達拉姆西維洛夫的大道上去懸歸隊伍。

羅斯托夫家在慶祝兩個鄉塔麗的命名日，母親和小女兒同名。從早晨起，六個馬車載着賓客們到裏

子錫至莫斯科師名，羅斯托夫伯爵夫人大房子，不斷地來去。伯爵夫人和美麗的次女兒陪著前後不斷
的賓客們坐在客廳裏。

伯爵夫人是具有東方式瘦臉的婦人，年紀四十五歲，顯然古因為養育子女而憔悴。她養了十二個子女。她行動言語的遲緩，是由於體力衰弱，却增加了她前令人起敬的莊嚴態度。安娜·米哈洛夫娜總路別亞著那妃，好像是一家人的人，也坐在那里，幫同招待並陪客。年青的兒女們都在後房，無須要與招待客人。伯爵迎客，送客，邀所有的客人們吃飯。

「我自己，還代親愛用過命名日的人，非常非常感激，親愛的朋友，」他向男女賓客一律稱呼親愛的朋友，沒有絲毫軒輊對待那較比他地位較高或較低的人，「你準來吃飯。不然你便是不費光了，親愛的朋友。我代表全家熱誠歡迎，親愛的朋友。」他沒有例外沒有差別地說這些話，在豐滿快樂而剝削光禿的臉上帶着同樣的表情，帶着同樣的緊捏的握手，和重複的徹曲的鞠躬。陪客人出去後伯爵回到仍然坐在客室的男女賓客間；他移近一張椅子，帶着愛好且善於交際的神情，輕快地伸開雙腿，把手放在膝蓋上，莊重地搖動着，推測天氣，談論健康之道，有時說俄文，有時說很壞但自稱的法文，於是又帶着疲倦但堅毅完成禮節的神情伴送客人，理着光頭上稀疏的灰髮，又邀人吃飯。有時，從前廳回來時，他穿過花室和下房走到大理石的大餐室，那里面有八十坐位的餐台，他看着聽差們拿銀器，和磁器，他置餐台，打開花台布，他出身貴族身管家糧米特銳。發西利耶羅支叫到面前，說，「艾，歐米爾卡當心，

一切弄好。就是，就是，」他說，滿意地觀看擺開的大餐台。「重要的是招待週到。這樣，這樣……」他走出，自足地吐氣，又進了客廳。

「瑪麗亞·勃福美娜·卡拉根和小姐到！」伯爵夫人的高大的出門的跟班，跨進客廳的門用低普通報。伯爵夫人沉思片刻，從嵌着丈夫畫像的金鼻烟盒裏嗅了一點鼻烟。

「這些訪請把我累壞了，」她說。「好肥，這是我最後一次的接見。她太拘禮。請」，她出聲抱怨聖音吩咐聽差，似乎是說，「哦，把我累死了！」

一個高大、肥胖、而神情驕傲的太太，和她的圓臉、帶笑的女兒，響動着衣裾，走進了客廳。

「親愛的伯爵夫人，這樣久了……她害病了，可憐的姑娘……在拉萊摩夫斯基的跳舞會上……阿卜拉克生伯爵夫人……我這麼高興……」這是生動的婦女的聲音，彼此交錯着，並且夾雜着衣裙窸窣聲和椅子移動聲。應酬話開始了，剛好讓訪問者住口便準備起身的那種談話，於是響動衣裾說「我很愉快；媽媽的健康……阿卜拉克生伯爵夫人……」於是衣裙又響動，走到前廳，穿上大衣或斗蓬，坐車別去。談話涉及當時地方上的重要新聞，涉及著名的富翁、和萊卡切饒娜朝代的美男子、老別萊號夫伯爵的病狀，涉及他的私生子彼埃爾，他在安娜·芭芙洛美娜·涉來爾的夜會中轟動得那麼不得體。

「我很同情可憐的伯爵，」客人說，「他的健康那麼壞，現在他兒子引起的苦惱，還要送他死……」
「這是什麼事故呢？」伯爵夫人詢問，似乎不明白客人說什麼，雖然她已經聽過十五次別萊號夫伯

爵苦惱的原因。

「這就是現代教育！在國外的時候，」客人說，「這個年輕人沒有人管，現在在彼得堡，聽說他做出那樣駭人的事，弄得別人用警察把他送走了。」

「真的！」伯爵夫人說。

「他選錯了朋友」，安娜·米哈洛芙娜那妃插言道，「發西利郡王的兒子，他和一個叫道洛號夫的據說，天曉得他們做了什麼。雙方都吃了虧。道洛號夫貶為兵士，別素號夫的兒子被驅逐到莫斯科。阿那托爾·庫拉根——他的父親設法遮掩，但也從彼得堡被驅逐走了。」

「那末他們做了些什麼呢？」伯爵夫人問。

「他們真是一班強盜，特別是道洛號夫，」女客說，「他是瑪麗亞·依發諾芙娜·道洛號夫那麼貴太太的兒子，還有呢？你可以想想看，他們三個人從什麼地方弄到一隻熊，帶在車子上，帶到一個歌女的家裏。警察局干涉他們。他們捉住警官，把他和熊背背綁着，把熊拋在莫益卡河裏；熊歇着警官游泳。」

「親愛的朋友，警官的樣子多麼好看，」伯爵叫着，笑得要死。

「啊！多麼可怕！這件事有什麼笑柄，伯爵！」

但太太們自己也不禁大笑。

「他們費力救起了這個不幸的人」，客人繼續說。「基銳爾·夫拉濟米羅維支，別羨慕夫伯爵的這個兒子玩要得那樣聰明」！她添說。「人家說他的教育好，又聰明。這就是外國教育培植出來的一切。我希望這裏沒有人睬他，儘管他有錢。有人要把他介紹給我。我堅決地拒絕了，我有女兒」。

「你爲什麼要說他那樣有錢呢」？伯爵夫人問道，從女兒們身邊移開，她們立刻做出未聽見的樣子。
「他儘管是私生子。似乎：彼挨爾是私生子」。

女客搖手。

「我想。他有十二個私生子」。

安娜·米哈洛芙娜插言，顯然企望表示她的關係和她對於一切社會事件的知悉。

「事情是這樣」，她用神地半低聲地說。「基銳爾·夫拉濟米羅維支的名譽是大家知道的。他弄不清自己兒子的數目，但這個彼挨爾却是他心愛的」。

「就在去年，這位老人還是多麼好看」！伯爵夫人說，「我沒有看過更美的男子」。

「現在很改變了」，安娜·米哈洛芙娜說。「所以我想說」，她繼續說，「費西利郡主。因爲那她的關係，是全部財產的直接繼承人，但父親很愛彼挨爾，注重他的教育，呈文給皇上；所以沒有人知道，假使他死了，（他病得很兇，隨時會死，勞爾醫生從彼得堡來了）是誰承繼這筆大財產。彼挨爾或是費西利郡主。四萬個農奴和數百萬塊錢。這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爲這是費西利郡主親自向我說。」

銳爾·夫拉濟米羅維支雖是我母親的從表兄。他是替保羅斯施洗的」，她加上這話，分明和這情況毫不相干的關係。

「發西利郡王昨天到了莫斯科。有人告訴我，他是來觀察的」，女客說。

「是；但我們說句知己的話，」郡妃說，「這是一個藉口，他是專來看基銳爾·夫拉濟米羅維支的，聽說他病得很兇」。

「但，親愛的朋友，這是好笑話」，伯爵說，看到年長的女客不在聽，便轉向小姐們。「警官樣子好看，我想」。

他模倣着警官如何揮手，又笑出宏亮的低音的笑聲，搖動豐滿的全身，和那些吃得好尤其喝得好的入笑時一樣。「那末，請到我們這兒吃飯」，他說。

十一

沉默來臨了。伯爵夫人看着客人，可愛地笑着，但並不隨隨着，假使女客站起身來告辭，她在轉地不使她痛苦。女客的小姐已經在整理衣服，並探詢地看着母親；忽然隔壁房間裏傳來幾個男女向着房門跑步聲，碰椅子翻倒椅子聲，一個十三歲的女孩跑進了房，藏着什麼在短紗裙下，在房當中停住。顯然她是甘於無意的跑走，偶然跑得這麼遠。同時在門口出現了一個有紅領的大學生，一個禁衛隊的軍官，

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和一個肥胖的紅腫的穿軍服的男孩。

伯爵跳起來，踰躍着，張開雙手抱着跑進房的女孩。

「啊，就是她！」他叫着笑着。「過命名日的！我的親愛的，過命名日的！」

「我的親愛的，什麼事都有一個時候」，伯爵夫人說，裝作嚴厲。她向丈夫說，「你總是騙我，依利。」

「好嗎，我的親愛的，我恭賀你」，女客用法文說，又向母親說，「多麼美麗的姑娘！」

這個黑眼睛、大嘴、不美的、但活潑的女孩子，有因為跑快而脫出坎肩的、童年的、祖露的肩膊，有向後梳的黑髮，細緻的袒赤的手臂，小腿穿着鑲花邊的長筒褲，和淺口鞋，到了那種微妙的時期。

要說是孩子已不再是孩子，要說是姑娘却又還未盡成爲姑娘。她從父親手裏掙出，跑到母親身邊，毫不注意她嚴厲的顏色，把泛紅的臉，藏在母親的花邊衣服裏，笑着。她笑着，斷續地說到玩偶，從小裙子下邊把她取出。

「看見嗎？：我的小娃娃，米米：你看」，娜塔莎（即娜塔麗之愛稱——地注）不能再說什麼（她覺得一切都好笑）。她倒倒在母親的懷裏，並且笑得那麼高聲響亮，大家，甚至拘禮的女客，不禁發笑。

「哦，去吧，帶你的醜樣兒一同去吧！」母親說，惱怒地推女兒。她向女客說，「這是我的小女兒

「娜塔莎把臉從母親的花邊衣服裏抬起片刻，舉着靈從快樂的眼淚裏看着母親，又把臉藏了起來。」

女客，被逼着來欣羨這幕家庭情景，覺得應參加一點意見。

「你說，我的親愛的，」她向娜塔莎說，「米米是你的什麼人呢？你的女兒，對嗎？」

娜塔莎不喜歡女客對她所用的這種問兒童說話時的謙和語調。她什麼也未回答，却嚴肅地看着女客。

這時候，全數的幼輩：安娜·米哈洛夫娜的兒子、做軍官的保理斯、伯爵的大兒子、大學生尼考拉、伯爵的十五歲的甥女索尼亞，和年幼的兒子彼得路沙（即小彼得之意——譯者）都散立在客廳，顯然企望在禮節的範圍內約束那濺溢在他們每個面孔上的興奮和快樂。顯然在他們猛烈跑出來的後邊房間裏，他們的談話，比這裏關於城市的瑣聞、天氣、和阿卜拉克生郡妃的談話，更為愉快。他們時時地互相觀看，不能壓制笑聲。

兩個青年，大學生和軍官，從小是朋友，年齡相同，都美麗，但彼此不相似。保理斯是高而美髮的少年，美麗的沉靜的臉上有整齊細緻的條線；尼考拉是不高的捲髮的青年，臉上有粗白的表情。他的上唇已經有了黑鬚鬚，他整個的臉上顯出了衝動和熱情。尼考拉進客廳時，臉上發紅。顯然是他要說什麼却說不出來；保理斯，反之，立刻顯得自然，安靜地玩笑地說這個玩偶米米鼻子未破之前還是小姑娘的時候他就知道了，在他記憶裏她在五年之間長老了，並且她頭上的鬚壳打破了。說了這話，他看娜塔莎

。娜塔莎離開他，看着她的弟弟，他合着眼，無聲地笑得發抖，她不能自持，跳起來，盡她的快聽的邊度從房裏跑開。保理斯沒有笑。

「你還要出門嗎，媽媽？要馬車嗎？」他笑着向母親說。

「是的，去，去，吩咐預備」，她笑着說。保理斯慢慢走進門，跟着娜塔莎，胖小孩兒忿忿地跟着他們，似乎怨恨他的遊戲的停頓。

十一

青年中，除了伯爵夫人的大女兒（她比妹妹大四歲，舉動已如成人）和女客的小姐外，尚有尼考拉和甥女索尼亞留在客廳裏。索尼亞是一個細瘦嬌小的美人，柔媚的眼睛生長着長睫毛，密黑的髮辮在頭上繞了兩圈，身上是黃色皮膚，特別是祖傳着的細瘦而肌理美麗的手和頸。由於行動的圓滑，嬌小四肢的輕柔和靈活，以及幾分狡黠和自持的態度，她顯得像美麗而未成熟的小貓，這個小貓將長成美麗的貓。她顯然覺得應該用笑容表示對於普通的談話注意；但違反本意地，她的眼睛從齒而長的睫毛下看着行將入伍的表兄，帶着那樣女兒心腸的熱情的崇拜，以致她的笑容頃刻也不能驅住在任何人，而顯然是這隻猶休息着只是爲了要更有方地跳走，和表兄去玩，要同保理斯和娜塔莎一樣，能多麼快就多麼快地從容聽裏走出。

「是，我親愛的朋友」，老伯爵指着他的扈考拉向客人說。「他的朋友保羅斯升了軍官，他因朋友誼關係不願離開他；丟開大學校和老父，去從軍了，我親愛的朋友。已經爲他在檔案都預備了一個地位，就是這樣」。伯爵疑問地說，「這就是友誼嗎？」

「但是，據說，戰爭宣佈了」，女客說。

「早就說了」，伯爵說。「他們要再說，重說，一直如此，我親愛的朋友，這是友誼」！他又重複道。「他要入驃騎兵隊了」。

女客不知道說什麼，點了點頭。

「一點也不是因爲友誼」，尼考拉回答，臉色發赤，否認這話，好像這對於他是可羞的誹謗。「一點也不是友誼，只是我覺得要去從軍」。

他看着表妹和年輕的女客：兩人都用帶笑的讚賞看着他。

「今天巴夫洛格拉德的驃騎兵團的舒柏特上校要來這裏吃飯。他是在這裏休假的，要帶他一同去。怎麼辦呢？」伯爵說，聳動肩膀，嘲笑地說着那顯然給他許多煩惱的事情。

「我已經向你說過，爸爸」，兒子說，「假使你願着我去，我就不去。但是我知道，除了去從軍，什麼地方我都不適宜；我不是外交家，不是官吏，不知道掩飾心中的情感」，他說，仍是帶着美少年的剛愎着索尼亞和年輕的女客。

滿，眼睛盯住他，似乎每秒鐘準備都去玩，並表現她所有的犧牲。

「好，好，好！」老伯爵說，「他總是有火氣。保拿巴特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去了，都想到他如何將一個財官升到皇帝。好的，說不定再要出這樣的事吧，天知道」，他添說，未注意到客人嘲諷的笑容。

年長的開始談論保拿巴特。卡拉根夫人的女兒尤麗向年輕的羅斯托夫說：

「多麼遺憾，星期四你沒有在阿爾哈羅夫家。沒有你，我覺得沒有趣」，她溫柔地笑着向他說。被調諷的年輕人，帶着少年媚態的笑容向她接近，並且向含笑容的尤麗作單獨的談話，毫未注意到這個無心的笑容好像一把嫉妒的刀，刺進了美麗的伴笑的索尼亞的心。在談話的當中他看了她一眼。索尼亞熱情而忿忿地看着他，站立起來走出房，不能控制眼睛裏的淚水，但嘴上還有伴笑。尼考拉的生氣全消失了。他等到了談話的初次停頓，帶着失意的臉色，從房裏走出，去尋找索尼亞。

「這些年青人的心事都是用白線縫在外邊的」！安娜·米哈洛夫娜指着出去的尼考拉說。她又加上一句：「表親是危險的親」。

「是的」，伯爵夫人說，說後，好像剛才隨幼輩們進房的陽光消失了，又好像是回答問題，這問題並無人問她，却一向盤踞在她心裏，「爲了現在對他們的歡喜，要經過多少不幸，多少煩慮啊！就是現在，也確實是懼怕多於快樂。總是可怕，總是可怕！正是在這個年紀，對於少年男女有許多危險」。

「一切關於教育」，女客說。

「是，你說的對」，伯爵夫人繼續說。「謝謝上帝，直到現在，我總是兒女的朋友，我得到他們的完全的信心」，伯爵夫人說，重蹈許多父母的錯誤，以為他們的兒女對於他們沒有秘密。「我知道，我總是女兒們的第一個信任的人，並且尼考林卡，性情火爆，即使他頑皮（男孩子不能不如此），也決不像這些彼得堡的公子哥兒們」。

「是的，他們是極好的極好的兒女們」，伯爵斷言着，他一向解決困難問題的時候，總說一切是極好。「你看，他想當驃騎兵！但你能希望什麼呢，我親愛的朋友！」

「你的小女兒是可愛的孩子」！女客說。「像火藥」！

「是的，像火藥」，伯爵說。「她像我！這樣好的聲音：雖然是我的女兒，我也要說實話，她將來會是一個歌女，是莎樂美尼第二。我們聘了一個意大利人教她」。

「不太早嗎？據說，這個年紀就教詩對於嗓音有害」。

「啊，不，太早！」伯爵說。我們的母親十二三歲就結婚，又怎樣說呢？」

「她現在已經愛上了保理斯！你覺得怎樣？」伯爵夫人說，微笑着看保理斯的母親，並且顯然是回答常便在心間問題，她繼續說，哎，你看到，我若嚴格地管她，我若禁止她！上帝曉得，他們會暗下做什麼（伯爵夫人意思是他們相互接吻），但現在我知道她說的每個字。她晚上來到我這裏來，告訴我一切。也許是我溺愛她；但，確實這似乎較好。我管大女兒很嚴」。

「是，我受的教育完全不同，年長的美麗的女兒，韋拉伯爵小姐笑着說。但笑容並不照例地變美韋拉的面孔；反之，她的面孔顯得不自然，因此可嫌。年長的韋拉美麗，不笨，讀書聰明，教育完善，她的聲音動聽，她所說的皆真實而得當；但奇怪的事，是女客和伯爵夫人，都注視着，似乎是詫異着，她爲什麼說這話，並且覺得失當。

「人對於大的兒女總是太精細了，希望造成非常的人才」，女客說。

「不想隱藏錯誤，我親愛的朋友！伯爵夫人對韋拉實在太精細了。」伯爵說。「但是怎麼辦呢！她仍然是很好」，他添說，滿意地向韋拉睜眼。

客人們應許了來吃飯，站起身走出。

「什麼樣的禮節！儘坐，儘坐」，伯爵夫人看客人走去時，這麼說。

十三

娜塔莎從客廳裏跑出來，只跑到花房。她在花房裏停留着，諦聽着客廳裏談話，等候保理斯出來。她已經開始覺得不耐煩，踏着腳，預備哭了，因爲他還不立刻出來，這時，她聽到年輕人的不快不緩的悅耳的步驟。娜塔莎迅速地跑到花台開藏匿起來。

保理斯站在房當中，四顧，用手拍了制服上灰點，又走到鏡子前面，注視自己的美麗的面孔。娜塔

靜靜地從她的隱藏處觀看，等着看他要做什麼。他在鏡前站了片刻，笑着走向通外面的門。娜塔莎想叫他，但又變了意思。她心裏說，「勸他找吧」。保理斯剛出去，面色發赤的索尼亞走了進來，含着淚忿忿地低訴着什麼。娜塔莎擦下了向她面前跑去的初步動作，停留在隱藏處，似乎是在不可見的大嘴子下邊，觀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她感覺到特別新鮮的喜樂。索尼亞低訴着什麼，又向客廳的門看着。尼考拉從門外走進來。

「索尼亞！你怎麼樣了？怎能夠這樣？」尼考拉向她面前跑着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讓我去吧！」索尼亞哭着。

「啊，我知道爲什麼」。

「你知道，很好，到那裏去吧」。

「索阿阿尼亞！一句話！怎能夠讓幻想來苦惱我和你自己？」尼考拉抓住她的手腕。索尼亞沒有拿開她的手，停止流淚。

娜塔莎不動聲，不透氣，用發亮的眼睛從她的隱藏處向外看。「現在要發生什麼事呢？」她想。

「索尼亞！全世界我都不需要！只有你是我的一切」，尼考拉說，「我要向你證明」。

「我不喜歡你這麼說」。

「好，不再說，請原諒，索尼亞！」他把她拉到面前吻她。

「啊，多麼好！」娜塔莎想，當索尼亞和尼考拉走出時，她跟着他們，並且把保理斯叫到她面前。

「保理斯，到這裏來」，她帶着狡滑而嚴重的神情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裏，這裏」，她說，笑着，領他走進花房，到了她先前的花台間躲藏的地方。保理斯笑着跟她走。

「一件什麼事？」他問。

她爲難了一下，環顧四周，看到她在花台上的木偶，拿到了手裏。

「吻小娃娃」，她說。

保理斯用注意的溫柔的目光看着她的興奮的臉，什麼也未回答。

「不願嗎？那麼，到這裏來」，她說，並且拋開木偶，更深藏在花枝裏。「近一點，近一點」！她低聲說。她抓住軍官的袖口，在她的泛紅的臉上顯出了嚴肅與驚悸。

「你願意吻我嗎？」她低聲說得幾乎聽不見，低頭看他，笑着並且興奮得幾乎要哭。

保理斯臉發紅。

「你多麼可笑！」他低頭向着她說，臉更紅，什麼也未做，並且等待着。

她忽然跳上一隻花台，於是站得比他高，用雙手抱住他，於是她細小袒露的手摟住他頸子上邊，仰頭把亂髮擺到腦後，正吻上他的嘴唇。

她從花盆間溜到另外一邊，垂頭站着。

「娜塔莎」，他說，「你知道我愛你，但是——」
 「你愛我嗎？」娜塔莎插言問。

「是的，我愛你，但請你不要讓我們做剛才的事，——再過四年，——那時，我就要向你求婚」。
 娜塔莎思索着。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她說，用細小的手指計算着。好！決定這樣嗎？」快樂與安心
 的笑容照映了她的興奮的臉。

「決定」——保理斯說。

「永遠的嗎？」小女孩說。「到死不變嗎？」

於是她拉住他的手，帶着快樂的面容，緩緩地和他轉身走進客廳。

十四

伯爵夫人由接見賓客而如此疲倦，吩咐了不再接見任何客人，並且守門的人奉命只邀請所有遠要來
 道賀的客人們吃飯，不得有誤。伯爵夫人希望面對面地和她幼年的朋友安娜·米哈洛夫娜那妃蘇心，自
 從她從彼得堡到此以後，還不曾好好接見過。安娜·米哈洛夫娜帶着哭枯了的、可愛的臉，淚近伯爵夫

夫的膝上。

「對於你，我要十分坦白」，安娜·米哈洛夫娜說。「我們老朋友們，在的已經很少了！因此我是這樣看重你的友情」。

安娜·米哈洛夫娜看着章妲，停住。伯爵夫人同她的朋友握了一下手。

「章妲」，伯爵夫人向年長的顯然不發歡喜的女兒說。「怎麼你什麼事也不懂？難道你不知道這裏不需要你嗎？到妹妹那裏去，或者……」

美麗的章妲輕蔑地笑着，顯然不覺得有絲毫損傷體面。

「假使你早告訴我，媽，我早就走過了」，她說後，便回自己的房裏。但走過客廳時，她看見在客廳的兩道窗前對稱地坐着兩對男女。她停住，並且輕蔑地笑。索尼亞靠近尼考拉坐着，他在替她抄詩，這是他第一次做的詩。保里斯和娜塔莎，當章妲進來時，坐在另一窗口不作聲。索尼亞和娜塔莎帶着慚愧的快樂的面孔看着章妲。

看看這些戀愛中的女孩子，是愉快而動人的，但他們的神情顯然沒有引起章妲愉快的感覺。

「我向你請求過多少次」，她說，「不要拿我的東西，你們有自己的房間」。她從尼考拉手裏拿回了藥水瓶。

「等一下，等一下」，他攢着筆說。

「你們總是在不適宜的時候做事」，章妲說。「你們跑進客廳，弄得大家都爲你們丟臉」。雖然

，或者正因為，她的話是十分正確，無人回答她，四個人只是面面相覷。她手拿着墨水瓶在房中徘徊。

「在你們這樣的年紀，娜塔莎和保理斯之間，在你們之間，能夠有什麼祕密——都是無聊的事實」

「啊，與你有什麼相干，章娘？娜塔莎低聲地辯駁着。她顯然今天對於任何人比尋常更和善可愛。

「很呆」，章娘說，「我替你羞。什麼祕密？」

「人人有祕密，我們不干涉你和別爾格」，娜塔莎微怒地說。

「我要認為你並沒有干涉過」，章娘說，「因為我們的行爲從來不會有出軌的地方。可是我要告訴媽媽，你是怎樣對待保理斯」。

「娜塔麗·依蘇尼施娜對待我很好」，保理斯說。「我沒有怨言」，他說。

「你真說，保理斯，你是這樣的一個外交家（外交家這個名詞在小孩們當中通行，具有他們對於這個名詞所附屬的特殊意義）；很討厭」，娜塔莎用憤慨的打抖的聲音說，「爲什麼她要麻煩我呢？」

「你永遠不懂得這個」，她向章娘說，「因爲你從來不愛任何人；你沒有心，你只是「讓理」夫人（這個很忌諱的渾名是尼考拉給章娘的），你第一樁快樂事就是對別人做不愉快的事。你儘管去問別爾格調情吧」，她迅速地說。

「但我却不至於在客人面前追一個年輕人……」

「啊，她達到目的了」，尼考拉插言，「向大家說了不得體的話，擾亂大家。到育兒室裏去吧」。

四個人像受驚的鳥羣，都站立起來走出房。

「你們向我說了不得體的話，但我什麼也未向人說」，韋妲說。

「護理夫人！護理夫人！」從門外傳來笑聲。

美麗的韋妲，使大家發生了激怒的不愉快的印象，自笑着，顯然毫不注意那些對她所說的話，走到鏡前，整理領巾和頭髮。看着自己的美麗面孔，她似乎變得更冷靜心安。

★

★

★

★

客廳裏還在繼續談話。

「啊，親愛的」，伯爵夫人說，「我的生活中一切都不是紅色的。難道我沒有看到，照我們這樣過活下去，我的家庭便支持不久了？這都是因為俱樂部和他的好心腸。我們在鄉裏過活，我們安靜嗎？演戲，打獵，還有別的，天曉得。但爲什麼要說到我自己呢！那末，你怎麼處理一切的生活呢？我常常對你驚奇，安娜，你這樣年紀，坐車子獨自到莫斯科，到彼得堡，會所有的的大臣，所有的要人，知道應付一切的人，我驚奇你！那末，你還是怎麼安排的呢？這些事我一點也不能夠」。

「啊，我心愛的！」安娜·米哈洛芙娜那妃回答。「天意不要你知道做一個沒有接濟的寡婦，而又有一個痛愛的兒子，是多麼困難。什麼事都要弄一，她善着幾分誇傲說。「我的訟事教會了我。假使我

需要會什麼要人，我便寫個條子：「某某郡妃請見某某」，我自己坐租車去兩次，三次，甚至四次，直到許多次，直到我達到了我所需要的為止。無論他們怎麼看我，在我都是一樣」。

「那末，你是替保任卡（保理斯愛稱——譯）求誰的呢？」伯爵夫人問。「你的兒子已經做到衛隊的官長，但是尼考盧施卡（即尼科拉的愛稱——譯）却去當見習官。沒有人替他勞神。你是求誰的？」
 「發西利郡王。他很慈善。他立刻答應了「一切的事，呈報了皇帝」，安娜·米哈洛芙娜郡妃熱情地說，完全忘記了她達到目的時所經過的卑屈。

「他變老像了嗎，發西利郡王？」伯爵夫人問。「我們在路密安采夫家看過戲以後，我就一直沒有見到他。我想他忘記我了。他對我好過」，伯爵夫人帶笑想起。

「完全一樣」，安娜·米哈洛芙娜回答，「可愛，精神足。高官沒有使他掉轉了頭。他說，「我抱歉，我能替你做的太少了，親愛的郡妃，你吩咐吧」。啊，他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對他的親戚很好。但娜塔麗，你知道我對於兒子的愛。我不知道為了他的幸福，什麼事我不去做。但我的情形是那樣壞」，安娜·米哈洛芙娜悶悶地低聲地說，「是那樣壞，我現在處在最可怕的情形中。我的不幸的訟事啃完了所有的一切，沒有一點兒進步。你可以設想，我這裏，老實說，是一文沒有了，我不知道用什麼去替保理斯治裝」。她取出手帕，流淚。「我需要五百盧布，但我這事只有一張二十五盧布的鈔票。我是在這樣的情形中……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基銳爾·夫拉濟米羅維支·別素驍夫伯爵的身上。假使他不願

換着他的教子，——你知道他是替保理斯施洗的——給他一點維持費，那末我的一切奔忙都要落空了；我沒有東西去替他治裝」。

伯爵夫人滿出眼淚，沉默地思索了一會。

「我常常想，也許，這是罪過」，郡妃說，「我常常想：這裏鮑基爾·夫拉濟米羅維支·別索羅夫獨自兒過活……這一大筆財產……他為什麼要活呢？生活對於他太拖累，但保理斯才開始生活」。

「他一定要留一點什麼給保理斯」，伯爵夫人說。

「天曉得，親愛的朋友！這些富翁愛人是這樣的自私。但我仍然馬上要帶保理斯去見他，我直接向他說事情的真相。讓他們隨意地怎麼看我，在我，確實都是一樣，這時候，我兒子的命運靠着這個」。郡妃立起，「現在是兩點鐘，你們四點鐘吃飯，我來得及走一個來回」。

帶着知道利用時間的彼得堡辦事婦女的態度，安娜·米哈洛夫娜找了兒子，和他一同走進前廳。

「再見，親愛的」，她向送她到門口的伯爵夫人說，「祝我成功」，她低聲離開兒子說。

「你到基鮑爾·夫拉濟米羅維支伯爵家去嗎，親愛的？」從飯廳走到前廳來的伯爵說。「假使他要好了一點，你就送彼挨爾到我這裏來吃飯。他到這裏來過，和小孩們跳舞過。一定邀他，親愛的。我們去看看塔拉斯今天怎麼顯手藝。他說，奧爾洛夫伯爵家從來沒有過我們家今天這樣的宴會」。

十五

「我親愛的保理斯」，當他們所乘的羅斯托夫家的馬車，走過鋪草槽的街道，而進基銳爾·夫拉濟米羅維支·別素魏夫伯爵家的大院子時，安娜·米哈洛美娜都死向她的兒子說。「我親愛的保理斯」，母親說，從奮斗篷裏伸出了手，帶着羞怯撫愛的動作放在兒子的手上。「你要放可愛一點，當心一點。基銳爾·夫拉濟米羅維支伯爵仍然是你的教父，你將來的命運靠在他身上。記住這個，我的親愛的，放得可愛些，你是知道如何去……」

「假使我知道，除了卑屈而外不會有別的……」兒子冷淡地回答。「但是我答應了你，我要爲你做這個事」。

雖然是車子停在大門前，守門人看了看母子二人（他們不要通報，便直接走進兩行壁龕影像之間的玻璃門廊），注意地看着奮斗篷，問他們要看誰，公主們還是伯爵，當他知道了是看伯爵，他說伯爵大人今天病更兇，不接見任何人。

「我們可以走吧」，兒子用法文說。

「我親愛的」，母親用懇求的聲音說，又推動兒子的手，似乎這個接觸可以安慰他或鼓勵他。保理斯無言，未脫大衣，疑問地看母親。

「好人兒」，安娜，米哈洛夫娜用溫柔的聲音向守門人說，「我知道甚銳爾，夫拉齊米羅維支病很重……我就是因此來的……我是他的親戚……我不打攪他的，好人兒……我只要見發西利·塞爾蓋維支郡王，他是留在這里的。你去通報，費神」。

守門人不悅地扯動通上邊的鈴索，並轉過身。

「德路別茲考郡妃會發西利·塞爾蓋維支郡王」，他向那個從樓上跑下，並在樓梯處向下看的，穿長統襪，淺口鞋，和禮服的用人叫着說。

母親理直了染色的綢衣的褶褶，對着牆上全長的威尼斯鏡子自看，然後勇敢地用穿着破舊的淺口鞋的腳在樓梯上向上走。

「我親愛的，你答應了我」，她又向兒子說，解他胸膛，提他神。兒子低了頭，安靜地跟着她。

他們進了大廳，這里有一道門通發西利郡王所住的房間。

當母子二人走進廳中，並預備向那個剛走到他們面前的老用人問路時，有一道門的紫銅把柄轉動了，發西利郡王穿着家常的天鵝絨襪，佩着一顆星章，陪伴一位美麗的鬚髮的男人，走了進來。這男人長彼得堡著名的醫生，勞蘭。

「這是真詩嗎？」郡王問。

「郡王，『Dritte humanum est（人熟無過）』但……」醫生發音含糊地說，用法文讀音說這句

拉丁成語。

「這很好，這很好……」

看見了安娜·米哈洛芙娜母子二人，發西利郡王鞠躬送別了醫生，沉默地，却帶着疑問的神情，走到他們面前。兒子注意到母親的眼子忽然露出深厚的悲哀，他輕輕地微笑。

「是的，我們又在多麼傷心的環境裏會面了，郡王……那末，我們可愛的病人怎麼樣了？」她說，似乎沒有注意到那冷淡的，輕蔑的，看她的目光。

發西利郡王懷疑地，近於迷惑地看她，又看保里斯。保里斯恭敬地鞠躬。發西利郡王未答禮，轉向安娜·米哈洛芙娜，對於她的問題，用頭與唇的動作回答，表示對於病人的最微的希望。

「果然嗎？」安娜·米哈洛芙娜叫着。「啊，這可怕！想起來可怕……這是我的兒子，」她又說，指着保里斯。「他想親自感激你」。保里斯又恭敬地鞠躬。

「你相信，郡王，母親的心決不忘記你爲我們所做的」。

「我高興我能夠爲你做一點如意的的事情，我親愛的安娜·米哈洛芙娜」，發西利郡王說，理了理衣服的花邊，在禮度和聲音中表示，在這里，在莫斯科，對於受恩的安娜·米哈洛芙娜較之在彼得堡，在安娜·涉來爾的夜會裏，有更大的尊嚴。

「努力好好服務，要對得起職務」，他向保里斯嚴厲地說。「我高興……你在這里休戰嗎？」他厲

蓋表顯的聲譽。

「大人，是候命令去接新事」，保理斯回答，表示對於郡王的嚴厲神情毫無惱意，也不想談話，却那麼安閑而恭敬，郡王注意地看他。

「你和母親住在一起嗎？」

「我住在羅斯托夫伯爵夫人的家裏」保理斯又加上：「大人」。

他就是娶娜塔麗·沈丹的依利亞·羅斯托夫」，安娜·米哈洛芙娜說：

「我知道，我知道」，發西利郡王用單調的聲音說，「我從來不能夠明白怎麼娜塔麗決定了嫁這個體態！一個十足的愚笨而可笑的人。聽說他還是一個賭徒」。

「但他是一個仁慈的人，郡王」，安娜·米哈洛芙娜批評，動情地笑着，好像她知道羅斯托夫聽得這種批評，但要求憐憫這個可憐的老人。

「醫生們怎麼說」？那妃沉默了一會又問，在她的架枯了的臉上又顯出深重的憂慮。

「希望很小」，郡王說。

「我不用再感謝叔叔一次，爲了他對我和保理斯的一切恩惠。他是他的教子」，她用那樣的語氣說，好像這個消息一定極使發西利郡王高興。

發西利郡王想了一下，並皺眉。安娜·米哈洛芙娜明白他怕她是別萊赫夫伯爵遺囑中的競爭者。她

連忙安慰他。

「假如不是我對叔叔的真愛和忠顧」，她說，帶着特別的肯定與無私說，「叔叔」這個字，「我知道他的性格，寬大，坦直，但只是郡主們在他身邊，……她們還年輕，……」她垂了頭，低聲地問：「他盡了他最後的責任嗎？」「許，郡主？這最後的時間是多麼寶貴啊！似乎不能再壞了；假如他是這樣的不好，必須爲他準備了。我們，女子，郡主」她溫柔地笑：「總是知道如何說這些話。必須見他。這對我無語是怎麼困難，但我却慣於受苦」。

郡主顯然懂得，如同在安娜·沙來爾夜會中所值得的要脫離安娜·米哈洛芙娜這困難時。

「這個會面如不於他有害，親愛的安娜·米哈洛芙娜」，她說。「讓我們等到這兒，醫生料定有危險」。

「但郡主，在這樣的時候，是不能等的，想想看，還是拯救他靈魂的事實……啊！可怕，一個基督徒的責任……」

門從裏面的房間打開了，伯爵的甥女郡主中的一個走了出來，帶着詭異地在淡白面孔，與短眼毫不相稱的長臉。

發西利郡主轉身向她。

〔註〕即是受膏油禮。——毛

「啊，他怎樣了？」

「還是一樣。你怎麼希望，這些囉囉……」郡主說，看了看安娜，米哈洛芙娜，好像不相識。

「啊，親愛的，我不認識你」，安娜·米哈洛芙娜快樂地笑着說，輕步走近伯爵的甥女。「我剛剛到的，我是來幫同你侍候我的叔叔，我覺得你是多麼辛苦」，她說，同情地睜開眼睛。

郡主什麼也未回答，甚至也不笑，立刻走出。安娜·米哈洛芙娜取下手套，用騰利的姿勢坐到椅子上，並邀發西利郡主坐到他身邊。

「保理斯」！她向兒子笑着說，「我去看伯爵，看叔叔，你去看看彼挨爾，我親愛的，同時不要忘了轉遞他羅斯托夫家的邀請。他們叫他去吃飯。我想他不去吧」？她向着郡主說。

「相反」，郡主說：顯然是不高興，「只要你能使我脫離這個年輕人，我就高興了……他坐守在這裡。伯爵沒有一次問到他」。

他聳肩。用人領走青年下樓，又上另一個樓梯去看彼得·基銳洛維支。

十六

彼挨爾未能在彼得堡選定自己的職業，並且確實因為荒唐而被逐至莫斯科。羅斯托夫伯爵家所說的故事是真的。彼挨爾曾經參與綢緞警官和小熊的事。他在幾天之前到此，和平常一樣，住在自己父親的

家裏。雖然他料想這件事已為其新科所知曉，而圍繞他父親的婦女們一向對他不滿，會利用這個機會激怒伯爵，他仍然在到臨海那天來到父親的屋裏。走進郡主們常坐的客室，他問候兩位在做刺綉的和一個出聲讀書的婦女們。她們是三個人，最長的是整潔、長腰、嚴厲的女子，她曾出去看安娜·米哈洛芙娜，她在讀書；兩個年輕的，都紅潤而美麗，彼此的分別只是一個在額上有痣，這使她更美，兩人都在做刺綉，彼挨爾被當作死人或害瘟疫的人。年長的郡主停止讀書，驚恐的眼睛沉默地看他；年輕的，無恙的，也作同樣的表情；有痣的最小尚，具有快樂好笑的性格，俯首在刺繡綉子上，遮藏笑容，這笑容也許是她所見到的當前情形的有趣處所引起的。她拉下毛線，低頭若似考核花樣，不能抑制笑聲。

「表姊們，好，」彼挨爾說。「你們不認識我嗎？」

「我太知道你了，太知道你了！」

「伯爵健康如何？我能看他嗎？」彼挨爾和平常一樣備法地問，但不窘迫。

「伯爵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受苦，你的唯一的掛念似乎是要使他增加精神的痛苦。」

「我能看伯爵嗎？」彼挨爾又問。

「哼！……假使你想弄死他，一下弄死他，那末，可以看他。奧爾加，你去看看舅舅的鴨湯預備好了沒有，時候快到了」，她說，藉此向彼挨爾表示她們忙，忙於他父親的安適，而他只顯然忙著使他不

奧爾加走去。彼挨爾站着看表姊們，鞠躬着說：

「那末我到自己房裏去。什麼時候能夠，你們會告訴我的」。他走去，聽到身後有慈的表妹響亮而不太大的笑聲。

發西利郡王第二天到此，住在伯爵家裏。他把彼挨爾叫到面前，向他說：

「我親愛的，假使你在這里的行爲像在彼得堡一樣，你的結果是很壞的；這是我要向你說的一切。伯爵的病很，很重：你一定不要去看他」。

從這時起，他們不來騷動彼挨爾，而他也整天頓在樓上自己的房間裏。

當保里斯來看他的時候，他在自己的房中徘徊，有時停在角落裏，向牆作威脅的姿勢，好像是用劍刺殺不可見的敵人，然後越過眼鏡鏡視視前面，重行在房中走動，說些不清楚的話，聳肩，伸臂。

「英國完了」他皺眉說，並用手指着什麼人。「庇特先生是國家和人權的背叛者，定了罪……」他未說出庇特的罪狀，這時他又沒想自己是拿破崙，並且同他的英雄完成了卡萊海峽危險的橫渡並征服了倫敦，這時——他看到一個年輕的、莊重的、美麗的軍官來看他。他站住。彼挨爾在保里斯是十四歲的童子時和他分別，確實記不得他；雖然如此，他却帶着特有的迅速而熱情的態度握他的手，並友愛地笑。

「你記得我嗎」？保里斯從容地帶着愉快的笑容說。「我和母親來看伯爵，但他似乎不很好」。

「是的，似乎他病了。大家都打攪他」，彼挨爾回答，企圖想起這個青年是誰。

保理斯覺得彼挨爾不認識他，但以爲無措介紹自己，並且沒有一點窘態，直視着他。

「羅斯托夫伯爵請你今天到他家去吃飯」。他在彼挨爾覺得很長久而不安的沉默之後向他說。

「啊！羅斯托夫伯爵！」彼挨爾快樂地說。「那麼你是他的兒子，依利亞。你想，我乍看還認不識你。你還記得我們如何同着果夫人在麻雀山駕車嗎？……很久了」。

「你認錯了」，保理斯從容不迫地，勇敢地帶點兒嘲笑的笑容說。「我是保理斯，是安娜·米哈洛芙娜·德路別茲考的兒子。羅斯托夫家的父親叫依利亞，兒子叫尼考拉。我不認識什麼若果夫人」。

彼挨爾搖手搖頭，好像身上有蒼蠅或蚊子。

「啊，怎麼一回事！我全弄混亂了。在莫斯科有這麼多的親戚！你保理斯……是的。那末，我們現在弄清楚了。那末，你對於那洛涅遠征有何感想呢？假使拿破崙渡過了海峽，英國不是很糟嗎？我覺得遠征是很可憎的。只要維爾納夫不弄錯」——（註）

保理斯一點不知道那洛涅遠征的事，他不讀報紙，並且關於維爾納夫也是初次聽到。

「我們在莫斯科對於宴會和閑談比對於政治更加注意」。他用安閑的嘲笑的話說。「我一點也不知道也不想到這種事。莫斯科對於閑談比對於一切更加注意」他繼續說。「現在大家談你，談伯

〔註〕維爾納夫是一八〇五年法國征英艦隊司令。是年十月他的旗艦被擄——毛。

爾」。

彼挨爾笑着善良的笑容，好像在爲他的同伴擔心，怕他會說出他要後悔的話。但保理斯清晰地朗地乾燥地說着，直視彼挨爾。

「在莫斯科，除了閑談，沒有別的事做」，他繼續說。「大家注意伯爵要把財產遺產留給誰，不過也許要活得比我們都久，我誠心希望……」

「是的，這都是痛苦的」彼挨爾插言，「很痛苦」。彼挨爾仍然恐怕這位軍官無心地說出令他自己不自在的話。

「你似乎應該覺得」，保理斯說，微微臉紅，但不改聲音與態度，「你似乎應該覺得，大家都只注意從富翁手裏得到什麼」。

「正是如此」，彼挨爾想。

「但我要同你說，要你避免誤會，假使你要把我和我的母親也算在這種人裏面，你就大錯了。我很窮，但我至少，我替自己說：正因爲你的父親有錢，我不自認是他的親戚，我和我的母親都決不會去請求什麼，從他那裏取得什麼」。

彼挨爾好一會沒有懂得，但當他懂得時，他從沙發上跳起，帶着他所特有的迅速與笨拙，抓住保理

「啊，這奇怪！你以為我……你怎能想到……我很知道……」

但保理斯又打斷他的話：

「我高興，我說了一切。也許你不舒服，請你原諒」，他說，安慰彼挨爾，以免被彼挨爾安慰。「但我希望不要冒犯了你。我有一個規條，坦直地說一切……那末要我傳達什麼消息呢？你到維斯托夫家吃飯去嗎？」保理斯，顯然是盡了自己艱重的任務，脫離了困難的地位，讓別人處在那種地位，又十分如意起來。

「不，你聽着」彼挨爾說，安靜下來，「你是一個異常的人。你剛才所說的，很好，很好。當然你不知道我了。我們這麼久沒有見面……還是小孩的時候……你可以猜想我會……我很了解你，很了解。我是不會辦到的，我不會有這種勇氣，但這是極好的。我很高興，我結識了你。奇怪吧」，他說，停頓着微笑，「你以為我奇怪吧！」笑出了聲來。「但這有什麼要緊呢？讓我們更互相了解吧，請。」他握保理斯的手。「你可知道，我還一次沒有看到伯爵。他不叫我去……我可憐他，作爲一個人……但怎麼辦呢？」

「你以為拿破崙能夠渡過他的軍隊嗎？」保理斯笑着問他。

彼挨爾知道保理斯要更換題目，於是同意了他，開始說明部洛涅遠征的利害。

用人來請保理斯去見那妃。那妃要走了。彼挨爾答應了去吃飯，以便更接近保理斯，用勁地和他握

握手，親善地低頭從眼鏡上邊看他。……他走後，彼挨爾又在房中走動很久，他不用劍刺殺不可見的敵人，却笑着回想這個可愛的聰明的，堅決的年輕人。

這是青年人常有的情形，特別是在他孤獨的時候，他對於這個年輕人懷着無敵的溫柔，並且決定了自己要去和他結交。

發西利郡主伴送郡妃。郡妃用手帕拭眼，她的臉上有淚痕。

「這是可怕的！可怕！」她說，「但無論要我受多大的犧牲，我一定要盡我的責任。我要來守夜。

他不能這樣下去的。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我不明白爲什麼郡主們要延宕。也許上帝要幫助我找出一個方法爲他預備！……再見，郡主，上帝幫助你……」

「再見，我的親愛的」，發西利郡主回答，轉過了身。

「啊，他在可怕的情形中」，當他們坐上車時，母親向兒子說。「他幾乎什麼人也不認識了」。

「媽媽，我不知道他對於彼挨爾是什麼態度？」兒子問。

「遺囑要說明一切，我親愛的；我們命運乖戾……」

「但你憑什麼以爲他要遺留給我們一點什麼呢？」

「啊，我的親愛的！他那麼富，我們這麼窮！」

「噉，這不是充分的理由，媽。」

「耶，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病多麼兇！」母親叫起來。

十七

當安娜·米哈洛夫娜和兒子去看基鏡爾·夫拉濟米羅維支·別素薩夫伯爵的時候，羅斯托夫伯爵夫人獨坐良久，把手帕放在眼上。最後，她擦臉。

「你做什麼，親愛的」，她向那個使她等了幾分鐘的女僕憤怒地說。「您不想做，是嗎？那末我替你找一個地方。」

伯爵夫人爲了她朋友的悲傷與赤貧而苦痛，因此有了脾氣，這總是表現在對於女僕的「親愛的」和「您」這種稱呼上。

「很抱歉」，女僕說。

「伯爵到我這里來」。

伯爵搖搖著走到夫人面前，和平常一樣，帶着幾分有罪的神情。

「嗚，親愛的伯爵夫人兒！多麼好的馬德拉酒血山雞啊，我親愛的！我嚐了一下；我爲塔拉斯（註）花一千盧布不是空花的，值得！」

〔註〕這個廚子是一個家奴。通常家奴是共同財產出賣的，但有訓練者，可以單獨出賣。——毛

他坐到夫人旁邊，敏捷地把扇放在膝蓋上，抹灰塵。

「你有什麼吩咐，伯爵夫人兒？」

「是這個，我親愛的——你這是什麼弄憐的？」她指着背心說。「也許是酒汁」，她笑着說。「爲這件事，伯爵找錢用。」

她的臉色變得窘悶。

「啊，伯爵夫人兒！……」伯爵摸了一下，取出皮夾。

「我要很多錢，伯爵，我要五百盧布」。她取出塵沙手帕，拭丈夫的背心。

「立刻，立刻。哦，誰在那里？」他用這樣的聲音喊叫，這聲音只是那些相信他們所叫的人立刻便應聲而至的人們所用的。「把米清卡叫來！」

米清卡是貴族子弟，在伯爵家裏長大，現在他管理他一切的家務，他輕步走進房。

「這回事，我親愛的」，伯爵向進房的恭敬的青年說。「替我拿……」他思索了一下。「是的，七百盧布，是的。當心，不要像上次那樣拿來破舊的；拿好的，給伯爵夫人」。

「是的，米清卡，費心，乾淨的」，伯爵夫人說，愁悶地嘆氣。

「大人，要什麼時候送上？」米清卡說。「大人知道……但不要煩心」，他又說，注意到伯爵如何開始困難地迅速地呼吸，這一向是發發火的徵兆。「我忘記了……要馬上就拿來嗎？」

「是，是，就是，拿來。交給伯爵夫人」。當這個青年走出去時，伯爵笑着說：「這個米清卡是我的金子。沒有不可能的事情。那是我不能忍受的。一切是可能的」。

「啊，金錢，伯爵，金錢，世界上因為牠有了多少悲事！」伯爵夫人說。「但這筆錢我很需要」。

「你，伯爵夫人兒，是著名會用錢的」，伯爵說，吻了夫人的手，又走進書房。

常安娜·米哈洛芙娜從別萊福夫家回轉時，伯爵夫人面前已經有了錢，全是新鈔票，放在桌上的手帕下邊，安娜·米哈洛芙娜注意到伯爵夫人因為什麼而受了激動。

「噢，怎樣，我親愛的？」伯爵夫人問。

「啊，他是在那樣可怕的情形中！不能認識他了，他病得那麼重，那麼重；我在那裏只登了一會兒，兩個字也未說……」

「安涅特，爲了上帝，不要拒絕我」，伯爵夫人從手帕下取了錢，忽然紅着臉說，這對於她的老瘦，而莊嚴的面孔是奇怪的。安娜·米哈洛芙娜立刻憤得了是什麼事，已經躬了身子，以便在適當時間敏捷地接過伯爵夫人。

「這是我給保理新的，作治療……」

安娜·米哈洛芙娜已經抱了她哭。伯爵夫人也哭。她們哭，因為她們是朋友；因為她們恐懼；因為她們從小是朋友，忙於這樣鄙俗的事——金錢；並且因為她們的青春過去了。……但兩人的眼淚是愉

十八

羅斯托夫伯爵夫人已經同女兒們及大部分的客人坐在客室裏。伯爵領男客們進書房，把自己土耳其烟斗的專家收集給他們看。有時他走出來問：她來了沒有？他們在等候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阿赫羅謝廖夫，她以「可怕的蛟龍」著名於社會，她不是因為財富與階級而有名，而是因為她的坦白的智慧，和公開的爽快的行爲。皇室和全莫斯科全彼得堡都知道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這兩個城市都爲異她，私下笑罵粗鄙，詆毀的談話；然而大家都沒有例外地同樣地尊敬她，害怕她。

在充滿烟氣的書房裏，大家談到戰爭，這是由宣言書宣布的；談到徵兵。宣言書尙無人讀到，但都知這牠的發表。伯爵坐在摺椅上，在兩個吸烟談話的客人之間。伯爵自己不吸烟，不說話，只時而向這邊，時而向那邊點頭，帶着顯然的滿足着吸烟的人，並聽着他所引起的兩旁客人的議論。

這兩個客人當中的一個是文官，有打鐵、消瘦、急躁、剃光的面孔，他雖然將近老年，却察得像最時髦的年輕人；他屈膝坐在摺椅上，帶着居家神氣，把琥珀的烟嘴垂在口角上，猛力地吸烟，並閉着眼睛。這人是老處男沈升，伯爵夫人的堂兄，莫斯科的客廳裏都稱他爲「惡舌」。他似乎對於談話對方表示贊光。另一個活潑紅潤的衛兵軍官，洗淨、扭扣、梳櫛等毫髮可指責，口中含着烟斗，紅唇輕輕地吐出

烟氣，從美麗的口中吐出烟圈。這人是塞米諾夫部隊中的軍官別爾格中尉。保里斯將同他一道入營，娜塔莎會嘲弄姐姐韋維，說別爾格是她的愛人。伯爵坐在二人之間注意地聽。除了他心愛的「波斯頓」賭牌外，伯爵最遠意的事情是聽人說話，特別是在他能夠挑動兩個好談話的人的時候。

「咳，怎麼，啊呀，我的很尊貴的阿爾房斯·卡爾累文」，沈升說，笑着，聯合了（這是他言語的特點）最簡單的我國式用方言和書信內去語。「你打算娶從夜宿裏獲得收入，又要從部隊獲得收入嗎？」

「不是，彼得·尼考拉益文，我只是想說明在騎兵裏向利益遠不如在步兵裏。那末，彼得·尼考拉益文，你想想著我的地位……」

別爾格說話向來很精確、安詳、而恭敬。他的談話總是只關于他自己；當別人說到與他直接無關的事物的時候，他總是安然沉默。他能夠這樣沉默數小時，不感覺到，也不引起別人，最微的窘迫。但當談話立即涉及他本人時，他便開始不斷地說，並帶着顯然的滿足。

「你想想著我的地位，彼得·尼考拉益文：在騎兵裏，正是中尉階級，四個月也收入不到二百盧布；但現在我收入二百三十」，他帶着快樂滿意的笑容說，看着沈升和伯爵，似乎他顯然覺得，他的成功總是一切其餘的人們希望中的主要目標。

「此外，彼得·尼考拉益文，調入了衛隊，我得長官注意」，別爾格繼續說，「在步兵衛隊裏，空

缺常常有。你再想想看，我能夠如何支配這二百三十盧布。我留下一點，還常常寄給父親」，他繼續說，吐出烟圈。

「收支相抵啦。……成語說，日耳曼人能夠割斧頭的皮（吝嗇之意——譯者）」沈升說，向伯爵睨眼，把烟斗在口中換了一邊。

伯爵發笑。別的客人們看見沈升在談話，走來旁聽。別爾格未注意到嘲笑，也未注意到別人的淡漠，繼續說他如何調到衛隊裏，比軍團中舊同輩升了一級；如何在戰時，連長會被打死，而他將成爲連中最高級的人，很容易當連長；並且隊伍中的人如何地都愛他，以及他的父親如何地滿意他。別爾格顯然，說着一切，很爲高興，似乎從未懷疑到別人也有自己的興趣。但他所說的一切是那末可愛而沉着，他的青年人自我主義的單純是那樣明顯，他說服了他的聽衆。

「好，老兄，你無論在步兵裏，在騎兵裏，處處順利，我敢預言」，沈升說，拍他肩膀，從摺椅上拿下腿子。別爾格喜悅地笑。伯爵和身後的客人們走進客廳。

★

★

★

★

是在正式宴會前的那段時間，這時聚集的客人們未開始作長談，等候着被邀去吃小食（註），同時

〔註〕小食通常包括醃鱈，醃鯊，乳酪，等食物及小杯酒料等。通常是放在旁邊的桌上，目的在引出正席前的食慾。——毛

又覺得必須活動着而不沉默，以便表示他們並不是不耐煩坐在桌邊。主人們向門口看，有時互相地看。客人們企圖憑這種目光猜出他們還在等誰，或等什麼：重要的遲到的親戚，或尚未預備的菜。

彼埃爾正在飯前到臨，笨拙地坐在客廳當中最先碰到的安樂椅上，阻擋了大家過路。伯爵夫人希望使他說話，但他却單純地從眼鏡上邊看四周的人，似乎在找誰，並且用單音的字眼。伯爵夫人的一切悶悶。他使人不舒服，只有他不覺得這個。大部分客人知道他和熊的故事，好奇地看這個高大、肥胖、和平的人，詫異這樣一個笨拙而斯文的人如何能夠和警官開那樣的玩笑。

「你到不久嗎？」伯爵夫人問他。

「是的，夫人，」他回答，四面看。

「你沒有看見我丈夫嗎？」

「沒有，夫人。」他極不得體地笑。

「你最近在巴黎嗎？我覺得很有趣。」

「很有趣。」

伯爵夫人和安娜·米哈洛芙娜相視。安娜·米哈洛芙娜明白了是請她來應付這個青年，於是坐到他身邊，開始說到他的父親；但和對於伯爵夫人一樣，他只用單音字回答她。客人們都在互相交談。

「拉索涅夫斯基們……那好極了……你這樣的仁慈……阿卜拉克生伯爵夫人……」從各方

面發出。伯爵夫人立起走進大廳。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嗎？」她在客廳裏的聲音。

「她本人，」可聞女子粗聲的回答，然後，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走進大廳。

所有的小姐們，甚至婦女們，除了最老的都立起。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立在門邊，她有高大肥胖的身軀，高抬着有灰髮辮的五十歲的頭，看客人們，似乎是在捲袖子，她從容地理着衣服的寬袖。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總是說俄文。

「慶祝過命名日的人和她的孩子們，」她用粗糙而高大的聲音說，壓倒了所有的別的聲音。「你還個老作孽，」她向伯爵說，伯爵吻着她的手，「我以為你在莫斯科登厭了，沒有地方趕狗嗎？但是，好先生，怎麼辦呢？這些小烏兒都要長大的，……」她指着女孩子們。「無論你願不願，都必須尋找求愛的人了」。

「好嗎，我的卡薩克兵？」（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叫娜塔莎卡薩克兵）她說，撫摩娜塔莎，她不怕地、愉快地走到她的手邊。「我知道你是壞丫頭，但我愛你」。

她從大提袋裏取出一副有鑲子的琥珀耳飾，給了有命名日光彩的紅潤的娜塔莎，立刻又轉過身來向着彼挨爾。

「哦，哦！好先生！到這里來」，她用故作地低柔文雅的聲音說。「到這里來，好先生……」

她威脅地把袖子捲得更高。

彼換爾走來，單繩地從眼鏡上邊看她。

「來，來，好先生！在你父親很高興的時候，我是向他說真話的唯一的人，對於你呢是有壓靈的責任。」

她把話頭停頓住了。大家沉默着等候下文，覺得這只是序論。「好孩子，確實！好孩子！……」她父親騎在病榻上，他却取樂，把警官放在熊背上。可羞，先生，可羞！最好你去打仗吧。」她轉過身，向伯爵伸手，他壓不住笑聲……「噯，那末，入席吧，我想，到了時候吧？」瑪麗亞·德米特銜葉美娜說。

伯爵和瑪麗亞·德米特銜葉美娜走在前；然後是伯爵夫人，她由驃騎兵上校領着，這人是要人，尼科拉將跟他去入營。然後是安娜·米哈洛芙娜和沈升。別爾格遞了一隻腳膝給韋婭。帶笑的尤麗·卡拉根和尼考拉走到桌前。在他們後邊走着別爾對偶，排滿了全廳，在大家之後，是獨單的孩子們和男女教師們。僕人們奔忙，椅子擺動，音樂隊奏樂，賓客入座。在伯爵家音樂隊的樂聲之後，是刀叉聲，客人們談話聲，及僕人們轉步聲。在餐台的一端，伯爵夫人坐在主席上。右邊是瑪麗亞·德米特銜葉美娜，左邊是安娜·米哈洛芙娜及其他客人。另一端坐着伯爵，左邊是驃騎兵上校，右邊是沈升及其他男客。在長桌的一邊坐着較大的幼輩；韋婭和別爾格並坐，彼換爾與保理斯並坐；另一邊——小孩子們和男

女教師們，伯爵在玻璃杯、酒瓶、及水果樣子之後，看夫人和她的有藍緞樣的高帽子；並且細心地爲左右的人障蔽，也不忘掉自己。伯爵夫人也不忘記主婦的責任，從波羅蜜的後邊向丈夫注射有意義的目光，他的禿頂和面孔，在燈亮來，和他的灰髮相照，顯得特別紅。在婦女們一端，有着謹慎的低語，在男客的一端，大家的話逐漸增高，特別至顯露其上，他吃都吃得那麼多，面色逐漸變紅，伯爵拿他做了別人的榜樣。別爾格帶着溫柔的笑臉和笨拙愛情不是壇上的情感，而是天上的。保里斯告訴了新朋友彼埃爾與子對面的客人們，並和坐在對面的娜塔莎交換目光。彼埃爾少言，帶着許多新的面孔，吃了很多。開始是兩種湯，他選了「鱈汁湯」，自魚包，直到松雞，他未放走過一道菜，每一種酒都飲了，當僕人拿着布包的酒瓶神祕地舉過隣座客人的肩頭，說，「乾馬代拉酒」，或「匈牙利酒」，或「來因酒」。他拿起有伯爵姓名首一字母的、各有一定地位的、四個玻璃酒杯中最先到手的一個，滿意地飲着，他的逐漸變得可愛的面孔看着客人們。娜塔莎坐在他對面，看保里斯，正如同十三歲的女孩子們看他們剛第一次接吻過問，所愛的男孩子。她的目光也時而看彼埃爾，他在這個可笑的笑臉的女孩子的目光下，不知爲什麼，他自己想笑。

尼考拉覺得離索尼亞很遠，在尤麗·卡拉根的旁邊，又帶着同樣的不自覺的笑容和她說了什麼。索尼亞陪笑着，但顯然她受到嫉妒的痛苦；她有時臉發白，有時臉發紅，全力注聽尼考拉與尤麗在說什麼。女教師不安地環顧着，好像準備着，假使有誰想侮辱孩子們，便同誰吵架。日耳曼人女教師企圖記住

各種菜肴，尾食，酒，以便詳細地在信中把一切報告給在日耳曼的家庭，但因爲拿着布裘的酒瓶的僕人越過了他的惱悶。日耳曼人皺眉，企圖做樣子表示他不希望接受這種酒，但他惱悶，因爲沒有人想明白他需要酒不是爲解渴，不是爲了饜餮，而是爲了有意的求知慾。

十九

在男客們的桌邊，談話漸漸生動起來。上校說到宣戰的韻書已經在彼得堡發出，他所看到的樣本，已於今日由專使送來給總司令。

「爲什麼我們要同保拿巴特去打仗？」沈升說。「他已經擊敗了奧地利的氣炎。我怕這一次輪到我們了」。

上校是肥胖高大血管的日耳曼人，顯然是熱心服務者與愛國者。他憤慨沈升的話。

「因爲什麼，親愛的先生」，他說，把母音「挨」說成「愛」，把軟音說成硬音（日耳曼人的俄文韻音——譯）。「這原因呢皇帝知道的。他在韻書中說明，他不能漠視威脅俄國的危險，說是爲了帝國的安安全全，帝國的尊嚴，和同盟的神聖」，他說，特別着重「同盟」這兩個字，好像事情的要點在這兩個字中。帶着他特有的無誤的公事的記憶力，他重述韻書中的引言……「皇帝唯一不變之希望，係在歐洲建立基礎鞏固之和平，因此決定將一部分軍隊調至國外，創造新環境，以達此目的」。就是爲了這個

，親愛的先生」，他說完，帶着尊嚴的神情飲完一杯酒，看着伯爵要求鼓勵。

「這個成語：『養饑馬，養饑馬，你還是坐在家下，注意你的紗錠吧』，你知道嗎？」沈升說，皺着眉笑。「這話非常適合我們。即使是有蘇佛羅夫的本領，也要完全失敗。現在我們的蘇佛羅夫之流的人物在哪里呢？我只問你這一點」，他說，不斷地從俄文轉到法文。

「我們必須戰鬥到最後的一滴血」，上校拍桌子說，「爲我們的皇帝而死，那時一切都好了。龍狗少討論就少討論吧」，他特別着重「龍狗」這兩字，說完，又向着伯爵。「這是我們老騎兵的意見，這就是一切。而你怎麼批評呢，青年人，青年驃騎兵」？他向着尼考拉說，他聽到在談戰事，便丟開了談話的女對手，全部眼睛看着，全部耳朵聽着上校。

「完全同意你」，尼考拉回答，十分着火，轉動碟子，移動玻璃杯，帶着那樣堅決而失望的神情，好像他此刻即處在巨大危險之中，「我相信俄國人一定要死或戰勝」，他說，他自己和別人一樣，在說過話之後，覺得這些話對於現在的情形是太熱情，太火氣，因此他覺得不如意。

「你剛才說得對極了」，坐在他身邊的尤恩喘着氣說。索尼亞，在尼考拉說話時，全身打顫，紅到耳門，紅到耳後，紅到頸子和肩頭。彼挨爾聽着上校的話，同意地點頭。

「這話對極了」，他說。

「真正的驃騎兵，青年人」，上校說，又拍桌子。

「你們在那里嚷什麼？」忽然聽到桌子那邊瑪麗亞·德米特銳葉美娜的低音。「你爲什麼拍桌子？」她向驃騎兵，「你對誰發脾氣？你真以爲法國人在你面前了嗎？」

「我說真話」，驃騎兵笑着說。

「都是關於戰爭」，伯爵在桌子那邊說。「你看我的兒子要去了，瑪麗亞·德米特銳葉美娜，兒子要去了」。

「我有四個兒子在軍隊裏，但我不心痛。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你會死在床上，但在戰爭中上帝會饒恕你」，瑪麗亞·德米特銳葉美娜的低聲在桌子那邊無力的發出。

「那是真的」。

談話又集中了——婦女們在桌子的一端，男子們在另一端。

「你不問」，小弟弟向娜塔莎說，「你不問！」

「我要問」，娜塔莎回答。

她的臉忽然變紅，表示着不可挽回的與愉快的決心。她立起，睜目光盪坐在對面的彼挨爾，她向母親說：

「媽媽」！她的小孩的胸部聲音響徹全桌。

「你有什麼事」？伯爵夫人驚異地問，在女兒的臉上看到這是頑皮，向她嚴厲地搖手，用頭做出威

脊的禁止的姿勢。

一切談話都靜止了。

「媽媽！還有什麼布丁？」娜塔莎的聲音說得更堅決更從容。

伯爵夫人想皺眉，卻不能。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向她搖動胖手指。

「卡薩克兵」，她威脅地說。

大部分客人看着老人們，不知道他們如何應付這個詼諧。

「我會給你的！」伯爵夫人說。

「媽媽！是什麼布丁？」娜塔莎更勇敢地頑皮愉快地叫着，相信她的頑皮將令人高興。

索尼亞和肥胖的彼洽隱藏着笑聲。

「我問了」，娜塔莎低聲向小弟弟和彼挨爾說，她又看了彼挨爾一眼。

「冰布丁，只是不給你」，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說。

娜塔莎看到無須懼怕，因此也不怕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什麼樣的冰布丁？我不歡喜冰淇淋」。

「胡蘿蔔冰淇淋」。

「不，什麼？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什麼？」她嚮乎叫起來。「我要曉得」。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和伯爵夫人發笑，客人們也跟着笑。他們不是笑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的問答，却是笑這個女孩不可抑制的勇敢與可愛，她那樣聰明勇敢地對答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

娜塔莎在別人告訴她是波羅蜜冰淇淋時才能休。在冰食之前，斟了香檳酒。又奏起音樂，伯爵吻了伯爵夫人，客人們立起，祝賀伯爵夫人，圍着桌子和伯爵，以及孩子們碰杯，並彼此碰杯。僕人們又奔忙，椅子又響動，客人們按照同樣的次序，却帶着更紅的臉，回到客廳和伯爵的書房。

二十

波士頓牌桌擺好了，賭伴也湊成了，伯爵的客人們分散在兩個客室裏，休息室與圖書室。

伯爵就牌成扇形，困難地抑制着習慣的發後睡眠，對一切發笑。年輕的受伯爵夫人的提示，都聚集在鋼琴和豎琴旁。尤麗最先應大家的要求，在豎琴上奏了一個變調的曲子，然後又同別的兩個女孩求著名的有音樂才能的娜塔莎和尼考拉唱歌。娜塔莎被人看待如成人，顯然因此而驕傲，同時又覺得害羞。

「我們唱什麼呢？」她問。

「唱『彈簧曲』」，尼考拉回答。

「那麼趕快，保理斯，到這里來」，娜塔莎說。「索尼亞呢？」

她環顧，看見她的朋友不在房中，便跑着去找她。

跑到索尼亞房中，沒有找到她，娜塔莎跑到育兒室——索尼亞也不在那裏。娜塔莎知道索尼亞是在哪裏的箱子上。走廊的箱子是羅斯托夫家幼女輩的遺棄處。果然索尼亞壓着自己細窄紅色的外衣，俯躺在箱子上的保姆的髒汗破舊的羽毛床墊上，用手蒙了臉，啜泣，她的肩膀抽動着。娜塔莎的成天喜悅活潑的臉忽然改變了：她的眼睛不動，然後她的寬額子打顫，嘴角下垂。

「索尼亞，你怎麼？怎麼，你有什麼事？嗚嗚嗚！……」於是娜塔莎張開大嘴，變得極醜，哭得像小孩，不知何故，只是因為索尼亞在哭。索尼亞想抬頭，想回答，但不能夠，並且更遮蔽。娜塔莎哭，坐在藍色羽毛床墊上，樓抱她的女友。鼓起了力量，索尼亞抬了頭，開始拭淚，並說話。

「尼考林卡一個星期內就娶走了，他的公文都到了！他自己向我說的！但我還是不該哭！」
她出示手中的紙：這是尼考拉所寫的詩句，「我不該哭；但你不能夠；沒有人能懂；他的心真難得」
她又要哭；因為他的心是那末善良。

「你很好！我不嫉妒！我愛你，也要保理斯」，她說，自己約制了一下，「他可愛！你們遇不到阻礙。但尼考拉是我的表兄！必須！總主教自己」〔註〕！不然便不可能。然後假使媽媽知道了！」（索尼亞稱伯爵夫人為母親）「她要說我是破壞尼考拉的事業，說我沒有心肝，說我忘恩負義，當真！還上帝！」（她劃十字）「我那麼愛她，愛你們全體，只是韋德一個人。爲什麼呢？我什麼事情對不起她

〔註〕俄國教會風俗，表親結婚須有特許。——毛

呢？我這樣的感激你們，我高興犧牲一切，但我又什麼也沒有！」。

索尼亞不能再說，又把頭藏在手裏和羽毛床墊上。娜塔莎開始安靜了，但她的臉色顯出她明白朋友悲哀的嚴重。

「索尼亞！」她忽然說，似乎猜中了表姐傷心的真正原因。「當真，韋維飯後和你說話了嗎？是嗎？」

「是的，這些詩句是尼考拉自己寫的，我還抄了別的；她在我的桌子上看見了牠們，她說要告訴媽媽，她說我忘恩負義，她說媽媽決不會讓他娶我，但他要娶尤麗。你看他怎麼和她整天；娜塔莎；爲什麼！」

於是她哭得比先前更傷心。娜塔莎扶起她，擁她，含淚地笑着，開始安慰她。

「索尼亞，不要信她，親愛的，不要信他。你記得，我們和尼考林卡三個人休息室裏怎麼說的，你記得，在飯後？我們又定了將來的一切。我已記不清是怎麼說的，但你記得，一切是很好的；一切是可能的。沈升舅舅的一個兄弟娶了表姊妹，但我們是再表了。保里斯說這是很可能的，你知道，我向他說了一切。他是這樣聰明，這樣好」，娜塔莎說：「你，索尼亞，不要哭，最親愛的，心愛的，索尼亞」。她吻她，出聲笑。「韋維可惡，上帝知道她！一切都會很好的，她不會向媽媽說的；尼考林卡自己要向她說，他不想尤麗」。

牠吻她的頭。索尼亞立起，小貓活潑起來，眼睛發光，牠似乎準備搖擺尾巴，跳動輕爪，又按着窩所適宜的，玩弄圓球。

「你以爲如此嗎？的確嗎？」她說，迅速整理衣和髮。

「的確，真的！」娜塔莎回答，整理朋友盤辮下亂出的硬髮辮。

兩人都笑。

「那麼我們去唱『彈簧曲』吧」。

「我們去吧」。

「你知道，坐在我對面的那個胖彼挨爾是那麼可笑！」娜塔莎忽然站住說。「我很快活！」娜塔莎順着走廊跑。

索尼亞拂去臉上的細霧，把詩句藏在纖頸下胸骨伸突處的坎肩裏，用輕柔愉快的脚步，帶着發紅的臉，跟着娜塔莎從走廊上向休息室跑。應客人們的請求，年輕的人們唱了四人合唱的「彈簧曲」，這歌使大家都很高興；然後尼考拉唱了他新學會的一隻歌。

值良夜，對月光，

稱心地自思量，

有個愛人兒在這世界上，

無晝無夜都在把你惹！

她那依舊的纖纖手指，

還在彈奏着黃金的豎琴，

彈出甘美的熱情的和聲，

叫你向她的身旁走近！

明天你的幸福便要來臨！

哀哉！一切都是泡影！

他還未唱到最後的字，年輕人們已準備在大廳裏跳舞，音樂隊裏的樂師們躡足並咳嗽。

★

★

★

★

彼挨爾坐在客廳裏，沈丹和他談起政治問題來，以爲這個問題對於剛從國外回來的人可以感覺興趣。但彼挨爾並不覺得有趣。別人也加入了這個談話。音樂演奏時，娜塔沙走進客廳，直至彼挨爾前，笑着紅着臉說：

「媽媽叫我請你跳舞」。

「我怕跳錯了舞步」，彼挨爾說，「但假使你願意做我的教師……」，他將肥手遞給瘦女孩，把臂腕低垂着達到她的水準。

當舞伴散開而音樂奏畢時，彼接爾和他的少女伴坐下。娜塔莎十分快樂；她和大入跳舞，和德國外國的人跳舞。她坐在大家的眼前，像大人一樣，和他說話，她手裏有一把扇子，這是一個小姐給她拿着的。她取了最時髦的姿勢（她知道她什麼時候從何處學會的），搵着扇子，笑着，隔着扇子和舞伴談話。

「怎樣個女孩子呀！你看，你看」老伯爵夫人說，走過大廳，指着娜塔莎，娜塔莎臉紅，出聲笑。
「噢，你幹嗎？媽媽？噢，你爲什麼笑？有什麼奇怪的嗎？」

★

★

★

★

在第三次的蘇格蘭舞的當中，伯爵和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讓過的那個各讓讓的椅子響動了，大部分尊貴的客人和年紀大的人在久坐之後伸直身軀，把鑰夾和皮包放入衣袋中，走到大廳的門口。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和伯爵走在前面，兩人都帶着快樂的面容。伯爵帶着可笑而禮節，好像在歌舞會中，把彎曲的手臂遞給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他挺直身軀，他的臉上顯出特別頑皮狡猾的笑容，當他們剛跳完蘇格蘭舞的最後一節時，他便向音樂隊拍手，向第一個琴師說：

「塞明！你知道「丹尼·古柏」嗎？」

這是伯爵心愛的跳舞，他從小就跳起。（「丹尼·古柏」是英國舞中的一種。）

「你看爸爸」，娜塔莎向着全廳說（完全忘記了她曾和大人跳舞），她的髮髻的頭躬到膝蓋，她的

得亮的笑聲震盪了全廳。

確實，所有在舞廳裏的人，都帶着快樂的笑容，看着快活的老伯爵，他和比他高的拿實的女伴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立在一起，繞着手臂，隨拍節而擺動，伸開肩膀，轉動腰子，輕踏足跟，在圓盤上有逐漸擴大的笑容，向觀眾們準備了將要表演。「丹尼·古柏」的愉快而挑逗的聲音剛剛發出，好像輕快的特來已克舞（一種農民舞——譯者），大廳的各門忽然擠滿了——一邊是男僕，一邊是女僕，——僕人們的笑臉，他們是來觀看快活的主人。

「我們的小老子！一楚驚呵！」保姆們在門口大聲說。

伯爵跳得很好，並且自己知道，但他的女伴一點也不會，也不想跳得好。她的高大身軀直立着，粗大的手臂下垂着（她把提包交給了伯爵夫人）；只是她的嚴厲面龐紅的臉在跳舞。伯爵整個個身體所表現的，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只表現在她的漸漸發笑的臉上和打鐵的鼻子上。假使是逐漸興奮的伯爵用他的靈活的突然趾旋和柔腿的輕躍而吸引了觀眾，則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於轉旋及踏拍時，也用肩膀動作及手臂彎曲的微小努力，產生了同樣應得的印象，這是每個人在她的肥胖身軀與索常嚴肅的神情上所欣賞的。跳舞漸漸生動起來。對舞者不能有一分鐘注意自己，也不企圖如此。大家都注意着伯爵及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娜塔莎拉動所有在場的人的袖子與衣服，要他們看父親，其實他們已經是一眼不離開跳舞的人。伯爵在跳舞的停步中深深換氣，向樂隊們揮手喊叫，要他奏快一點。更快更快更

快，伯爵更靈活，更靈活，更靈活地轉旋，有時用足趾，有時用脚跟，環繞着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最後，把他的女伴轉到她的位子上，跳了最後的一步，向後舉起柔軟的腿，躬下流汗的頰和笑臉，把右手劃了一圈，接着是一陣鼓掌與歡笑的雷鳴，而娜塔莎的聲音最大。兩個跳舞的停止了，深深地呼吸，用麻布手帕拭臉。

「我們一向便是這麼跳舞，我的親愛的」，伯爵說。

「啊，好「丹尼·古柏」！」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說，深長地呼吸着，捲着袖子。

二十一

富羅斯托夫家，在疲倦的樂師的錯誤調子中，在大廳裏，跳第六個英國舞，而疲倦的僕人和廚子準備夜飯時，別素號夫伯爵正經過第六次的發作。醫生們宣布了沒有恢復的希望；他們替病人施行了無言的懺悔禮和聖禮；他們作了塗油禮的準備，屋中有了騷動和興奮的情形，這是在這種時候所常有的。在屋外，拾棺人擠在門口，避讓着來臨的車輛，等候着伯爵喪儀的好吩咐。莫斯科的衛戍司令會不斷派副官探聽伯爵情形，這天晚上他親自來和葉卡切銳娜女皇朝代的著名的貴人別素號夫伯爵訣別。

華麗的客廳裏滿是人。當衛戍司令獨自和病人相處半小時後而從病房走出時，大家都恭敬地立起，他輕輕地回答別人的敬禮，企圖趕快走過醫生們、紳士們、及親戚們向他注視的目光。發西利郡王這

天淨靚而蒼白，他陪送衛戍司令，低聲地幾次地向他重說了什麼。

送過了衛戍司令，發西利郡王獨自坐在中廳的椅子上，高架着腿子，把肘肘支在膝蓋上，用手蒙了眼。在那里坐了一會兒，他立起，用驚恐的目光，環顧着，用不習慣的快步子走過長走廊，進了屋子的後半部，去看最長的郡主。

在燭光暗淡的房間裏的人們，彼此低聲地繼續地談着，當病房的門每次發出低聲有人出入時，他們便停止，用充滿疑問與期望的眼睛看着病人的房門。

「人的期限」，一個年老的神甫向坐在身邊單純地聽他說話的婦人說，「期限定了，便不能逾越。」

「我想塗油禮不太遲嗎？」婦人問，加上他的宗教的頭銜，好像對於這件事沒有任何自己的意見。

「夫人，偉大的聖禮呵」，神甫回答，用手摸光頭，頭上有發硬梳櫛的半灰的頭髮。

「這人是誰？是衛戍司令自己？」房子的另一端有人問。「多麼年輕的人呵！！！」

「六十多歲了！什麼，說伯爵不辨別人了嗎？他們要舉行塗油禮嗎？」

「我知道一個人受了七次塗油禮」。

二郡主帶了淚眼從病房走出，坐到勞蘭醫生的旁邊，他莊嚴地坐在瓊卡切鏡鏡畫像下，肘搭在桌

上

「很好」，醫生說，回答關於氣候的問題，「很好，郡主，並且，在莫斯科，令人相信是在鄉下」。

「是不是呢」？郡主嘆氣說。「他能喝一點」？勞爾思索了一會。

「他吃了藥嗎」？

「是的」。

醫生看了看備忘冊。

「拿一杯開水，放一小撮酒石英」，（他用綢手帕表示一小撮。）

「從來沒有過」，日耳曼醫生用不完整的俄語向副官說，「在三次發作以後還蘇活着」。

「他是多麼健旺的人」！副官說。「這筆財產給誰呢」？他低聲地說。

「要找出候選人的」，日耳曼人笑着說。

大家又向着門看：門響了一下，二郡主做好了勞爾醫生所吩咐的藥水，送進病房。日耳曼醫生走近勞爾。

「還能拖到明天上午嗎」？日耳曼人說着很壞的法語。

勞爾緊抿嘴唇，嚴肅地否認地在鼻前搖手指。

「今天夜裏，不得再遲」，他低聲地說，帶着適宜的自足的笑容，因為他能夠明白地知道並表示病

人的情況，他走開了。

★

★

★

★

這時發西利郡王推開了郡主的房門。

房中半暗；只有兩盞燈點在聖像前，可以聞到香和花的芬芳。全房陳設了巧小的家具——小瓷瓶，小書櫃，小桌子，在屏風後邊，可以看見高的羽毛床墊上的白被。一隻小狗吠着。

「啊，是你，表兄嗎？」

她站起，抹理頭髮，她的頭髮是那樣異常光滑，甚至現在也如此，好像頭髮和頭是一塊東西做成的，並且打了蠟。

「有了什麼事情嗎？」她問。「我是那樣害怕」。

「沒有什麼，都是一樣；我只是同你談一件事，卡姬施」，郡主說，疲倦地坐到她所讓出來的安樂椅上。「但你這里多麼暖」，他說，「那麼，坐這里來，談談」。

「我想，沒有發生什麼事嗎？」郡主說，帶着不變的嚴厲如石的面部表情，坐在郡主對面，準備聽。

「我想睡覺，表兄，但我不能夠」。

「哦，怎麼，我的親愛的？」發西利郡主說，抓住郡主的手，並且習慣地把袖向下翻。

顯然這個「噉，怎麼」是關於他們倆不說出即會意的那些事情。

郡主有比腿部過長的直挺的腰，她用突出的灰眼睛對直地無情地看着郡王。她搖頭，嘆氣，看着聖像。她的姿勢可以看作悲哀與忠順的表情，可以看作疲倦與希望趕快休息的表情。發西利郡王把這種姿勢解釋作疲倦的表情。

他說，「你以為我輕鬆嗎？我消瘦得好像驢馬；但仍然必須和你談一下，卡姬施，很重要的事」。

西利郡王沉默了，他的腮開始神經質地忽然在這邊忽然而在那邊打顫，增加了他臉上不快的表情，這表情當發西利郡王在交際室中時，從來不會在他臉上表現過。他的眼睛和尋常不同：有時嘲笑地前看，有時惡駭地環顧。

郡主用乾而瘦的手把小狗放在膝上，注意地看着郡王的眼睛；但顯然她不要用問題打破沉默，即使是她要靜默到天亮。

「卡姬施，郡主和表妹，卡切芮娜，塞米諾美娜」，發西利郡王繼續說，顯然帶了內心的衝突繼續說他的話，「在現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應該把一切都想一想。必須想到將來，想到你……我愛你們全體，好像愛我自己的孩子，這你知道」。

郡主還是那末委鈍地不動地看着他。

「最後，必須想到我的家庭」，郡主繼續說，忽然推開小桌子，不看她，「你知道，卡姬施，你們

馬托夫三姊妹，還有我的內人，只有我們是伯爵的直接繼承人。我知道，我知道，你說到並想到這種事，是多麼苦痛，但我也不能不讓步；但我的親愛的，我有五十多歲了，必須準備一切。你知道嗎？——我去找了彼挨爾，伯爵正指着他的畫像，要他到自己面前去。」

登西利郡主疑問地看郡主，但不能明白她是在反應他所說的，或者只是看著他……

「我只爲一件事情不斷地祈禱上帝，表兄」，她回答，「求上帝可憐他，願他的靈魂靈魂安寧也罷開這個……」

「是呵，是這樣」，登西利郡主不耐煩地繼續說，拭着禿頂，又忽然把推開的小桌拉近身邊。「但總之……總之，事情是這樣的，你自己知道，去年冬天伯爵寫了遺囑，在遺囑裏他把一切財產撥開了他的直接繼承人和我們，給了彼挨爾」。

「不管他寫不寫遺囑」！郡主泰然地說。「他不能遺留給彼挨爾。彼挨爾是不合法的人。」

「我的親愛的」，忽然登西利郡主說，把小桌子拉到自己面前，激動起來，開始迅速地說，「但假使寫了信給皇帝，伯爵要承認彼挨爾是兒子，怎麼辦呢？你明白，按照伯爵的功績，他的請求將被批准，……」

郡主笑，笑得好像那種人：他們以爲他們知道的事情，多於那些和他們說話的人所知道的。

「我還能向你說」，登西利郡主繼續說，抓住她的手，「信已經寫了，雖然未送出，皇帝却知道這

件事。問題「這對信毀了沒有。假若沒有，那麼馬上一切都完結了」，發西利那王嘆氣，藉此使她明白他說一切完結了是什麼意思，「他們便打開伯爵的文件，遺囑和信都要送給皇帝，他的請求一定會批准的。彼波爾成了合法的兒子，承受一切」。

「我們的部分呢」？郡主問，諷刺地笑着，好像一切都會發生，只是除了這個。

「但，我的可憐的卡姬施，這和白晝一樣的明白，那時他一個人是合法的兒子，而你却得不到什麼。你應該知道，我的親愛的，這個遺囑和信是寫了，還是毀了。假使因為什麼，牠們被遺忘了，那麼你應該知道牠們在那里，把牠們找出來，因為……」

「只是缺少這個」！郡主插言，諷刺地笑着，不覺眼睛的表情。「我是女子；你們看來，我們都是笨；但按照我所知道的，私生子不能承受……一個私生子」，她說，用這個名詞向郡主最後表示他的話無根據。

「怎麼你到底還不懂，卡姬施！你那麼聰明；你怎麼不懂——假使伯爵寫了信給皇帝，在信裏要求承認他的兒子是合法的，那麼，彼挨爾就不是彼挨爾，而是別素驛夫伯爵，那時，他便按照遺囑承受一切呢？假使這個遺囑和信沒有毀掉，你便什麼也得不到，除了這樣的安慰：你是有權行的，以及總行的一切結果。這是確實的」。

「我知道遺囑已經寫了；但還知道牠是無效的，你似乎把我當作一個全傻子，表兄」，郡主看着那

標的表情說，這表情是婦女們以為她們說聰明的辛辣的詼諧所有的。

「我親愛的卡切黃娜·塞米諾芙娜郡主」，發西利郡主不耐煩地說。「我到沙皇來不是爲了要騷擾你，而是把你看作親戚，良好的慈善的真正的親戚。談到你自己利益。我向你說到十遍了，假使給皇帝的信和利於彼埃爾的遺囑是在伯爵的文件中，那麼你，我的親愛簡，和你妹妹們都不是繼承人了，假使你不相信我，那麼是相信知道這件事的人了：我剛才和德米特銳·奧努弗銳支談過」，（這人是家庭法律顧問），「他也這麼說」。

顯然，郡主的思想忽然有了改變；薇層發白，（眼睛還是一樣，）在她說話時，她的聲音發生了那樣動，這是她自己沒有料到的。

「這是很好的」；她說。「我不會希望過什麼，也不希望什麼」。她從膝上拋下小狗，理整衣服的皺摺。

「這是對於那些爲他犧牲了一切的人們的感謝和感激」，她說。「好極了！很好！我什麼也不需要，郡主」。

「但你不是一個人，你還有妹妹」，發西利郡主回答。但郡主未聽他說。

「是的，我早已知道了。但是忘記了，除了卑鄙，欺騙，嫉妒，陰謀，除了忘恩負義，最黑心的忘恩負義，我在這個屋子裏不能期望任何別的東西……」

「你知道不知道這個遺囑在哪里？」發西利郡主問，帶着比先前更大的腮部顫動。

「是的，我做了呆子，我還相信人，愛他們，犧牲我自己。只是那些卑鄙可惡的人才得成功。我知道這些險談是誰的」

郡主想站起，郡主抓住她的手臂。郡主顯得對於全人類忽然覺得失望的神情；她忿忿看對方。

「還有時間，我的親愛的。你記着，卡姬施，這一切是發火、生病的時候所做的，後來又被忘記了。我的親愛的，我們的責任是糾正他的錯誤，藉此輕鬆他最後的時間；就是，不讓他做這樣的不公平，不讓他臨死時不覺得他使那些人不幸……」

「那些爲他犧牲了一切的人」，郡主插言，又想立起，但郡主不讓她如此，「他從來不知道看重犧牲。不，表兄」，她又嘆氣說，「我要記住，在這個世界上，不能特酬報，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榮譽，沒有正義。在這個世界上必須有狡滑與惡意」。

「啊，你聽着，自己安心安；我知道你的好心」。

「不，我是壞心」。

「我知道你的心」，郡主重說，「我看重你的好意，並且希望你也這樣對我。你心安，我們來談談道理，現在還有時候——也許是一天，也許是一小時；告訴我你關於遺囑所知道的一切，最重要的是她在那里；你應該知道。我們現在就拿着遺囑給伯爵看。他一定把牠忘記了，想把牠毀掉，你知道，我的

唯一希望——在宗教上完成他的意志；我只是爲了這個到這里來的。我在這里只是爲了幫助他和你們」。

「現在我懂得一切了。我知道這是誰的陰謀。我知道」，郡主說。

「要點不在此，我的心愛的」。

「還是你的被保護人，你心愛的安娜。米哈洛芙娜，這樣的人我連女用人也不要她做，這個卑鄙可惡的女人」。

「我們不要就談時間」。

「啊，你不要說！去年冬天她跑到這里來，向伯爵說了我們那些可惡的那些卑鄙的話，特別是說到索凌，我不能重說，因此伯爵害了病，兩個星期不想見我們。我知道，他是在那個時候寫了那個可惡的卑鄙的文件；但我覺得這個文件是沒有效力的」。

「事情的要點正在此，你爲何從前一點不向我說」？

「在他的鑲花公文夾裏，他枕在枕頭下邊。現在我知道」，郡主說，未作回答。「是的，假使我有所罪過，那只是對於那個賤婦的仇恨」，郡主幾乎是叫起來，完全變了樣子。「她爲什麼跑到這裏來。但我要向這證明了一切，一切。時候要到的！」

在客廳裏和郡主房間裏正在說這些話時，載彼挨爾（他是被找來的）和安娜·米哈洛芙娜（她覺得應該和他同來）的馬車進了別素號夫伯爵的院子。當車輪低聲碾過鋪在窗下的草蓆時，安娜·米哈洛芙娜向她的同伴說安慰的話，發現他睡在車角上，便將他喚醒。彼挨爾醒來，在安娜·米哈洛芙娜之後下了車，這時才想到那等候着他的、和將死的父親的會面。他注意到，他們不把車趕到大門，却趕到後門。當他下車踏時，兩個穿商人衣服的人連忙從門口跑到牆的暗處。彼挨爾站住，看到兩邊牆下還有幾個同樣的人。但安娜·米哈洛芙娜，聽差，車夫，他們一定看見了這些人，却都未注意他們。這是必須如此的，彼挨爾自己這麼斷定後，跟着安娜·米哈洛芙娜走。安娜·米哈洛芙娜快步地登着幽暗的狹窄的石樓梯，催促落後。彼挨爾，他雖然不明白如何他必須去見伯爵，更不明白如何要走後邊的樓梯，但跟了安娜·米哈洛芙娜的確信與匆忙，他自己斷定了這是一定需要如此的。在樓梯的當中他們幾乎被提爾的人們攔截，這些人大聲踏着鞋子，對着他們跑下來。這些人貼到牆上，讓彼挨爾和安娜·米哈洛芙娜走過去，在他們面前一點不表示驚異。

「這是郡主住的地方嗎？」安娜·米哈洛芙娜問他們當中的一個。……

「是這里」，用人大聲勇敢地回答，似乎現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左邊的門，太太」。

「也許伯爵不叫我。」彼挨爾上到登樓處時說，「我還是到自己房裏去吧。」

安娜·米哈洛夫娜站着，以便彼挨爾和她一道。

「啊，我的親愛的！」她說，用同樣的姿勢，像早晨對於兒子一樣，拉他的手，「你相信，我是和你一樣的受苦，但是你做一個男子吧。」

「當真，我去嗎？」彼挨爾說，和愛地從眼鏡上邊看安娜·米哈洛夫娜。

「啊，我的朋友，你要忘掉他對你的一切錯誤，要記住，他是你的父親……也許他是在死亡的苦痛中」。她嘆氣。「我一向着你如同我自己的兒子。你相信我，彼挨爾。我忘記不掉你的利益」。

彼挨爾一點也不懂；他又更有力地覺得這一切是應該如此的，於是他順從地跟着安娜·米哈洛夫娜，她已經推開了門。

這道門通後邊的外室。在角落裏坐着郡主的老用人，他在打袜子。彼挨爾從來沒有到過屋子的這部分，甚至沒有想到這部分的存在。安娜·米哈洛夫娜向那個用盤子托着水壺的趕過他們的女僕（稱她親愛的好姑娘）問到郡主們的健康，並拉着彼挨爾左右走廊上更向前走。走廊上左邊的第一道門通郡主們的臥房。拿水壺的女僕匆忙地（好像這時候屋裏的一切都在匆忙中）忘記了關門，彼挨爾和安娜·米哈洛夫娜從門口走過，不禁向房裏窺視，最長的郡主和發西利郡王彼此坐得很近在談話。看見了走過去的人，發西利郡王做出不耐煩的動作，向後移動；郡主跳起，用失望的姿勢盡全力猛烈推門，把門闖

起。

這個姿勢是那樣地不尋常的端靜，表現在發西利郡王臉上的恐懼是那樣地不稱他的尊嚴，彼挨爾站住，從眼鏡上邊疑問地看他的女領導人。安娜·米哈洛夫娜不表示驚異，她只微笑並嘆氣，好像表示這一切是她所預料的。

「做一個男子，我的親愛的，我要注意你的利益」，她回答他的目光，更快地向走廊前面走。

彼挨爾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更不知道「注意你的利益」是什麼意思，但他覺得這一切應該如是。

他們從走廊走到接近伯爵會客室的半明的大廳。這是彼挨爾從大門來時所知道的冷靜而陳設華麗的房間之一。但甚至在這個房間的當中也有一隻空澡盆，水灑在地氈上。有一個僕人和一個拿香爐的教堂隨從踉蹌走出，迎到他們，未向他們注意。他們走進彼挨爾所熟悉的有兩個意大利窗子的通冬花園的會客室，室內有葉卡切銳娜的巨大的半身像和全身塑像。所有的同樣的人們，幾乎都坐在同樣的座位上，在會客室中低聲交談。大家停住話聲，看著進門的安娜·米哈洛夫娜的哭枯的蒼白的臉，和低頭顧從地跟隨她的肥胖高大的彼挨爾。

安娜·米哈洛夫娜的臉上表示着了緊要關頭的意識；她帶着彼得整的辦事婦女的態度，比早上更勇敢地走進房，不放走彼挨爾。她覺得她是領帶着將死者所要見的人，因此她的接見是可靠的。她用迅速的目光環顧房中的人，看見了伯爵的敵罪神情，她不躬下身軀，只忽然把身體縮短，輕步地搖擺到神

甫面前，恭敬地接受了這個和那個神甫的祝禱。

「謝謝上帝，趕到了！」她向神甫說，「我們都是他的親屬，是這樣的駭怕」。她更低聲的地說：「這個青年是伯爵的兒子。這是可怕的時候！」

說過了這些話，她走到醫生面前。

「親愛的醫生」，她向他說，「這個青年是伯爵的兒子……還有希望嗎？」

醫生無言，迅速地抬起眼睛和肩膀。安娜·米哈洛芙娜也同樣地抬起肩膀和眼睛，幾乎是閉了眼睛嘆了氣，離開醫生，走近彼挨爾。她特別恭敬地，微微髮簪地向彼挨爾說話。

「相信上帝的仁慈」，她向他指示一個小沙發，讓他坐下來等候她，她自己用聽不見的脚步走近大家所注視的門。在門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之後，聽到門那邊去了。

彼挨爾決定處處順從他的女領導人，走近她所指示給他的沙發。安娜·米哈洛芙娜剛剛進去後，他便注意到室中一切人們的目光帶着甚於好奇與同情的意義注視着他，他注意到大家在低聲交談，用眼睛看他，似乎是含着畏敬，甚至是諛媚的卑屈。他們向他表示了向來未表示過的尊敬：一個他不認識的和神甫在談話的婦人從自己位子上站起，給他坐位，一個副官拾起彼挨爾遺落的手套遞給了他；醫生們當他走近他們時，都恭敬地沉默着，並向兩邊讓開，給他坐位。彼挨爾最初希望坐在另一個地方，以免打擾那個婦人，想自己拾起手套，並繞過並不擋路的醫生們；但他忽然覺得這是不適宜的，他覺得他今天

夜裏是那個應該完成某種可怕而為大家所期待的儀式的人，因此他應該接受每個人的服務。他沉默地接了副官給他的手套，坐在婦人的位子上，把自己的大手放在對稱的高聳的膝蓋上，保持着埃及塑像的單純姿勢，並且心中斷定這一切正是應該如是的，而他今天晚上，爲了不失去自己的隱匿不做笨事，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爲，必須使自己完全處在領導他的那些人的意志之下。

不過兩分鐘，發西利郡主便穿着有三顆星章的衣履尊嚴地高抬着頭走進房。他似乎從早晨起又滑倒了；當他環視全房看見彼接爾時，他的眼睛似乎大於尋常。他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這是他向來未做過的）並把袖向下抑，似乎他試試看抓得緊不緊。

「提起精神，提起精神，我親愛。他緊看你。這很好……」他想走，但彼接爾覺得必須問：

「健康如何……」他遲疑，不知道稱將死的爲伯爵是否妥當；他覺得稱他爲父親是可羞的。

「半小時前他又有一項發作，又是一次發作。提起精神，我親愛的……」

彼接爾是在那樣的思想混亂的情形中，他把「發作」這個字當作某種物體的「打擊」。他迷惑地看着發西利郡主，後來才想到疾病的轉劇叫作「發作」（此字原文又可作「打擊」解——譯者）。發西利郡主遊走着，邊同旁蘭說了幾句話，用足趾走到門邊。他不善用足尖行走，並且笨拙地晃動全身。最長的郡主走在他身旁，再後是神甫和教堂隨從，僕人們也走進了門口。在門那邊可以聽到打動的聲音，最後，安娜·米哈洛夫娜帶着仍然蒼白的、但在完成責任時堅決的面孔跑了出來，拉住彼爾的手臂說：

「上帝的善意是不盡的。這是最後的塗油禮，正開始。來吧。」

彼埃爾進了門，踏上軟地氈，看到副官，不相識的婦人，和幾個僕人——都跟了他進來，似乎他們現在已無需請求准許入房。

二十三

彼埃爾很熟悉這個爲柱子和拱門劃分的大房間，房內全鋪了波斯地氈。在柱子後邊的一部分，一邊是高的紅木床，上面有絲帶。另一邊是有聖像的大架子，這里燈火明亮，好像教堂在晚禱時那麼明亮。在架子的明亮凸廊下有一把長椅，椅上放着雪白的無綳的顯然是新換的枕頭，彼埃爾所熟悉的他父親別素號夫伯爵的莊嚴的身軀躺在椅上，鮮綠色的被蓋到腰部；他有同樣的灰色如獅鬣的髮在寬額上，有同樣的特殊的高貴的深紋在美麗的黃色的臉上。他直躺在聖像下；兩隻寬大的手臂伸出在被上。在手掌向下的右手拇指與食指之間有一枝蠟燭，一個老僕人在椅子旁邊躬腰把牠扶持着。在椅旁站着神甫們，他們穿着莊嚴的明亮的衣服，散開的長髮披在衣上，手裏有燃點的蠟燭，遲緩地嚴肅地作祈禱。在他們身後不遠的地方站着兩個年輕的郡主，手拿着帽子貼在眼上，最長的卡煙籠站在她們前面，帶着憤怒決絕的神情，眼隨無時離開聖像，似乎是向大家說，假使她覆願，她不能自己負責。安娜·米哈洛芙娜的臉上顯出淡淡的悲哀與寬恕，她和那個不相識的婦人立在門邊。發西利郡主站在門的另一邊，靠近

躺椅，背靠着一隻他拉近身邊的雕花的天鵝絨的椅子，拿蠟燭的左手搭在椅上，用右手畫十字，每當他的手指碰到前額時，他總把眼睛向上看。他的臉表示安靜的虔敬，與對於上帝意志的服從。似乎他的臉在說，「假使你們不了解這種情緒，你們的情形將更壞」。

在他後邊站着副官、醫生、與男僕；好像在教堂裏一樣，男女分開。大家都沉默着畫十字，只聽到詩文聲，抑制的低沉的歌聲，以及在沉默時的摩擦聲與嘆氣聲。安娜·米哈洛夫娜，帶着嚴肅的神情，表示她知道她在做什麼，她穿過全房，走近彼挨爾，給了他一支蠟燭。他將蠟燭點着，專心法蔥着四圍的人，開始用那個拿蠟燭的手畫十字。

年輕的紅潤的帶笑的有一顆痣的郡主索斐看着他。她笑着，用手帕遮了臉；好久未放開；但看見了彼挨爾，便又笑。她顯然覺得自己不能看見他而不笑，但又不看他，於是爲了避免引誘，她輕輕地走到柱子後邊。在祈禱的當中，神甫的聲音忽然停止；神甫們互相說了些話；扶伯爾手的老僕人站起來向着婦女們說了什麼。安娜·米哈洛夫娜走上前，俯視病人，在背後用手指要尋闖到她身邊去。法國醫生拿蠟燭，拿柱子站着，他保持着外國人的恭敬姿態，這表示雖然信仰不同，他却明白目前儀式的全部意義，甚至愛同他——用精強方壯的人的，無聲的步子，他走到病人面前，用他的細白的手指從綠色被上拿起他的空手，把他轉過來，切脈，並思索。他們給了病人一點飲料，在他身旁驅動，然後又各回自己的地位，祈禱禮又開始。在這個停頓中，彼挨爾注意到發西利郡主離開椅背，帶着同樣的神情，表示

他知道他要做的事，並且假使別人不懂得這一點，他們的病情將更壞，他不走近病人，却經過他身邊，走到最長的郡主那裏，從她那裏向臥房裏邊走去，走到銅幕下的高床前。離開了床，郡主和郡主兩人都從後邊的門走出，但在祈禱結束前，他們先後回到自己的地位。彼挨爾對於這事並不像對於其他一切那麼注意，他在自己心中堅決地斷定了今天晚上在他面前發生的一切，是相當必要的。

祈禱歌聲停止，可以聽到神甫的聲音，他恭敬地祝賀病人接受聖靈。病人仍舊無生氣地不動地躺著。大家在他的四周走動，可以聽見步履與低語聲，而安娜·米哈洛芙娜的話聲更壓倒大家的語聲。

彼挨爾聽到她說：

「一定要移到床上去，這里無論如何不能……」

病人被醫生們、郡主們、和僕人那樣地圍繞着，彼挨爾不能看見那個有灰藍的紅而黃的頭部，這個頭，在祈禱的全部時間之內他沒有一刹那去注意，雖然如此，他還看別人。彼挨爾從環繞躺椅的人們的小心動作上猜出他們抬起了或移動將死的人。

「扶住我的手臂，好生掉下來」，可以聽到僕人之中一個人的驚駭的低語，「從下邊扶……再來一個人」，許多聲音說，於是僕人們沉重的呼吸和移動的脚步開始加快，似乎表示他們所給的重量超過了他們體力。

苦的人——安娜·米哈洛芙娜在內——走過這個青年面前，他在剎那之間從人們的脊背與頸項後邊

窺見病人的高、肥、微開的胸脯，寬大的肩膀，和灰色鬚髮的獅首，僕人們抬着他的腋下，使他的肩膀高起。他的頭部有異常寬大的額和額，美麗靈敏的嘴，莊嚴冷靜的目光，不因爲死亡的接近而變綠，他的頭部還是和彼挨爾三個月前伯爵派他去彼得堡他所見的一樣。但這個頭因爲抬的人顫動而脚步而幫助地擺動，冷靜的無情的目光不知道停在什麼東西上。

在高聲婆娑經過了幾分鐘的忙碌；抬病人的人們然後散去。安娜，米哈洛芙娜推動彼挨爾的手臂，向他說：「來」。彼挨爾和她一道走至床前，病人在受禮的姿勢中躺在床上，這姿勢顯然有關於剛才舉行的神聖儀式。他的頭高支在枕頭上。他的手對稱地伸在綠色綢被上，手掌向下，當彼挨爾走近時，伯爵直看他，但看他時的目光中的思想與意義是人不能了解的。或者是這個目光什麼也不說，因爲無論眼睛向着何處，總要看着什麼地方，或者這個目光說了很多東西。彼挨爾停止，不知道要做什麼，疑問地看著他的女領事安娜·米哈洛芙娜。安娜·米哈洛芙娜用眼睛向他做匆忙的暗示，指示病人的手，並用嘴唇向手上送出飛吻。彼挨爾細心地伸出頸子，以免碰到被，他完成了她所貢獻的，吻了寬骨而有肌肉的肘。伯爵的手和臉上的肌肉沒有一點動作。彼挨爾又疑問地看安娜·米哈洛芙娜，探問現在他要做什么。安娜·米哈洛芙娜用眼睛暗示床邊的安樂椅。彼挨爾順從地坐到椅子上，繼續用眼睛探問他所做的是否應該。安娜·米哈洛芙娜贊同地點頭。彼挨爾又採取了埃及塑像的對稱單純的姿勢，顯然他在懷疑他的笨重肥胖的身軀佔據了那麼大的空間，他運用了全部的心力，以便儘可能地顯得更小。他看伯爵。伯

俯着着彼挨爾站立時面部所在的地方。安娜·米哈洛芙娜在自己的態度上顯出她意識到父子最後會面時的動人的意義。這樣的經過了兩分鐘，彼挨爾覺得是一小時。忽然在伯爵面部厚肌肉與皺紋上出現上抖擻。抖擻加劇，美麗的嘴唇歪曲（直到這時候彼挨爾才明白他父親是如何接近死亡），從歪曲的嘴裏可以聽到含糊的粗沙聲。安娜·米哈洛芙娜細心地看着病人的眼睛，企圖猜出他需要什麼，有時指彼挨爾，有時指飲料，有時低聲地疑問地叫發西利郡王，有時指彼。病人的眼睛和臉表示不耐煩。他費力地看那站在床頭不動的僕人。

「要轉到那邊去」，僕人低聲說，起身來把伯爵的全身軀翻轉得臉向牆

彼挨爾站起來幫助僕人。

當他們翻轉了伯爵時，他的一隻手無助地掙在後邊，他用力要把她舉過來，却沒有結果。或者是伯爵注意到彼挨爾看這隻無生氣的手臂時的恐怖表情，或是有什麼別的思想此時閃過了他的將死的頭腦，他看了看不順從的手臂，看彼挨爾臉上的恐怖表情，又看手臂，在他的臉上顯出了那麼不稱合他的面色的、微弱的、痛苦的笑容，好像是表示嘲笑自己的特別無力。看到這個笑容，彼挨爾忽然感覺到胸口的顫抖和鼻子的痠癢，淚水潮濕了他的眼睛。病人被翻轉面向牆。他嘆氣。

「他打盹了」，安娜·米哈洛芙娜說，注意到來換班的郡主。「我們走吧」。
彼挨爾走出。

客室裏除了發西利郡王和最長的郡主，沒有別人，他們坐在葉卡切銳娜畫像下，興奮地談論什麼。他們剛剛看到彼挨爾和他的女領導，便不作聲。彼挨爾覺得郡主收藏了什麼，並且低聲說：

「我不能看這個女人」。

「卡姬施預備了茶在小客室裏」，發西利郡王向安娜·米哈洛芙娜說。「去吧，我的可憐的安娜·米哈洛芙娜，吃點東西吧，不然你的精力不夠用了」。

他向彼挨爾未說什麼，只同情地抓他的上臂。彼挨爾和安娜·米哈洛芙娜走進小客室。

「熬夜之後，沒有東西能像一杯上好酌俄國茶這樣的提神了」，勞蘭帶着抑制的潑潑神情說，他在無把子的銅鑲杯中喝茶，站在小圓客室中的棹旁，棹上有茶具和冷酌夜餐。在棹子的四周，聚集了所有的今天夜晚在別萊謝夫伯爵家的人，以從增加他們的精力。彼挨爾很熟悉這個有鏡子和小桌子的小圓客室。在伯爵家舉行跳舞會時，彼挨爾不會跳舞，却愛坐在這圓小的有鏡子的房裏，注意着穿舞衣的在裙肩上帶寶石與珍珠的婦女們如何走過這個房間，看着燦照明亮的鏡子中的自己，鏡子幾次地重復反映出她們。現在這個同一的房間裏只暗淡地點了兩支臘燭，在一袋小桌子上狼藉地擺着茶具和餐碟，各種穿常服的人坐在房中低聲交談。用每一動作，每一個字表示沒有人能夠忘掉臥房裏現在所發生的及將要發

牛肉。彼等雖然很想吃，却未開始吃。他疑問地環視他的女領事，看見她又驕趾走遠。西利郡主及最長的郡主所在時客室裏。彼埃爾假定這是不必須的，遲疑了一會，又跟進走去。安娜·米哈洛夫娜立在郡主的身旁，兩人同時用興奮的聲音說話：

「郡妃，讓我知道什麼是需要的，什麼是不需要的」，郡主說，顯然是處在她猛然閉門時同樣的興奮心情中。

「但，親愛的郡主，」安娜·米哈洛夫娜溫和地說，阻擋着臥房的道路，不讓郡主過去，「在可憐的叔叔需要休息的時候，還對於他不太痛苦嗎？當他的靈魂已經準備……時候，說到人世的事情……」。

發西利郡主坐在安樂椅上，帶着家常的態度，兩腿高架着。他的腮鬍力地打抖，在鬆弛時，似乎下邊發胖；但他的神情好像是不注意兩個婦人的談話。

「啊，我親愛的安娜·米哈洛夫娜，讓卡姬麗去吧。你知道伯爵是多麼愛她。」

「我還不知道這個文件裏是什麼」，郡主向發西利郡主說，指着她手裏的鑲花公文夾。「我只知道真正的遺囑是在櫃裏，這只是一個遺忘的紙。」她想起過安娜·米哈洛夫娜，但安娜·米哈洛夫娜聽了，又阻擋了她的道路。

「我知道，親愛的仁慈的郡主」，安娜·米哈洛夫娜說，用手抓住了公文夾，並且是那樣緊，顯露

她不會容易放手的。「親愛的郡主，我求你，我懇求你，可憐他。我懇求你！」。

郡主無言。只聽到用力擊擊公文夾的聲音。顯然是，假使她說話，便要說出關於安娜·米哈洛芙娜不光彩的話。安娜·米哈洛芙娜抓得很緊，但雖然如此，她的聲音却保持着全部的可愛而低沉與溫和。

「彼埃爾，到這裏來，我親愛的。我覺得他在家庭會議中不是多餘的：是不是郡主？」

「你爲什麼不作聲，表兄？」郡主忽然叫得那麼高，客廳裏的人都聽到了她的聲音並覺得驚恐。「你爲什麼不作聲？此刻天曉得是誰在這里大胆地干涉，在將死的人的房門口做這樣的事情。女陰謀家！她憤怒地低聲說，並用全力掙公文夾。但安娜·米哈洛芙娜走了幾步，不放公文夾，並換了手。

「噢！」發西利郡主責備地驚訝地說。他立起。「這好笑！那麼，讓他去吧。我向你說話」。

郡主放了手。

「你也來！」

安娜·米哈洛芙娜去聽他說。

「你放手，我同你說話。我負責一切。我去問他。我！你這樣便夠了」。

「但，郡主，」安娜·米哈洛芙娜說，「在這樣偉大的聖禮之後，給他一會兒安寧吧。這裏，彼埃爾，說你的意見」，她向年輕人說，他走到他們面前，驚訝地看着郡主憤怒的失去一切禮貌的面孔，和發西利郡主打抖顫的腿。

「記者，你要擔負一切以後的責任」，發西利郡王嚴厲地說。「你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下賤的女人！」郡主喊叫，突然衝到安娜·米哈洛夫娜面前奪取公文夾。發西利郡王垂頭，舉起手。

這時候，彼挨爾注視很久的門，那這可怕的門，很輕地打開了，迅速地低聲地大敞開，撞到了牆，二郡主從門內跑出，伸起手臂。

「你們在做什麼！」她失望地說。「他要死了，你們讓我一個人在那裏」。

大郡主丟下公文夾。安娜·米哈洛夫娜迅速彎腰，拾起爭奪的東西，跑進臥室。大郡主和發西利郡王恢復了神志，跟隨了她。幾分鐘後，大郡主帶着蒼白乾枯的臉，咬着下牙齒，最先走出。看見了彼挨爾，她的臉上顯出不可抑制的憤怒。

「是的，你現在高興了，」她說，「這個給你等到了」。她抽噎，用手帕蒙了臉，跑出房。

發西利郡王在郡主之後走出來。他踉蹌着走到彼挨爾所坐的沙發前，翻到上面，用手蒙了眼。彼挨爾注意到他的臉色發白，下頰跳動並震顫，好像是發瘧疾。

「啊，我的親愛的！」他說，抓住彼挨爾的肘肘；他的聲音裏帶着誠懇與虛弱，這是彼挨爾從前所不會注意到的。「我們犯了許多罪過，我們做了許多欺騙，而這一切是爲了什麼？我已經五十多歲了，我親愛的，……你看我……一切都要因死而完結，一切。死是可怕的」。他流淚。

安娜·米哈洛芙娜最後走出，她用輕柔遲緩的腳步走近彼挨爾。

「彼挨爾！……」她說。

彼挨爾疑問地看她。她吻年輕人的額，眼淚濕了他的臉，她沉默着。

「他不在了……」

彼挨爾從眼鏡上邊看她。

「來，我領你回去。你哭哭看。沒有東西能夠像眼淚這樣的解除悲哀」。

她領他進了黯暗的客室，彼挨爾高興那里沒有人看見他的臉。安娜·米哈洛芙娜離開了他，當她回轉時，他已經把頭伏在臂上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晨安娜·米哈洛芙娜向彼挨爾說：

「是的，我親愛的，這是我們大家前重大損失。我不是誇你。但上帝要幫助你。你年輕，我希望你是這個鉅大家業的主人。我囑還未打開。我很知道並且相信這不足令你轉過頭來，但這在你身上加了許多責任，你一定要做一個男子」。

彼挨爾無言。

「也許遲一遲我要向你說，親愛的，假使我不在那里，天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你知道我的叔叔前天應許了我，說不忘記保理斯。但他沒有時間了。我希望，我親愛的，你完成你父親的願望。」

彼掛爾一點也不懂，却沉鬱着，臉色蒼紅，看着安娜·米哈洛芙娜那妃。和彼掛爾談話後，安娜·米哈洛芙娜坐車去羅斯托夫家，上床睡覺。早晨醒來時，她向羅斯托夫家和所有的知交們說了別萊號夫伯爵逝世的詳情。她說，伯爵那樣地死了，正如她希望自己那樣死；說，他的死不僅是動人的，而且是感化的；父子的最後會面是那樣動人，她不能想到這個而不流淚；說，她不知道在這個可怕的時候，誰的舉動更好；或者是父親。他在最後的時間想起一切的事一切的人，他向兒子說了那樣動人的話，或者是兒子，他看起來是那麼可憐，他是那麼傷心，雖然如此，却企圖隱藏自己的悲哀，以免觸動將死的父親。她說，「這是痛苦的，但這是有益的，看到這樣的人，像老伯爵和他的尊貴的兒子，精神便會提起」。關於郡主和簽西利郡王的行爲，她不贊成他們，却也說到他們，但是很祕密地，低聲地。

二十五

在童山，在尼考拉·安德來維支·保爾康斯基郡王的田莊，他們每天等候年輕的安德來郡主與那妃來到，但這種期望並未破壞老郡王家中生活的嚴格秩序。總司令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主，社會上的綽號是「普魯士王」，自從在巴弗爾（或可譯保羅——譯者）皇朝被謫居後，即和女兒瑪麗亞郡主及她的女伴那銳昂小姐住大童山不出門。在新皇朝中，雖然他被允許入都城，他仍然住在鄉裏不出門，他說假使有誰需要看他，那末就從莫斯科走一百五十里來到童山，而他却什麼人什麼東西也不需要。他說人還

的異處只有兩種來源，爾情與迷信，而美德也只有兩種：勤勞與智慧。他自己担任女兒的教育，爲了發展她這兩種主要的美德，教她代數與幾何的課程，把她的全部生活規定在不停的任務中。他自己不斷地從事於寫作自己的回憶錄，演算高級數學，在車床上鑿烟壺，在花園中工作，管理建築，他的田莊上不斷地蓋房子。勤勞的主要條件是規律，而規律在他的生活方式中達到了最高度的精確。他上掉吃飯是在一定不變的情形中，不僅是在同一點鐘，而且在同一分鐘。對於他身邊的人們，自女兒到僕人，郡王是苛刻而且不變地嚴厲，因此，不須殘忍，他便喚起了別人對於他的畏懼與尊敬，這是城殘忍的人也不容易獲得的。雖然他已退休，目前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影響，本省（他的田莊所在處）的每個高官都認爲必須來看他，正如同建築師、園丁、和瑪麗亞郡主一樣，等到郡王在規定的鐘點走進高大的客廳。當書房巨大的門打開，而戴了白粉假髮的郡王的矮身材出現時，客廳中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到同樣的尊敬情緒，甚至畏懼，「郡王有瘦小的手，灰色豎眉，有時當他皺蹙時，便遮蔽了他的智慧、年輕、明亮的眼睛中的光芒。」

在年輕夫婦到家那天的早晨，瑪麗亞郡主習慣地在一定的時間來到客室向父親請早安，並且恐懼地戴十字，默誦禱文。她每天進來，每天祈禱着這個逐日的會面經過良好。

坐在客廳中帶白粉假髮的老僕人輕輕地立起，低聲地說：「請」。

在門那邊可以聽到車床訥律的聲音。郡主胆怯地推動輕滑地敞開的門，站在門口。郡王在車床上工

作，環顧了一下，繼續工作。

大書房中滿是顯然不斷要用的東西。大棹上有書笈與計劃，高玻璃書櫃前門上有鑰匙，高而寫字樣是立式的，上面有敞開的稿本，木工的車床，和灌開的工具，及散在周圍的削片——這一切表示繼續的各種有規律的活動。從郡王穿銀邊韃靼式鞋子的小腳的運動上，從他的露筋的瘦手的堅強壓力上，可以看到郡王的髮際老年的仍歸堅強與很有能耐的力量。踏動了輪轉，他把腳從草床的踏板上拿開，拭了拭蹠子，放入掛在車床上的皮口袋中，然後走到棹邊，叫來女兒。他從來不祝福自己的孩子們，他只伴隨他的有靈藥的今天尚未割削的腮，嚴格地而同時細心溫柔地看着她說：「好嗎？！噢，坐下吧！」他拿了親手寫的幾何稿本，用腳把椅子勾近。

「明天的！」他說，迅速地找出那一頁，用粗指甲從某一段割到另一段。郡主俯首對着棹上的稿本，「等一下，給你的一封信」，老人忽然說，從連在棹上的口袋裏取出了一封女子手蹟的信，拋在棹上。

郡主的臉對着這封信露出了紅霞。她迅速拿起這信，俯首觀看。

「愛洛意絲寄的？」郡主問，在冷笑中露出黃而尚堅的牙齒。

「是的，尤爾寄的」，郡主說，胆怯地看着她，胆怯地笑。

「我也已經放過了兩封信，第三封信我要讀」，郡主嚴厲地說。「我怕你為愛洛意絲，我要讀第三封

「。

「讀這封吧，爸爸」，郡主說，臉更紅，遞信給他。

「第三封，我說，第三封」，郡主短促地叫着，推開了信，把尉文在棹上，拿近有幾何圖解的稿本。

「那末，姑娘」，老人開始說，貼近女兒，俯視稿本，把一隻手臂放在郡主所坐的椅背上，所以郡主覺得自己各方面都包圍在父親的煙氣與老年腐蝕性的氣味中，這是她久已開慣的。「那末，姑娘，這些三角形是相同的；請看，ABC角……」

郡主驚恐地看了看父親在她身邊的明亮目光；紅霞滿佈她的臉，顯然是什麼也不懂，並且是那麼駭怕，這恐怖阻礙她了解父親的全部相連的解釋，無論這些解釋是多麼明瞭。無論是先生的過失或學生的過失，但每天要重複這個相同的事情；郡主的眼睛模糊，她什麼也不能看，也不能聽，只覺得嚴父的瘦臉接近自己，感覺到他的呼吸和氣味，只想到如何趕快走出這間書房，在自己的房間裏解答問題。老人有了脾氣：把他所坐的椅子大聲地推開又拉近，約制自己不要發火，但幾乎每次都發火、申斥、並且有時拋開稿本。

郡主錯了回答。

「啊，這樣的笨！」郡主大叫，推開稿本，迅速轉過身，但立刻又站起，來回走動，把手放在郡主

頭髮上，又坐下。他靠近棒子又繼續解釋。當郡主把有指定功課的稿本闖起，準備走去時，他說，「不行，郡主，不行。算學是偉大的功課，我的小姐。我不希望你像那些笨姑娘。弄習慣了！就會歡喜的」。他用手拍她的腮。「牠將把你頭腦中的愚笨趕出」。她想走，他用姿勢阻止住她，從高棒上取了一冊未裁的新書。

「這又是你的愛洛意絲寄給你的什麼「神祕之信」。宗教的書。我不干涉任何人的信仰；我看過了。拿去。好，去吧，去吧！」

他拍她的肩膀，自己在她後邊關門。

瑪麗亞郡主帶了悲愴的驚懼的表情走向自己的房，這表情很少離開她，使她的不美、痛苦的臉更加不美；她坐到自己的寫字台前，台上散擺了小巧的畫像，堆了稿本與舊本。郡主是那樣的無秩序，正如郡主是那樣的有秩序。她放下幾何稿本，不耐煩的折開信。這信是郡主從小的密友寄來的；這個朋友就是那個會赴羅斯托夫家命名禮的祝宴的尤麗·卡拉根。

尤麗用法文寫了：

「親愛卓越的朋友，別離是多麼難受而可怕的事情啊！我會向自己說：我身靈與幸福的一半是在你身上，雖然空間把我們分隔，我們的心却被解不開的結所連繫；然而我的心反抗命運，雖有各項娛樂與消遣在我身邊，我却不能克制我們分別以來我在心裏所感覺的某種潛隱的憂愁。爲什麼我們不重聚呢，

一如夏間在你書房裏的藍沙發上，在淺語的沙發上？爲什麼我們不能像三個月以前那樣，在你那麼文雅，安靜，而洞達的神影中取得新的道德力量呢？我是這麼愛你的神影，而此刻當我寫信給你時，我彷彿看到你的神影在我目前」。

甚至此處，瑪姆亞郡主嘆氣，看着右邊那面鏡子。鏡子反映出她的不美的虛弱的軀軀和瘦臉。一向憂鬱的眼睛現在特別失望地看著鏡中的自己。「她恭維我」，郡主想，轉過身，繼續向下讀。但尤麗並未恭維她的朋友：確實，郡主的大、藍、明亮的眼睛（似乎溫暖的光線如泉地流出她的眼睛），是那麽美，雖然她的全部面孔不美麗，她的眼睛却偶爾表示出動人的美麗。但郡主從來不會看見自己眼睛的美麗表情，這表情是在她不想到自己的時候，她的眼睛所有的。和所有的人一樣，當她照鏡子的時候，她的臉上便有了緊張的、不自然的、醜陋的表情。她向下讀：

「全莫斯科只在談戰爭。我的兩個兄弟中的一個已在國外，另一個在衛隊裏，衛隊正要向邊境開拔。我們親愛的皇帝已經離開彼得堡，並且聽說要將他寶貴之軀去冒險戰爭的危險。上帝要使這個破壞歐洲和平的考爾西卡登勃（指拿破崙——譯者）被天使收服，這天使（指俄皇——譯者）是全能的上帝在慈悲中給我們做君主的。不說我的弟兄，這個戰爭奪去了我心中最寶貴的一個親戚。我是說年輕的尼考拉·羅斯托夫，他具有熱情，不能不動，他已離開大學，準備從軍。並且，親愛的瑪麗，我要向你承認，雖然他極年輕，他的離家從軍對於我是一大痛苦。夏間我向你提到的這個青年，有這麽多的高貴與真正的青

春，這在我們這個時代，在二十歲的人當中是少有的。此外，他有那麼多的坦白與熱誠。他是如此純潔的詩趣的，我和他的關係，雖然是暫時的，却是我可憐的心中最甜蜜的快樂之一。我的心曾經受了那麼多的痛苦。有一天，我將告訴你我們的分別，以及我們在分別時所說的一切。這一切將還是很新鮮。啊！親愛的朋友，你是幸福的，你不知道這些劇烈的快樂與痛苦。你是幸福的，因為後者通常是更強烈的。我且知道，要尼考拉伯爵對於我有超過朋友的關係，他還太年輕了，但這種甜蜜的友誼，這些如此詩情而純潔的關係正是我心中的需要。我們不再說到這個了。近來全莫斯科所注意的重大新聞，是老別索號夫伯爵的死和他的遺產。你設想一下，三位郡主只得到很少的東西，發西利郡主一無所得，而彼挨爾繼承了一切，他被承認為合法的兒子，所以他成了別索號夫伯爵，有了俄國最好的財產。據說發西利郡主在這些個的事件中扮演了很壞的角色，他很失望的回返彼得堡去了。

「我要向你們承認，關於遺產與遺囑的全部情形，我知道很少；我所知道的，便是自從我們所知叫做彼挨爾的這個青年立刻成為別索號夫伯爵並為俄國最大財產之一的主人之後，我很愉快地注意到有大閩女節太太們，及小姐們本人對於這個人（我附帶說一句，這個人在我看來，總似乎是一個可憐的人）的語氣及態度的改變。如同他們兩年來高興地替我找出我所大部分不知道以求婚者，現在莫斯科的婚專閣談把我作了別索號夫伯爵夫人。但你很知道我一點不想如此。關於婚事，你知道，新近「大家的姑母」安那·米哈洛芙娜極秘密地告訴了我關於你的婚事的計劃。這不多不少，正是發西利郡主的兒子阿拉托

爾，他們要把他娶一個有錢而出衆的女子，他的父母選了你。我不知道你對於這事是什麼態度，但我覺得我應該事先通知你。他們說他很好，又很壞。這是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

「談得很多了，我寫完了第二頁，媽媽來找我去阿卜拉克生家吃飯。讀一讀我寄給你的神祕的書，這書在我們這里很流行。雖然這本書裏有許多地方是人類脆弱的理性難以了解的，這却是一本異常的書，讀了可以安慰並振作精神。再會。我敬候令尊大人安福，並問鄧銳昂小姐安好。我抱你一如我愛你。

尤麗。

「附啓：告訴我你哥哥和他嬌小夫人的消息。」

郡主思索了一會，送糊地笑（這時她的臉被她的明眸暗所照耀，完全變樣了），於是忽然立起，重步地走到桌前。她拿了紙，她的手開始迅速地在紙上移動。她用法文寫了下面的回答：

「親愛的卓越的朋友。你十三日來信給了我巨大快慰，我一直愛我，我的詩意的尤麗。你所痛惜的別離，對於你並沒有通常的影響。你怨訴別離——假使我敢訴述，我失去了一切我所寶貴的，我將說什麼呢？呵！假使我們沒有宗教來安慰我們，生活是很悲慘的。當你向我說到對那個青年的情感時，爲甚麼你假設我的態度是嚴謹的呢？關於這種事件，我只對於我自己嚴格。我了解別人的這種情緒，即使我不能贊同我未曾經驗過的那些情緒，我也不指責他們。似乎我只覺得基督徒的愛，對於隣人的愛，對於仇敵的愛，較之一個青年的美艷眼睛，在你這樣善信戀愛的少女心中所能引起的情感是更有價值，更甜

資，更美麗。

「別羨慕夫伯爵逝世的消息在你的信之前已到此，我父親很哀慟。他說他是大時代的最後第二個代表，而現在是他的輪次了；但他要盡力使他的輪次儘可能地來得遲。願上帝救我們脫離這個可怕的不幸！我不能贊同你對於彼接爾的意見，我們從小即相識。我總似乎覺得他有一顆優美的心，這是我對於人們所最重視的美德。關於他的承繼與發西利郡王所扮演的角色，對於雙方都是悲憐的。呵！親愛的朋友，我們神聖的救主說過，要駱駝穿過針孔，比要富人進天國還容易，這句話是十分確實的；我可憐發西利郡王，但我更可憐彼接爾。這樣年輕，担負了大財產，他受到多少引誘啊！假使有人問我在世界上最需要什麼，我說是要比最貧窮的乞丐還貧窮。千萬感謝，親愛的朋友，你所寄給我的這冊在你們當中引起大波動的書。此外，你還向我說，在許多好東西之中，還有別比爲人類脆弱理性所不能了解的。我却覺得從事於不可了解的閱讀是無用的，因爲正因此，牠不能產生任何結果。我從來不能了解那種人的熱情，他們閱讀神祕書笈而擾亂了思想，這些書笈只增加他們精神上的懷疑，煽動他們的幻想，給他們一種完全與基督徒所簡單相反的誇大性格。讓我們說「使徒行傳」與「福音書」吧。我們不要在這些書中尋找神祕的東西，因爲當我們還有肉體還在，這靈光在我們與永恆之間懸起不可穿過的幕帳時，我們這些可憐的罪人如何能夠了解天意的可怕而神聖的祕密呢？我們還是限定自己來研究偉大的原則吧，這是我們神聖的救主爲了在地上領導我們而留給我們的；讓我努力去遵照並隨從這些原則，讓我們相信，

我們愈不放縱我們脆弱的理性，我們愈得上帝的歡喜，上帝拒絕一切不是他所給的知識，我們愈不沉入他所不願給我們知道時，他將愈快地用他的聖靈把他展示給我們。

「我父親沒有同我談到婚事，但他只說接到一封信，等候發西利都王來拜訪。關於我的結婚計劃，親愛而卓越的朋友，我要告訴你，我以為結婚是我們必須遵從的一種神聖制度。假使全能的上帝一旦使我負了妻、母的責任，無論他對於我是多麼痛苦，我試將盡我力量忠實地完成他，而不自我煩惱，去考察我對於這個天意給我做丈夫的人的情感。」

「我接到一封哥哥的信，說他要帶他的夫人來董山。這將是一個短時間的樂事，因為他要離開我們去參預不幸的戰爭，上帝知道我們如何，為何捲入戰爭。不僅是在你們人事與社會的中心，大家只談到戰事，並且在這裏，如城市居民通常對於鄉村所設想的，在這些村野農夫與自然界的平靜之中，戰爭的反應也可感到，並被痛苦地感覺到。我父親只說到前途與後退，這些事我一點也不懂；前天我在村道作日常的散步時，我看到一件助心的事，這是我們這裏的一萬新兵要去入營……不得不看到這些離家的人的母親妻子、兒女們的情況。聽到兩方面的啼哭聲。好像人類忘記了神聖教主的規律，他宣傳親愛與恕罪，人須把互相屠殺的技術當作自己的最大美德。」

「再會，親愛善良的朋友：願我們神聖的救主和世的至上聖母把你庇佑在神聖的強力的保護之下。」

「啊，你要寄信，郡主，我的信已經寄過了。我是寫給可憐的母親」，帶笑的面部鏡子小姐用迅速可愛、而細膩的聲音說，滾舌地說R音，並把全然不同的一種輕鬆愉快而自足的世界帶到瑪麗亞郡主那精神悲傷而憂鬱的氣氛中。

「郡主，我應該預先通知你」，她添說，聲音放低，「郡主有了爭吵，爭吵」，她說，含糊地發R音，滿意地聽自己說，「和米哈伊·依發諾維支爭吵。他脾氣很不好，很惱怒。你當心，你知道……」。

「啊！親愛的朋友」，瑪麗亞郡主回答，「我會經請求你決不要向我說到父親是什麼樣，心情。我不許我自己批評他，也不希望別人做這樣的事」。

郡主看表，看到她應該去彈大鋼琴的時間已過了五分鐘，她帶了驚恐的面色走進休息室。按照日常的規定，在十二點與兩點之間，郡主休息，郡主彈大鋼琴。

二十六

灰髮老僕坐着打盹，聽着大書房中郡主的研聲。在屋子的遙遠的地方，在關着的門那邊，可以聽到丟棄克長曲中重奏了二十遍的困難的拍節。

這時有一輛驪轎車和一輛兩輪小車來到階梯前，安德來郡主從驪轎車中走出，扶出了嬌小的夫人，讓她們走在前面。戴假髮的灰髮齊抗，從客廳門裏伸頭觀看，低聲地說郡主在午睡，並匆忙地關了門。

齊杭知道，兒子的來家以及任何非常的事件，都不得破壞日常秩序。雖然安德來郡王和齊杭一樣，很知道這個；他看了看表，似乎要證實他父親的習慣，在他分別以來，是否有了改變，並且相信沒有改變，並向夫人說：

「再過二十分鐘他就要起來，我們去看瑪麗亞郡主吧」，他說。

嬌小的郡妃在這個時期長胖了，但她的有毫毛的，帶笑的短脣，在她說話時，動得照舊地愉快可愛。

「啊，這是宮殿」，她向丈夫說，環顧四周，她那樣的神情，好像是向跳舞會的主人說稱贊之辭。

「走吧，快，快！」她環顧，向齊杭，丈夫，及領路的僕役說。

「是瑪麗在練習嗎？走輕一點，應當讓她吃驚」。

安德來郡王帶着恭敬而愁悶的表情跟着她。

「你老了一點了，齊杭」，他說，走過吻他手的老僕。

在傳出大鋼琴聲的房間前面，從邊門踢出俊好的美髮的法國小姐。部銳昂小姐顯得喜悅忘形。

「啊！郡主是要多麼快樂阿」，她說，「總之！我該告訴她」。

「不，不，請不要！你是部銳昂小姐，我從我的小妹對你的友誼上已經知道了」，郡妃說，和法國小姐接吻。「她不料到我們吧？」

他們走到休息室門口，門內傳出重複又重複的拍節。安德來郡王停住鼓眉，似乎期待什麼不快之事。

郡妃走進去。拍節中途斷絕，甯喧叫聲，瑪麗亞郡主重步聲與接吻聲。當安德來郡王進去時，只在安德來郡王結婚時相見短促。郡主與郡妃逐相抱着，嘴唇緊貼在最初碰到的地方。部銳昂小姐站在她們旁邊，把手放在心上，並虔誠地笑着，顯然是同等地想哭又想笑。安德來郡王攆肩、皺眉如同音樂的愛好者聽到錯音而皺眉。兩姐妹互相放開；然後，好像恐怕遲緩，又互相抓住手，開始吻手，把手放開，然後又互相吻臉，然後完全出於安德來郡王意外的，兩人流淚，又開始接吻。部銳昂小姐也流淚。安德來郡王顯然是不自在；但對於兩位女子，似乎她們流淚是那樣自然；似乎她們沒有料到她們能夠相見而不流淚。

「啊！親愛的！……啊！瑪麗亞！」忽然兩個婦女說話了，並出聲笑。「我今天夜裏夢見：你沒有料到對吧？……啊！瑪麗亞，你瘦了！你長胖了！」

「我立刻便認出了郡妃」部銳昂小姐插言。

「我一點不懷疑！」瑪麗亞郡主喊叫。「啊！安德來，我沒有看到你」。

安德來郡王和姊妹相擁擁吻，並向她說，她還同平常一樣，是那麼好哭的女孩子。瑪麗亞郡主轉向哥哥，她的此刻顯得美麗而、明亮的、大眼睛的可愛、溫暖而文雅的目光，在淚水裏看着安德來郡王的

臉。郡妃不停地說話。有毫毛的短上唇時時忽然下抵，在必要時碰到鮮紅的下唇，然後又帶着牙齒與眼睛的明媚笑容把他張開。郡妃說到他們在斯巴斯卡山所遇的意外事件，在她的情形中這件事是危險的，然後她又立刻說到她所有的衣裳都丟在彼得堡，在這裏大膽得她要說什麼，又說安德來完全變了，說基蒂·奧都曹夫嫁了一個老人，又說有一個「配得上」瑪麗亞郡主的主婚者，但她們要以後再談這話。瑪麗亞郡主仍舊沉默着看哥哥，在她的美麗的眼睛裏含着憂與愁。顯然她心中現在有了與嫂嫂言語無關的、自己的思緒。在她敘述彼得堡最後節目的當中，她向哥哥說：

「你決定去打仗嗎，安德來？」她嘆氣說。莉薩也嘆氣。

「而且是明天」，哥哥回答。

「他要把我丟在這裏，天曉得爲什麼，何時他能升官！」瑪麗亞郡主沒有聽完，繼續着自己的思緒，把親愛的眼睛看着嫂嫂腰部，向她說：

「當真嗎？」她說。

郡妃的臉色改變了。她嘆氣。

「是的，真的」，她說。「啊！還很可怕！」

莉薩的嘴唇下垂。她把面龐貼近小姑的臉，於是又意外地流淚。

「她必須休息了」，安德來郡主皺眉說。「是不是呢，莉薩？領她到你房裏去罷，我去看爸爸。他

怎樣，還是一樣呢？」

「一樣，完全一樣；我不知道，你覺得如何」，郡主快樂地回答。

「同樣的時間，在路上散步嗎？草床？」安德來郡主帶着幾乎不可見的笑容問道，雖笑容表示他雖然對父親有愛心與敬意，他却明白父親的缺點。

「同樣的時間，草床，還有教學和我的講何課」，瑪麗郡主快樂地回答，好像她的講何課程是她生活中最快樂的事件之一。

在等待老郡主起身所需的二十分鐘過去時，齊杭來叫年輕的郡主去見父親。為了接待兒子的來到，老人在自己生活方式中做了一件例外的事：他命人在他飯前穿衣的時候，讓他進自己的房間。郡主喜歡穿舊式衣服，穿「卡夫祖」(一種舊式農民衣服——譯者)打扮。當安德來郡主(他小聲地在交際場中所有的那種輕蔑的面情與態度，而帶着當他與彼接爾談話時所有的與奮面孔)進父親的房時，老人穿着睡衣坐在寬大的厚格哥皮的椅子了，穿了粉單，頭對着齊杭的手。

「啊！騎士！你想和保拿巴特打仗嗎？」老人說，在齊杭手中的髮辮所許可的範圍內搖着打粉頭。

「你要好好的地注意他，不然他馬上就要把我們寫在他的國民冊上了。你好！」他伸出自己的腳。

老人在飯前的午睡後，處在很好的心情中。(他說，飯後的睡覺是銀的飯前的睡覺是金的。)他快樂地在高懸的濛濛下側着他的兒子。安德來郡主走近，在指定的地方吻了父親。他未回答他父親所愛說

的那些談話——對於現在單人的嘲笑，特別是對於保拿巴特。

「是的，爸爸，我來到你這裏，還帶了有孕的媳婦」，安德來說，用興奮而恭敬的眼睛注視着父親面上每一線條的動作。「你的身體怎樣？」

「孩子，只有呆子和浪子才身體不好，你知道：我從早到晚都忙，有節制，當然身體好。」

「謝謝上帝」，兒子笑着說。

「上帝與這事無關。來，說吧」，他繼續說，回轉到自己愛談的題材，「且耳曼人如何按照你們的新科學，所謂賊路，教你們固保拿巴特打仗呢？」

安德來却玉笑。

「讓我定一定諫，爸爸」，他帶笑說，表示父親的觀點並不妨礙他尊敬他，心愛他。「我還沒有住定呢」。

「廢話，廢話」，老人喊叫，搖擺髮辮，試試看是否編得緊，並抓住兒子手。「媳婦的房預備好了。瑪麗亞那主會做她，告訴她，和她談心。這是女人們的事。我歡喜她。坐下來，說吧，米海生的軍隊我知道，還有托爾斯太的；同時的出征；兩邊的軍隊要做些什麼呢？普魯士，中立；這我知道。奧地利怎樣呢？」他說，從椅子上站起，在房中走動，齊統圍着他衣服的各部分。「瑞典怎樣呢？他們要編被美拉尼亞嗎？」

安德來郡王，看到父親問題的急迫，開始解釋所提出的戰爭的作戰計劃，開初他不高興，但後來，他漸漸興奮起來，不曉在談話當中，習慣地從俄文說到法文，他說，如何九萬軍隊應該去威魯普魯士，以便使她放棄中立，加入戰爭，如何這個軍隊的一部分應該在施特拉爾松德與瑞典軍會師，如何二十二萬與軍，應該聯合十萬俄軍在意大利及來因作戰，以及如何五萬俄軍與五萬英軍在那不勒登陸，以及如何總共五十萬軍隊應該各方面向法軍進攻。老郡王對於所說的不表示絲毫興趣，似乎不在聽，並繼續走動着穿衣服，有三次意外地打斷他。有一次他止住他，叫着：「白的！白的！」

這意思是齊杭沒有給他他所需要的信心。另外一次，他站住，問：「她快要生產了嗎？」饒責地搖頭，說「不好！繼續說，繼續說！」。

第三次是當安德來郡王說完了他的敘述，老人用老年的假聲，用法文唱出：「馬爾不路克要去打仗。上帝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兒子只笑。

「我不是說這是我所贊同的計劃」，兒子說，「我只是向你說出事實。拿破崙已經做出和這個計劃同樣完善的計劃」。

「那末，你並沒有向我說出任何新的東西」。老人思索地迅速地向自己說：「上帝知道他什麼時候

〔註〕爲一法國名歌之開端二句。——毛

回來。到飯廳裏去吧。」。

二十七

在規定的時間，打過粉削過鬚的郡王走進飯廳，他的媳婦，瑪麗亞郡主，都銳培小姐，郡王的建築師在那裏等候着，建築師由於老人的奇怪念頭而被允上桌吃飯，不過按照他的地位，這個不重要的人不能期望受到這種優待。郡王在生活中堅決地維持階級的差別，甚至重要的省官也很少准許上桌，忽然對於在角落裏用方格手帕醒鼻子的建築師米哈伊·依發諾維支，表示一切的人是平等的，並且屢次感動女兒，說米哈伊·依發諾維支沒有地方不如他們。在桌上郡王常向無言的米哈伊·依發諾維支說話。

飯廳和屋內的一切房間相同，是極高的，家屬和站在各人的椅子後邊的僕人們都在等候郡王進來；手背上擦着餐巾的椅子看着餐桌的佈置，向聽差作暗號，不隱地用不安的眼睛看壁鐘，又看郡王所要進來的門。安德來郡王看着保爾康斯基郡王家系圖內大的新鍍金框子，掛在對面的，是一個同樣大小的戴王冠在位親王粗劣畫像的框子，這像（顯然是家庭畫師的手筆）〔註〕是柔銳克的後代，是保爾康斯基家族的始祖。安德來郡王看着這個家系圖，搖着頭，帶着那樣的神情發出譁笑，好像是看一個兩像得可笑的畫像。

〔註〕大地主的農奴中常有畫家，音樂家等人才——毛

「我怎麼會知道這一切！」他向着走近他的瑪麗亞郡主說。

瑪麗亞郡主疑異地看著哥。她不懂他在笑什麼。她父親所做的一切，都引起她的不可批評的尊敬。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安德奈郡主繼續說。「用他的大智做這樣可笑的事情！」

瑪麗亞郡主不能明白哥哥批評的尊敬，並預備反駁，這時房外傳來期待的足音；郡主和平常一樣地迅速愉快地走進來，似乎是有意识地用他的匆忙的舉止表示嚴格的家庭秩序的對照。在這個時候，大鐘敲了兩點，在別的客室裏響著微弱的聲音。郡主站住；高聳的濃眉下蠢動、明澈、嚴厲的眼睛看了全體，並停在嬌小那妃的身上。嬌小那妃這時感覺到那種情緒，好像朝臣在皇帝上朝時所感覺到的，她感覺到異樣與恭敬的情緒，這是老人在一切四周的人心中引起的。他摩那妃的頭，然後又用笨拙的動作拍她肩膀。

「我高興，高興」，他說，又注意地看了看她的眼睛，迅速走開，坐到自己的位上。「坐下，坐下，米哈伊·依發諾維支，坐下」。

他要媳婦坐到身邊。僕人爲她移了椅。

「咪，咪」！老人說，替她拍開腰。「趕上了，不好！」

他乾澀冷淡而不快地向她笑，和他平常一樣，他只用脣笑，而不用眼睛笑。

「必須走動，走動，愈多愈好，愈多愈好」，他說。

她小為那兒不肯聽他說，或者是不願聽他說話。她沉默地坐着，似乎想開。那王問她的意見，她開始笑着說話。他問到她的普通朋友：那兒更加活潑，開始談話，向那王傳達別人的問候，報告城市的閒談。

「可憐的阿卜拉罕生怕將夫人死了丈夫，眼睛都哭出來了」，這話，更加活潑起來。

她念活潑，那王愈發厲，愈嚴厲地看着她，忽然似乎充分地研究了她，形成了對於她的明確概念，便轉過身去，向米哈伊·依發諾維支說話。

「那末，米哈伊·依發諾維支，我們的保拿巴特要受苦了。安德來那王」（他總是在第三者之前這麼稱呼兒子）「向我說過，他們聚集了什麼樣的兵力對付他。我問你總把他當作一個有用的人」。

米哈伊·依發諾維支在「我問你」說到關於保拿巴特的這些話的時候，確實不明白，但他知道是帶要他引起那王所愛好的話題，他驚異地看小那王，不知道下面將發生什麼事。

「他是我的大傑路家」！那王指着建築師向兒子說。談話又涉及戰爭，保拿巴特，及現在的將軍們與官吏們，似乎老那王不僅相信所有現在當權的人是小孩，不知道軍事與政治的基本知識，而保拿巴特是無用的法國人，他得到成功，只是因為沒有波巧姆金與蘇佛羅夫之流的人反對他；他還甚至相信歐洲沒有政治的困難，沒有戰爭，只有傀儡戲，現在的人在這裏面表演，裝着是在做正經事。安德來那王愉快地忍受了父親對於兒子的嘲笑，並且帶着明顯的快樂引起父親說話，並聽他說。

「似乎從前的一切都是好的嗎？」他說。「蘇佛羅夫自己不會說在英羅的圈套裏而不能出來嗎？」

「誰告訴你這話的？誰說的？」郡王叫起來。「蘇佛羅夫！」他拋掉碟子，碟子被齊杭靈活地接住。

「蘇佛羅夫！想想看，安德來郡王。兩個人：勝得烈和蘇佛羅夫！莫羅！假使蘇佛羅夫的手是自由的，莫羅便要被捕；但他的手被御前軍事香腸燒酒參議院束縛住了。鬼也不會替他歡喜的！你會知道這些御前軍事香腸燒酒參議院是什麼樣的！蘇佛羅夫不能應付他們，所以米哈伊·庫圖索夫如何能應付呢？不，親愛的，他繼續說，「你和你的將軍們不能克服保拿巴特；必須用法國人，讓他們不知道自己，屠殺自己（意譯：同類相殘——譯者）。日耳曼人巴俞〔註〕被派去美國尋找法國人莫羅」，他說，是指今年要莫羅來俄國服務的邀請。「怪事！！！難道波巧姆金，蘇佛羅夫，奧爾洛夫是日耳曼人嗎？不是，孩子，或者是你們都發了瘋，或者是我老糊塗了。上帝保佑你，我們看吧。保拿巴特成了他們的偉大軍事領袖！喂，喂！」

「我一點也不是說那些計劃都是好的」，安德來郡王說，「我只不懂你怎麼能夠那樣批評保拿巴特。要笑我就笑吧，但保拿巴特仍然是偉大的軍事領袖」。

「米哈伊·伏發諾維支」！老郡王叫建築師，他正在吃烤肉，希望他們忘記他。「我不會向你說過保拿巴特是偉大策略家嗎？他在這裏也這樣說」。

〔註〕巴俞是巴夫爾（即保羅）湖的波得堡總督，他曾參與暗殺巴夫爾事件。此處有諷刺之意。——毛

「是的，大人」，建築師回答。

郡王又笑出冷淡的笑聲。

「保拿巴特是在下地來就該走好運的。他的兵是極好的。他也最先攻擊日耳曼人。只有懶惰之徒不能攻擊日耳曼人。從世界的開頭，大家都打日耳曼人。他們却不打任何人。只是互相打。他在他們身上獲得了自己的榮譽」。

郡王開始按照自己的見解分析保拿巴特在一切戰事中甚至在政事中的一切錯誤。兒子不辯駁，但顯然是，無論向他提出了什麼理論，他還是一絲也不改變自己的意見，正和老郡王一樣。安德來郡王聽着，壓制着辯駁，且不禁詫異這顆老人，獨自在鄉間，足不出門地住了許多年，如何能夠那麼詳細精確地知道並批評近年來歐洲的軍事及政治情形。

「你以為我是老人，不知道實在的大勢嗎？」他結束。「但我很明瞭！我晚上睡不着。那末，你的這個偉大軍事領袖在哪裏證明他是偉大呢？」

「說來很長」，兒子說。

「你到你的保拿巴特那裏去吧。那兒有小姐，這裏又有一個你的流氓皇帝的崇拜者！」他用還亮的法語說。

「郡王，你知道我不是崇拜保拿巴特的人」。

「上帝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郡主用假聲呶出，更假聲地笑着，離開桌子。

嬌小的郡主，在全部爭論及其餘吃飯時間都沉默着，並驚恐地時而看瑪麗亞郡主，時而看公公。在他們離開桌子後，她拉住小姑的衣角，把她牽到另一個房間裏。

「你父親是一個多麼聰明的人」，她說，「這也許是我怕他的原因」。

「啊，他是那樣胸仁慈」！郡主說。

二十八

安德來郡主於第二天傍晚離家。老郡主未改變自己的生活秩序，暮飯後回到自己的房裏。嬌小的郡主在小姑的房內。安德來郡主穿了一件沒有肩的旅行衣，在爲他預備的房間裏和總差在收拾行李。他自己觀察了馬車，和行李的放置，便命令套馬，房間裏只留下安德來郡主一向隨身所帶的東西：旅行箱，銀的酒箱，兩把土耳其手槍，和一柄劍，還是父親的禮物，是從奧治考夫（註）帶回來的。安德來郡主這一切的旅行物品都是情形很好的：一切都嶄新，乾淨，有布套，有帶子小心地綑綁。

在起程與生活改變的時候，能夠思考自己行爲的人們，通常是在嚴肅的心情中。在這個時候，通常是在檢閱過去，並作未來的計畫。安德來郡主的面孔是很有思想的、溫柔的。他把手放在背後，迅速地在

〔註〕一七八一年俄將蘇俄夫所下之土耳其城。——毛

房中從這個角落落到個角落來回走動，看着前面，思索地搖頭。無論他是覺得打仗可怕，或是捨不得離開夫人，——也許兩者都是——他只顯然不希望別人看見他這樣，他聽到外房的足音，連忙放開了手，站到桌邊，好像是在綁緊箱套，又做出素常安靜與不可看透的表情。這是瑪麗亞郡主的重步子。

「我聽說你命人套馬了」，她喘氣說（她顯然是跑來的），「我很想和你單獨地說話。上帝知道，我們又要分別多少時候。我來，你不發火嗎？」她又說，「你很改變了，安德柔沙」，似乎是解釋那個問題。

她笑着說「安德柔沙」這個名字。顯然，她自己想起來覺得奇怪，就是這個嚴肅的美麗的男子便是那個童年的玩伴，瘦而頑皮的孩子安德柔沙。

「莉薩在哪裏？」他問，只以笑回答她的問題。

「她那樣疲倦，睡在我房裏的沙發上。啊，安德來！你的夫人是多麼好的寶貝呵」，她說，坐到哥哥對面的沙發上。「她完全是小孩子；那麼可愛的，愉快的孩子。我是那麼愛她」。安德來郡主無言，但郡主注意到他臉上所表現的諷刺而輕視的表情。「但必復寬恕微小的弱點；安德來！你不要忘記她是在社會上教育長大的。所以她現在的地位不是快樂的。應該設想到每個別人的地位。了解一切，即是寬恕一切。你想想看，她這個可憐的姑娘，在她所習慣的生活之後，離開了丈夫，獨自住在鄉間，在她這樣的境形中（指懷孕——譯者），她是怎麼樣的呢？這很痛苦。」

安德來郡王笑，看着妹妹，好像我們笑着，聽我們覺得被我們看透了的人們在說話。

「你住在鄉間，不覺得這個生活可怕」，他說。

「我又是一回事了。爲什麼說到我！我不希說別種生活，也不能希望，因爲我不知道任何別種生活。你想想看，安德來，對於年輕的社交婦女，把最好的年華，埋沒在鄉村，孤單單地，因爲爸爸總是忙，而我——你知道我，——對於慣於社交生活的婦女，我是一個沒有趣味的人。只有鄧銳埒小姐——」

「你的鄧銳埒，我可不歡喜她」，安德來郡王說。

「啊，不然！她是很可愛，很仁慈，尤其是很可憐的女子。她沒有一個，沒有一個親人。但說實話，我不僅不討厭她，而且討嫌她。你知道，我一向是不善交際的人，現在尤其如此。我愛孤獨——爸爸很愛她。她和米哈伊·依發羅維支——兩個人，他總是對他們倆稱善而仁慈，因爲他們倆都受他的恩惠；好像斯特因所說的：「我們愛人們，很少是爲了他們對我們的好處，而往往是爲了我們對他們的好處」。父親在街上捨了她，她是一個孤兒，她很仁慈。爸爸歡喜她誦讀的態度。她晚上讀書給他聽。她讀得很好」。

「那末，說真話，瑪麗，我以爲，你有時受到父親性格的痛苦吧」？安德來郡王忽然問她。

瑪麗亞郡王起初詫異，然後駭怕這個問題。

「我——我——我痛苦！」她說。

「我覺得他總是嚴厲；現在變得討厭」，安德來郡王說，那樣地輕責父親，顯露是有意要鬧惡感試探妹妹。

「你一切都好，安德來，但你有一種思想上的驕傲」，郡主說，她隨自己的思想路徑，甚於談話的路徑，「這是大罪過。你能夠批評父親嗎？假使是可能的，像爸爸這樣的人，除了尊敬，還能引起什麼別的情緒呢？我和他在一起是那樣的滿意，幸福。我只希望你們和我一樣的幸福」。

哥哥不相信地搖頭。

「我只有一件事覺得痛苦，我向你說實話，安德來；這就是父親對於宗教問題的意見。我不明白，怎麼一個有這大智慧的人不能看到和白晝同樣明亮的東西，會有這樣的錯誤？還是我唯一不幸的事。但近來，我看到一點好轉的情形。近來他的嘲笑不那末辛辣了，他接見了一個修道士，和他談說很久」。

「好，我的親愛的，我恐怕你同修道士是空費了你們的火藥了」，安德來郡主諷刺地然而和善地說。

「啊！我親愛的。我只懇求上帝，我希望他聽到我的話。安德來」，她稍停之後又羞怯地說，「我向你有一個很大的請求」。

「什麼，親愛的？」

「不，你要答應我，你不拒絕。這不要有任何困難，這沒有任何地方配不上你。只是要你使我心安。你答應，安德來」，她說，把手伸入提袋，在裏面攪了什麼東西，但不放出來，好像她所拿的東

西，正是她的請求對象，在她獲得履行請求的許諾之前，她不能把那件東西取出摸袋。她羞怯地帶着請求的目光看哥哥。

「即使是要我有很大的困難，」安德來郡王回答，似乎是在猜測是什麼一回事。

「你隨便怎麼想吧！我知道你是和父親一樣。隨便你怎麼想吧，但爲了我，你做這件事吧，請你做吧！我父親的父親，我們的祖父，在一切的戰爭中繫帶。」她仍然沒有取出她在摸袋中所拿着的。「你答應我了嗎？」

「當然。什麼一回事？」

「安德來，我用聖像祝福你，你要答應我，你決不把牠取下來。答應嗎？」

「假使牠沒有兩斗重，不掙斷我的頸子，」使你滿意。」安德來郡王說，但在這時候，他看到妹妹臉上對於這個笑話的痛苦表情，他覺得懊悔。他又說，「我很高興，確實很高興，親愛的」。

「他要違反你的意志而救你，憐愛你，使你轉向他，因爲只有他有真理與安寧，她用興奮得打顫的聲音說，並用嚴肅的姿勢，在哥哥面前，雙手捧着銀鍊上橢圓形古老的、有銀地黑臉的救主聖像。

她畫了十字，吻了聖像，遞給了安德來郡王。

「請，安德來，爲了我！」

她的大眼睛裏發出仁慈的、羞怯的光芒。這對眼睛使她的病瘦的臉有了光明氣色。她哥哥要接過銀

，但她止住了他。安德來明白，畫了十字，吻了聖像。他的臉立刻變爲溫柔的（他受了感動），而又嘲笑。

「謝謝你，親愛呵」。她吻了他的額頭，又坐到沙發上。他們沉默着。

「像我同你所說的，安德來，你要同你平常一樣地仁慈寬大。不要嚴格批評莉薩」，她開始說。「她是那麼可愛，那麼仁慈，她的地位現在是很痛苦的」。

「瑪莎，似乎我一點也沒有向你說過，我爲任何事情而責備我的妻子，或者不滿意她。你爲何向我這說話」？

瑪麗亞郡主現出紅塊，並且沉默，似乎自覺有罪。

「我沒有向你說過，但你却聽到了。這使我納悶」。

瑪麗亞郡主額上、頸上、腮上的紅塊顯得更深。她想說話，但說不出，她哥哥潑中了：嬌小的那妃在飯後流淚，說她預感到不幸的生產，她覺得駭怕，她怨詆自己的命運，抱怨公公和丈夫。哭後，她睡覺了。安德來郡主覺得對妹妹抱歉。

「我告訴你一件事，瑪莎，我不能有任何地方責備我的妻子，我不會責備她，也不會去責備她，我也不能因爲我對她的任何地方責備自己；無論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裏，將永遠是如此的。但假使你知道事實：！想知道，我是快樂的嗎？不。她是快樂的嗎？不。爲什麼如此？我不知道。……」

她站了起來，走近妹妹，俯首吻了她的額。他的美麗的眼睛射出智慧、仁慈的、不習慣的光，但他不看妹妹，卻從她頭上看着敞開的門的暗黑處。

「我們到她那裏去吧，應該辭別了。或者，你一個人去把她叫醒，我馬上就來。彼得路沙！」他叫他的聽差，「到這裏來，拿去。這個放在位子上，這個放右邊」。

瑪麗亞郡主立起向門口走。她站住。

「安德來，假使你有信心，你就向上帝祈禱，求他給你，你所感覺不到的愛，你的祈禱會被接受的

」。

「是的，也許如此！」安德來郡主說。「去吧，瑪莎，我就來」。

在赴妹妹房間途中，在連接兩幢屋子的走廊上，安德來郡主遇到可愛地笑着的部鏡那小姐，在第二天，還是第三次，她帶着喜悅而單純的笑容在僻靜的過道上遇到他。

「啊！我以為你在自己的房間裏」，她說，爲了什麼原故而臉紅，且垂下眼睛。安德來郡主嚴肅地看她。安德來郡主前臉上忽然現出怒容。他什麼也未回答她，但看着她的額和髮，不看她的眼，那樣地輕視，以致法國女子臉紅，什麼也不說，即走開。當他走到妹妹的房間時，那妃已醒。她的愉快的聲音，匆忙地說着一個字又一個字，從敞開的房門裏傳出來。她那樣地說話，好像是在長久的抑制之後，她想補償損失的時間，並且總是說法文。

「不，你設想吧，年老的蘇保夫〔註〕伯爵夫人配了假髮髮和滿口的假牙齒，好像是要掩飾她的年紀。……哈哈，瑪麗！」

同樣的關於蘇保夫伯爵夫人的這句話，和同樣的笑聲，安德來郡王已經聽過他的夫人在別人面前說過五次了。他輕輕地走進房間。郡妃肥胖而紅潤，拿着針黹坐在安樂椅上，不停地說話，吐出她的彼得堡回憶和辭句。安德來郡王走近，摸她的頭，問她是否恢復了旅途的疲倦。她回答了，並繼續說話。

六馬的快車停在階前。院中是昏暗的款晚。車夫看不見車杠。僕人們拿着燈籠在階梯上忙碌。大屋子裏的火光照穿了大窗子。家奴們擠擠在廳裏，期望和小郡王道別；在大廳裏站立着全部家人：米哈伊·依發諾維支，部銳昂小姐，瑪麗亞郡主和郡妃。安德來郡王被召到父親房裏去了，他想和他面對面地道別。大家都等候他出來。

當安德來郡王走進書房時，老郡王戴了老光眼鏡，穿着白色睡衣，他除了對於兒子，不穿靴接見任何人，他正坐在桌上寫信。他側頭看了一下。

「要走了嗎？」他反問給寫信。

「來送信的。」

「吻這裏」，他指示那，「謝謝，謝謝！」

〔註〕蘇保夫是健弱，上半段的替「蘇不」是牙齒之意。——毛

「你爲了什麼謝我呢？」

「因爲你不誤時，不守在婦女衣裙邊。責任在一切之前。謝謝，謝謝！」他繼續寫，以致墨水飛出，搽紙的筆。他又說，「你需要說什麼話，就說。這兩件事可以一併做」。

「關於媳婦，我很慚愧，把她留在你手邊……」

「怎樣說廢話？說你要的說吧」。

「在媳婦生產的時候，到莫斯科去請接生的，讓他到這裏來」。

老郡王停住，用嚴厲的眼睛看兒子，好像不明白。

「我知道，假使自然不幫助，誰也不能幫助」。安德來郡王說，顯然心亂了。「我承認，在一百萬個事件裏，只有一個是不幸的，但這是她同我的幻想。他們向她說，她在夢中夢見，她駭怕」。

「嗯……嗯……」老郡王向自己說，繼續寫完。「我要照做」。他簽了名字，忽然迅速轉向兒子，發出聲笑。

「壞事情，啊？」

「什麼壞事情，爸爸？」

「妻室」——老郡王短促而莊重地說。

「我不懂」，安德來郡王說。

「但是沒有辦法，親愛的」，老婦王說，「他們都是這樣的人，你不能再變爲不慈憐的人；你不要怕；我不向任何人說；你自己知道」。

他用瘦小的有骨的手抓住兒子的的手抖動，用明快的眼睛直視兒子的臉，他的眼睛似乎要把人看穿；他又笑出冷淡的笑聲。

兒子嘆氣，在這個嘆氣聲中承認父親了解了他。老人繼續摺信，封信，用他所慣有的敏捷，把火漆，封印和紙抓起又拋開。

「有什麼辦法呢？美人！我要做一切。你放心」，他在封信的時候急遽地說。

安德來沉默：他又愉快又不愉快：他的父親了解了他。老人立起，把信交給兒子。

「聽着」，他說，「不要爲媳婦耽心：凡是能做到的，都要做到。現在你聽着：把這封信交給米哈伊·依拉說諸維支。我寫着，他要在好地方用你，不使你久當副官：卑賤的職務！你向他說，我想念他，愛他。寫信告訴我，他怎麼接待你。假使他好，你就服務。尼考拉·安德來維支·保爾康斯基的兒子決不惡情面去替任何人做事。現在到這裏來」。

他說得那麼快，他沒有說完一半的話，但他那兒子却慣於聽懂他的話。他把兒子帶到櫃子前面，把門打開，抽出抽屜，取出一册他的團長、而緊湊的筆所寫的稿本。

「大概是死在你先。你知道，這是我的筆記，我死後，你交給皇帝。現在這裏，——是銀行股票

「註」和信：這是給寫蘇佛羅夫戰史的人的獎品。把她送到學院裏去。這裏是我的言論，我死後，你爲你自己獻一下，你將找到益處」。

安德來未向父親說他確實還要活很久。他懂得，說這話是不需要的。

「我都要實行，爸爸」，他說。

「好，現在，再會吧」！他把手給兒子吻，並抱他。「記着一件事，安德來郡王：假使你打死了，這是我老人痛心！事！」他意外地沉默，又忽然用尖銳的聲音繼續說：「假使我知道你的行爲不像尼老拉·保爾摩斯基的兒子，我真！羞恥」！他大聲說。

「你可以不向我說這話，爸爸」，兒子笑着說。

老人沉默。

「我還想求你一件事」，安德來郡王繼續說，「假使我打死了，假使我有兒子，你不要讓他離開你，像我昨天向你說的，讓他在你面前長大！請」。

「不把他交給媳婦嗎」？老人說，出聲笑。

他們無言相對而立。老人明快的眼睛對直地注意兒子的眼睛。老郡王面孔的下部打顫。

「告別過了！去罷」！他忽然說。「去罷」！他用發怒的高大的聲音喊叫，打開了書房的門。

「註」這是國家儲蓄券的獎券，有利息，可得彩。——毛

「什麼事，什麼事！」郡妃和郡主問，她們看見了安德來郡王，又瞥見穿白睡衣，戴老花眼鏡，不戴假髮，怒聲大叫的老人的伸出的身軀。

安德來郡王嘆氣，什麼也未回答。

「噉」，他向着夫人說。這個「噉」的聲音好像冷淡的嘲笑，似乎他在說：「現在你表演你的笑劇吧」。

「安德來，已經！」嬌小的郡妃說，臉色發白，恐懼地看丈夫。他擁她。她叫後，昏厥地倒在他的肩上。

他小心地抽出她所依靠的肩膀，注視她的面孔，並且當心地把燈放在安樂椅上。

「再會，瑪麗」，他低聲向妹妹說，和她相抱親吻，然後快步走出房。

郡妃躺在安樂椅上，部銳昂小姐摩挲她的臉腮。瑪麗亞郡主扶着嫂嫂，仍然把流淚的美麗的眼睛望着安德來郡王走出去的門，並爲他畫十字。書房裏可聞老人醒鼻子的重複的惱怒的聲音，好像放槍。安德來郡王剛剛走出，書房的門迅速打開，穿白睡衣的老人的嚴肅身軀向外看。

「走了嗎？那末，也好！」他說，憤恚地看了看昏厥的嬌小郡妃，斥責地搖頭，猛力閉門。

第二部

在一八〇五年十月，俄軍駐紮在奧大利大國的各鄉村與各城市，並且還有新的部隊從俄國開來，駐紮在不勞諾奧塞附近，他們的住宿騷擾了百姓。總司令庫圖索夫的總司令部是在不勞諾。

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一日，剛到不勞諾的步兵中的一團，停在離城半哩之處，等候總司令的檢閱。雖然是在非俄羅斯的地方和環境裏（果園、石牆、瓦頂、遙遠可見的山巒）：有非俄羅斯的人民好奇地看兵士們，這個團却有那完全同樣的情形，好像任何俄國部隊，在俄國中部任何地方準備受檢閱。

在行軍最後一日的晚上，接到了總司令的命令，要檢閱行軍式中的這個團。雖然命令的文字在團長看來是不明瞭的，並且發生了問題，命令的文字是什麼意思：是否要在行軍式呢？——在營長會議中決定了該這個團作檢閱式，理由是騎射過分總比騎射不及好。於是士兵們，在三十哩的行軍之後，不閉眼睛，整夜補鞋、刷擦；副官和連長們計算又核算；於是到了早晨，這個團已不是散開的無秩序的羣衆，像昨晚最後行軍那樣，而成了有組織的二千人形團體，其中每個人知道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任務，其中每個人身上的每個扣子和帶子都在適當地位上，並且顯得清潔。不僅是外表上整潔，並且假使總司令

願意看一下軍裝的裏面，則他可以在每個人身上看到同樣清潔鐵衣，在每個背裝裝找到規定的物品數目，如兵士們所說的，「鏢針肥皂，一應俱全」。只有一種奇形，關於這無人能夠心安。這就是鞋子。半數以上的人的鞋子都破了。但這個缺點不是由於團長的過失，因為雖有多次的要求，與國政府却未發給他物品，而部隊却走了一千哩。

團長是一個年老的、血質的、有灰色眉毛與鬍鬚的將軍，自勝到背的寬厚，大於自此肩到彼肩。他穿了簇新的、有摺痕的軍服，而厚金肩章好像不是橫着而是站立在他的肥肩上。團長的神情好像是一個人快樂地完成了生活中最嚴重的事務之一。他在行列的前面走動，並且走的時候，每步都顫動，脊背微彎。顯然是團長愛慕自己的部隊，因他們而快樂，並且他全部的心力，只注意在部隊上；但雖然如此，他的顫動的步伐似乎在說，在軍事興趣之外，還有社交生活與女性的興趣在他心中佔着不小的地位。

「那末，米哈益洛，米特銳支老兄」，他向一個營長說，（營長笑着走上前；顯然，他們是快樂的），「我們忙了一夜。但，似乎，沒有什麼了，這團人不算壞吧……啊？」

營長明白了快意的嘲諷，並大聲笑。

「就是在皇后檢閱場上也不會被趕走的。」

「什麼」？團長說。

這時候，有兩個騎馬的人從城裏來到設立信標兵的道路上。前面的是副官，後面的是下驢兵。

副官是由總司令部派來，向團長確定昨晚命令中未說明白的那一點，即是，總司令希望看到這俱副完全和行軍時的情形一樣——穿大衣，攜行李，並無任何準備。

威爾遜索夫那裏昨天來了一個雜也雜御前軍事參議院的人員，提議並要求他儘可能地趕快與斐迪南大公及馬克向軍隊會師，而威爾遜索夫却不認爲這個會師有利，在贊助自己意見的其他理由之中，他還想向奧國將軍指出俄國開來的軍隊的可憐情形。他還是依着這個目的去檢閱這個團，所以，這個團的情形愈壞，總司令將愈滿意。雖然副官不知這些細節，但他向團長傳達了總司令的堅決要求，要兵士穿大衣，帶套袋，如若不然，則總司令將不滿。

聽過了這些話，團長垂了頭，沉默地聳肩，並用血氣的姿勢伸開手臂。

「做了麻煩！」他說。「我向你說的，米哈益洛，米特鏡支，行軍式，就是穿大衣」。他認真地向營長說。「啊，我的上帝！」他添說，堅決地走到前面。「各位連長！」他用慣于下令的聲音叫。「諸位連長！……他快到了嗎？」他向一個來近的副官說，面上顯出肅然恭敬的表情，這顯然是對於他所說到的人而來的。

「有一個鐘頭吧，我想」。

「我們來得及換衣服嗎？」

「我不曉得，將軍……」

團長親自走到行列之間，下令重行換上大衣。連長們在各連裏奔走，曹長們忙碌起來（大衣並不完全合格），原先整齊肅靜的方形隊立刻混亂、分散，並有了嘈雜話聲。兵士們向各方面跑來又跑去，向後弓腰肩膀，從頭上卸下背囊，取出大衣，舉起手臂，伸入袖筒。

半小時後一切又恢復了先前的秩序，只是四方形隊自黑色變為灰色。團長又用顫抖的步伐到這團兵的前面，遠遠地看他們。

「還有什麼？這是什麼！」他站住喊叫。「第三連連長！……」

「第三連連長去見將軍，連長去見將軍！第三連去見連長！……」這是行伍間發出的聲音，一個副官跑著去找遲緩的軍官。當熱心的叫聲，傳訊成爲「將軍去見第三連」，達到目的地時，被叫的軍官從進物走出，雖然他已經年紀大了，沒有跑步的習慣，却笨拙地攪動衣服，快步地走向將軍。連長的臉上露出那樣的不安，好像小學生被叫起後他未讀熟的功課。他的紅臉上（顯然是因爲縱飲）顯出了斑塊，他的嘴也失了位置。團長當連長喘氣走來，並在接近時約束了腳步的時候，從頭到腳地看連長。

「你馬上要叫你的兵士們穿裙子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團長喊叫，伸出下巴，指示第三連裏一個穿顏色與其他大衣不同的布大衣的兵士。「你自己到那裏去了？我們在等候總司令，你却離開了自己的地方？啊！……我要教你怎樣在檢閱的時候把兵士穿上睡衣！……啊？……」

連長眼不睜開長官，把他的兩根手指更向前邊緊貼，好像只有在這種「緊貼」裏，他現在看到自己

的安全。

「呸，你爲什麼不作聲？你那裏穿得像匈牙利的人是誰？」團長嚴厲地嘲諷。

「大人……」

「呸，『大人』幹什麼？大人！大人！但是大人幹什麼？沒有人曉得」。

「大人，他是道洛號夫，降級的軍官……」連長低聲說。

「他是降爲總司令呢，還是降爲兵呢？要是兵，那末就應當穿得像兵，和大家一樣」。

「大人，你自己已在行軍中准許他的」。

「准許的？准許的？你們總是那樣的，年輕人」，團長說，冷靜一點。「准許的？誰向你說了什麼

，你就……」團長沉默。「誰向你說了什麼，你就……什麼？」他說，又發火。「請你把士兵們穿合式

了吧……」

團長環顧着副官，用顫抖的脚步走向部隊。顯然他的發火是他自己高興的，並且他走過部隊之中，

希望找出別的發怒的口實。因爲未擦的徽章而責備了一個軍官，因爲行列不整齊而責備了另一個，於是

他走到第三連。

「你怎麼站的？你腿在哪裏？腿在哪裏？」團長在聲音裏帶着惱怒的表情喊叫，離穿藍大衣的遺落

襪子相繼走過人。

道洛號夫遲緩地伸直了彎曲的腿，用明亮傲慢的目光對直撞着將軍的臉。

「爲什麼穿藍大衣？去掉……曹長！換他的……下……」他未及說完。

道洛號夫匆忙地說，「將軍，我應當遵從命令，但我不當忍受……」

「隊伍裏不要說話！不要說話，不要說話……」

「不當忍受侮辱」；道洛號夫大聲地，響亮地說。將軍與兵的目光交遇。將軍無言，憤怒地拉下硬

領。」「請你按一下肥，請你」，他說着走開。

二

「來了」！這時信號兵喊叫

團長臉色發紅，跑到馬前，用顫抖的手握住韁韉，將身體跨上，坐正姿勢，抽出指揮刀，帶着快樂的堅決的面孔，嘴一邊張開着，準備喊叫。全團凝結成聲，好像羽毛回鳥，然後又靜。

「立——正！」團長用震動心魂的聲音喊叫，這聲音對於自己是快樂的，對於部隊是嚴厲的，對於未到而總司令是表示歡迎。

在寬廣的、兩旁種樹的、未鋪平的大道上，來了一輛參戰的六馬、高大藍色維也納車子，彈簧懸

地響着。侍從們和克羅特兵的衛隊在車後馳騁。在庫圖索夫身旁坐了一個穿白色軍服的奧國將軍，在黑色的俄人當中這軍服甚為奇聞。馬車停在這團兵的前面。庫圖索夫和奧國將軍在低聲說話，庫圖索夫在重踏腳步，從車踏板上跳下時，微笑着，完全好像沒有這二千個屏氣看他團長的兵。

命令驟發出了，這團兵又有嘹亮的騾動聲，行了舉槍禮。在死靜中可聞總司令的低聲。這團兵喊叫：「祝次大大人康健！」大家又安靜。起初，當這團兵運動時，庫圖索夫站在單獨的地方；後來，庫圖索夫和口衣將軍並肩步行，帶着隨從的開始在行列中行走。

過了團長如何應司令行禮，用眼睛注視他，伸直腰幹，悄然接近；如何向前傾斜着，跟隨將軍們在行列間行走，困難地抑制着顫抖的動作；如何在總司令的每一言語和動作中跑上前去——可以看出，他完成屬下的責任，較之完成官長的責任，帶着更大的喜悅。由于團長的嚴格與努力，這團兵比之其他於此時來到不勞諾的部隊，是在良好情形中。落伍和生病的只有二一七人。除了鞋子，一切情形良好。

庫圖索夫穿過了行列，有時站在，向他在土耳其戰爭中所認識的軍官們說些和善的話，有時向兵說話。也注視着他們的鞋，幾次倏然搖頭，把這情形用那樣的表情指示奧國將軍，好像是他不責備任何人，但不能不看到這情形是多麼壞。團長在每次的這種情形下，即跑向前，恐怕失落了總司令關於這個團的每一個字。在庫圖索夫後邊行走着二十個侍從，相隔着那樣的距離：每個低聲說出的字都可以聽到。侍從先生們彼此談話，有時發出聲笑。最後是總司令的是一個美麗的副官。他是傑爾薩斯基耶王，在他

旁邊行走的是他的同事亞斯維次基，一個高大的校官，極胖，有仁慈、帶笑、美麗的臉，和靈敏的眼睛；亞斯維次基不能壓制身後黑臉驃騎兵軍官所引起的笑聲。驃騎兵軍官不笑，不發注視的眼睛的表情，用嚴肅的面孔看着團長的背後，模仿他的每一動作。每次團長顛抖並向前傾斜時，同樣地，完全一樣地，驃騎兵軍官也顛抖並向前傾斜。亞斯維次基發出聲笑，並搗別人，要他們看這可笑的事。

庫圖索夫遲緩地無神地走過成千的眼睛，她們幾乎突出眼眶，注視着長官。到了第三連，他忽然停止。侍從們未注意到這個停止，不禁向他靠近。

「啊，齊摩亨！」總司令說，認識那個爲了藍大衣而痛苦的，有紅鼻子的連長。

似乎在團長向他警告時，沒有人能夠站得比齊摩亨更挺直。但在總司令向他說話時，連長是那麽挺直，好像，總司令再向他看一會兒，連長便不能忍受了；因此，庫圖索夫顯然明白了他的情形，並希望對於連長表示仁慈，匆忙地轉去。在庫圖索夫肥胖的因傷而破裂的臉上透出不可見的微笑。

「又是一個在依斯馬伊爾的同事」，他說。「勇敢的軍官！你滿意他嗎？」庫圖索夫問團長。

團長，不覺得自己好像在鏡子裏一樣在驃騎兵軍官所反映，抖擻着，走上前回答：

「很滿意，司令大人」。

「我們都不是沒有弱點」，庫圖索夫說，笑着離開他。「他崇拜巴庫斯」。——（巴庫斯爲酒神——
獻者）

團長駭怕他是否因此有恙，未作回答。驍騎兵軍官這時注意到紅鼻子漢長的面孔，下凹的肚皮，並那麼酷似地模仿他的臉和姿勢，以致驍騎兵幾次甚忍不住笑聲。庫圖索夫轉過身。顯然是這個軍官能夠夠顯地控制他的面部：在庫圖索夫轉身時，軍官已經做了一次歪臉，然後做出最嚴肅的、恭敬的、天真的表情。

第三連是最後的，庫圖索夫思索了一下，顯然是在回憶什麼。安德來郡王從侍從裏走出，用法文低聲說：「你叫我提起這個團裏降級的道洛號夫」。

「道洛號夫在哪里」？庫圖索夫問。

道洛號夫已換了灰色兵士大衣，未料到被叫。一個莠莠的、有明亮藍眼的、好模樣的兵從行列中站出。他走到總司令面前，舉槍致敬。

「有什麼要求嗎」？庫圖索夫微微皺皺地問。

「這是道洛號夫」安德來郡王說。

「啊」！庫圖索夫說。「我希望這個教訓可以糾正你，好好地服務。皇帝仁愛。假使你應當受賞，我不會忘記你的」。

藍色明亮的眼睛那樣傲慢地看總司令，如同他看團長時那樣，好像是要用他的表情撕破那個把總司令和兵隔得那麼遙遠的傳統之幕。

「我只要求一件事，大人」，他用嘹亮的、堅決的、從容的聲言說。「要求給我一個機會改過，並證明我對於皇帝陛下和俄羅斯的忠順」。

庫圖索夫噴過身。在他的臉上現出那樣的眼睛笑容，好像離開齊摩亨連長時所有的。他轉過身，皺眉，好像是要藉此表示：這洛號夫向他所說的一切，他能向他所說的一切，他早已，早已知道，這一切已使他厭煩，這一切是全不需要的。他轉身走向馬車。

這團兵分散成連，開往離不勞諾不遠的指定屯駐處，他們希望在這裏有鞋、有衣、作艱難跋涉後的休息。

「你不懷恨我嗎，卜羅號爾·依格那齊文」？團長說，趕上了前進的第三連，跑近走在前面的齊摩亨上尉。團長的臉，在快樂順利檢閱之後，顯出不可壓制的喜悅。「皇家的職務……不能不……有時在隊伍前面要嚴厲一點的……我先道歉，你知道我……很感謝」，他向連長伸手。

「請你原諒，將軍，我那麼胆大」，上尉回答，鼻子發紅，並且笑着，他的笑露出了在依斯瑪伊爾被槍托打落一兩顆門牙的豁子。

「你轉達這洛號夫先生，不會忘記他的，他可以安心。但請你告訴我，我很想問到他的行為如何呢？」

「對於職務很精到，大人……但性格……」齊摩亨說。

「什麼，什麼性格？」團長問。

「每天不同，大人」，連長說，「有時聰明、有教養、仁慈。有時又像是野獸。在波蘭他殺死一個猶太人，卻顯知道……」

「就是，就是」，團長說，「我們仍然應該同情在不幸中的青年。你知道有大背景……所以你……」

「知道了，大人」，齊摩亨說，用笑容使人覺得他明白了長官的希望。

「那末就是了，那末就是了」。

團長在行列中找到了道洛魏夫，勒住坐騎。

「到了第一次交戰之後——有肩章」，他向他說。

道洛魏夫環顧，未說什麼，不變嘲諷帶笑的嘴部表情。

「好，這樣好了」，團長繼續說。「我要給每人一杯麥酒」，他又說得讓兵士們都聽見。「謝謝大

家！感謝上帝！」於是他超過了這一連，馳往另一連。

「這個，他，真是好人；能夠和他共事的」，齊摩亨向走在身旁的連副說。

「一句話，紅王！……」，團長綽號叫紅心牌的王牌，連副出聲地笑着說。

長官在校閱後的快樂心情達及了兵卒們。這個連快活地走着。各方面有兵士交談聲。

「果真他們說庫圖索夫瞎了一隻眼嗎？」

「怎麼不是！確是一隻眼」。

「不……弟兄們，比你眼瞎還好。鞋子和裹腿他都看了……」

「老兄，他怎樣地看我的腿呵……好！我想……」

「那個和他一起的是奧國人，好像塗了粉筆灰。好像白麵粉。我敢說，他們捧他好像擦槍！」

「怎麼，費介紹武……他說過什麼時候開仗呢？你站得很近！都說保拿巴特自己在不路諾佛」

「保拿巴特在！廢話，傻瓜！他不知道什麼！現在齊魯士違反了。你知道奧國在平定他。他平定了

，那時候就要同保拿巴特開仗了。他說保拿巴特在不路諾佛！他明明是傻瓜。你聽我說」。

「那些鬼軍需們！看第五連轉彎進村子了；他們衰弱了，我們還未到地方」。

「給我一點餅乾，老家伙」。

「昨天給我煙捲的嗎？是是，老弟。好，好，上帝保佑你。」

「他們可以休息了，我們還要空肚子走五哩」。

「像日耳曼人給我們馬車，那就好了。坐車走，你看好極了！」

「但這裏，弟兄們，人都是野的呀。那裏好像都是波爾人，都是俄國臣民；現在，弟兄們，碰到真

正日耳曼人了」。

「一班上前」：進長喊叫。

從各行列中跑出二十來人在連的前面。領班的鼓手向歌班轉過臉來，揮動手臂，唱出冗長的軍歌，頭領是：「太陽未出山……」結尾是：「所以榮耀歸於我們和卡明斯基父親……」這隻歌是在土耳其聽的，現在在奧國唱，唯一的更改是在「卡明斯基父親」的地方換了「庫圖索夫父親」。

照兵士的調子唱出了最後的辭句，這個年約四十的美麗的清瘦的鼓手，揮動手臂，好像向地上拋東西，他向唱歌的兵士們屈身地環顧，並皺眉。然後，相信所有的眼睛都注視在他身上了，他好像用雙手小心地舉起什麼不可見的寶貴物品在頭上，舉了幾秒鐘，又忽然失望地把他拋去！

「呵，我的門廊，門廊」：

「我的新門廊……」二十個聲音接唱；敲鑼板的雖有軍械的担負，却敏捷地跳到前面，面對着全連退步向前，推動肩膀，好像用鑼板威脅什麼人。兵士們按拍節而揮動手臂，踏着大步，不覺地步伐合上調子。在連的後邊，可以聽到車輪聲，彈簧聲，和馬蹄聲。庫圖索夫和他的侍從們正回喊。總司令作手勢，要兵士們繼續自由地行走，他的臉上和所有侍從們的臉上都表示滿意歌聲，滿意跳舞的兵士們的神態，和連中快捷地敏捷地行走的兵士。在馬車從那裏想過去的、連的右翼第二行，那個藍眼的兵，道洛號夫，不察感人注目，也將別冷雨而注視地合着歌拍而行走，帶着那樣地表槍着騎馬走過的人們，好像是在可憐所有的此時不和這連兵士同走的人們。庫圖索夫侍從中做做團長的驃騎兵少尉，落在車後，

走近道洛號夫。

驟騎兵少尉熱爾考夫曾經有一個時候在彼得堡屬於道洛號夫所領導的荒唐團體。但熱爾考夫在國外遇見道洛號夫是一騎兵，認為無需去認他。現在在庫圖索夫和降敵的軍官談話後，他帶了老友的快樂向他說話：

「心愛的朋友，你怎麼樣？」他在歡聲中說，使馬的步伐合上兵士的步伐。

「怎麼樣？」道洛號夫冷淡地回答，「如同你所見的一。」

這道洛號夫對於熱爾考夫說話時輕快的快活氣氛，和道洛號夫回答時有意冷淡，給了特別意義。

「那末，同長官處得怎麼樣？」熱爾考夫問。

「沒有什麼；都是好人。你怎麼趕進了司令部？」

「我是隨從，我當值」。

他們沉默。

「放去蒼鷹，自我右肘」，歌聲唱着，不禁喚起活潑愉快的情緒。假使他們不是在唱歌的時候，說話，他，談話便會是別的事了。

「是真像嗎，奧國打敗了？」道洛號夫問。

「道洛號夫問；他同這兒說」。

「我高興」，道洛驥夫簡短明瞭地回答，好像歡聲要求如此。

「那麼，隨便那天晚上，到我們這裏來打法鏡牌」，熱爾考夫說。

「你們的錢很多嗎？」

「你來」，

「不行，我立過誓。不升了級，便不吃酒，不賭錢」。

「那末，到了第一次的交戰……」

「那時再看」。

兩人又沉默。

「假使你需什麼，你就來，司令部裏幫助一切……」熱爾考夫說。道洛驥夫冷笑。

「你頂好不要煩神。我需要什麼，我不去請求，我自己拿」。

「那末，我不過……」

「好，我也不過」。

「再見」。

「祝你康健……」

「……又高又遠」

塞爾本士

塞爾考夫刺動坐騎，馬蹣了三次，踏踏蹄子，不知用那一隻先走，然後放步奔馳，繞過了蓬蓬地，趕上了也含着歡拍的馬車。

三

庫圖索夫檢閱回來，隨即與國將軍走進自己的書室，叫來一個副官，令他交呈關於開列的軍隊的體形的一些文件，以及指揮前線軍隊的麥迪南大公寄來的信。安撫來，保爾康斯基郡王帶了所妥的文件來到總司令的書室。在桌上展開的計劃的前面，坐著庫圖索夫和奧圖參謀部人員。

「啊——庫圖索夫說，環顧保爾康斯基，好像是用這個字要副官等待，並繼續用法文說他已開始的話。『我只能說，將軍』，庫圖索夫帶着適宜的表情與音調之優美說，使人聽着每個從容說出的字眼。顯然是庫圖索夫也高興地聽自己說。『我只能說，將軍，假使事情決定於我個人的希望，則法蘭西斯皇帝陛下的意志早已完成了。我早已會合大公了。你相信我的話，對於我個人，把最高的軍事指揮交給比我更有學問更有本領的將軍——這種人在奧國是很多的，——從我身上卸去一切的重任，對於我個人是舒快的。但是環境比我們更有力量，將軍』。庫圖索夫帶着那樣的表情笑着，好像是說，『你有充分的權利不相信我，無論你相信我不相信我，在我都是一樣的，但你沒有理由說出這個。要點在此』。

奧國將軍有了不薄之色，但他不能不用同樣的語調回答庫圖索夫。

「相反」，他用爭吵而憤懣的語氣說，那條地帶反了話中諷刺的濤頭。「相反，六人在全局中的任務極受壓下的確是；但我曾以為，目前尚遲緩吞去了勝敵的榮耀，而他們的敵軍司令在戰事中慣於收獲的榮譽」，他結束了顯然起預設的辭句。

庫圖索夫躬腰，不發笑容。

「但這是那樣地確實，並且根據麥迪南大公閣下編寄的最後封信，我以為奧軍在馬克將軍這樣有本領的當手之下，現在已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不需要我們的幫助了」，庫圖索夫說。

將軍皺眉。雖然沒有關於奧軍失敗的確實消息，但已有太多高情形，證明了這個大體上不利的消息，因此庫圖索夫對於奧軍勝利前假定，極似嘲諷。但庫圖索夫文雅地笑着，仍然帶着那樣的表情，好像是說，他有權利假定這事。確實，他接到馬克將軍中寄來以後的信，向他報告了勝利，以及軍隊最有利戰略的地位。

「這就對將軍這裏來」，庫圖索夫向安德來郡王說。「請看」。庫圖索夫在嘴角上帶着諷刺的笑容，用自身變文向奧國將軍宣讀麥迪南大公來信中下面的一段：

「我們有完全集中的兵力，約七萬人，以便一旦敵人渡過雷姆河時，攻擊並切斷他們。因為我們已是烏爾姆的主人，我們不能夠失去也爲多瑙河兩岸的主人的利益，假使敵人不渡雷姆河，而于任何時渡

多瑙河，則我們還可以攻擊敵人的交通線，從下游渡過多瑙河彼岸，假如敵人企望以全力攻擊我們意實的同盟者，我們將完全破壞敵人的計畫。我們將這樣勇敢等待俄軍隊完全準備的時候，然後我們能夠英軍容易地將敵人準備他應得的命運」。

庫圖索夫讀完這一段，深深嘆氣，並且冷冷地觀看奧國參謀部的人員。

「但總司令大人，你知道這些人的格言，說要準備萬一，奧國將軍說，顯然他希望結束笑話，進行正事。他不禁壓低副官。

「對不起，將軍」，庫圖索夫插言，也轉過來看安德來郡王。「這個，我的好孩子，你從考斯密夫斯基那裏去拿我們偵探們的全部情報。這兩封信是諾西提茲伯爵的，這封信是麥迪南大公的，還有一封」，他說，給了他幾張紙。「根據這些，用法文明白地寫出一個備忘錄來，說明我們所有的關於奧軍行動的一切情報。那末，然後呈給這位大人」。

安德來郡王鞠躬，暗示他不僅從第一句話即懂得已說出的，並且懂得了庫圖索夫要向他說的。他收妥了文件，作了一個普通的鞠躬，輕輕地在地氈上走着，進了客室。

雖然在安德來郡王離開俄國之後沒有多久，他却在這個時候改變了很多，在他的面部表情上，在動作上，在步態上，幾乎看不到了從前的虛偽，疲倦與懶惰；他好像這種人：沒有時間想到自己對於別人所生的印象，而注意於有趣的事務。他的面部顯出對於自己及四周的人的更大滿足；他的笑容與

目光皆愉快而動人。

庫圖索夫是他三波蘭越上的，很和善地接待他，答應了不忘記他，說出他和別的副官們不同，把他帶到離也納，給他更重要而任務。庫圖索夫從維也納寄信給他的老同事安德來郡王，同父親說：

『你的兒子』，他寫，『表示希望做軍官，他將由於他的勤勉，堅決，與精誠而出人頭地。我認爲自己是不幸的，有這樣的助手在我身邊。』

在庫圖索夫司令部裏，在同僚之間，以及一般地在軍隊中，安德來郡王正和在他彼得堡的社會裏相同，有兩種完全相反的名聲。有些人，小部分的，認爲安德來郡王有些地方與他們自己，及所有其他的人不同，期待他偉大的成功。聽他的話，稱贊他，並模仿他；對於這些人，安德來郡王是坦白而可親的。別的人，大部份的，不喜歡安德來郡王，認爲他是脾氣太冷淡，而可厭的人。但對於這種人，安德來郡王知道那樣地處置自己，以致他們尊敬他甚至怕他。

從庫圖索夫的私室走進客廳，安德來郡王帶了文件走近當值的同事考斯洛夫斯基副官，他拿了一冊書坐在窗口。

『什麼事，郡王？』考斯洛夫斯基問。

『奉命作報告，爲什麼，我們不前進。』

『爲什麼呢？』

安德來郡王聳肩。

「馬克沒有消息來？」考斯洛夫斯基問。

「沒有。」

「假使真的他成了，便會有消息來了」。

「也許」，安德來郡王說，向着門外邊門走去；他正在這備時候，一個穿長衣的、高大的、顯然剛到的奧國將軍迅速走進客廳，將門閉門，和他相識；這人比奧國將軍，頭上掛了瑪麗亞——泰利撒勳章。安德來郡王出柱。

「庫圖索夫總司令呢？」來到的將軍用粗硬的日耳曼語發音迅速地說，環顧兩邊，不停地走近窗邊，門。

「總司令有事，」考斯洛夫斯基說，匆忙走進去相識的將軍，阻擋了他進房門的道路。「怎麼去通報呢？」

不相識的將軍輕聲地俯視考斯洛夫斯基的矮身體，似乎認與他們竟會不認識他。

「總司令有事」，考斯洛夫斯基和平地重說。

將軍的臉鐵變，他的嘴唇拉動並顫抖。他取出筆和紙，用鉛筆迅速寫了什麼，擱下一筆，遞給他，快步走到窗前，把身體拋到椅子上，看着房裏的人們，似乎是在問：他們為何看我？然後將軍抬起頭，

伸出頸子，似乎想說什麼，但立刻，似乎忍心地向自己哼了什麼，發出奇怪的聲音，這聲音立刻便斷絕了。書室的門開了，庫圖索夫出現在門口。他集了頂的將軍，好像是躲避危險，向前躬腰，瘦腿快步地走近庫圖索夫。

「你看這個可憐的馬克」，他用破碎的聲音說。

庫圖索夫站在房門口，他的臉有一會兒完全未動。然後，一連皺紋，好像波浪通過了他的臉，他的前額又平貼了；他恭敬地鞠躬，閉了眼，沉悶地讓馬克從身邊走過去，自己跟在他身後閉了門。

先前已流行的關於奧軍失敗及全軍在烏爾姆投降的消息現在證實了。在半小時之內，便派出了副官們帶了命令赴各方面，這證明，直至今現在尚未作戰的俄軍立刻就要和敵人相見了。

安德來郡王是總司令部裏稀有的人員之一，他們把主要的與危險放在戰爭大勢上。看見了馬克，聽到他失敗的詳情，他明白戰爭的一半已失敗了，他明白俄軍地位的全部困難，並且生動地設想了軍隊所要做的，以及他要在軍中所担任的任務。想到自恃的與地利所受的恥辱，想到也許在一星期之內他便要看見並參與傑德羅夫以後第一次的俄法會戰，不禁感到興奮的快樂的情緒。但他懷保喜巴特的天才，他可以顯得比俄軍全部的勇敢，並且能同時不能忍受他的英雄恥辱。

按這些思想所激怒，安德來郡王走到自己書房裏，寫信給父親，他每天寫信給父親。他在走廊上遇到他的廚房傭人維斯捷次基和談話者亞福考夫；他們與平常一樣，在笑什麼。

「你爲什麼這樣愁悶？」亞斯維次基問，注意到安德來郡王的有潤的眼睛的蒼白面孔。

「沒有可以快樂的事情」，保爾賡斯基回答。

在安德來郡王與亞斯維次基及亞爾考夫相遇時，從走廊的另一端迎面走來奧國將軍施特繞黑（他在庫圖索夫司令部裏管掌俄軍軍需）和昨天到此的奧國參謀部人員。在寬闊的走廊上有足夠的地方，將軍們可以自由地走過這三位軍官；但亞爾考夫用肘推亞斯維次基，用屏氣的聲音說：

「來了！……來了！……讓開，讓路！讓讓路！」

將軍們帶着希望避免繁重禮節的神情走過來。在談話者亞爾考夫的臉上忽然顯出愚笨的快樂笑容，這似乎是他不能約制的。

「大人」，他走上前用日耳曼語向奧國將軍談。「我有榮幸賀你。」他笨拙地鞠躬，好像小孩們學跳舞，開始後移一隻腿，又後移另一隻腿。

參謀部的將軍嚴厲地看他；但注意到笨拙笑容的嚴肅，他不能不注意他片刻。他眨眼，表示聽見了。

「我有榮幸賀你，馬克將軍來到了，很好，只是這裏有點傷」，他又說，露着笑容，並指自己的頭。

將軍皺眉，轉過身向前走。

「上帝呀，他多麼單純！」他走開了幾步，憤怒地說。

亞斯維次基笑着攙着安德來郡王，但保爾康斯基更蒼白，面帶愁容，把他推開，轉向熱爾考夫。被馬克爾神情，他失敗的消息，以及關於俄軍目前任務的思索所引起的盛怒，發洩在對於熱爾考夫不合宜的嘲諷的毒憤中。

「假使你，閣下，」他厲聲地說，下頰打顫，「想做小丑，我不能阻止你這個，但我告訴你，假使你下次再敢拿我開玩笑，我就要教你怎麼做人」。

亞斯維次基及熱爾考夫那樣地詫異此番發火，他們默然地瞪眼看保爾康斯基。

「怎麼，我只是賀他們，」熱爾考夫說。

「我不向你開玩笑；請你住口！」保爾康斯基叫喊，拉住亞斯維次基的臂膀，離開熱爾考夫；熱爾考夫不知回爲什麼。

「唉，算了罷，老兄！」亞斯維次基勸慰地說。

「算了罷？」安德來郡王說，再與奮而前往。「你該明白，我們——或者是軍官們，爲皇上爲祖國而服務，爲共同的成功而喜，爲共同的失敗而悲；或者我們是傭工，皇上的事不是我們的事。」他用法文說，「四萬人打死了，我們中間者自然損失了，而你們空頭裏面找笑話，」似乎用這幾個法文辭句加強他的意見。「對於一個個種植的人，像你和他的朋友的那個人，這是很好的；但不是對於你，不是

對子你。」安德來那王用俄文加了一句：「只有小孩們才能那麼高興，」他用法文發音說「小孩們」，注意到對荷考夫這可以聽見。他等候着，這個騎兵少尉是否要回答什麼。但尉兵少尉轉過身，離開了走廊。

四

巴夫洛格拉德驃騎兵團駐紮處離不掌轄兩俄。尼考拉·羅斯托夫在一個騎兵連裏當見習官〔註〕，這一連駐紮在一個日耳曼村莊，薩魯索克。騎兵連長皆尼索夫上尉，整個的騎兵師都知道他叫作發西卡。皆尼索夫，他被分派在村上最好的房子裏。羅斯托夫見習官，自從在波蘭趕上隊伍以後，即和騎兵連長住在一起。

在十月十一日這天，當總司令部裏所有的人都在注意馬克失敗的消息時，連部裏常規生活逐漸靜地進行下去。皆尼索夫發夜睡醒時，當無事皆尼索夫清早晨帶了糧秣，騎馬歸來時，他還未回營。羅斯托夫穿了見習官的制服，走近階台，勒住了馬，只似挺年輕的姿勢伸開腿子在鞍上站了一會兒，好像不願下馬，最後，跳下來，呼喚全兵。

〔註〕見習官原文爲 *Poruchik* 可譯爲「貴族志願兵」或「外委」，在相當時期後即可爲正式軍

官。——譯者

「啊，邦大任考，心愛的朋友」，他向着一個向他馬前直奔而來的驃騎兵說。「放馬去，好朋友」，他帶着那樣友愛的快樂的和雷向他說，這是善良的青年人在快樂的時候對於一切人的態度。

「聽到了，老爺」，小俄羅斯人快活地點頭回答。

「當心，好好放馬」！

另一隊驃騎兵也跑到馬前，但邦大任考已經接過了勒韁。顯然是見警官多給酒錢，而侍候確是有好處的。羅斯托夫抹了馬頸，又抹馬臀，停在階台上。

「好極了！多麼好的馬！」他向自己說，笑着，握着佩刀，繫着靴刺，跑上階梯。房主日耳曼人，穿短衣，戴尖帽，舉着打掃糞斗的叉子，從牛圈裏向外看。日耳曼人剛看到羅斯托夫，便立刻面色喜悅。他快活地笑着並眯眼：「早安！早安！」他成說，顯然是願意閑候這個年輕人。

「已經做事啦！」羅斯托夫說，仍舊帶着快樂的友愛的笑容，這笑容從未離開他的活潑的臉。「奧國萬歲！俄國萬歲！亞歷山大皇帝萬歲！」他向着日耳曼人複述日耳曼房主們所常說的，日耳曼人笑着，全身走出了牛圈門，脫了尖帽，在頭上揮動，喊呼：

「全世界萬歲」！

羅斯托夫自己也和日耳曼人一樣，也在頭上揮動帽子，笑着喊叫：「全世界萬歲」！雖然對於打掃牛圈的日耳曼人，對於巡邏拿回轡的羅斯托夫，並無任何特別快樂的理由，這兩個人都帶着快樂的狂喜。

和弟兄們友愛互相對看，搖頭表示互相親愛，並笑着分開——日耳曼人進牛圈，羅斯托夫進皆尼索夫所住的村舍。

「主人在做什麼？」他問拉夫路施卡，皆尼索夫的聽差，他在金圈之中以無賴著名。

「昨天晚上起，就不在家。當然幹了」，拉夫路施卡回答。「我已經曉得了，假使贏了，便早回來誇口，假使早上還不回來，就是輸了——帶着脾氣回來。吩咐拿咖啡嗎？」

「拿來，拿來。」

十分鐘後，拉夫路施卡帶來了咖啡

「來了！」他說，「現在要倒罈了」。

羅斯托夫從窗口看去，看見了回家的皆尼索夫。皆尼索夫身材不高，有紅臉，明亮的黑眼，黑髯，與他。他穿了敞開的騎兵外套，腰垂成摺的寬褲，腰後戴了壓鞍的騎兵帽。他愁悶地垂頭走近露台。

「拉夫路施卡」他大聲憤怒地喊叫，「音含糊不清。「來脫衣服，盥洗！」

「是的，我在脫，」拉夫路施卡的聲音回答。

「啊，你已經起來了，」皆尼索夫說，走進了房。

「這已了！」羅斯托夫說，「我已經出去進了繖草，看見了馬蒂爾德小姐」。

「真箇！老弟，我昨晚醉了，好像狗兒子！」皆尼索夫叫着。「那樣倒楣！那樣倒楣！……你走了，便這樣。咳，茶！」

皆尼索夫皺眉，好像苦笑，露出短而堅的牙齒，開始用手指短小的雙手搔搔抓亂頭森林的厚黑頭髮。

「『把我推到這個老處那裏！』（老處是一個軍官的渾名，）他說，用雙手揉額和頭。「你可以說想，他一張牌，一張牌，一張牌也不給我！」皆尼索夫接住遞給他的高點燃的烟斗，握在拳頭裏，並繼續叫着，把繩在地板上敲，冒出火星。

「他輸單注子，贏雙倍的注子，他輸單注子，贏雙倍的注子」。

他折破烟斗，散出火星，然後把牠拋去。後來他沉默着，忽然用明亮的黑眼睛愉快地看羅斯托夫。

「假使是有女人就好了。在這里，除了吃酒，沒有事情做了。假使馬上打仗就好了……」

「誰在那里？」他向着門間，聽到門外有響亮馬刺的大靴停止聲，和恭敬的咳嗽聲。

「上尉！」拉夫路施卡說。皆尼索夫更加皺眉。

「可惡，」擁去有鑲嵌金幣的錢袋。「羅斯托夫，好老弟，數一下，還有多少，把錢袋放在枕頭下，」他說，走出去會上尉。

羅斯托夫拿了錢，機械地分類，把新錢和舊錢理成小堆，開始計數。

「嘿！切李亞寧！你好！我昨晚睡光了，」可以聽到皆尼索夫在另一房間說話的聲音。

「在誰的地方？在培考夫那里，在老鼠那里？……我知道，」另一個低軟的聲音說，然後切李亞寧中尉走進了房，他是本連中的一個矮小軍官。

羅斯托夫把錢袋放在枕下，握了伸給他的小而濕的手。切李亞寧是爲了什麼原因在開戰前從衛隊中調來的。他在團中處事很好；但他不爲人歡喜，特別是羅斯托夫不能克制，不能隱藏對於這個軍官的無理的厭惡。

「好，青年騎兵，我的白嘴鴉時候怎麼樣？」他問。（白嘴鴉是切李亞寧賣給羅斯托夫的馬）中尉從來不看同他說話的人的臉；他的眼睛不斷地從一個物體移到另一個物體上。我看見你今天騎馬……」。

「沒有什麼；是好馬，」羅斯托夫回答，不過這匹馬，他用七百盧布購買的，却不值這一半的價錢。他又說，「左前蹄有點兒跛了……」

「蹄鐵破了！這沒有關係。我教你，我告訴你釘什麼樣的鐵。」

「是，請說吧，」羅斯托夫說。

「我要說，我要說，這不是秘密。但你更謝謝我這匹馬」。

「那末我叫人把馬牽來！」羅斯托夫說，希望逃避切李亞寧，並且走出去叫人牽馬來。

在門廊處，皆尼索夫拿着烟斗，在門坎上敲着煙，坐在上尉的對面；上尉在作報告。看到羅斯托夫

，皆尼索夫皺眉，用拇指從肩膀上向切李亞雷所坐的房間指示，並且皺着眉，憎惡地搖頭。

「呵，我不喜歡這個人，」他說，不當心上尉的在場。

羅斯托夫聳肩，似乎說：「我也不歡喜，但有甚麼辦法呢！」他下了命令，又回到切李亞雷那里。

切李亞雷仍然在羅斯托夫離開他時那樣懶惰的姿勢中坐着，擰着白小的手。

「有這樣的可厭的人們，」羅斯托夫想，走進了房。

「好，叫人牽了馬？」切李亞雷說，立起，粗心地環顧。

「叫過了」。

「你自己來。我來只是要問皆尼索夫昨天的命令。皆尼索夫，你接到了嗎？」

「還沒有收到。你到哪裏去？」

「我要在這裏教這個年青人怎樣上馬蹄鐵，」切李亞雷說。

中尉走下階台，進了馬廄。中尉說過了怎麼釘馬蹄鐵，便回到自己的住處。

當羅斯托夫回來時，桌上已經有了一瓶麥酒和香腸。皆尼索夫坐在桌前，用筆在紙上劃。他愁悶地

看羅斯托夫回臉。

「……」，他說，他的肘肘支在桌上，手拿着筆，顯然是因為能夠迅速說出他想寫的一切而快樂，他封信中意思是說給了羅斯托夫。「你看手親愛此，」他說。「我們不戀愛的時候，便是在睡覺。」

我們是塵世的兒子……但戀愛——就是上帝，就純潔好像在創世的第一日……又是誰？把他趕給鬼！沒有功夫！」他向一點也不畏怯地走到他身邊的拉夫路施卡喊叫。

「是誰呢？你自己吩咐，曹長來要錢」。

皆尼索夫皺眉，想喊叫甚麼，又沉歎。

「討厭的亭宿，」他向自己說。「誰要這錢多少錢？」他問羅斯托夫。

「七個新的，三個舊的」。

「啊，討厭！爲甚麼站着，乾屍，叫曹長來！」皆尼索夫向拉夫路施卡喊叫。

「皆尼索夫，請你拿我的錢，你曉得我有錢，」羅斯托夫紅着臉說。

「我不喜歡向自己朋友借錢，不喜歡，」皆尼索夫說。

「假使你不拿我的錢，像同伴那樣，你便是侮辱我了。真的我有錢，」羅斯托夫又說。

「退用不着，」皆尼索夫走到床前，在枕下摸取錢袋。

「你放在哪裏？羅斯托夫？」

「在下邊枕頭底下。」

「但是沒有。」皆尼索夫把兩個枕頭拋到地上，不見錢袋。「真是怪了！」

「等一下，你沒有弄掉下？」羅斯托夫說，把枕頭一一檢起，振抖。他拿出波濤濤的。不見錢袋。

「我沒有忘記吧？沒有，我還想到你把銀質寶貝一樣放在枕頭底下」，羅斯托夫說。我把錢袋放在這里。她哪裏去了？」他問拉夫路施卡說。

「我沒有進來。你放在那裏，一定在那裏」。

「但是沒有……」

「你總是這樣的，到處拋，又好忘記。在荷包里看看」。

「沒有，假使我沒有想到這個寶貝」，羅斯托夫說，「但我記得。放在這里」。

拉夫路施卡搜索全床，看床下，看桌下，搜索了全房，然後站在房當中。皆尼索夫沉默地注視着拉夫路施卡的行動，當拉夫路施卡驚訝地伸開手臂，說什麼地方也不在時，他回顧羅斯托夫。

「羅斯托夫，你不是小孩子……」

羅斯托夫感覺到皆尼索夫的目光看着他，抬起眼睛，頓時又垂下。他全身的似乎鑽在下睽什麼地方的血湧上了他的臉龐和眼睛。他不能換氣。

「房裏沒有別人，只有中尉和你們自己。總在這里什麼地方」，拉夫路施卡說。

「好，你這個鬼東西，當心去拔」，皆尼索夫猛然喊叫臉色蒼紫，帶着威脅的姿勢走到聽差的廳前。

「找出錢袋，不然就讓完你。斃死你們全體」！

羅斯托夫避免皆尼索夫的目光，開始扣外衣，佩上軍刀，戴上帽子。

「我告訴你，拔出錢袋」，皆尼索夫喊叫，推動馬弁的肩膀，把他抵到牆上。

「皆尼索夫，讓他去，我知道誰拿去的」，羅斯托夫說，走向門口，不抬眼睛。

「皆尼索夫站住，怒了一下，顯然是明白了羅斯托夫指誰而言，抓住了他的手臂。

「塵話」！他大叫，以致他的脈管，同繩子一樣，在他的頸子和額上暴起來。「我向你說，你發瘋了，我不許如此。錢袋在邁里；我要撕掉這個混蛋的皮，錢袋就會在這里」。

「我知道誰拿的」，羅斯托夫頹聲地說，走向門口。

我向你說，不許做這事，皆尼索夫說，走向見習官，要抓住他。但羅斯托夫揮出自己的手臂，並且帶着那樣的怒氣，筆直地，堅決地看他的眼睛，好像皆索尼夫是他的大敵。

「你懂不懂你在說甚麼」？他顫聲的說，「歐了我，沒有人在這個房間裏。所以，假使不是這樣，那末……」

他不抬說完，跑出了房。

「啊，鬼來找你和所有的人」，是羅斯托夫所聽見的最後的話。

羅斯托夫去到切季亞甯的房間。

「老爺不在家，到司令部裏去了」，切季亞甯的馬弁向他說。「有什麼事發生了嗎」？馬弁又說，略見見習官的不安的臉。

「沒有什麼」。

「差一點就會見了」，馬弁說。

司令部離薩吉索克三哩。羅斯托夫在任處未找到他，便乘馬到司令部。在司令部駐紮的村莊里有一家軍官們常惠顧的食店。羅斯托夫到了食店；看見切李亞甯的馬在門口。

中尉坐在食店的第二個房間裏，面前有一碟香腸，一瓶酒。

「啊，你也來了，年輕人」，他笑着說，高抬了眉毛。

「是」，羅斯托夫說，好像說這個字費了大力；他坐到鄰近的桌上。

兩人無言；室內坐着兩個日爾曼人，一個俄國軍官。大家無言，可以聽到碟上刀聲，和中尉嚼食聲。切李亞甯吃完飯的時候，他從衣袋裏取出變廢的錢袋，用彎曲的白面短而手指，打開環口，取出金幣，並且拾起眉毛把錢給了堂倌。

「請你快點」，他說。

金幣是新的。羅斯托夫站起，走近切李亞甯。

「讓我看錢袋」，他用低微的，幾不可聞的聲音說。切李亞甯，帶着躲避的眼睛，但仍然抬起眉毛，把錢袋遞給他。

「是的，很好的錢袋！……是……」他說，忽然臉白，他又說，「你看吧，年輕人」。

羅斯托夫把錢袋拿在手裏，又看錢袋，又看裏面的錢，又看切李亞甯。平尉習慣地環顧四周，似乎忽然覺得很快活。

「假使我們到了維也納，我要把一切都丟在那裏，但現在，在這些可憐的小地方，沒有地方用錢」，他說。「好，給我吧，年輕人，我要走了」。

羅斯托夫無言。

「你要做什麼？也吃飯嗎？他們給你很好的食物」，切李亞甯繼續說。「給我吧」。他伸手拿錢袋。羅斯托夫放了錢袋。切李亞甯拿了錢袋，開始把牠放在馬褸的口袋裏，他的眉毛大意地抬起，他的嘴微張，似乎是說：「是，是，把自己的錢袋放進衣袋，這很簡單，這件事和任何人無關」。

「怎樣，年輕人」？他說，嘆着氣，從抬起的眉毛下邊看羅斯托夫的眼睛。在俄傾之間，一種目光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從切李亞甯的眼睛裏射進羅斯托夫的眼睛，又射回來，又射回去，又射回來。

「這裏來」，羅斯托夫說，抓住切李亞甯的手腕。他幾乎把他拉到窗口。「這是當尼察夫的錢，你把牠拿來了……」他低聲向他耳朵裏說。

「什麼？……什麼？……你怎敢？什麼？……」切李亞甯說。語聲如真可憐的，失驚的呼叫，和求饒。羅斯托夫剛剛聽到這些話，他心裏便滾去了懷疑的重石。他覺得快樂，而同時又可憐這個不幸的立在他面前的人；但他必須把已經開始的事做得徹底。

「上帝知道這里的人會想到什麼」，切李亞爾低聲說，抓了帽子，走向一間小的空房間，「必須說明……」

「我知道這事，我要說明這事」，羅斯托夫說。

「我……」

切李亞爾驚愕地蒼白臉膛上全部肌肉都顫動了；眼睛仍然逃避着，但是向着地下，不拾起到羅斯托夫的臉部，並且有了啜泣聲。

「伯爵……不要毀壞一個年輕人，……這里是不幸的鐘，你拿去……」他把鐘擱在桌上。「我有老父，母親……」

羅斯托夫全了錢，懸垂着切李亞爾的目光，不說一个字，走出房間。但他在門口停住，又轉回。

「我帶上帝」，他照妻含着眼淚說，「你怎麼這樣事」？

「伯爵」，切李亞爾說，走近「警官」。

「不要碰我」，羅斯托夫說，向後退。「假使你需要錢用，把這錢拿去」。他把錢袋遞給他，跑進食店。

五

當天晚上，在皆尼索夫住處，騎兵連的軍官們有了生動的談話。

「但是我向你說，羅斯托夫，你必需向團長道歉」，一個高大的、有灰髮、大鬍子的、臉上有粗大線條的騎兵上尉向面色緋紅的、興奮的羅斯托夫說。甚爾察清上尉曾兩度爲名譽的事降爲兵卒，又兩次升級。

「我不許任何人講我謊話」！羅斯托夫喊叫。「他向我說，我說謊；我向他說，他說謊。事情便是如此。他可以每天叫我值班，把我監禁，但沒有人能夠使我道歉，因爲他是團長，假使他認爲向我賠罪是不值得的事，那末……」

「但是等等一下，好先生；你聽我說」，騎兵上尉用他的低音進言，安閑地摸着長鬍鬚。「當別的軍官的面向團長說有一個軍官偷了……」

「當別的軍官的面說話，我並無罪。也許是不該當他們面說，但我不是外交家。我是因此進驛騎兵的，我想這里不需要機巧。但他向我說我是說謊……所以讓他向我賠罪……」

「這很好，沒有人以爲你是懦夫，但要點不在這里。你問問皆尼索夫，見習官要求團長賠罪，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皆尼索夫咬鬚子，帶着愁悶的神情聽着談話，顯然不願參與。對於上尉的話，他否認地搖頭。

「你當軍官們的面向團長說了這樣的辭事」，上尉繼續說。「保格大內支」(他們稱團長爲保格大內支)「斥止了你！」

「沒有斥止，只說我說謊」。

「就是，你向他說了呆話，應當道歉」。

「一點也辦不到！」羅斯托夫叫起來。

「我不想你做這件事」，上尉嚴肅地厲色地說。「你不願道歉，但你，好先生，不只是在他面前，而是在全團的面前，在我們全體的面前，你得罪了大家。是這樣的：假使你想到和人商量，如何處置這件事情，那就好了，但你在軍官們的面前，照直地說出來了。現在團長怎麼辦呢？他要將軍官交付審判侮辱全團嗎？因爲一個惡徒，全團要受恥辱嗎？在你看來，是這樣的嗎？在我們看來，不是這樣的，保格大內支是對的，他向你說，你說謊。這是不快的，但有什麼辦法呢，老兄，你是自找的。現在，他們要把事情平息，你因爲做氣，不願道歉，却想出一切。你因爲你這班而憤慨，但是你在年老的可敬的軍官面前道歉，有什麼關係！無論保格大內支是怎麼樣的，但仍舊是一個可敬的，勇敢的團長；你憤慨，但侮辱全團，與你無關嗎？」上尉的聲音開始打顫了。「你閣下在隊伍裏不一定要登多久；今天在這裏，明天又到別處做副官了；你不用就心別人說：『在巴夫洛格拉德團的軍官當中有賊！』但對於我們

是不一樣的。是不是呢，皆尼索夫？是不一樣的嗎？」

皆尼索夫仍然無言，也不動，偶而用閃亮的黑眼睛看羅斯托夫。

「你覺得自己聽得是實貴的，不願道歉」，上尉繼續說，「但我們老兵們，我們在團裏生，團上帶給我們在團裏死，我們覺得團的名譽是實貴的，保格內支知道這個。呵，多麼實貴呵，老兄！但這不對，不對！無論你發火不發火，但我總是實貴的。不對！」

上尉站起，離開羅斯托夫。

「真的，魔鬼！」皆尼索夫叫，跳起來。「來，羅斯托夫！來！」

羅斯托夫披赤又披白，看這個軍官，又看另一個。

「不是，諸位，不是……你們不要以為……我很明白，你們那樣看我便是錯了，……我……對於我……我爲了團的名譽……但怎麼樣呢？我要在事實上表現，並且對於我，旗幟的光榮……好，都是一樣，真的，我有錯……」淚水淌在他的眼睛裏。「我有錯，得罪了大家……那末，你們怎麼怎樣呢？……」

「就是這樣，伯爵」，上尉喊叫，轉過身來，用大手拍他的肩膀。

「我告訴你」，皆尼索夫大聲說，「他是頂好的人」。

「那裏好，伯爵」，上尉又說，好像送走了他的眼邊而開始轉過頭位。「去道歉吧，大人」。

「諸位，我要做一切，但沒有人聽到我一個字」，羅斯托夫用請求的聲音說，「但我不該道歉，還上帝，不能煩你們希蓋的！我怎麼去道歉，像小孩子求饒嗎？」

皆尼索夫出聲笑。

「你這樣更壞。保格夫內支是謹慎的，你要爲你的固執付代價的」，基爾斯齊說。

「憑上帝，不是固執，我不能向你說是怎樣的心情，我不能……」

「好，照你的意思」，上尉說。「那麼這個惡棍要怎樣辦呢？」他問皆尼索夫。

「他稱了病，明天就下令開革」，皆尼索夫說。

「這是病，不能有別的說法」，上尉說。

「無論是什麼病，他不該落在我的眼裏——我殺了他！」皆尼索夫兇恨地叫。

熱河考夫走進房來。

「你怎麼出來的？」軍官們忽然問來人。

「前進，諸位。馬克和他的全軍投降了」。

「廢話」！

「親自看見的」。

「怎麼？看見了活馬克嗎？有手有腳嗎？」

「前進！前進！爲這個消息要給他一瓶酒。你怎麼到這裏的？」

「又被請到團里來了，爲了鬼，爲了馬克。英國將軍控告了我。我賀他馬克到此……！你爲什麼，羅斯托夫好像洗澡出來的？」

「這裏，老兄，我們這樣的混亂已經兩天了」。

團部副官進來了，證實了熱爾考夫帶來的消息。他們奉命明日前進。

「前進，諸位！」

「好，謝謝上帝，我們坐得太久了」。

六

庫圖察夫退到維也納，毀了後邊因河（在不勞諾）及特勞恩河（在林茲）上的橋樑。十月二十三日，俄軍渡過恩斯河。俄軍行李車、炮兵、和各縱隊，中午在橋的兩邊貫穿了恩斯城。天氣是溫暖的、秋季的、有雨的。空曠的景緻，從俄軍守橋的諸砲兵運所佔據的高地上展開，有時忽然因爲斜雨而紗幕而窄狹，有時忽然放寬，在太陽光下，景物可以遙遠地清晰地看見，恰似塗了油漆。可以看見脚下有白屋、紅頂、教堂、及精緻的小城，橋的兩邊擁擠着、流動着、俄軍的羣體。可以看見多瑙河灣的船隻、島嶼、和一頓有公園的城堡，四周環繞着恩斯河注入多瑙河的流水；可以看見多瑙河的峻峭的左岸，遮

灑了松林，具有青色樹頂與藍色峽谷的神祕背景。可以看見修道院，尖哈，聳立在似乎無人跡的荒野的松林的那裏。在前面更遠的山上，在恩斯河的彼岸，可以看見敵人的騎哨。

在高地的砲位之間，指揮殿軍的將軍和一個侍從軍官，站在前面，在望遠鏡裏觀察地形。後邊，聶斯維次基坐在砲筒上，他是總司令派到後衛隊裏來的。隨從聶斯維次基的卡薩克兵把背囊和水瓶送給他，聶斯維次基邀軍官們吃包子和真正的葛樓子酒。軍官們快樂地環繞了他，有的跪着，有的盤腿坐在濕草上。

「是的，這位奧國的親王不是傻子，在這里造了一個城堡。極好的地方。你們爲什麼不吃，諸位先生？」聶斯維次基說。

「十分感謝，那王」，軍官裏一個人回答，滿意地和這樣一個重要的人員談話。「極好的地方。我們從公區旁邊走過，看見兩條鹿，多麼華麗的房子！」

「你看，那王」，另一個人說，他很願再拿一個包子，但怕羞，因此他裝着地勢，「看，我們的步兵到了那裏了。在那裏，在草地上，在村莊那里，三個人在挖什麼。他們要照管這個宮殿」，他帶着顯明的贊同說。

「當然、當然」，聶斯維次基說。「不，但我所希望的」，他又說，在美麗的濕潤的嘴裏嚼着包子，「是跑到那里去」。他指着山邊上有塔尖的教堂。他笑，他的眼睛眯着，並且發光。「那就很好了，

「諸位先生，軍官們出選矣。」

「……要讓了女道士們。據說，有年輕的意大利姑娘。真的，我願意給五年的生命！」

「他們一定要厭煩的」，一個更勇敢的軍官笑着說。

這時，站在前面的侍從軍官向將軍指點了什麼；將軍在望遠鏡裏察看。

「是，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憤怒地說，從眼上拿去望遠鏡，並撥肩，「是這樣的，他們是在攻擊渡河的地方。他們為什麼在那里延遲？」

肉眼可以看到那邊的敵人和敵方的砲隊，砲隊裏冒出乳白色的烟。在烟之後傳來遙遠的砲聲，並且可以看到我們的軍隊在向過河處彙進。

亞新維次基吐氣，立起，笑着走近將軍。

「大人可願意吃點什麼？」他說。

「壞事」，將軍說，沒有回答，「我們的人遲緩了」。

「要不要我去呢，大人？」亞新維次基說。

「是的，請你去」，將軍說，又重複了曾經詳細命令過的話：「告訴驃騎兵，他們最後過河，並且照我所命令的，燒橋，他們還要察看橋上的燃燒材料」。

「很好」，亞新維次基答。

他喊叫卡薩克兵牽馬，命他收起青囊和水瓶，把他的重身盛裝地跨上馬鞍。

「真的，我去找女道士們」，他向着帶笑着他的軍官們說，順着曲折的小道下山。

「那末，上尉。看看打多遠」！將軍向砲兵說。「你要樂而忘憂」。

「砲手們就位」！軍官下令。俄頃之間，砲手們從營火處愉快地跑來，上了砲彈。

「一」！命令的聲音。

第一號敏捷地回坐。砲發出鏗鏘的震耳的聲音，砲彈嘩嘩地飛過山下我軍的頭上，落在尙離敵人很遠的地方，烟塵指出了落地和爆炸之處。

兵士和軍官的臉因為這個聲音而興奮；大家立起，觀看下邊我軍的可見的運動，如脫手掌；更看前面——來近的敵人的運動。這時，太陽完全出了雲，孤軍射擊的美麗聲音，和明亮太陽的光混合成了一個興奮的、愉快的印像。

七

橋上已經落了兩顆敵人的砲彈，橋上有了傾擠。聶斯維次基下了馬，站在橋當中，把他的胖身纏貼着橋檻。他笑着回看他的卡薩克兵，也牽着兩匹馬的韁勒，站在他身後，相隔數步。聶斯維次基郡主剛要向前移動，兵士們和行李車便又擠他，把他擠到橋邊，而他除了笑，什麼也沒有了。

「你要怎麼，我的兄弟！」卡薩克兵問管行李車的兵說，他向着擠在輪邊馬旁的步兵裏硬擠，「你要怎麼！不要擠，等一下，你看，將軍要過去。」

但轎車兵不注意到他提給將軍，向阻擋他的進路的兵士們叫：

「哎！弟兄們！向左邊靠一下，等一下！」

但弟兄們，肩擠肩，刺刀交觸，沒有分開，成了一個緊密的羣體在橋上移動。從橋上俯瞰，亞斯羅次基看見恩斯河中急流的澎湃的波浪，在橋柱旁混合，洶湧轉折，互相追逐。向橋上觀望，他看見纏繞的兵士們活的波浪，有遮布的高頂帽、帽鈕、背囊、長鎗、長鎗、帽下寬顎、凹腮、及頹然疲倦的神情，和在橋板粘泥上行走的腿。有時，在同樣的兵士波浪之間，穿大衣的軍官帶着與兵士們不同神情擠過去，好像是恩斯河波浪的白沫的頂；有時，在橋上步兵波浪之間，穿着步兵的騾騎兵、馬弁、或居民，好像在河中流轉的廢物；有時從橋上浮過遠上的或軍官的堆得很高、蓋着皮蓬的行李車，各方面都環繞着人，好像是浮在河中的木頭。

「呵，他們就像破堤的水」，卡薩克兵說，失望地站着。「你那邊還有很多嗎？」

「一百萬少一個！」一個走過身邊的穿破大衣的快樂的兵眯着眼說，走了過去；在他後面走着另一個老兵。

「他要」（他——敵人）「現在向橋上漲」，老兵向同伴驚訝地說，「你就要忘記抓獲了」。這個

走過了過去。在他後邊另一個兵舉着行李車走來。

「鬼，你把裏腿放那裏去了？」一個馬弁說，跑在車後，在車子後部摸索。這個兵和行李車走了過去。

後面來了快活的顯然是吃醉了的兵士們。

「怎麼他，可愛的人，把鎗托打上了牙齒……」一個兵快樂地說，他的大衣高高擡起，他伸開手臂。

「這正是滋美的火腿」，另一個帶笑回答。他們走了過去，所以義斯維次基不知道誰的牙齒被打，而火腿與什麼有關。

「哦，他們趕快起來了。他放來一塊冷東西，那麼你想，都要打死了」，一個軍曹憤怒地責備地說。

「牠從我這里飛了過去，叔叔，一顆砲彈」，一個大嘴的年輕兵士說，忍不住笑聲。「我駭呆了。真的，憑上帝，我那樣驚恐，倒毒！」這個兵說，似乎誇耀他駭怕。

這個兵也走過去了。在他後邊有一輛行李車，和一直到现在走過去的車轎都不同，這是一輛雙馬的日耳曼大貨車，似乎載了全家的物具；在日耳曼人所趕的大貨車的後邊，繫了一條好看的有大乳袋的花牛。在羽毛床墊上坐了一個婦人，和一個吃乳的嬰兒，一個老婦；和一個年輕、紅潤、健康的日耳曼女子。顯然，由于特別許可，這些搬家的居氏被放過去了。所有兵士們的眼睛都注視在女人身上，當貨車

一步一步走過時，兵士們所有的注意只落在兩個婦女身上。在所有的面孔上幾乎是同一的對於婦女不當思想的笑容。

「呃，香腸，也要走了！」

「把女的賣給我」，另一個兵對着日耳曼人說，日耳曼人垂了眼睛，憤怒地驚恐地大步而行。

「哎，她穿得那樣！鬼們！」

「那末你住到她們家去吧，費道托夫！」

「看見了，弟兄們！」

「你哪里去？」吃蘋果的步兵軍官問，半笑着看那美麗的女子。日耳曼人閉了眼，表示不懂。

「你想要就自己拿」，軍官說，把蘋果送給女子，女子笑着拿起。羅斯維次基和橋上所有的人一律眼不離開女子，直到他們走了過去。當他們走過去時，又來了同樣的兵士們，有同樣的談話，最後大家停住。這是常有的事，搶行李車的馬匹在橋的出口處發野了，所有的人都必需等待。

「爲什麼站住了？沒有秩序！」兵士們說。「向哪里擠？鬼！不等一下。假使他燒橋就更糟了。看，軍官擠進來了」，停止的羣衆在各方面說，互相觀望，仍然向前面橋的出口處擠。

看着橋下恩斯河水，羅斯維次基又忽然聽到新奇的聲音迅速靠近……什麼大東西，什麼東西以

「你看牠落到哪裏去了」，站在附近的兵嚴厲地說，讓這隻狗發聲。

「牠鼓勵我們趕快走過去」，另一個不安地說。

羣衆又走動。亞斯維次基知道這是砲彈。

「哎，卡薩克兵把馬給我」！他說：「現在，你讓開！讓開！讓路」！

他費了大力才走到馬前。他不停地喊叫，向前行動。兵士們擠緊，讓路給他，但又那麼擠他，擠到他的腿，那些靠近的人是無罪的，因為別人更猛烈地擠他們。

「亞斯維次基！亞斯維次基！你，老漢」！這時後邊傳來粗沙的聲音。

亞斯維次基環顧，看見十五步外被運動的步兵的活體所隔開的發西卡·皆尼索夫又紅又黑的亂髮的臉，他的尖帽覆在腦後，外衣活潑地搭在肩頭。

「叫他們這些鬼讓路」，皆尼索夫叫，顯然是在發火的心情中，他的如炭的黑瞳子在血紅的眼白之間發亮並轉動，他揮動未出鞘的指揮刀，這刀拿在他的和面部一樣紅的光露的小手裏。

「哎！發火」！亞斯維次基快樂地回答。「你在做什麼」？

「騎兵連不能通過」，發西卡·皆尼索夫叫，憤怒地露出白牙齒，刺動他的美麗的黑馬沙漠浪人，牠的耳朵碰到刺刀，上聳起來，牠噴鼻，從銜銜間向四周濺出口沫，響亮地把蹄子踏在橋板上，好像，假使架騎者允許，牠準備衝過橋檻。

「這是什麼？倏羊！完全倏羊！過去……讓路！……站在那裏！你，寶車，鬼！我要用刀砍你！」！你叫，果然抽出光刀，開始揮動。

兵士們帶了驚悸的臉互相擁擠，於此皆尼索夫與亞斯維次基會合。

「怎麼你今天沒有吃醉？」亞斯維次基走近皆尼索夫時問他。

「他們不給我們吃酒的時間！」發西卡·皆尼索夫回答。「他們把這個人整天抢到遠處，抢到那里，打仗！就打仗好了。但鬼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你今天多麼漂亮！」亞斯維次基看着他，對外套和靴墊說。

皆尼索夫笑著，從掛軍刀處的小袋裏取出手帕，送到亞斯維次基的鼻子前面，手帕發出香氣。

「不行，我要去作戰！剃了鬚鬚，刷了牙，洒了香水。」

隨帶着卡薩克兵的亞斯維次基的魁梧身軀，和揮動軍刀、拼命喊叫的皆尼索夫的堅決，這樣地生了效，他們止住了步兵，避到橋的那邊。亞斯維次基在橋口找到了上校，他應該把命令傳達給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他騎馬回轉。

皆尼索夫開了道路，站在橋的入口處。他大意地牽着追逐同類的、蹣跚的馬，看着迎面走來的騎兵連。在橋板上發出清晰的蹄聲，好像是幾匹馬在奔跑，騎兵連，有軍官在前，四人一排，展開在橋上，開始走到對面的岸上。

被停止的步兵，擁擠在橋上踐踏的泥上，帶着特別的惡意的生疏與嘲諷之情緒看着清潔的、漂亮的、從他們身邊整齊地走過驃騎兵，這情緒通常是不同的兵種相遇時所有的。

「漂亮的哥兒們！只該放在波德語文斯基街。」

「他們有什麼用！只是去談談！」另一個說。

「步兵不要踢起灰塵！」一個驃騎兵嘲諷着，他身下的馬躍跳着，蹣跚泥塊在步兵身上。

「你要帶背囊走兩站路，鞋帶都要斷了」，步兵說，用袖子擦去臉上的泥，「你不是人，像鳥雀坐

着」上

「西金，你要坐在馬上，一定是好騎手」，一個騎兵伍長嘲笑一個消瘦的、因背囊的重量而彎腰的

兵。

「拿個錫子放在腰當中，便是一西馬了」，驃騎兵應答。

八

其餘的步兵匆忙地過橋，在橋口擠成一個漏斗形，最後行李車都過去了，擁擠減輕，最後的一番了勝。只有哥尼索夫的一隻軍馬留在橋上，向那處抵抗敵人。從對面山上可以遠遠看見的敵人，從下面的橋上還不能看見，因為在河峽經過的山谷那里，地平線被對面半徑內的高地阻斷了。前面是曠地，在遠

里各處有我們偵察的卡薩克兵小隊在走動。忽然在對面這路高處出現了穿著外衣的軍隊和砲兵。他們是法軍。一小隊偵察的卡薩克兵跑下山來。曾尼察夫騎兵連中所有的軍官與兵士，雖然企圖說別的事，看別的東西，他們卻不斷地只想上山上的東西，並且不停地看着在壕溝線上出現的黑點，他們認得這是敵軍。午後的天氣又暗弱了，太陽明亮地照多瑙河及環繞多瑙河的黑山上傾落。空氣安靜，從山上時時傳來號聲和敵人的叫聲。在騎兵連與敵軍之間，除了少數的騎兵斥候，已沒有任何的人。空曠的平地，約三百沙羅，把他們彼此分開。敵人營之精華，那條分開兩軍敵方的、嚴肅的、威脅的、不可接近、不可捉摸的界線，覺得更明顯了。

「越過這條劃分生死的界線一步，便是——不可知的痛苦與死亡。那裏是什麼？那裏是誰？那裏，在田壩樹木，及照着陽光的屋頂的那邊？無人知道，無人想知道；越過這條線是可怕的，卻希望越過牠；你知道，早遲是要越過這條線的，並將知道在線的那邊是什麼，譬如知道死的那邊是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但自己是強力、健康、愉快、興奮的，並且環繞了那樣健康的、興奮激動的人們」。每個看見敵軍的人，即使不是這麼想，却是這麼感覺，這種感覺對於這時所發生的一切，給了特別光明、快樂、敏銳的印象。

在敵人的山坡上揚出射擊的烟，一顆砲彈響着，飛過驃騎兵連的頭上。站在一處的軍官們談到各處。驃騎兵們小心地開始排列馬匹，騎兵連裏大家沉默。大家看着前面的敵人和連長，等候命令。飛過

了另一個，第三個砲彈。顯然他們是蠢笨驕騎兵；但砲彈規律地迅速地響着，飛過了驕騎兵頭上，落在後邊的地方。驕騎兵們不環顧，但在聽着每個飛彈的聲音時，好像是聽到命令，全邁兵士，帶着相同而又不同的臉，屏聲息氣，當一顆砲彈飛過時，在腳鏢上立起，又重行坐下。兵士們不轉頭，互相斜視，好奇地看着同伴的印象。從皆尼索夫到驕兵，在每個面孔上，在嘴唇與頤部之間，顯出同樣的鬥爭，激怒，與興奮之面色。曹長皺眉看兵士們，好像是以處罰在威脅他們。見習軍官米羅諾夫在每顆砲彈飛過時皆俯首。羅斯托夫站在左翼，在跛足的然而美麗的白嘴鴉上，具有小學生的快樂神情——他被叫來在大家面前受試驗，他相信自己已要出色的。他明瞭地愉快地環顧所有的人，好像在請大家注意他在砲彈之下是多麼安定。但在他的臉上，某種同樣的，新奇嚴肅情緒的線條，違反他的意志，顯在嘴邊。

「誰在那裡發腰？米羅諾夫見習官！不行，看我！」皆尼索夫喊叫，他不能站在一個地方，在騎兵連前來回馳奔。

發西卡、皆尼索夫烏鼻子、黑色、多毛的臉，和他矮小的堅強的身材，和他露筋的（有生毛的短指的）手掌——手中執着脫鞘的軍刀的柄——都和平常一樣，特別是在晚間飲過兩瓶酒之後。他只是比平常更紅，向上翹起亂髮，好像烏雀飲水時那樣，用他的短小腿子兇狠地刺着齊良的沙漠浪入肚皮，他，好像是要後壁，馳在騎兵連的另一翼，粗聲喊叫，要他們注意手鎗。他騎到基爾斯清面前。上尉坐在寬大強壯的馬上，走着來迎皆尼索夫。有長鬃的上尉是和平常同樣的嚴肅，只是眼睛比平常更亮。

「怎樣？」他向普尼察夫說，「不得打仗了。你看，我們又要退」。

「您知道他們做什麼？」普尼察夫咆哮。「啊！羅斯托夫」，他喊見習官，看到他的快樂面孔。「好！等到了」。他得意地笑着，顯然很高興這個見習官。羅斯托夫覺得自己十分幸福。這時指揮官在橋上出現。普尼察夫迎着他面前。

「大人！讓我們攻擊吧！我要打退他們」。

「這真是多麼好的攻擊」，指揮官用含糊的聲音說，皺眉，好像是因爲可惡的蒼蠅。「爲什麼你留在這裏？你看，兩翼退却了。下令騎兵連退却」。

騎兵連過了橋，出了射程，未損失一人。在他們後邊過來了担任斥候的第二連，最後的卡薩克兵退潰了彼岸。

巴夫洛格拉德，兩個騎兵連過了橋，前後一道上山。團長卡爾勒·保格內支·舒柏特〔註〕趕上了普尼察夫的騎兵連，走得離羅斯托夫不遠，一點也不注意他，雖然在關於切李亞寧的衝突之後，還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羅斯托夫在前線上覺得自己是在這個人權力之中，在選人面前，他現在認爲自己有錯，眼不離開團長的剛健脊背，蓬鬆的後腦，和紅頸項。有時羅斯托夫覺得保格內支只是伴伴不注意，而他整個的目的是要現在試驗這個見習官的勇氣，於是他挺直胸膛，並愉快地環顧；有時他覺得，保格

〔註〕在俄軍中服務的日耳曼人之一，托氏描寫他說惡劣的俄語。——毛

大內支有竄走在附近，向羅斯托夫表示自己的勇敢。有時他想到，他的敵人現在有意派這個騎兵連作無望的攻擊，以便處罰他——羅斯托夫。有時他想到，在攻擊之後，他走近他，大度地向受傷的他伸出和好的手。

巴夫洛格拉德驃騎兵們所知名的高肩膀的熱爾考夫（他離開他們的團不久）騎近團長。熱爾考夫在總司令部被革後，沒有留在團裏，他說他不是在前線上做苦工的呆子，當他在總司令部時，他不做事，却有更多的薪水，他在巴格拉齊翁郡王的部下獲得傳令官的位置，他帶着後衛指揮官的命令來見他的舊上司。

「上校」，他帶着憂鬱的嚴肅向羅斯托夫的敵人說，並防範同輩們，「命令：停止——燒橋」。

「命誰的？」上校兇猛地說，

「上校我也不知道命誰的」，騎兵少尉嚴肅地說，「郡王只向我說，『去向上校說，要驃騎兵趕快回去燒橋』。」

在熱爾考夫之後，一個侍從軍官帶着同樣的命令來見驃騎兵上校。在侍從軍官之後，胖大的轟斯羅茨基，了卡薩克兵的馬馳來，馬費力地奔跑着。

「呵，上校」，他還在奔馳中便喊叫，「我告訴你燒橋，但現在有誰傳道了；他們在那裏瘋了；沒有像一團一團的。」

上校從谷地止住了部隊，向着羅斯維次基說。

「你向我說到引火材料，但是關於燒橋，你一個字也沒有說。」

「當然，好先生，羅斯維次基說，停住，取下尖帽，用肥手抹着汗濕的頭髮，「放了引火材料，怎麼沒有說燒橋呢？」

「我不是你的「好先生」，校官先生，你沒有向我說燒橋！我知道責任，嚴格執行命令是我的習慣。你說燒橋，但是誰燒，我憑神靈不能知道……。」

「好，總是這樣的」，羅斯維次基揮手說。「你怎麼到這裏來的？」他向熱崗考夫說。

「爲了同樣的事。但你出行了，讓我來替你擦。」

「你說，校官先生……」上校繼續用憤慨的語氣說。

「上校」，侍從軍官插言，「要趕快，不然敵人就要運來發彈大砲了。」

上校沉默地聽侍從軍官，看肥胖的校官，看熱崗考夫，並且皺眉。

「我來燒橋，」他用莊嚴的語氣說，好像藉此表示雖然有一切對他而做的不快之事。他仍然做他應該做的。

上校用健壯的長腿打馬，好像馬要負全責，他走向利邊，命令第二連，羅斯維次基在普尼索夫指揮下服務的那一連，開到橋上。

「好，就是這樣」，羅斯托夫想。「他要試驗我」！他的心跳，血湧上臉；「讓他看我不是懦夫」，他想。

在騎兵連全體兵士的快樂面孔上，又出現了他們立在砲彈下時所有的那種嚴肅神色。羅斯托夫膽不離開地看着他的敵人，團長，希望在他的臉上找出自己假設的證實；但上校一下也不看羅斯托夫，却和平常在前線一樣，嚴厲而莊肅地看着，下了命令。

「趕快！趕快！」他身邊幾個聲音叫。

軍力糾纏了纏勒，響動了靴刺，驟騎兵們匆忙地下馬，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驟騎兵們畫十字。羅斯托夫已不看團長，——他沒有閒空。他懼怕，氣餒地懼怕，恐怕落在驟騎兵們後邊。當他交馬給侍卒時，他的頭顱抖，他覺得他的血浮地向心裏沖。皆尼索夫轉回後邊，喊了什麼，走在他身邊。羅斯托夫除了他四周奔跑的驟騎兵，鐙鏢的靴刺，釘鏢的軍刀不見任何別的。

「扭架兵！」後邊的聲音喊。羅斯托夫不想到要扭架兵是什麼意思；他奔馳，只想在一切人們之前；但在橋上，他不看腳下，他整在滑瀾的踐踏的泥上，俯跌在地上。別人跑上他前面。

「走兩邊，上尉，」他聽到團長的聲音，團長乘馬前行，帶着勝利愉快的面孔，停在橋的附近。

羅斯托夫用泥污的手拭馬褲，防顧他的敵人，並想再向前跑，以爲他向前面跑得愈遠，便愈好。但保格夫內支雖然不看並不知道羅斯托夫，却向他叫：

「誰願橋中心跑？走右邊！見習官，回來！」他憤怒地喊叫，又向着騎到橋板上騎得勇敢的普尼索夫。

「爲什麼冒險，上尉！你還是下馬罷，」上校說。

「哎！炮打有罪的，」發西卡，皆尼索夫在鞍上轉身回答。

X

X

X

X

這時聶斯維次基，熱爾考夫及侍從軍官一同站在射程之外，有時看着攔架在橋上的一小羣戴黃高頂帽，穿深綠色綉鞋的外衣，和藍色馬褲的人，有時看彼岸，看遠處而來的藍色外衣和一羣有馬的人，他們可以容易地被槍射到。

「他們燒不燒橋？誰在前？他們跑到那裏燒橋，或是法國人把發彈對準他們，打死他們？」這是那一大羣軍隊中每個氣餒的人不禁自問的問題，他們俯視橋樑，在明亮的夕陽中他們看着橋樑和驃騎兵們，看彼岸，看來近的藍外衣和刀鎗。

「呵！射得到驃騎兵了！」聶斯維次基說。「現在雖發彈射醒不醒了」。

「他壞了許多人，沒有用，」侍從軍官說。

「確實，」聶斯維次基說。「派兩個勇敢的去，也是一樣。」

「呵，大人，」熱爾考夫插言，他的眼不離驃騎兵，但依然帶着單純的態度，從這種態度裏不能猜

問他是否嚴肅地在說話。「呵，六八！你怎樣在發議論！派兩個人，誰給我們夫拉薩米爾總統勳章呢？
很這樣，即使他們密集射擊他們，但可以代表騎兵連，自己受勳章。我們的保格大內支知道處事。」

「呵，」侍從軍官說，「這是發彈！」

他指着法軍的炮，各炮皆從炮架上卸下，並匆忙地捨開。

法軍方面，在有炮的那些人蓋里冒出了烟，另一艘，第三艘，幾乎是同時，並且在這俄頃之間，在第一顆空彈來時，又冒出了第四艘。兩聲相連，又是第三聲。

「呵，呵！」亞斯維次基呼着，好像是受到遮痛！抓住侍從軍官兩手臂。「你看，倒了，一個，倒了，倒了！」

「兩個，好像？」

「假使我是沙皇，我決不打仗，」亞斯維次基轉身說。

法軍的炮又迅速地上彈。穿藍外衣的步兵跑着向橋上推進。在不同的間隔裏又冒出了烟，發彈在橋上轟擊並爆炸。但這一次，亞斯維次基不能夠看橋上所發生的事。橋上冒起濃烟。驃騎兵燒橋成功了，法國的炮兵射擊他們，不是爲了阻止他們，而是因爲橋已焚來，便應該轟擊什麼人。

在驃騎兵回到馬上時，法軍已放了三發燃燒彈射擊。兩發射擊不準，發彈全打了過去，但最後的一發落在驃騎兵們的當中，打倒了三個人。

羅斯托夫，注意着自己和保格夫內支的關係，留在橋上，不知道要做什麼。無人可以刀斬（他總是設想戰爭是如此的），幫助燒橋他也不能夠，因為他不像別的兵士們，他未帶一根草。他站着環顧，忽然橋上好像有了胡桃散落的聲音，最靠近他身邊的一個驃騎兵跟着倒在橋蓋上。羅斯托夫和別人一同跑近他。又有人喊：「担架兵！」四個人抓住這個驃騎兵開始把他抬起。

「呵呵呵……！拋下罷，爲了基督的原故，」傷兵喊叫；但他們仍然把他抬起，放在昇床上。尼考拉·羅斯托夫回轉身，好像尋找什麼，開始看遠處，看多瑙河水，看天，看太陽，天是多麼美麗，多麼蔚藍，安寧而深遠！夕陽是多麼明亮而榮耀！在遙遠的多瑙河里的水閃爍得多麼溫柔而動人啊！更美麗的是多瑙河那邊遙遠的藍色的山嶺，修道院，神祕的峽谷，頂上瀰漫着烟霧的松林……那里安靜而幸福……

「只要我能在那里，我便什麼，什麼也不需要，什麼也不需要，」羅斯托夫想。「只有我心中和這個太陽光下有那麼多幸福，而這裏……呻吟，痛苦，恐怖，和這種渺茫，這種匆忙……他們又在這里叫什麼，又都向回跑，我要和他們一陣跑，這裏是軸，軸，死亡，在我頭上。在我周圍……俄領之隔……我便永不再看見這個太陽，這個河水，這個峽谷！」這時，太陽開始藏入雲中；在羅斯托夫前面出現了許多別的昇床。對於死亡和昇床的恐怖，對於太陽和生命的愛惜，——一切合成一個痛苦而恐怖的感覺。

「主上帝！你在天上，救我，恕我，佑我罷！」羅斯托夫向自己低語。

驃騎兵們回到橋前，話聲更大更安寧，昇床從眼前消失。

「好，老弟，聞到火藥味了嗎？……」發西卡·皆尼索夫向聲音在他耳邊喊叫。

「一切完了；但我不是懦夫，是，我是懦夫」，羅斯託夫想，深深嘆氣，從侍卒的手里取了跛足的白鴉鴉，開始騎上。

「那是什麼——感彈？」他問皆尼索夫。

「是的，就是！」皆尼索夫喊叫。「他們造很好的鎗炮！但這是醜態的事！攻擊是快樂的事，斬狗，但這裏，鬼知道，他們好像打靶子。」皆尼索夫走向站得離羅斯託夫不遠的一羣人：團長，羅斯維次基·熱爾考夫，和侍從軍官。

「但，好像沒有人注意到」，羅斯託夫自己想。確實，沒有人注意到，因為這個未上過火線的見習官第一次所經驗到的情緒對於每個人都是熟悉的。

「現在你有了報告材料了，」熱爾考夫說，「你看，他們要升我中尉了。」

「你報告郡王，我燒了橋，」上校勝利地愉快地說。

「但假使問到損失呢？」

「值不上提的事！」上校低聲說，「兩個驃騎兵受傷，一個當場，」他帶着明顯的愉快說，無力抑制快樂的笑容，響亮地打斷漂亮的字眼當場。

被保拿巴特指揮下的十萬法軍所追趕，受到居民的仇視，失去同盟者的信任，感到供給的缺乏，被迫在預料的一切戰爭條件之外去作戰，庫圖索夫所指揮的三萬五千俄軍急遽地退到多瑙河下流，停在那裏，被敵人追上，用後衛戰作抵抗，只因爲這是爲了撤退而不損失輜重所必需的。在拉姆巴赫、阿姆世太頓、及美爾克發生了戰事；但，雖然俄軍作戰具有敵人所承認的勇敢與頑強，這些戰事的結果却只是更快的退却。在烏爾姆逃脫被擄的奧軍在不勞諾曾與庫圖索夫會合，現在與俄軍分離，於是庫圖索夫只留下了薄弱疲竭的兵力。保衛維也納是不再被人想到的。放棄了攻擊的，憑新的科學原則而周密考慮的戰略與戰爭——他的計畫是庫圖索夫駐節維也納時由奧國參謀部透達的，——現在庫圖索夫眼前唯一而幾乎不可達到的目的，就是不要損失軍隊，如馬克在烏爾姆那樣，而與自俄國開來的軍隊聯合。

十月二十八日，庫圖索夫率領軍隊渡過多瑙河左岸，第一次停留下來，讓多瑙河橫隔在自己與法軍主力之間。三十日，他攻擊多瑙河左岸莫爾提貢師，將她擊潰。在這個戰鬥中，第一次獲得勝利品：軍旗、大砲，與兩名敵將。在兩週退却之後，俄軍第一次停留，並且在戰鬥之後，不僅保持了戰場，且趕走了敵人，駭然穿破衣履破碎，疲乏，因爲落伍，傷、亡、疾病而弱了三分之一的力量；雖然在多瑙河彼岸留下了痢兵與傷兵，帶着庫圖索夫把他們交付敵軍慈普德蘭的俘；雖然克異姆斯的大醫院和改爲醫

限的大屋子不能容納所有的病兵和傷兵，——雖然有這一切，但在克累姆斯的停留，和對奧爾提真的勝利，大大提高了軍隊的士氣。在全軍之中，在總司令部裏，流傳了最快樂的然而不確實的謠言：說到臆測的從俄國開來的縱隊的臨近，說到奧軍所得的勝利，說到受驚的保拿巴特的退却。

安德來郡王於交戰時，是在死於此番戰役的奧國將軍施密特那里。他的坐騎受傷，他的手臂受到子彈的輕傷。爲表示總司令的特別垂青，他被派去送勝利消息給奧國宮庭——他已不在受法軍威脅的疆地，而在不懼恩。在交戰的夜晚，安德來郡王，興奮而不疲倦，（雖然外表上不強健，安德來郡王却比忍受身體的疲倦，遠甚於最強健的人，）騎馬帶了文書從道黑圖羅夫那里往克累姆斯見庫圖索夫，當夜被派去不備恩送信。派爲信使的意義，是在報酬之外，還有重要的晉升。

夜黑暗，有星光；道路在交戰之日所降落的白雪之間，成黑色。有時回想戰爭的印象，有時快樂地設想他將用勝利消息所產生的印象，憶起總司令及同僚的送別，安德來郡王在驛車裏感覺到那種情緒，好似一個人等待了很久，終於等到了所期望的快樂的端倪。他一閉眼，耳中便聽到鎗炮的聲音，這聲音與車動聲及勝利的情緒混合在一起。有時他開始夢見俄軍奔跑，他自己已被殺；但他趕快地醒轉，似乎快樂地重新知道這是全屬子虛，而是相反的，法國人逃跑。他重新想起勝利的全部詳情，在交戰時自己鎮定的丈夫氣概，於是安心，打盹；在黑暗時，星光的夜之後，來了明亮的，愉快的朝晨。雲在陽光中溶化，馬迅速奔跑，各種新森林、田地、村莊，一律地在左右馳過。

在一個驛站上，他趕過了一列俄國傷兵車。領導輸送的俄國軍官，騎在第一輛小車上，喊叫什麼，粗聲地罵一個兵。在許多長而大的日耳曼運貨車上，各有六個以上向蒼白、笨拙、髒污的傷兵，在石頭路上顛簸。他們當中有的在說話（他聽到俄語），有的在吃麵包，最重傷的無言，帶着無力、疾病、兒童的興趣，看着馳過他們身邊的信使。

安德來郡王令人停住，並問一個兵士，他們是在什麼戰役中受傷的。

「前天在多瑙河上，」兵士回答。安德來郡王取出錢袋，給了兵士三個金幣。

「給大家的，」他向着走來的軍官說。「祝你們健康恢復，弟兄們，」他又向兵士們說，「還有許多事。」

「那末，副官先生，有什麼消息呢？」軍官問，顯然是希望談話。

「好消息！向前趕，」他向車夫喊，向前奔馳。

當安德來郡王到不倫恩時，天色已經全黑，他看見自己四周的高屋、商店、當舖、及街燈的火光，在街道上轟轟走過的華麗車輛，以及活動的大城的那種氣氛，這對於戰後的軍人總是那麼有誘惑性的。安德來郡王，雖然經過了迅速的奔馳和不眠之夜，到宮庭時，却覺得自己比昨晚更有精神。只是眼睛裏射出火蒸的光，思想極迅速而明確地變換着。他又在心中把交戰的全部詳情作成不紊而確定的扼要敘述，這一切他在想像中向法蘭西斯皇帝報告的。他生動地料想到他們會詢問他的偶然問題，以及對他們

「回答。他假定他立刻便把信傳見皇帝。但在宮庭的大門口跑來一個官員，知道他是信使，便領他走另一道門。」

「從走廊向右；那里，大人，你便找到值班的副官，」官員向他說。「他領你去見陸軍大臣。」

值班副官，遇見安德來郡王，要他講待，自己進去見陸軍大臣。五分鐘後，副官轉來，並且特別恭敬地鞠躬，讓安德來郡王走在他的前面，領他經過走廊，到了陸軍大臣的私室。副官似乎希望用他的精細的禮貌，防止俄國副官對他親密的企圖。當他走進陸軍大臣私室的門時，安德來郡王的快樂情緒大大地薄弱了。他覺得自己受了怠慢，這怠慢的感覺出他自己意外地，無故地，俄國之間變為輕視的感覺。在這俄國之間，他的敏覺的智慧告訴了他這個觀點，根據這個觀點，他有權利輕視副官和陸軍大臣。「他們聞不到火藥氣味，一定以為勝利是很容易獲得的！」他想。他的眼睛輕輕地睜開，他特別遲緩地走進陸軍大臣的私室。當他看見陸軍大臣坐在大桌前而在前兩分鐘不向進房的人注意時，這種感覺更加濃厚。陸軍大臣把他的有灰色髮髻的光頭俯垂在兩支高燭之間，閱讀公文，用鉛筆畫着。他一直讀完，在開門及寫脚步聲時，沒有抬頭。

「把這個拿去給他，」陸軍大臣向自己的副官說，把公文交給他，仍不注意信使。

安德來郡王覺得，或者在陸軍大臣所注意的一切事務之中，庫圖索夫軍隊的行動最不能引他注意，或者是最須使俄國信使感覺這個。「但選對於我是完全一樣的，」他想。陸軍大臣集攏了其餘的公文，

把紙邊理齊，然後拾起頭來。他有智慧的特殊頭。但當他對着安德來郡王時，隨軍大臣臉上智慧的眼睛閃爍着，顯然，習慣地意識地改變了：他臉上留着笨拙、虛偽而不隱藏自己虛偽的笑容，好像一個人先後接見許多請求者時所有的。

「庫圖索夫總司令派來嗎？」他問。「我希望，好消息嗎？和莫爾提真交戰嗎？勝利嗎？正是時候！」

他拿起寄給他的文書，開始帶着悲戚的表情閱讀。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施密特！」他用日耳曼語說。「多大損失，多大損失！」看完了文書，他把軸放在桌上，他看着安德來郡王，顯然是在思索什麼。

「啊，多大損失！你說，是決定的戰事嗎？但莫爾提真沒有被擒。」他想了一下。「我很快樂，你帶來好消息，不過施密特的死是勝利的重大代價。當然陛下願意見你，但不是今天。謝謝你，休息吧。明天檢閱後的朝會上。但我會通知的。」

在談話時消失的笨拙笑容，又顯在陸軍大臣的臉上。

「再見，很感謝你，皇帝陛下也許很願意見你，」他重述，並點頭。

當安德來郡王出宮庭時，他覺得勝利所給他的一切興趣與快樂，現在被他留下，被他傳達在大臣和參政副官的淡淡的手上。他的思想全部趨向忽然改變了：他覺得戰爭是陳久遙遠的回憶。

十

安德來郡王在不憐惜自己的友人俄國外交官俾利平處。

「啊！親愛的郡王，沒有更痛快的朋友了，」俾利平說，出來迎接安德來郡王。「弗讓次〔註〕，把郡王的東西送進我的臥室！」他向領導保爾斯基的用人說。「怎麼，勝利的信使嗎？好極了。我在家害病，你看。」

安德來郡王洗臉穿衣後，走進外交官的華麗書室，坐在預備好的餐食前，俾利平安靜地坐在爐旁。

安德來郡王，不僅在旅途之後，而且在失去一切清潔享受與生活華麗的行程之後，感覺到休息在他所自小習慣的、華麗的生活環境中的快意情緒。此外，他覺得快意的，是在奧國的接待之後，他雖不用俄文說話（他們說法語），却同俄國人說話，他以為，這個人也有俄國人對於奧國人的一般的反感（現在他特別敏銳地感到這點）。

俾利平是一個三十五歲的獨身男子，與安德來郡王屬於同一個社會。他們在彼得堡即相識，但在安德來郡王上次與庫圖索夫住在維也納時更加投契。正如安德來郡王是年輕人，在軍界上有遠大的前途，

〔註〕原文弗讓次及奧皇法蘭西斯皆爲「*Frédéric*」，似有嘲笑之意，爲就普通起見，與皇譯法蘭西

俾利平在外交界更有前途。他是更年輕的人，儘管是年輕的外交官，因為他十六歲的時候，即開始職務，曾駐巴黎，駐哥本哈根，現在在維也納充任相當重要的職務。外交大臣和俄國駐維也納大使都知道他，看重他。他不屬於那些大多數的外交官，他們限定只有消極的資格，不做某種事，說法文，以便成為很好；外交官；他屬於這種外交官們，他們喜歡並且知道如何工作，他雖然懶惰，却有時夜既坐在寫字台前。無論工作是什麼性質，他都做得同樣良好。他不注意這個問題，『爲什麼？』而是這個問題『如何？』外交事務的內容是什麼，他不加注意；但巧善地清楚地華麗地寫作通告，覺察，或報告——他在這裏面找到巨大的滿足。俾利平的服務受人尊重，不僅因為他的寫作的工作，還因為他在高等社會中的態度及談話的優美。

俾利平愛談話，正如他愛工作，但只是在談話能夠華麗而機智的時候。在交際場中，他不斷地等待機會，說點驚人的話，他只在這種情形裏才說話。俾利平的談話總是充滿獨特的、機智的、完整的、有共同興趣的辭句。這些辭句是在俾利平內心的實驗室裏準備的，好像是有意具備了輕便的性質，以便不重要的社交人物容易記憶，把牠們從這個客室帶到那個客室。確實，俾利平的辭句流行在維也納的交際場中，常常對於所謂要事發生影響。

他的消瘦、過勞、黃色印臉上全是深皺紋，這些皺紋好像總是清潔地仔細地洗過的，好像浴後的指尖。這些皺紋的運動是他的面相的主要表演。有時他的額上皺了寬摺，眉毛上舉，有時眉毛下落，他的

腮上顯出深皺，深凹的小眼睛總是對直地愉快地看人。

「好，現在告訴我們你們功績吧，」他說。

保爾康斯基用最恭敬的形式報告戰況，總不提及自己，他又說到陸軍大臣的接待。

「他們對於我和我的消息，好像對於一隻玩九柱戲的狗，」他結束。

俾利平冷笑，消去了面皮皺摺。

「但是，我親愛的，」他說，遠遠地看自己指甲，抬起左眼臉，「雖然我對於神聖的俄軍有極高的尊視，我承認你們的勝利不是最光榮的。」

他仍然繼續用法文說，只當他要用俄文輕蔑地加重語勢時，他才說俄國字。

「爲什麼？你們用全軍攻擊只有一師兵的不幸的莫爾提貞，而這個莫爾提貞從你們手中逃脫了！勝利在哪裏？」

「但，嚴格地說，」安德來都王回答，「我們仍然可以不誇口地說，這比在烏爾姆好一點兒……」

「爲什麼不爲我們抓住一個，即使是一個將軍呢？」

「因爲一切經過並不如所預料的，並不像在檢閱的時候那麼有規律。我向你說，我們預料在上午七時打到敵人後方，但在下午五時才到。」

「爲什麼你們沒有在上午七時到？你們應該在上午七時到，」俾利平笑着說「應該在上午七時到」

「爲什麼你不用外交方法使保拿巴特覺得他最好離開那那亞呢？」安德來郡王用同樣語氣說。

「我知道」，俾利平插言，「你以爲坐在爐邊的神發上，很容易抓住將軍們。這是真的，但仍然，爲什麼你們不抓住他呢？你不要驚異，不僅陸軍大臣，而且尊貴的法蘭西斯皇帝兼國王也不會因爲你們的勝利而很喜悅的；就是我，俄國使館可憐的秘書，也不覺得有任何特別的快樂，不必給我的弗羅次一個銀幣，給他一天假，帶他的情人去十拉特爾街去要，表示我高興，……不過這裏沒有十拉特爾街……」

他對直地看安德來郡王，忽然把他的皺紋從額上放鬆。

「現在輪到我問你，『爲什麼』了把。我親愛的？」保爾康斯基說。「我向你承認我不懂，也許這裏有外交的聰明超過我的薄弱智力，但我不懂；馬克喪失全軍，斐迪南大公與卡爾勳大公沒有一點活氣徵象，並且錯誤不勝，最後，只有一個庫圖索夫獲得真正的勝利，破壞了法軍無敵的聲望，而陸軍大臣甚至無心要知道詳情！」

「正因爲這個原故，我親愛的。你看見；嗚拉！爲沙皇，爲俄國，爲信仰鳴啦！這都是極好的，但我們，我是說，與皇宮庭，對於你們的勝利有什麼關係呢？你帶給我們關於卡爾勳大公或斐迪南大公勝利的好消息，——你知道，這個大公和那個大公是有同樣價值——即使是對於拿破崙的一連救火隊，這又是一回事了，我們要鳴炮的。但是這只能刺激我們，好像是有意的。卡爾勳大公一事無成，斐迪南大

公讓被恥辱。你們放棄維也納，不再保衛牠，好像你對我們說：上帝與我們同在，上帝與你們，與你們的都場同在。我們大家所敬慕的一個將軍，施密特：你們把他送在彈雨之下，却賀我們勝利！……你要承認，比你帶來的消息更惱人的東西，是不能想出的。這好像是有意的，好像是有意的。此外，假使你們獲得真正光榮的勝利，甚至卡爾勳大公獲得勝利，這對於戰爭的大勢有什麼改變呢？現在已經遲了，維也納已經被法兵佔領了。」

「怎麼？佔領了？維也納被佔領了？」

「不但被佔領了，而且保羅巴特在射思不憐恩，而伯爵，我們親愛的夫爾不那伯爵已經去接受命令了。」保爾慶斯基在旅途與疲憊與印象之後，特別在餐後，感得他不明白他所問的話的全部意義。

「今天早晨利克頓腓爾斯伯爵在這里，」俾利平繼續說，「他給我看了的一封信，信裏詳細地描寫了法軍在維也納的檢閱。拿破親王和所有的別人……你知道你們的勝利不是很快樂的，你不能像教士那樣被接待……」

「確實，對於我一切都是一樣，完全一切都是一樣！」安德來郡王說，開始懂得他的克累姆斯勝利消息，比之奧國首都被佔領的這種事件，確是沒有什麼重要。「維也納怎麼被佔領的？橋和著名的要塞，還有奧扼斯柏親王呢？我們聽到傳說，說奧扼斯柏親王保衛維也納，」他說。

「奧托斯柏親王站在這邊，我們這邊，保衛我們；我懸保衛得很壞，但仍然在保衛了。但維也納在那邊。不，橋還沒有失陷，我希望不至失陷，因為橋已經埋了火藥，他已奉命炸橋。不給回話，我們就早已在保希米亞山中，而你和你們的軍隊要在夾攻之下過了很壞的一刻鐘了。」

「但這仍然不能算戰爭已經結束了，」安德來郡王說。

「但我以為她結束了。這裏的軍人們都這麼想，但不敢說這話。她將像我在戰爭的開始所說的，不是我們在丟任施坦的攻擊，總之不是火藥決定戰爭，而是援助火藥的人，俾利平說，重複他的整句之一，放鬆了他額上的皺紋，並稍停。一問題只在這裏，就是亞歷山大皇帝與普魯士國王的柏林會議要決定什麼。假使普魯士加入聯盟國，她加強與國的勢力，便會有戰爭，假使不然，則要點只在這裏，就是佈置在何處作成新卡姆波·福密俄條約〔註〕的重要條款。」

「但他是多麼非常的天才啊！」安德來郡王忽然喊叫，握緊他的小手，打在桌上。「這人多麼幸運啊！」

「布阿拿巴特嗎？」俾利平疑問地說，皺額頭，藉此使人覺得馬上便有警語。「Bona parte (布阿拿巴特嗎)：」「〔註〕他認，把u字說得特別重。」「但我認，現在，他在射忌不偏忌同安山說死法。」「

〔註〕一七九七年之法奧和約。——毛

〔註〕Bona parte，爲原來的拼法，本書中人物如此稱呼時，有反對拿破崙之意。——毛

，我們應該把這個字去掉。我決定作改革，僞稱他保拿巴特。」

「不，不要說笑話，」安德來郡王說，「你當真以為戰事結束了嗎？」

「我是這麼想。奧國做了傻事，這是他不習慣的。她要尋找代價。她做了傻事，因為，第一各營被劫（他們說，神聖的俄皇搶得很兇），軍隊潰散，首都失陷，這一切都是爲了薩提尼亞（註）；陛下的美麗眼睛。因此，說句知己的話，我親愛的，我的本能聽到我們受騙了，我的本能聽到他們和法蘭西的來往，與和平計劃，單獨訂立的和平計劃。」

「這是不可能的！」安德來郡王說，「這太卑鄙了。」

「活著看吧，」俾利平說，又放鬆鐵紋，表示談話完結。

當安德來郡王走進爲他預備的房間，穿着清潔的麻布衣，躺在羽毛床墊與香暖的枕頭上時，——他覺得，他帶來捕報的那個戰事是遙遠了，離他遙遠了。普魯士的聯盟，奧地利的欺騙，保拿巴特的新勝利，法蘭西斯皇帝明天的上朝、閱兵、及接見，——吸取了他的注意力。他閉了眼，但同時，他的耳朵裏響了鈴聲、鎗聲、車輪聲，展長的毛瑟槍行列又從山上下來，法軍射擊，他覺得他的心在跳動，他和施密特排着在前馳奔，子彈愉快地在四周飛響，他感覺到自幼不會經驗過的，加強十倍的生活快樂之情緒。他醒來……」

〔註〕薩提尼亞 (Sardina) (愛琴海) 一世在「島國受英艦保護，爲反法之象徵。」——毛

「是的有過這一切！……」他快樂地兒童般地向自己笑說着，於是睡着酣沉的青年睡覺。

十一

次日，他醒得遲。回憶着過去的印象，他最先想起今天他要親見法蘭西新皇帝，想見陸軍大臣，恭敬的奧國副官，俾利平，以及昨晚的談話。爲了入朝親見，他穿了久未穿的全副禮服，他新鮮、活潑、美麗，帶着一隻掛吊腳帶的手背，走進俾利平的房間。在房間裏有四個外交界的人。依包理特庫拉根是使館的祕書，保爾蒙斯基和他是相識；俾利平爲他介紹了別人。

在俾利平這裏的人，是時髦、年輕有錢、快樂的人，他們在維也納，在這里成一單獨團體，俾利平是這個團體的首領，並且稱他們爲「知己」。這個幾乎全是外交官組成的團體，顯然，有他自己的，與戰爭及政治無關的，上層社會的興趣，對於某些婦女及官方的關係。這些先生們，頭然樂意地在自己團體中接待安德來郡王，如同自己人（這是他們對於少數人的榮譽）。由於禮節，好像是談話的題目，他們向他問了幾個關於軍隊與會戰的問題，談話又欲爲間斷的愉快的笑話與閑談。

「很特別好的」，一個人說到同輩外交官的不幸事件，「特別好的是，大臣直接向他說，派他去倫敦是升官，他應該這麼看這件事。你看到他這時候的形狀嗎？……」

「但最壞的，諸位，我要向你們洩露庫拉根的祕密：他是不幸的人，這個當。胡安利用了這一個，

「這個可怕的人！」

依包理特郡王躺在安樂椅椅上，把腿架在肘上。他出聲笑。

「皆訴我這件事」，他說。

「呵，當。胡安！呵，蛇！」許多聲音說。

「你不知道，保爾康斯基，」俾利平向安德來郡王說，「法軍所有的殘忍（我差一點兒沒有說出俄軍）比較這個人在女人當中所做的，便不算什麼了。」

「女人是男人的同伴」，依包理特郡王說，開始在眼鏡裏看自己的抬起的腿。

俾利平和知己們哈哈大笑，看着依包理特的眼睛。安德來郡王看到這個依包理特送這個團體裏的小丑，他（應該承認）幾乎了爲自己夫人而嫉妒他。

「不，我一定要讚你鑑賞庫拉根，」俾利平向保爾康斯基低聲說。「當他談到政治的時候：他妙極了，你應當看着他的出色的地方。」

他坐近依包理特：額頭上打了皺，引他談到政治。安德來郡王和別人站在兩人的四周。

「柏林的內閣不能表示對於聯盟的意見」，依包理特開言，嚴重地看大家，「沒有表示……如同在最早照會裏……你明白……你明白……此外，假使皇帝陛下不改變我們聯盟的原則……」

「等一下，我沒有說完……」他向安德來郡王說，抓住他的手臂。「我以爲干涉比不干涉強。並且

……」他沉默。

「我們十一月十八日的照會不能當作根本不可接受的東西。一切便是要這樣的完結」。他放開保爾康斯基的手臂，藉此表示他現在完全結束了。

「代摩斯代涅，我從你藏在金嘴裏的結石認識了你！」俾利平說，他的一絡頭髮因為滿意而下移，大家噴笑。依包理特笑得比別人高。他顯然是痛苦，喘氣，但不能抑制野放的笑聲，這笑容拉長了他的，一向無動作的臉。

「那末，好了，各位」，俾利平說，「保爾康斯基是我家裏的客人，現在在不惱怒，我想儘可能地請他看看這裏生活的一切快樂。假使我們是在維也納，這是容易事；但這裏，在這個可憐的莫拉夫的壞地方，這是較難的，我要請大家幫忙。我們應當對他盡不惱怒的招待責任。你們帶他看戲，我帶他去交際，你，依包理特不用說——女人。」

「我們應該給他看阿美麗，標緻！」知己中的一人說，吻着手指頭。

總之，「利平說，「我們應該使這個殘忍的兵注意到更人道的方面。」

「我不能助光你們的款待了，各位，現在是我要去的時候了」，保爾康斯基看着表說。

「哪裏去？」

「看皇帝！」

「呵！呵！呵！」

「好，再見，保爾康斯基，再見，郡王，早點來吃飯，」大家說。「我們等你」。

「和皇帝說話的時候，儘可能地多稱贊軍需供給與行軍路綫的紀律，」俾利平送保爾康斯基到外廳時向他說。

「我想稱贊，但按照我所知道的，我不能夠」。保爾康斯基笑着回答。

「好，總之，儘可能地多說。他最願意接見人；但他自己不愛說，也不能說，你會看到。」

十二

在朝見時，法蘭西新皇帝只法靜地站着站在與國官員間指定地位上的安繆來郡王的階，並向他點自己的長頭。但在朝會後，昨天的副官恭敬地向保爾康斯基傳達了皇帝接見他的意旨。法蘭西斯皇帝站在房間當中接見他。在開始談話之前，使安繆來郡王詫異的，是皇帝好像慌亂，不知道說什麼，且臉紅。

「你說，戰事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他匆促地問。

安繆來郡王回答了。在這個問題之後，有別個同樣簡單的問答：「庫圖索夫康他嗎？他什麼時候離開莫斯科的？」等等。皇帝帶着那樣的神情，好像他全部的目標，只是在問相當數量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太顯然地不能使他生興趣。

「戰事是幾點鐘開始的？」皇帝問。

「不能奉聞陛下，前線的戰事是幾點鐘開始的，但在丟任施坦，我所在的地方，軍隊是晚上六點鐘開始攻擊的」，保爾康斯基說，活潑起來，並且此時以為他能夠說出他在心中所準備的，關於他所知所見的一切情形的精確敘述。但皇帝笑着打斷他。

「多少哩？」

「從何處到何處，陛下？」

「從丟任施坦到克累姆斯？」

「三里半，陛下。」

「法軍退出了左岸嗎？」

「據偵探報告，最後的在晚間乘木筏渡了河。」

「在克累姆斯的糧草夠用嗎？」

「糧草尚未達到這個額數……」

皇帝打斷他：

「施密特將軍是在幾點鐘打死的？……」

「大約是七點鐘。」

「七點鐘。很悲傷！很悲傷！」

皇帝說了感謝他，並鞠躬。安德來郡王走出，立刻四週圍繞了朝臣。和善的眼睛在各方面看他，并且聽到和善的語聲。昨晚的副官怪他爲什麼不住在宮裏，並且向他提出自己的屋子。陸軍大臣走來，聽了三等瑪麗亞·泰利撒勳章來賀他，這是皇帝賜給他的。皇后的侍官請他去見皇后陛下。女大公也希望見他，他不知道怎麼辦，思索了幾秒鐘。俄國大使拉他的肩膀，領他走到窗口，開始向他說話。

雖有俾利平的一番話，他所帶來的消息却被愉快地接受了。下了指令作感恩祈禱。庫圖索夫被賞賜了瑪麗亞·泰利撒大十字勳章，並且全軍獲得獎賞。保爾康斯基接到各方面的邀請，他必須整個早晨去拜訪奧國的顯要。拜訪完畢後，在下午五時，安德來郡王回到俾利平家，摩擬着給父親的信，報告他戰事及自己的不愜意旅行。在俾利平的屋子的階台前，停着一輛半載物品的小車，俾利平的僕人弗讓次走出門，費力地拖衣箱。

在回到俾利平家之前，安德來郡王曾去書店爲戰爭時期儲購書笈，在書店坐了一會。

「這是什麼？」保爾康斯基問。

「呵，大人」弗讓次說，費力地把衣箱抬上小車。「我們要走得真遠，惡徒又跟在我們的腳後

了！」

俾利平出迎保爾康斯基。在俾利平的一向安靜的臉上有興奮氣色。

「不，不，你要承認這是動人的」，他說，「這個塔實橋的故事。」（此橋在維也納）「他們不該「榕」過來了。」

安德來郡王一點也不明白。

「你從哪裏來的，你不知道全城車夫都知道的事嗎？」

我從女大公那裏來的。我在那裡什麼也未聽到。」

「沒有看見各處在裝運行李嗎？」

「沒有看見。……但，這是什麼事？」安德來郡王躁急地問。

「是什麼事？是這件事，法國人過了奧扼斯柏所守的橋，橋沒有炸，所以平拉現在顧大道向不備處

在跑，他們今天明天就要到這裡。」

「這里？怎麼沒有炸橋呢，牠埋了火藥呀？」

「我要問你這個。沒有人知道，保拿巴特自己也不知道這個。」

保爾康斯基聳肩。

「假使他們過了橋，便是軍隊失敗了：牠要被切斷」，他說。

「要點在此」，俾利平回答。「你聽法國人要進兵維也納，我向你說過。一切都很好。第二天，就

是昨天，將軍們牽拉，爾思及白利爾騎了馬到橋上來。（注意，三個都是加斯科思人）有一個說，「諸

位，你們知道，塔黃橋埋了地雷，又加埋了地雷，在前面有可怕的橋邊，和一萬五千軍隊，他們奉命炸橋，不讓我們過去，但我們的皇帝拿破崙陛下要樂意的，假使我們佔領了這座橋。我們三個人去佔領這座橋。」別人說：「我們去」，於是他們動身：佔領了橋，現在領了全軍在多瑙河這邊直撲我們，你們，和你們的交過錢。」

「不要說笑話了，」安德來郡王愁戚地嚴肅地說。

這個消息對於安德來郡王是可悲而又可喜的。他剛剛知道了俄軍處在這種無望的地位，便想到他正是注定了要使俄軍出脫這種地位的人，而這，這個圖隆（註），將使他超出無名官員的階層，為他開闢一條光榮之路，聽着俾利平說話，他已經設想到他如何到了軍中之後，在軍事會議裏提出唯一拯救軍隊的意見，如何委託他執行這個計劃。

「不要說笑話了，」他說。

「不要說笑話，」俾利平繼續說，「沒有別的比较更與確更傷心了。這幾位先生單獨來到橋上，舉起白手帕，宣佈這是停戰，而他們，將軍們，是來與奧扼斯柏郡王作談判的。值班的軍官讓他們上了橋頭。他們向他說了一千種加斯科思人的蠢話；他們說，戰爭已完結，法蘭西斯皇帝決定了與保拿巴特相會，他們願見奧扼斯柏郡王等等。軍官派人去找奧扼斯柏；請幾個先生抱住軍官說笑話，坐在炮上，而

〔註〕圖隆於一七九三年受共和黨人侵襲時，拿破崙在此大露頭角——毛

這時，一營不注意的法軍來到橋上，把燃燒材料的包拋到水裏，來到橋頭上。最後中將自己，我們可愛的奧扼斯柏·封·毛忒恩郡王，出現了。「親愛的敵人！與軍之花，土耳其戰爭的英雄！仇恨完結，我們可以互相握手了，……拿破崙皇帝極願認識奧扼斯柏郡王」。總之，這些先生不是無用的加斯科思人，他們向奧扼斯柏郡王說了那些漂亮話，他是那樣地技法將如此迅速的熟識所誘惑，那樣地被外衣的樣式和牟拉的駝鳥花翎所眩惑，他只看到他們的熱情，忘記了自己應該攻擊，攻擊敵人。」（雖然他的話有氣憤，俾利平却沒有忘記這警語之後稍停讓牠有時間被人欣賞。）「這營法軍跑上橋頭，釘了砲眼，橋被佔領了。不，但最好的地方」，他繼續說，他的興奮，因為自己的故事的動聽而平靜，「是在這里，看守這門砲的軍曹，——憑這門砲的偵號，他們就要放地雷，炸橋，——這個軍曹，看到法軍跑到橋上，便想放砲，俄爾恩推開了他的手。軍曹，顯然，比自己的將軍聰明，他走近奧扼斯柏，說：「郡王，我們受騙了，還是法國人！」牟拉看到，假使讓軍曹說，事情便糟了。他帶着虛偽的驚異（真正的加斯科思人）向奧扼斯柏說：「我不知道世界上這法稱贊的奧軍紀律」，他說：「你誑下級的人向你這樣說話！」這是天才！奧扼斯柏郡王被冒犯，便下令拘押這個軍曹。不，你要承認這全部塔實橋的故事是動人的，這既不是最蠢，又不是最怯……」

「這也許是欺詐」，安德來郡王說，生動地向自己想像着灰大衣，傷兵，大無烟氣，子彈聲，和等待他的光榮。

「也不是。這便朝廷處於很困難的地位」，俾利平繼續說。「這既不是欺詐，又不是懼怯，也不是愚蠢；這好像是在烏爾那，……」他似乎思索了一下：尋找辭句：「這是……馬克式。我們馬克化了，」他說完，覺得自己說了一個謬語，一個新鮮的字，這個字將被重複。額上聚到現在的皺紋迅速的平了，表示滿意。他微笑着，開始看自己指甲。

「你到哪裏去？」他忽然向安德來郡王說，他已站起到他的房間裏去。

「我要走了。」

「到哪裏去？」

「到軍隊里。」

「你不是要留兩天的嗎？」

「但現在馬上就要走。」於是安德來郡王走進他的房間，準備上道。

「你知道，我親愛的，」俾利平在房裏走近他說。「我想到你。你為什麼要走呢？」

為證明這個理由的不可拒絕，他臉上皺紋全消失了。

安德來郡王聽聞地看他對談者，未作回答。

「你為什麼要走？我知道，你以為你的責任是——在軍隊有危險時，現在跑回軍隊。我懂得，我親愛的，這是英雄主義。」

「一點不差」，安德來郡王說。

「但你是一個哲學家，完全是一個哲學家，要從另一方面觀看人事，你便看到，你的責任，相反地，是當心你自己。把這事讓其他不適當做別的事的人；；你沒有奉命回去，這里並未放你走；所以是，你可以留在這里和我們一同走，到我們不幸的命運帶我們去的地方。據說，他們要去與爾牟茲。與爾牟茲是一個很可愛的城，我和你一同舒服地坐我的馬車去。」

「不要說笑話了，俾利平」，保爾摩斯說。

「我誠心友意地向你說。想想看。當你可以留在這里的時候，現在你到哪里去，為什麼去？等待你的，是兩件當中的一件：（他皺了左太陽穴的皮）「或者是你未到軍中，便已媾和，或者是庫圖索夫全軍的失敗與恥辱」。

俾利平透了鐵紋，覺得他的兩難論法是不可辯駁的。

「這個我不能判斷，安德來郡王冷淡地說，但心中想：『我裏去救軍隊。』」

「我親愛的，你是一個英雄」，俾利平說。

十三

當晚，辭別了海軍大臣，保爾摩斯基即回營，他不知道在何處找到他的軍隊，並且在赴克果姆斯的

途中，有被法軍擒捕的危險。

在不儒恩，所有朝廷官員都收拾了行裝，而且笨重的東西已送往奧爾牟亥。在愛塞斯道夫附近，安德來郡王上了德軍所走的道路，他們的速度極快，秩序極壞，道路是那樣地被行李車所阻，以致馬車不能通過。向卡薩克兵隊長聚了一匹馬和一匹卡薩克兵，又飢餓又疲倦的安德來郡王，穿越行李車輻，與馬尋找總司令和自己的行李車。關於軍隊地位的最壞的謠言在途中傳到他耳裏，無秩序地奔跑的軍隊的情形證實了這些謠言。

「英國的金錢從地角上進來的俄軍，我們要使牠受到同樣的命運（烏爾姆軍隊的命運）」，他想起保拿巴特在戰前向自己軍隊所說的話，這些話同樣地引起他對於天才英雄的崇拜、驕傲受到打擊的感覺，和光榮的希望，「假使除了死亡，一無所餘呢？」他想。好，假使是必要的！我要做得不亞於別人。」

安德來郡王輕蔑地看這些不靈的、混亂的軍隊，行李車，輜重車，大炮，又是行李車，運貨車，各種可憐樣子的行李車，互相追趕，並且三四成排，阻塞泥濘道路。從各方面，從前面和後面，從耳朵聽到的地方，傳來車輔聲，運輪車，小車，及砲車的轟轟聲，馬蹄聲，鞭子抽撈聲，車夫叫聲，兵士、馬弁、及軍官的罵聲，在路邊上毫不斷地看到倒地的破皮及未破皮的馬；破碎的行李車，上面坐著單獨的兵，等待着什麼；落色的兵，他們成羣地赴附近的村莊，從村莊裏搶出家禽、羊、草豬、或裝滿了東

西的發子。在上山與下山的時地方，人羣更擁擠，並有不斷的呼叫聲。兵士們陷在及膝的泥淖中，手抓着炮和車轡；鞭子抽響，馬蹄滑蕩，挽車破斷，喉嚨喊得開裂。領率開拔的軍官們，在行李之間，騎着馬有時上前，有時退後。他們的聲音在全體的喊叫中是低弱的，他們的臉上顯出他們對於停止這種混亂的可能，是失望了。

「這就是可愛的神聖軍隊」；保爾康斯基想，憶起俾利平的話。

他騎到一輛行李車前，希望向他們當中的人探問總司令的地方。和他正對面地，來了一輛奇怪的單馬的車子，顯然是裝載了家庭的和士兵的用具，看來是在兩輪貨車，單馬篷車，與輕便轎車之間的東西。有一個兵趕車，在皮篷下有一個女子坐在窗子後邊，裹着披巾。安德來郡主騎馬走近，他正要向兵士發問時，車中的女子失望的叫聲引去他的注意。領率軍轡的軍官打了坐在這輛車子上趕車的兵士，因為他越過過別的車子，他的鞭子落在車窗上。女子尖聲喊叫。看見了安德來郡主，她從窗下把頭探出，并揮動從披巾下垂舉的瘦手，喊叫！

「副官！副官先生……爲上帝的原故……保護我……這要發生什麼事呢？……我是第七騎兵團軍醫的夫人，……他們不讓過去；我們落後了，失了同陣的人……」

「我要把你打成肉餅，滾回去！」憤怒的軍官向士兵喊叫，「和你的賤婦一同滾回去。」

「副官先生，保護我。這是什麼意思？」醫生夫人說。

「請你讓這輛車子過去吧。你沒有看見這是女子嗎？」安德來郡王騎到軍官面前說。

軍官看着他，未回話，又轉向兵士：「我來趕你！回去！……」

「讓他過去，我向你說」，安德來郡王緊抿着嘴唇又說。

「你是什麼人？」軍官忽然帶着醉漢的狂怒向他說。「你是什麼人？你」（他特別地說你）。「是長官，是嗎？這裏我是長官，不是你。你，回去」，他重說，「把你打成肉餅。」

這個辭句，顯然是軍官歡喜的。

「給了小副官一個大毒頭」，後邊的聲音說。

安德來郡王看到這個軍官是在醉漢的無理狂怒中，在這種情形中，人們不能記得他們所說的。他看到，他爲軍中醫生夫人的代求，成了他在世界上最怕的東西，即是法文中所謂 *le point*。（笑話）；但他的本能向他說了別的。軍官還未說完最後的字句，安德來郡王便帶了因大怒而變色的面孔走近他，舉起鞭子。

「讓——他——們——過——去——」。

軍官縮手，迅速地跑開。

「一切是由于這些人，司令部裏的人，一切的混亂」，他低聲訴怨，「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安德來郡王未抬眼睛，匆忙地離開呼他爲救主的醫生夫人，並且厭惡地回想着這受氣情節的瑣碎詳

情，聽起一個村莊，他聽說，總司令在這裏。

進了村莊，他下馬走到第一個人家，打算休息一會兒，吃點東西，把這一切氣憤的，使他苦惱的思慮澄清一下。「這是一羣惡棍，不是軍隊」，他想，走到第一個屋子的窗前，這時一個熟悉的聲音叫他的名字。

他環顧，在小窗子裏伸出了聶斯維次基的美麗面孔。聶斯維次基在鞦韆的嘴裏嚼着什麼，擰着手，叫他進去。

「保爾康斯基，保爾康斯基！你聽不見嗎？趕快來」，他喊叫。

進了屋，安德來郡王看到聶斯維次基和另一副官在吃東西。他們匆忙地向保爾康斯基問這個問題：「他不知道什麼新聞呢」？在他所熟悉的、他們的面孔上，安德來郡王看出了驚訝與不安的表態。這表情在聶斯維次基一向帶笑的臉上特別顯著。

「總司令在哪裏」？保爾康斯基問。

「這裏，在這個屋子裏」，副官回答。

「那麼，和平投降是真的嗎」？聶斯維次基問。

「我疑問你。我一點也不知道，除了我費力來到你們這裏」。

「我們的事，老兄，什麼樣子！可怕！老兄，我錯了，我們笑馬克，自己却要遇到更壞的情形」，

亞斯維次基說。「但是坐下來，吃點東西罷」。

「現在，郡王，你找到行李車和任何東西了，你的彼得，上帝知道他在哪裏」，另一個副官說。

「總司令部在哪裏？」

「我們要在茲那做過夜」。

「我把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歇在兩匹馬上」，亞斯維次基說。——他什麼事弄了頂好的行裝，總可以走過保希米亞山。很不好，老兄，但，你怎麼樣，當真不好過嗎，你那樣的打頭」？亞斯維次基問，看到安德來郡王如何地打頭，好像觸到來了蓄電池。

「沒有什麼」，安德來郡王回答。他在這時候想起來才為醫生夫人而與運輸軍官的衝突。

「總司令在這裏做什麼」？他問。

「我一點也不懂」，亞斯維次基說。

「我只懂一點，一切是可惡，可惡，可惡」，安德來郡王說過，走進總司令部所住的屋子。

走進庫圖索夫的馬車，走過大聲互相談話的卡薩克兵的，及待從們的疲倦坐騎，安德來郡王進了門廊。如他們向安德來郡王所說的，庫圖索夫自己已和巴格拉齊翁及威爾羅特在這個農舍裏。威爾羅特是代替打死的施密特的奧國將軍。在門廊處，矮小的亞斯維次基蹲在一個書記的前面。書記坐在倒轉的桶上，捲了衣服的硬袖，迅速地寫字。亞斯維次基臉色蒼白——他，顯然，夜間也不曾睡。他看安德來

郡王，甚至不向他點頭。

「第二行：寫了嗎？」他繼續向書記口授：「基也夫的擲彈兵，波道爾斯克……」

「不趕快，大人」，書記看着考斯洛夫斯基不恭地、憤怒地說。

這時，可以聽到門那邊庫圖索夫興奮的不滿的聲音，被別的不相識的聲音所打斷。由于這些聲音，由于考斯洛夫斯基對他的不注意，由于勞頓的書記的不恭，由于書記及考斯洛夫斯基坐在桶旁，地上，離總司令那麼近，以及由于空馬的卡薩克兵在屋外衝下大聲笑，——由于這一切，安德來郡王覺得一定要發生什麼嚴重的不幸的事情。

安德來郡王急迫地向考斯洛夫斯基發問題。

「等一下，郡王」，考斯洛夫斯基說。「給巴格拉齊翁的作戰命令」。

「投降呢？」

「沒有這種事；下了交戰的指令」。

安德來郡王走進傳出話聲的門前。但在他要開門時，房裏的話聲沉默，門自己開了，庫圖索夫，帶着脾臉上的鷹鼻子，出現在門口。安德來郡王正站在庫圖索夫的對面；但由于總司令一隻好臉的表情，可以看到，思索與焦慮那顆有力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好像遮了他的視界。他對直地看他的副官的臉，認不出他。

「好，完了嗎」？他向考斯洛夫斯基說。

「馬上就完了，大人」。

巴格拉齊翁是一個矮小、有東方方式的堅決的無表情的臉，消瘦，尙未老的人，他跟在總司令後邊。

「我有榮幸報告」，安德來郡王夠高聲地再說，遞給他一個信封。

「啊，從雜也納來的嗎？好。等一下，等一下」！

庫圖索夫和巴格拉齊翁走到階台。

「野郡王，再見」，他向巴格拉齊翁說。「基督與你同在！祝你有偉大的勝利」。

庫圖索夫的臉忽然柔軟，淚水涌在他的眼睛裏。他用左手將巴格拉齊翁拉到面前，用帶戒指的右手，用顯然習慣的姿勢，替他畫十字，并把胖腳伸給他，但巴格拉齊翁却吻了他的頸子。

「基督與你同在」！庫圖索夫說，走到草前。「和我坐一起」，他向保爾康斯基說。

「大人閣下，我想在這裏有點用處。讓我留在巴格拉齊翁的部隊裏吧」。

「坐上」，庫圖索夫說，注視到保爾康斯基遲遲，「我自己需要，自己需要好軍官」。

他們坐上馬車，沉默地乘了幾分鐘。

「還有很多，一切很多的事情在我們前面」，他帶着老年人透視的表情說，好像蘭白保爾康斯基心中發生的一切。「假使明天他帶回十分之一的部隊，我就要感謝上帝」，庫圖索夫說，好像自言自語。

「安德來郡王派庫圖索夫，他的眼睛不覺地看到半阿爾申之外庫圖索夫太陽穴上洗淨的痕痕，在佐新馬伊爾一粒子彈從這裏穿過了他的頭；看到他的空眼窩。」是的，他有權利那麼安靜地說到這些人的毀滅！保爾斯斯基想。

「因此我請求派我到那爾軍隊裏去」，他說。

庫圖索夫未回答。他似乎忘記了他所說的，坐着思索。過了五分鐘，在馬車的柔軟彈簧上平穩地顛宕着，庫圖索夫向安德來郡王說話。他的臉上沒有興奮的痕跡。他帶着輕淡的諷刺，向安德來郡王問到他與皇帝會面的詳情，他在朝廷裏聽到的對於克泉姆斯戰役的批評，以及幾個大家認識的婦女。

十四

庫圖索夫在十一日接到偵探的諜報，表示他所指揮的軍隊幾乎處在無望的地位。偵探報告，有大量法軍，過了維也納橋，進攻庫圖索夫與俄國開來的軍隊之間的交通線。假使庫圖索夫決定留在克泉姆斯，則拿破崙的十五萬軍隊將切斷他和各方面的交通線，包圍他的四萬疲鈍之師，而他將處在馬克在烏爾姆的地位。假使庫圖索夫決定放棄那條連絡俄國開來的軍隊的交通線，則他必須不從大道退入保希米亞山中不可知的地方，抵抗力量優越的敵軍，而放棄與部克斯海夫頓連絡的一切希望。假使庫圖索夫決定從克泉姆斯順大道去與爾牟茲與俄國開來的軍隊會合，他便要遇到過了維也納橋的法軍先鋒到這條道

路的危險，並因此要帶了全部輜重與運輸品，在行軍中被迫而交戰，要和有三倍力量並在兩面包圍他的敵人交戰。

庫圖索夫選擇了最後一條路綫。

據探偵報告，法軍過了維也納橋，以急速行軍進往庫圖索夫退路上的茲那依姆，在他前面一百哩的地方。在法軍之前到達茲那依姆——意思是獲得拯救軍隊的巨大希望；讓法軍在他之先到達茲那依姆——意思是使全軍受到類似烏爾姆戰事的侮辱，或全部覆滅。但帶領全軍到在法軍之先，是不可能的。法軍自維也納到茲那依姆的道路短於並優於俄軍自克累姆斯到茲那依姆的道路。

在接得消息的晚間，庫圖索夫派了四千巴格拉齊翁的前衛軍從克累姆斯——茲那依姆大道上，開往山右維也納——茲那依姆大道。巴格拉齊翁必須作無休息的急進行軍，停止時要面對維也納背向茲那依姆，假使能夠先法軍而到，則他必須儘可能地阻擋他們。庫圖索夫自己率領全部輜重進赴茲那依姆。

帶領了飢餓的，無鞋的兵士，沒有道路，在暴風雨的夜間，在山間走了四十五哩，損失了三分之一落的兵，巴格拉齊翁到達了維也納——茲那依姆道路上的魏不拉儒恩，正在從維也納趕往魏不拉儒恩的法軍之前數小時。庫圖索夫還要整整的一晝夜才能領率他的運輸隊到達茲那依姆。因此，要救軍隊，巴格拉齊翁必須以四千飢餓疲乏的兵士，在一晝夜之間，阻擋相過於魏不拉儒恩的全部敵軍，這顯然是不能的。但奇怪的幸運使不可能的成了可能的。法軍不戰而奪得維也納橋——這個欺騙的成功，鼓勵了軍

拉試圖同樣地救回庫圖索夫。在茲那依姆道路上遇到了巴格拉齊翁的薄弱的軍隊，牟拉以爲這是庫圖索夫的全軍。爲了確實地擊潰這個軍隊，他等待維也納道路上落後的部隊，並且懷着這個目的，他提議停戰三日，而條件是雙方軍隊不變更他們的陣地，也不離開地方。牟拉斷言和平談判已在進行，爲了避免無謂的流血，他提議停戰。站在前哨線上的奧國將軍路西提茲相信了牟拉軍使的話，並且退開，暴轟了巴格拉齊翁的部隊。另一個軍使來到哨線，說明了同樣的和平談判的消息，並且向俄軍提議停戰三日。巴格拉齊翁回答說他不能接受或拒絕停戰，並且派副官帶了停戰提議的報告去見庫圖索夫。

對於庫圖索夫，停戰是唯一的辦法：使他獲得時間，給巴格拉齊翁的疲乏之師休息，放過渾渾碌碌與輻更向前進，到達茲那依姆（糧食的運糧是靠着法軍的）。停戰的提議使軍隊之拯救有了唯一的意外的可能性。接到這個消息，庫圖索夫立刻派身邊的高級副官文村蓋羅德去敵方軍營。文村蓋羅德不但要接受停戰，並且要提出投降的條件，而同時庫圖索夫派副官們回去儘可能的催促全軍的行李在克累姆斯——茲那依姆道路上運送。巴格拉齊翁向疲乏飢餓的部隊必須單獨地掩護這個行李列車和全軍的運動，不動地停在大八倍的敵軍之前。

庫圖索夫向敵方預料同樣地實現了：投降的提議沒有任何拘束，却給他的一部分行李車有時間走過去；牟拉向錯誤一定會很快地被發覺。在號拉不儒恩二十五里外的射恩不儒恩的保拿巴特，剛剛接到牟拉的報告以及停戰與投降的計劃，他便破壞了欺騙，並寫了如下的一封信給牟拉：

「致牟拉親王。特恩不儘恩，霧月二十五日，一八〇五年，上午八時。」

「我不能找用話來，向你表示我的不滿。你只指揮我的前衛隊，你沒有權利不得我的命令而停戰。你使我損失了全部戰爭的戰果。立刻破壞停戰，並進攻敵人。你要向他們宣佈，簽署這個投降書的將軍沒有權柄做這件事，只有俄國皇帝有這個權利。」

「無論何時，俄國皇帝批准了上述條約，我也批准；但這只是一種策略。進攻，毀滅俄軍；你可以奪取他們的行李和火砲。」

「俄國皇帝的高級副官是一個騙子；軍官們無權，便沒有價值；這個人也沒有；與國人因為過繼也納構而讓他們自己被騙，你却讓自已受了皇帝副官的騙。」

拿破崙

保拿巴特的副官帶了這封給牟拉的威嚇的信，馳馬狂奔。拿破崙自己，不相信他的將軍們，帶了全部衛隊走上戰場，恐怕放走了落網的犧牲品，而巴格拉齊翁的四千部隊，愉快地架起營火，烘乾衣著，烽火取暖，炎三日來的第一頓粥，部隊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或想到他們前面的事情。

十五

下午四時前，安德烈亞斯王子帶了自己對庫圖索夫的要求，來到格備恩特，到了巴格拉齊翁的軍中。保拿巴特的副官尚未來到牟拉軍隊裏，戰鬥尚未開始。巴格拉齊翁的隊伍裏無人知道戰事的大勢，他

們談到和平，却不相信和平的可能。他們談到戰事，也不相信戰事的臨近。

巴格拉齊翁知道傑爾康斯基是得寵的心腹副官，以特別的長官的殊禮與垂愛接待他，向他說，也許今天明天會有戰事，給了他充分的自由，他在戰事的時候可以在他身邊，或者在後衛隊裏監察退却的秩序，「這也是很重要的」。

「不過，今天，也許不至有戰事」，巴格拉齊翁說，好像是安慰安德來郡王。

「假使他是一個平常的司令部的公子哥兒，派來獲取十字勳章，那末，他可以存後衛隊裏獲得獎賞，但假使他想和我在一起，讓他這樣：假使他是勇敢的軍官，他是有用的」，巴格拉齊翁想。安德來郡王未作回答，要求准許他巡視陣地，明白軍隊的佈置，以便一旦接到任務時，他知道向何處去。當值的軍官是一個美麗的男子，穿得華麗，在食指上戴了一個鑽石戒指，惡劣地但愛好地說法語，他奉命領導安德來郡王。

各方面可以看見汗流浹的、帶着愁悶面孔的軍官們，好像在尋找什麼，兵士們從村莊裏拖出門板、木凳、及柵欄。

「郡王，我們這裏不能夠去掉這些人」，校官說，指着這些人。「官長們放縱他們，看這裏」，他指着隨着商人的帳棚，「他們聚坐在這裏，今天早晨我把他們都趕出去了：你看，又滿了。郡王，我必須去嚇唬他們。一會兒」。

「一回去吧，我想吃饅頭和麵包」；安德來郡王說，他還去吃飯。

「你爲什麼不說呢？郡王？我要給帶一點吃的」。

他們下了馬，走進隨軍商人的帳棚，幾個軍官，帶着發紅的勢頓的臉，坐在桌上吃東西，飲酒。

「呷，這是什麼意思；諸位」！校官用譴責的語氣說，好像一個人把同一的話重覆了幾次。「要知道不能夠這樣，離開職守的。郡王下過命令不許有一個人如此。呷，是你，上尉」，他向一個矮小、體汗、消瘦的炮兵軍官說，他沒有鞋子，（他把鞋子交給了隨軍商人去烘，）穿着襪子，立在他們面前，很不自然地笑着。

「屠升上尉，你怎麼不知羞」？校官繼續說，「似乎你應當如何地向炮兵作榜樣，但是你沒有鞋。他們吃驚，而你沒有鞋子却覺得很好」。（校官笑）「請你們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吧，諸位，全體」，他命令地說。

安德來郡王不禁笑着看屠升上尉。屠升沉默地笑着，光腳輪流移動着，疑問地用大的、智慧的、善良的眼睛時時看安德來郡王。時時看校官。

「兵士們說，赤腳更方便」，屠升上尉笑着羞怯地說，顯然，希望在笑話歸氣中脫離他的不自如的地位。

但他還未說完，便覺得他的笑話不被接受，不會說出。他慌亂

「請你們去吧」，校官說，企圖保持尊嚴。

安德來郡王又看了看炮兵軍官的身軀。他的身體有點特別的，完全不是軍人的，有點兒是喜劇的，但極勁人的地方。

校官與安德來郡王上了馬，向前行。

出了村莊，不斷地越過並遇見步行的兵士們及各隊軍官們，他們看見左邊有人用紅色的、剛掘的、新鮮的泥土在建築工事。鐵營兵士，不顧寒風，穿了單衫，好像白蟻。在這工地上活動；成隊的紅色泥土不斷地被看不見的人從壕溝裏拋出。他們騎到工事前，觀看了戰壕，又向前行。在這道戰壕的那邊，他們遇到九十個不斷地輪流跑開戰壕的兵士。他們不得不捏了鼻子，刺馬快跑，以便離開這個有毒的空氣。

「這就是軍營的樂趣，郡王先生」，值班的校官說。

他們上了對面山，在這個山上他們便可以看見法軍。安德來郡王停住，開始觀察。

「你看，我們的砲兵陣地在這裏」，校官說，指示最高點，「就是那個不穿鞋子坐着的怪人指揮的；從那裏可以看見一切：我們去，郡王」。

「我十分感謝你，現在我一個人去」，安德來郡王說，希望脫離這個校官，「請你不要麻煩了」。

校官離開，安德來郡王獨自乘馬前去。

他向前走得愈遠，愈近敵軍，軍隊的情形愈有秩序，愈快樂。並沒有秩序和喪氣的地方是在空那依姆前面的巡邏隊裏，他們是安德來郡王早晨所越過的，距法軍十哩，在洛雷恩時也感覺到過分驚慌與恐怖。安德來愈近法軍哨線，我軍的情形愈自信。穿大衣的兵士們站成行列，曹長和連長點一點名，指著行軍的一個兵士的胸脯，叫他舉手，敵在平地上的兵士們，搶來木頭與木柴蓋蓋棚子，快樂地笑着交談；在營火旁邊坐着穿衣的及袒裸的兵士，烘襯衫與裹腿，或盪集在粥鍋與伙伙前，刷衣和大衣。有一個連已經預備了飯，兵士們帶着整整的面孔看着冒煙的鍋，等候着用木碗帶給軍需官的樣品，他坐在自己棚前的一個木塊上。

在另一更快樂的連裏，（因為大家都沒有酒），兵士們聚立在一圍圍面寬肩的曹長旁邊，他斜舉着一隻酒桶，注進輪流伸來的水壺蓋裏。兵士們帶着虔敬的面孔把壺蓋舉到口邊，翻起牠們，於是舔着嘴唇，用大衣裏子拭着嘴，帶着快活的面孔離開曹長。所有的面孔是那末安靜，好像一切不是發生在敵人的前面，在戰爭之前。——在這個戰爭裏一定要丟下至少一半的軍隊，——却好像是在祖國內的什麼地方，具有平靜的陸架地的情況。安德來郡王經過了第六輕騎兵團，到了甚也夫擲彈兵隊裏，勇敢的兵士們做着同樣的和平的事情；距離大的，與其他棚子不同的團長的棚子不遠，他來到一排擲彈兵的面前，在他們面前帶着一個標盤的人。兩個兵抓任他，兩個兵抽着繩索；樹枝，規律地打在光背上。被處罰的人不自然地喊叫。肥胖的少校，在這排兵前不停地走着，不注意叫聲，說道：

「偷竊是兵士們的恥辱，兵士們應當有名譽、高貴、勇敢；假使要偷自己的弟兄，他便沒有名譽；他是賤人。再打！再打！」

仍然可以聽到柔軟的抽打，和傷痛的然而偽作的喊叫。

「再打，再打！」少校說。

一個青年軍官，面上帶着迷惑與痛苦的表情，離開被打的、懷疑地看着騎馬而來的副官。

安德來郡王來到最前線，在前線上騎馬走過。我軍與敵軍的哨兵線在左右翼相隔很遠，但在中央，在早晨軍使們來往之處，哨兵線相隔得那麼近，彼此可以互相看見，互相談話。在這個地方担任前哨的兵士們以外，兩邊都有許多好奇的兵，他們笑着，觀看奇怪的生疏的敵人。

自清晨以來，雖有命令禁止去前哨，官長們却不能趕回好奇的兵士們。站在哨位上的士兵們，好像表示什麼稀有事物的人，不再觀看法國人，却觀看着來到的人們，並且，苦惱地，等候換班。安德來郡王停止任觀察法軍。

「看，看」，一個兵士向他的同伴說，指着一個俄國槍兵，他和一個軍官來到前哨，在和一個法軍擲彈兵迅速地熱烈地說話。「你看他說得多漂亮！法國人也趕不上他。那末你，謝道羅夫！」

「等一下，聽着，呵，漂亮！」謝道羅夫回答，他自認是說法文的能手。

他們笑着所指示的兵是道洛羅夫，安德來郡王認識他，於是聽他說話。道洛羅夫和他的連長從他們

的團所駐紮的左翼來到前哨。

「好，再說，再說！」連長德意，他身子向前伸着，企圖不放过任何一個他聽不懂的字。「請你再說。他說什麼？」

道洛號夫未回答連長；他和法國擲彈兵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們說到必然要有的戰事。法國人弄混了奧國人和俄國人，他證明俄國人敗了，並且跑開了烏爾姆；道洛號夫證明俄國人並未敗，却打败了法國人。

「我們奉命要把你們趕出這里，我們要趕的」，道洛號夫說。

「只是你當心，你們不要連你們所有的卡薩克兵都被俘擄了」，法國擲彈兵說，
芳親和聽話的法國人都笑了。

「我們要使你們跳舞（On Vous fera danser），好像我們在蘇佛羅夫的時候那樣」，道洛號夫說。

「他在說什麼？」一個法國人問。

「古代史」，另一個說，他猜中了談話，涉及昔日的戰事。

「皇帝要指教你們的蘇佛羅夫，如同別的……」

「保拿巴特……」道洛號夫要開始說，但法國人打斷他。

「不是保拿巴特，是皇帝！神聖名字……」他憤怒地叫。

「鬼讓你的皇帝！」

道洛薩夫用俄文粗聲說出兵士的咒罵，搗了槍走去。

「走吧，依凡·盧基支」，他向連長說。

「就是那樣說法國話」，前哨上的兵士們說。「那末你，誦道羅夫！」

謝羅夫睜眼，向着法國人，開始迅速地、迅速地說些不可解的字：

「卡鏡——馬拉——塔法——薩非——牟特爾——卡斯卡」，他胡說，企圖給他同聲音一種傳情的

腔調。

「咳，咳！哈哈哈哈哈！唔！」兵士們當中發出那麼好意的快活的大笑聲，不覺地傳達到哨線那邊，而法國人在大笑之後，好像必須放下槍；炸去火藥，趕快跑回他們的家。

川槍仍裝了彈藥，防舍內及鐵壕內的砲眼仍威脅地對着前面，而在互相對着的、去了炮車的大炮，也仍然如舊。

十六

從右翼到左翼走過了軍隊的全部陣線，安德來郡王上了砲兵陣地，攆校官說，從這裏可以看見全部的戰場。他在此下了馬，站在四拿卸了砲車的砲旁邊。一個砲兵步哨在砲前走動，他正在軍官面前伸

直身軀，但由於他所作的暗示，又恢復了他的規律的單調的步子。在砲的後邊是砲車，再後是繩索與炮兵們的營火。左邊離砲不遠，爲一個新搭的棚子，裏面傳出軍官們生動的聲音。

確實，在砲兵陣地前展開了幾乎全部的俄軍配置，和敵軍的一大部份。正對着砲兵陣地，在對面山坡的地平線上可以看到射恩格拉本村莊；在左邊和右邊，可以辨出三處營火中的法國軍隊，顯然，他們大部份的人是在村莊和山那邊。在莊村左邊，在煙中，有點東西好像是砲兵陣地，但肉眼不能看得清楚。我們以右翼察在夠陡的高地上，這高處遮斷了法軍陣地。我們的步兵紮在附近，並且就在這個山邊上，可以看到新騎兵。在中央，在屬升的砲兵連所在的地方，在安德來郡三號察陣地的地方，是極陡而直達河流的山坡，這條河隔斷了我們和射恩格拉本。左邊軍隊靠近森林，那裏有我們的依木的步兵在燒營火。法軍的陣地比我們寬，顯然，法軍能夠很容易地從兩邊包圍我們。在我們陣地的後邊是很深陡的山谷，騎兵和砲兵很難由這裏退却。安德來郡王把腳肘支在炮身上，取出記事簿，爲自己草了一個軍隊配置計劃。他用鉛筆在兩個地方作了記號，打算報告巴格拉齊翁。第一，他提議集中全部砲兵在中央，第二，把騎兵撤退到山谷的那邊。安德來郡王不斷地侍候總司令，注意軍隊的運動，和一般的調遣，並且不斷地研究戰爭的歷史著作，在這個迫近的戰爭中，他不缺只在一般的特點上考慮戰事的未來趨勢。他想到下面這個巨大的可能性：「假使敵人攻擊去裏」，他向自己說，「基也夫擲彈兵和波道爾斯克輕騎兵必須保持陣地，直到中央的預備隊達到他們那裏。在這種情形下，新騎兵可以從側面攻來并趕回他

們。如敵人攻擊中央，我們把中央的炮兵紮在這個高地上，並在牠的掩護下我們撤退左翼，成小隊退至山谷，他獨自思考……

在他留在炮台上大炮旁邊的全部時間內——這是常有的，——他一直聽着在棚子裏說話的軍官們的聲音，但是沒有懂得他們所有的話中一個字。忽然棚內的話聲用那樣誠懇的語調驚動了他，他不禁注視。

「不，親愛的！」一個快意的，安德來那王似乎熟識的聲音說，「我說，假使我們能夠知道在死後是什麼樣子，我們當中就沒有可怕死了。就這樣，親愛的」。另一個年輕的聲音打斷他：

「但怕不怕，都是一樣，——你逃不了」。

「總是怕！哎，你們有學問的人」，第三個男子的聲音說，打斷了雙方。「你們，炮兵，是很聰明的，因為你們帶了一切能夠帶的，有喝的，有吃的。」

有剛性聲音的人笑了，他顯然是步兵軍官。

「但仍然怕」，第一個熟識的聲音說。「人怕不可知的事，就是這個。儘管是說靈魂要上天堂，

……但我們知道這一個，天堂是沒有用的，只有空氣」。

剛性的聲音又打斷了炮兵。

「好，讓我們吃點植物酒吧，屠升」，他說。

「啊，他就是那個沒有鞋子站在隨軍商店裏的上尉」，安德來郡王想，快意地認出了那個作哲學議論的聲音。

「植物酒是可以的」，屠升說，「但仍然要明白未來的生命……」他未說完。

這時空中有一聲呼聲；更近，更近，更快，更清晰，更清晰，更快；一顆炮彈，好像沒有說完他必須說的一切，落在柵子附近的土中，用超人力量炸翻了土壤，土地好像因為可怕的轟擊而呻吟。

同時，矮小的屠升含着煙斗從柵子裏最早跑出；他的良善聰明的臉有些發白。在他的後邊走出有個性聲音的人，勇敢的步兵軍官，他邊跑邊扣衣紐，跑回自己的連裏。

十七

安德來郡王騎馬留在炮兵連，看着飛出炮彈的大炮的煙。他的眼睛飛盼廣大的平地。他只看見先前不動的法國軍隊在來回移動，而左邊確實是炮兵陣地。在這裏煙霧未散。兩個法軍騎兵，也許是副官，在山上奔馳。有兩個明晰可見的敵軍縱隊向山下移動，也許是爲了接近前哨。第一炮的煙霧未消散，又出響了煙，打出另一炮，戰鬥開始。安德來郡王掉轉坐騎，聽回格倫恩特尋找巴格拉齊翁郡王。他聽到身後的炮聲更爲更密，更響，顯然，我軍開始還擊，下邊，在軍使們來往的地方，聽到步槍射擊聲。

勒馬揮霍了保拿巴特的政務的這副剛來到半拉這裏，渣薩向半拉，希望去除自己的過失，立刻把他將軍隊向中央和兩翼調動，希望在黃昏之前，在皇帝來到之前擊破前面不足重的軍隊。

「開始了！牠在這裏！」安德來郡王想，覺得血液更快地向他心裏涌。「但在何處？如何表現我的國隆呢？」他想。

經過半小時前吃粥喝酒的各連之間，他看見處處是同樣的排隊，笨笨的兵士們的迅速運動，在所有的面孔上，他看到他心中所有的那種興奮情緒。「開始了！牠在這裏！可怕而欣喜！」每個風聲和軍官的臉上說。

還未到達在建造的工程，他在暗淡秋日的暮色中看見許多騎馬向他走來的人。最前面的人，穿斗蓬，戴羊皮尖帽，騎了白馬。這人是巴格拉齊翁郡王。安德來郡王停住等候他。巴格拉齊翁郡王停住自己的馬，認出了安德來郡王，向他點頭。當安德來郡王向他報告他所見的情形時，他繼續向前看。

這個表情：「開始了！牠在這裏！」也顯在巴格拉齊翁郡王的堅強的、棕色的臉上，臉上有半閉的、無光尚、好像打盹的眼睛。安德來郡王不安地好奇地看這個無表情的臉，他想知道：這時候這個人思想在感覺嗎？他思想什麼呢？感覺什麼呢？「在這副無表情的面孔之外，那裏究竟有點什麼呢？」安德來郡王看着他自問。巴格拉齊翁點頭，表示會聽安德來郡王的話，並且帶着那樣的表情說了「很好」，好像一切所發生的及向他報告的，正是他已經預料的。安德來郡王因馳奔迅速而喘氣，說得很快。巴

格打齊翁郡王用他的東方發音特別遲緩地說話，好像暗示不需急迫。但，他刺動了坐騎，奔赴屠升的炮兵連。安德朱羅王和侍從們一同跟他馳去。在巴黎拉齊翁的後邊是：一個侍從軍官，郡王的私人副官塞爾考夫，傳令官，騎美藍英國種馬的值班校官，和一個文官審計，他因為好奇心而請求來觀戰。審計是一個有肥膩的胖子，他帶着草繩的快樂笑容環顧四周，在馬上搖蕩，他穿着絨大衣在韃靼隊的馬鞍上，在驃騎兵、卡薩克兵、及副官之間顯出奇怪的樣子。

「他想看戰事」，塞爾考夫指着審計向保德康斯基說，「但已經胃痛了」。

「好，說夠了」，審計帶着無明的、單純的、同時狡狴的笑容說，好像他覺得或為塞爾考夫嘲笑的笑象，是受稱贊，好像他有意要顯得比實際上更愚蠢。

「很有趣，我的郡王先生」！值班校官用法文說，（他想把「郡王」稱號用法文說得很特別，但他說不正確）。

這時候，他們已經騎到屠升的炮兵連，一個炮彈打在他們的前面。

「落下的是什麼」？審計單純地笑着說。

「法國薄餅」，塞爾考夫說。

「他們用這個詞學你們嗎」？審計問。「多麼可怕」！

他似乎誘惑得心花開放。他還未說完他的話，便又轉來意外可怕的呼聲，忽然墮落在什麼柔軟的

東西上，嗚嗚的一響——在總計右邊後方不遠的一個騎馬的卡薩克從馬上落地。熱爾考夫和值班校官躬身貼鞍，轉馬他去。審計站在卡薩克兵向對面，帶着注意的好奇心看着他。卡薩克兵已死，他的馬還在掙扎。

巴格拉齊翁郡主垂下眼、臉，環顧了一下，看到混亂的原因，不關心地轉了頭，好像是說：寫什麼注意鬧事！他停了馬，帶着良好騎手的安閑，微微低頭，理出綽在大衣襟上的指揮刀。指揮刀是舊式的，不像現在所用的。安德來郡主想起這個故事，就是蘇佛羅夫在意大利把自己的指揮刀贈給了巴格拉齊翁，這個回憶在這時候對於他是特別悅意的。他們騎馬到了保爾康斯基觀察陣地時所站的炮兵連。

「誰的炮兵連？」巴格拉齊翁問站在火藥箱邊的炮手。

他問：誰的炮兵連？但實際上他是問，你們在這裏不駭怕嗎？而砲手懂得這個。

「屠升上尉的，大人！」紅髮的、臉上有鐵紋的炮手用愉快的聲音叫出，挺直了身子。

「好，好，好。」巴格拉齊翁說。思索着什麼，從砲身旁邊跨到極邊的砲前。

當他走到的時候，這尊砲打出一彈，震了他和侍從官的耳朵，在立刻蒙繞着大砲的煙氣裏可以看見砲兵們扶着砲，匆忙地用着勁，把砲推到原先的地位。一個寬肩的魁梧的第一號砲兵，執着砲刷，跑到輪旁，等開了雙腮。第二號用打戰的手，把砲彈放進砲口。一個矮小的圓肩的人，屠升上尉，蹲上了砲身，跑到前面，去注意到將軍，從遮眼的小手下觀看。

「再高兩格，就合式了」，他用尖銳的聲音喊叫，他企望在聲音裏加上不合他身體的威武。「二」！他尖聲喊，「打過去，滅德維皆夫」！

巴格拉齊翁喊叫軍官，於是屠升跑到將軍面前用畏怯的拙笨動作放了三個手指在暗簷上，完全不像軍人行禮，却像神甫祝禱。雖然屠升的砲被指定射擊山谷，他却把砲彈打在前面可見的射恩格拉本村上，有大量的法軍在村前出動。

沒有人向屠升下過命令向何處並用什麼射擊，他和他所很尊敬的曹長薩哈爾晴考商量後，決定最好是燒掉村莊。巴格拉齊翁對軍官的報告說了一聲，「好」！於是開始環顧展開在他面前的全部戰場，好瞭在思索什麼。在右邊，法軍靠得最近。在高地下邊基也夫團駐紮的地方，在河流經過的山峽裏，可聞驚心動魄的，急速的步槍聲；更右，在龍騎兵的那邊，侍從官向部下指示包圍我軍側翼的法軍縱隊。左邊的地平線被附近的森林遮斷。巴格拉齊翁對王下令從中央調兩營兵去增強右翼。侍從官大胆地提醒都王說，移去了這兩營，大砲便無掩護。巴格拉齊翁轉向侍從官，用無光的眼晴沉默地看他。安德來都王覺得侍從官的提示是正確的，並且確實沒有什麼可說的。但在這時，馳來在山峽裏的團長的副官，他帶來消息說大量的法軍來到山下，這團兵沒有秩序，退到基也夫團駐紮那裏。巴格拉齊翁點頭表示同意與稱贊。他騎馬慢步走到右邊，派副官去龍騎兵那裏傳令攻擊法軍。但法軍副官，半小時後，帶了消息回來說龍騎兵團長已退至山谷這邊，因為有強大的火力向他攻擊，他空損失了部隊，所以把射擊兵們急

速退入森林。

「好！」巴格拉齊翁說。

當他離開砲兵陣地時，在左邊森林裏也傳來射擊聲，並且因為要親自及時趕到左翼去又太遙遠，巴格拉齊翁派熱爾考夫去那裏告訴將軍——那個在不勞諸將部除給庫圖索夫檢閱的人——儘可能地趕快退到山谷的那邊，因為左翼也許不能長久對抗敵人。關於屠升和掩護的一營被忘却了。安德來郡王細心地聽巴格拉齊翁和官長們所說的話，以及他們所發的命令，並且詭異地看到他並未發出任何命令，而巴格拉齊翁郡王只是企圖顯得由于必要、機會、及個別官長們意志所做出的一切，這所做出的一切，即使不是由於他的命令，却合乎他的意思。由於巴格拉齊翁所表現的機才，安德來郡王注意到，雖然是由於事件的機會，並彌關於指揮官的意志，但他之在場却做了極多的事情。指揮官們帶着不安的面色走近巴格拉齊翁，轉為心安；兵士和軍官們愉快地歡迎他，在他面前變得更靈活，並且顯然，在他面前誇耀他們自己的勇敢。

十八

巴格拉齊翁郡王騎馬到了我軍右翼最高點，開始下山，山下可聞急速的射擊聲，因為火藥的煙而看不到任何東西。他們急下到山峽，他們愈看不見東西，却更加覺得接近真正的戰場。他們開始遇見傷兵

。有一個頭上流血的，沒有帽子的兵，由兩個兵扶他腋下地著走。他咳嗽並嘔吐。顯然子彈打進他喉嚨或喉嚨裏。他們遇見的另一個兵，沒有鎗，獨自輕快地走，大聲呻吟，因新傷而搖手，血從他的手上，好像從瓶子裏，流在他的大衣上。他的臉上好像是恐懼多于疼痛。他是在一分鐘前受傷的。過了路，他們開始斜陡地下降，在山坡上他們看見幾個人倒在地上，他們遇見一大羣兵，其中有些不會受傷的兵士們上山，深重地喘氣，不願將軍在場，大聲的說話並搖動手臂，在前面的烟裏已經看見了成行的灰色大衣，軍官看見了巴格拉齊翁，便喊叫着，跑在成羣後退的兵士們的後邊，要他們回轉。巴格拉齊翁騎到行伍前，在行伍中有時那裏有時這裏迅速地拔出鎗響，壓倒了談話與口令聲。整個的空氣裏瀰漫着火藥的烟。士兵們的臉都染了烟汗，並且興奮。有的在扳動鎗杆，有的在藥池裏加火藥，從袋子裏取出子彈，又有的是在射擊。但他們在射擊誰，因為未被風吹去的火藥烟而不能看見。愉快的咳嗽聲和騾聲響得很密。『這是什麼？』安德來郡王想，騎到這羣兵士前。『這不能夠是前線，因為他們擠成一團！這不能夠是攻擊，因為他們不動；這不能夠是一個方陣，因為他們不是那樣站着』。

一個瘦弱的老人，團長，帶着可愛的笑容，帶着遮了老眼一大半並增加他的和氣的眼鏡，騎馬走近巴格拉齊翁，並且好像歡迎貴客般地的接待他。他報告巴格拉齊翁郡王說，他的一團兵受到法國騎兵的攻击，雖然這個攻擊被打退，但他兵損失過半。團長說這個攻擊被打退，以為這個軍事名詞是指他的部隊裏所發生的事件的；但他證實自己不知道在這半小時內在他所指揮的隊伍裏發生了什麼，並且不能夠

確實地說出是攻擊被打退，或者他的一團兵被攻擊所打敗。在戰爭開始時，他只知道，炮彈與發彈開始飛入他的全團之內，並打死了人，隨後有人喊叫「騎兵」，於是我軍開始射擊。直到此時他們還在射擊，但已不是對於不見了的騎兵，而是對於出現在山下的，射擊我軍的法國步兵。巴格拉齊翁點頭，表示這一切完全是他所希望和預料的。他轉向副官，命令他從山上領來他們剛才所經過的第六輕騎兵團的兩個營。安德來郡王詫異此刻巴格拉齊翁郡王臉上所發生的變化。他的臉上顯出那樣集中的與快樂的決心，好像一個在熱天跑了最遠途程而準備斷水的人所有的。沒有了未清醒的無光的眼睛，也沒有了虛偽的深思的神情：圓的、強硬的顴眼，欣喜地並且有點兒輕蔑地望着前面，雖然，在他的動作裏還有先前的遲緩與規律，却沒有看定什麼。

團長對着巴格拉齊翁郡王，要他回轉，因為這裏太危險。「賞光，大人，爲了上帝！」他說，爲求贊助而看着侍從官，侍從官離開了他。「這裏，請看！」他要他注意他們四周不停地嗚嗚的、呼嘯的、歧歧的彈雨。他用那種請求的謙實的語氣說，好像一個下匠向拿起斧頭的紳士說：「這是我們弄費的事，你却會弄得手上生泡」。他那樣地說，好像子彈不能打死他，他的半閉的眼睛在他的言語上加了更多的勸說的表情。侍從附和了團長的勸說；但巴格拉齊翁郡王未回答他們，只下令停止射擊，並排除，以便讓出地方給剛來的兩個營。在他說話的時候，遮蔽了山峽的烟雲，因爲吹起的風而自右向左移動，好像是由於不可見的大手，於是對面的山和在山上的移動的法軍在他們前面露出。所有的眼睛不覺地都注

就這個向他們走來的，在斜坡上曲折而行的法軍縱隊，已經可以看見兵士的散亂，已經可以分曉軍官與兵卒，可以看見軍旗在杆上招展。

「走得真好」，巴格拉齊翁侍從中有人說。

縱隊的前鋒已下到山凹。戰鬥要發生在這邊的山坡上。

我方參戰的這團人的餘留的兵，急忙地排隊開往右方；在他們後邊，來了整齊的第六輕騎兵團的兩營，起着落伍的。他們還未走近巴格拉齊翁，使已經聽到全體兵士的沉重的合一的步聲。走在左翼的最靠近巴格拉齊翁的連長，是一個圓臉的莊嚴的男子，有呆笨的快樂的面情，他就是屠升之後從柵子裏跑出的。他顯然此時什麼也不想，除了他要英勇地走過指揮官面前。

他帶着檢閱般的滿足輕快地走在他的強壯的腿上，好像是在游泳，他不費絲毫力量，挺起身軀，用這種輕快對照出沉重的、合着他步伐的、兵士們的脚步。他的腿旁掛着一柄無鞘的窄細的刀（一柄不像武器的小彎刀），有時看頭指揮官，有時回頭後方，伶俐地轉過他的整個強壯的身軀，不亂脚步。似乎他全部的精神只注意在用最好的姿勢走過指揮官面前，並且他快樂，覺得他這件事做得很好。「左！左！左！」似乎每隔一步便內心地這麼說；而肩負着背囊與鎗的兵士之羣，帶着各種嚴肅的面孔，按着這個拍子而行動，好像這幾百兵士裏每一個人每隔一步便內心地這麼說：「左！左！左！左！左！左！」。一個胖少校，繞過了路旁的一叢灌木，喘息着，並攪着脚步；一個落伍的兵，喘息着，因為自己的不準隨而帶着發

恐的面孔，隨着追趕他的那個連；一顆炮彈，震動空氣，飛過巴格拉齊翁郡王及侍從們的頭上，並合着拍子：『左！左！左！』落在縱隊中。『靠牆！』連長喊出活潑的聲音。兵士們成半圓形在落彈的地方環繞着什麼，一個年老的騎兵，側翼的軍曹，落後在死者的旁邊，他趕上自己的行伍，獨腳跳了一下，撲了腳，合上步子，於是嚴肅地環顧。『左！左！左！』似乎從可怕的沉默及同時落地的單調足音裏發了出來。

「好極了，兒郎們！」巴格拉齊翁郡王說。

「爲了！大！大！大！人！」在行伍中發出。一個走在左邊的沉悶的兵，叫着，用眼睛盼顧巴格拉齊翁，帶着那樣的神情，好像說，『我們自己知道』；另一個兵，不盼顧，好像恐怕分心，張開嘴，喊過，即走去。

下了命令停止，並取下背囊。

巴格拉齊翁繞過他身旁走過去的行列，下了馬。他將馬韁交給卡薩兒兵，脫了大衣交給他，伸了腿，戴正了頭上的帽子，法軍縱隊在山下出現了，軍官在前。

「靠上帝！」巴格拉齊翁用堅決的響亮的聲音說，在俄頃之間，他轉向 frontline，輕輕搖動手臂；用騎兵的笨拙的腳步，好像是費力地，在不平的地面上向前走。安德來郡王覺得有什麼不可克服的力量就向前進，並且感覺到巨大的快樂。〔註〕

法軍已經靠近，和巴格拉齊翁並肩的安德來郡王已經清楚地辨出法兵的皮帶，紅肩章，甚至面孔。他清楚地看見一個年老的法國軍官，他的向外彎曲的腿穿着軟皮靴，他抓住灌木，困難地向山上走。巴格拉齊翁郡王未下新的命令，却仍舊沉默地走在行伍的前面。然而在法軍當中發出一鎗，第二鎗，第三鎗！在全部散亂的敵軍行列裏冒出了煙，射出了子彈，我們的人有幾個跌倒了，其中有圓臉的那麼快活地小心地行走的軍官。但在發出第一鎗聲的這一俄頃之間，巴格拉齊翁環顧並喊出：「嗚啦！」

「嗚啦！啊！啊！」我軍全線發出冗長的叫聲，於是我軍越過巴格拉齊翁郡王並互相超越，以散亂的然而快樂興奮的羣衆，奔向山下散亂的法軍。

十九

第六輕騎兵團的攻擊保護了右翼的撤退。在中央被遺忘的屠升炮兵連的行動竟得燒去射恩格拉不村，停止了法軍的運動。法軍救熄了被風煽起的火，給了他們退却的時間。中央的退却迅速而嘈雜地穿過了山谷；但軍隊撤退時，且未混亂隊形。左翼阿索夫及波道爾新克的步兵及巴天洛格拉德的驃騎兵，因

「這些里所發生的攻擊，即是如提提爾所說的：『俄國人行爲奮勇，而且這是戰爭中少有的事，兩羣步兵互相攻擊，雙方至終不讓』。拿破崙在聖·愛倫拿島上說：『有幾營俄兵顯出無畏精神』。

僑同時受到德恩指揮下德優勢法軍的攻擊與包圍而散亂。德恩打著鎗殺了熱爾敦夫帶了命令去見左翼的將軍，要他立刻退却。

熱爾敦夫本來被鎗聲弄開了手，便敏捷地刺鎗碎地。但他並未離開巴格拉齊翁，他的勇氣已餒，他發了不可克戰的恐怖，他不能去到危險的地方。

到了左翼軍隊叛變，他不去到前面有子彈的地方，却到將軍與軍官們不能在的地方去找他們，因此沒有傳達命令。

左翼的指揮權按資格屬於那個在不勞善受庫圖索夫檢閱的團長。道洽魏夫即在他部下當兵。極左翼之指揮權屬於巴夫洛格拉德總騎兵團團長，羅斯托夫在這里服務。因此發生了誤會。兩個指揮官互相大發脾氣，正當右翼早已開仗而法軍已開始進攻時，這兩個指揮官還忙於談判，談判的目的只是互相侮辱。各部隊騎兵與步兵相同，絕未。備目前的戰事。各團長一人，自兵卒到將軍，未別區戰爭，却安閒地忙於和平的工作：騎兵裏忙於喂馬，步兵裏——搜集木料。

「但愛他的階級比我高」，驕騎兵上校，耳耳曼人，紅着臉向一個騎馬走近的副官說，「讓他照他原想去做吧。我不能犧牲我的驕騎兵。號手！吹起却號！」

但形勢緊急了。炮聲與鎗聲混合地在右邊和中部署，法軍德恩的射手們已越過了廢坊的水堤，在這邊兩個步鎗射擊的地方排除，步兵團長用駭抖的步子走到馬前，上了馬，握得很緊很高，騎到巴夫洛

格拉得驍騎兵團長前軍。團長們帶着龐烈的驍騎兵隊在心中燃起火和他相見。

「還是這麼說，上校」，將軍說，「我不能把一半的人留在森林裏。我求你，我求你」，他再說，「佔據陣地，並準備作攻擊」。

「我請你不要干涉別人的事」，上校發火地回答：「假使你是騎兵！」

「我不是騎兵，上校，但我是俄國的將軍，假使你不知道這個……！」

「很知道，大人」，上校忽然喊叫，斬斷坐騎，並且皺眉亦紅。「假使你願意去到前線，你就看到這個陣地沒有一點好處了。我不願意爲了你的快樂損失我的部隊」。

「你忘記你自己了？上校。我不注意我自己的快樂。我不許人說這話」。

將軍把上校的話當作比勇，挺起胸膛，皺着眉，和他一同騎馬赴前線，好像他們全部的槍尖要在
那里，在前線上的炮火下，解決。他們到了前線，幾個子彈飛過他們，他們沉默地停住。觀看前線是無
用的，因爲從他們先前站立的地方，可以明白的看出，由於濶不和山石，騎兵不能作戰，並且法軍在包
圍他們的左翼。將軍和上校嚴厲地莊重地互相看着，好像兩隻要鬥的公鷄，未能發覺怯的徵象。兩人都
通過了試驗，因爲沒有什麼可說的，雙方皆不願給對方有藉口說他最先走出火線；假使不是在這時，在
森林裏，幾乎是在他們後面，發出步鎗和粗沙的混雜的叫聲，他們會許在這里停留很久，互相試驗勇氣
。法軍射擊在森林裏取木的兵士們。驍騎兵已不能和步兵一同撤退，他們已被法軍前線在左邊切斷了退

路。現在，雖然地勢不利，他們却還須攻，奪出一條道路。

羅斯托夫所服務的那連驃騎兵，剛剛上了馬，便遇到了敵軍。又在恩斯橋上一樣，在騎兵連與敵人之間沒有任何人，在他們之間橫着那條同樣可怕的不定與恐怖的分線，隔開了他們好像一條隔開生死的界線。所有的人都感覺到這條界線，而這個問題：「他們是否要跨過這條界線，並如何跨過這條界線——使他們興奮。

上校到了前線，忿怒地回答了軍官們的問題，好像一個人拚命地堅持自己的權利，發了幾個命令，沒有人說出確定的話，但在騎兵連中傳播了關於攻擊的流言。發出了排隊的命令，然後響了出鞘的刀聲。但仍然無人動彈。左翼的軍隊，步兵和驃騎兵，覺得長官自己不知如何辦，而長官的猶豫傳染給了兵士們。

「趕快，趕快吧」，羅斯托夫想，覺得嘗試攻擊之樂的時間終於來到了，關於這個他從同伴處聽了很多。

「託上帝保佑，兒郎們，」肯尼索夫發出叫聲，「跑，前進」。前行裏的馬臀開始移動，白騾揚拉動鞭勒，自己跑動了。

羅斯托夫從右邊，看見自己驃騎兵的最前行，更遠處，他看見一個黑條子，他不能看清，但以為是敵人。可開射聲聲，但在遙遠處。

「加快！」傳來命令聲，羅斯托夫感覺到他的白嘴驕躍起後蹄，縱身奔騰。

他向前試測牠的奔騰，於是更覺愉快。他注意到前面的一棵樹。這棵樹起初是在前面，在那條似乎那麼可怕的界線當中。但現在，他們越過了這條線，不僅沒有任何可怕的東西，却變得更愉快更興奮。

「啊，我要斬他」，羅斯托夫想，抓住劍柄。

「嗚啦！啊！啊！」羣聲震吼。「好，現在無論他來的是誰」，羅斯托夫想，刺動白嘴驕，越過了別人，讓他縱奔。前面已經可以看到敵人。忽然有什麼東西好像大掃帚掃過了這一連，羅斯托夫舉起軍刀，準備斬下，但這時候，馳騁在前的兵士尼基清考離開了他，羅斯托夫覺得好像在夢裏，繼續以超自然的速度向前行，而同時却留在原處。一個相識的驃騎兵邦大爾丘克從後邊奔來，忿怒地看他。邦大爾丘克的馬驚了一下，他從旁邊越過。

「這是什麼一回事？我不在動？我跌下，我打死了……」在剎那之間羅斯托夫問了又回答，他已是單獨地在原野上。代替馳騁的馬匹與驃騎兵的脊背，他看到四周不動的土地與餘孽。溫暖的血在他身下。「不，我傷了，我的馬打死了」。白嘴驕試圖用前蹄立起，但又跌下，壓了乘騎者的腿。馬頭上流血，馬掙扎，但也不能立起。羅斯托夫想站起，也跌下了：他的劍鏗絆在鞍子上。何處是我軍，何處是法軍，他不知道。他身邊沒有任何人。

拿開了腿，他立起。「現在何處，哪一邊是那條嚴然隔開兩軍的界線？」他問自己，不能回答。

我發生什麼錯誤的事情嗎？這種事情就生了嗎？在這種時候應該怎麼辦呢？」他立起來問自己，這時候他覺得在他的麻木的左臂上掛着什麼多餘的東西。他照手腕好像不是他的。他看手，小心地尋找手上的血跡。「好，有人來了」，他快樂地想，看見了幾個向他跑來的人。「他們會幫助我！」在這些人前面的一個戴着怪高頂帽，穿藍色大衣，而面無表情，有勾鼻子的人。後邊是兩個人，再後邊是很多人。當中有二個人說了些奇怪的話，非俄語的話。在後邊戴同樣高頂帽的、同樣的人當中，站着一個俄國驃騎兵。他們抓住他的手臂，在他後邊，他們牽了他的馬。

「也許是我們被俘虜的，是的。他們會捉我嗎？這些人是幹什麼的？」羅斯托夫仍然在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是法國人嗎？」他看着來近的法國人，雖然在一秒鐘前，他說要走到這些法國人面前殺死他們，但現在他覺得他們跑來近是那麼可怕的，他不相信自己將眼睛。「他們是誰？他們為什麼謝？是向我這裏跑嗎？他們是向我這裏跑嗎？為什麼？殺我嗎？我，每個人所那麼愛的，我嗎？」他想起了母親、家人、朋友對他的愛，他覺得敵人殺他的意念是不可能的。「但也許——殺我！」他站了十多秒鐘，未移動地方，也不明白他的地位，最前面那個勾鼻子的法國人跑得那麼近，已可看見他臉上的表情。這個人斜執着刀，屏住氣息，輕快地向他跑來，他的興奮陌生的面孔發了羅斯托夫。他拿起手槍，但不射擊，却拋給了法國人，用力向灌木中跑。他奔跑，沒有他上馬斯橋時那種懷疑與衝突情緒，却有着鬼子逃避劊子時的情緒。對於他的青春快樂生活的一種不可分的恐怖情緒，支配了他全部身心。

在田野間迅速地跳躍着，他帶着在捉迷藏遊戲中奔跑時那種猛念，在田壟上飛奔，偶爾回轉他的蒼白、善良、年輕的臉，恐怖的冷感穿過了他的香背。「不，最好不要看」，他想，但跑到灌木前，他又回顧了一下。法國人們放棄了他，正當他回顧的時候，最前面的人剛把跑步變為步行，並轉身向後邊的同伴們大叫着什麼。羅斯托夫停住。「不是那回事」，他想，「不會是他們要殺死我的。」這時，他的左手是那麼沉重，好像有兩甫得（每甫得合16公斤餘，或36磅餘，或27斤餘——譯者）的重量掛在上邊。他不能再跑遠。法國人也停住，並向他瞄準。羅斯托夫皺眉並鬆腰。一粒子彈，又一粒子彈，嘩嘩地飛過他身邊。他用了最後的力量，用右手托着左手，跑到灌木裏，在灌木中有俄國射擊手。

二十一

在森林中突然被攻擊的步兵團從森林裏跑出，各連互相混雜，走成無秩序的團體，一個兵在驚恐中說出在戰爭中可怕的話，無意義的話：「切斷了」！這話和恐怖情緒一同傳給了全體。

「包圍！切斷！失敗！」奔跑的人聲喊叫着。

團長，當他聽到後邊的鎗聲與喊叫時，明白了他的部隊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而這種思想，——他，一個渡務多年，過失毫無的模範軍官，會許在長官面前受到疏忽或無紀律的罪名，——那樣地驚駭了他，他在俄頃之間，忘記了不服從的騎兵上校，和他自己的將軍尊嚴，而尤其是——完全忘記了危險，和自衛

情緒，他抓住鞍轡，刺動坐騎，在紛紛的，但爭而未打中他的聲嘶中馳回自己的部隊。他希望一件事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假使錯誤是由於他這方面，則無論是什麼錯誤，他要設法改正他，而他這個服務二十二年，毫無過失的模範軍官不至有罪。

倏倏地在法軍之間馳跑過去，他聽到森林後邊的田疇，我軍曾穿過這個森林，不聽命令，跑下田去。來到了軍紀動搖的時間，她決定戰爭的命運：這些沒有秩序的軍隊團體，聽從他們指揮官的聲音呢，或者他們看着他跑得更遠呢？雖有先前兵士們覺得那麼可怕的、團長聲音之失望的呼喊，雖有團長的忿怒、發紫、變樣子而臉，雖有指揮刀的揮舞，兵士們仍然奔跑、交談、向空放鎗，不聽命令。決定戰爭命運的軍紀動搖，顯然傾向於恐怖。

將軍因為喊叫及火藥煙而咳嗽，失望他停住。似乎一切都失去了，但這時候，攻擊我軍的法軍沒有顯見的原因，忽然向回奔跑，從森林邊消息失了，在森林中出現了俄軍射擊手。這是齊摩亨的一連，只有他們在森林中保持了紀律，他們埋伏在森林裏溝壑中，突然攻擊法軍。齊摩亨帶着那樣拚命的喊叫奔向法軍，並且帶着那麼瘋狂的如醉的堅決，拿了一把刀，向敵人衝去，以致法軍拋了鎗逃跑，沒有時間定神。和齊摩亨併排奔跑的道路驍夫正面地打死一個法兵，最先抓住一個投降軍官的領子。逃跑的又回轉了，各營集合了，把右翼分為兩部分。法軍在俄領之間被打回去了。後備軍有了時間會合，逃跑的止住了。團長和愛考諾摩夫少校站在橋邊，讓撤退的各連從身邊走過去，這時候有一個兵跑到他面前，抓

住他的腳腕，幾乎要依靠在他上面。這個兵穿着藍布大衣，沒有帽蓋和高頂帽，他的頭包裹着，肩上架了一個法國彈囊。他的手裏拿着一把軍官的刀。這個兵臉色發白，他的藍眼睛傲慢地看團長的臉，他的嘴笑着。雖然團長忙着向愛考諾摩夫少校下令，却不能不向這個兵注意。

「大人，這是兩件勝利品」，道洛號夫說，指着法國指揮刀和彈囊。「我抓住了一個軍官。我止住了那一連兵」。道洛號夫因疲倦而沉重嘆氣；他說話時時停頓。「全連可以證明，請你記住，大人！」

「好，好，」團長說，又轉向愛考諾摩夫少校。

但道洛號夫沒有走開；他解開手巾，拿在手裏，指示凝在髮間的血。

「刺刀的傷，我留在前線。記住大人」。

★

★

★

★

屠升的炮兵連被遺忘了，只是在戰事完結時，巴格拉齊翁郡王，繼續聽着中央的炮聲，滅了值班的校官，又派了安德來郡王去那裏，命令炮兵連趕快退却。在屠升的大炮下面担任掩護的部隊，在戰爭當中，奉了誰的命令退却了；但炮兵連繼續射擊，未被法軍攻下，只是因為法國人不能料想到四門無人掩護的炮有射擊的勇氣。相反，由于這個炮兵連的猛烈轟擊，敵人以為在這裏，在中央，集中了俄軍全力。敵人兩次試圖攻擊這一點，但兩番都被單獨地站在這個高地上四門大炮的霰炮趕回。

剛剛在巴格拉齊翁郡王離開後，屠升燒掉了射恩格拉本村。

「看，他們亂了！燒了！看，烟！巧妙呵！好極了！烟！烟！」炮手們興奮地說。

所有的大炮不待命令都對着失火處射擊。好像是互相催促，兵士們在打每一炮時都喊叫：「巧妙，這才像樣兒！嘩，你……好極了！」被風煽動的火迅速地蔓延。出了村莊的法軍縱隊又走回去，但，好像是爲了這個失敗作報復，敵人在村莊右邊架了十門大炮，開始向屠升射擊。

由于火所引起的孩子的歡樂，以及向法軍射擊成功的興奮，我們的炮手們直到兩顆炮彈及以後的兩顆炮彈落在大炮之間，以及一顆炮彈打倒兩匹馬，另一顆炮彈打掉彈箱班長一隻腿的時候，才注意到這個炮兵陣地。但一度振起的興奮，不曾衰滅，只是改變了方向。用馬匹換了彈藥車上的馬，受傷的被拾起，四門大炮轉對着敵方十門大炮的陣地。一個軍官，屠升的同事，在戰事的開始被打死，在一小時內，四十個炮手當中損失了十七，但炮兵們仍然是愉快而興奮。他兩次看到法軍出現在下邊，靠近他們，那時候，他們使用發彈射擊敵人。

那個動作軟弱而笨拙的矮子，不斷地要他的侍卒爲這事再來一袋煙，像他所說的，他放出火星，兩上前，從小手下邊看法軍。

「毀掉他們，兒郎們！」他說，自己抓住炮輪，轉下螺釘。

屠升在烟氣中被不斷的炮聲震聾了耳朵，炮聲每次都使他發抖，他從這門炮跑到那一門炮，不放下他的短煙斗，有時瞄準，有時數炮彈，有時命令調換並補除死傷的馬匹，用，虛弱，疲乏，不堅決的

聲音噴出。他的臉漸漸地興奮。只在打死或打傷了人的時候，他鐵肩，離開打死的人，向那些和平常一樣遲緩地抬起傷兵或尸身的人忿怒地喊叫。兵士們，大都是美麗的青年，（在炮兵中總是如此，他們比他們的軍官高兩頭，寬一倍），好像在困難地位中的孩子們，看着他們的長官，他臉上，表情不變的反映在所有的臉上。

由于可怕的吼聲與噪音，以及注意與活動的需要，屠升不感覺到絲毫不快的恐怖情緒，而 he 會被打死或受重傷的這樣思想，也不會來到他的心中。反之，他變得更加愉快。他覺得，他看見敵人以及放第一炮的那個時候，即使不是昨天，也是很早的時候了，而他所站立的這塊地方，是他已熟識的，本鄉的地方。雖然他想起一切，思索一切，做了最好的軍官在他的地位上所能做的一切，他的心情却好像熟病的狂燒，或醉漢的酩酊。

由於他的大炮在各方面的震耳的聲音，由於敵人炮彈的吱吱聲與碰撞聲，由於滑汗的，臉紅的，在炮旁忙碌的炮手們的樣子，由于人和馬的血，由于那方面敵人的烟縷（在烟縷之後，每次會飛出炮彈，打在地上，打到人，打到炮，或馬），——由于這一切的對象，在他心中構成了自己的幻象世界，這世界造成他此時的喜悅。敵人的炮在他幻想中不是大炮，而是烟斗，一個不可見的人從烟斗裏吐出間斷的烟縷。

「看，又冒了烟了。」屠升低聲向自己說，這時候，從山上冒出一縷烟，被風向左吹成一長條，「

現在，等著球——打回去。」

「什麼吩咐，大人？」一個炮手問，他站在他旁邊聽到他咕嚕了什麼。

「沒有什麼，一個榴彈……」他回答。

「好，我們的馬特維夫那，」他向自己說。馬特維夫那在他的幻想中是一尊大的、旁邊的、舊式的炮。他覺得法兵在他們炮旁好像螞蟻。第二門大炮的第一號美麗的酒徒，在他的幻想世界中是「叔叔」，屠升看他的次數多於看別人，並且滿意他的每個動作。山下時而寂靜時而猛烈的步槍射擊聲，對於他，好像是誰的呼吸聲。他注意這些聲音的漲落。

「看，她又透氣了，透氣了，」他向自己說。

他在自己心中是一個巨人，一個有力的男子，他用雙手將炮彈拋擲法兵。

「好，馬特維夫那，老太婆，不要離開，」他說，離開大炮，在他的頭上好像有奇怪的不相識的聲音。

曾在嗎？

「屠升上尉！上尉！」

屠升驚恐地撥頭。這人就是那個在格羅恩特把他趕出商店的校官。他用喘氣的聲音向他喊：

「你幹嗎，瘋了嗎？兩次命你退却，而你……」

「他們找我爲什麼呢？……」屠升自己想，恐怖地看長官。

「我……！沒有什麼……！」他說，伸了兩個手指到帽邊。「我……！」

但校官沒有說完他要說的一切。飛在附近的一顆炮彈使他向下俯，躬身向馬。他無言，他剛剛還要說什麼，又有一顆炮彈止住了他。他轉馬離開。

「撤退！全體撤退！」他遠遠地喊叫。

兵士們發笑。一分鐘後一個副官帶來同樣命令。

這人是安德來郡王。到了屠升的大炮所在的地方，他所看見的第一件事，是一匹解放的斷腿的馬，牠在配套的馬旁邊嘶叫。牠的腿上流血如泉湧。在炮車之間躺著幾個死尸。炮彈連續地向他們飛來，當他來到時，他覺得一陣猛烈而震顫穿過他的脊背。但他所怕的一種思想又激動了他。「我不會駭怕的，」他想，在大炮間選擇地下馬。他傳了命令，但未離開炮位。他決定當面從陣地上彩旗大炮並領走牠們，他和屠升在可怕的法軍炮火下，在尸體間行動着，忙着收拾大炮。

「剛才來了一個長官，他跑走得更快，」一個炮手向安德來郡王說，「不和大人一樣」。

安德來郡王未回屠升談話。兩人是那樣忙，好像彼此沒有看見。當他們將四門中兩門完好的炮套上炮車下山時，又丟了一門破炮和一門獨角炮。安德來郡王走近屠升。

「好，再會」，安德來郡王說，向屠升伸手。

「再會，親愛的」，屠升說，「可愛的，再會，親愛的」，屠升含淚說，淚水不知何故湧進了他

的職務。

二十一

風平息，黑雲低垂在戰場上，與地平線上火藥煙相混合。天色已暗，火光在兩處顯得更明亮。炮聲變弱，而步鎗的噠噠聲在後邊和右邊更近更密。剛剛屠升帶了他的大炮，一路繞越着並迎逼着傷兵，出了火線，退到山谷時，便見長官和副官們，其中有校官及熱爾考夫，他曾被派兩次，却沒有一次達到屠升的炮兵連。他們互相打斷着，發出互傳急命令，要他向何處去，並且責備他，批評他。屠升未下任何命令，並且沉默，怕說話，因為對於每個字，他自己不知何故，他準備流淚，他騎馬走在他炮隊馬匹之後。雖然下了命令拋棄傷兵，却有許多槍在軍隊後邊，並要求坐到炮上。那個勇敢的步兵軍官，就是在戰前從屠升的棚子裏跑出來的，肚子上中了彈，躺在馬特維夫那的炮車上。山下一個蒼白的驃騎兵見習官，一隻手托着另一隻手，走近屠升，要求許他坐。

「上尉，爲了上帝，我手臂折傷了」，他羞怯地說。「爲了上帝的原故，我不能走了。爲了上帝！」顯然這個見習官已不止一次要求坐處，並且處處遭了拒絕。他用這般的可憐的聲響喊叫。

「叫他們給我坐吧，爲了上帝」。

「讓他坐上，讓他坐上」：屠升說。「你放一件大衣在下邊，叔叔」，他向心愛的兵說。「受傷的

「軍官呢？」

「丟掉了，他完結啦，有誰回答。」

「讓他坐上。坐下吧，親愛的，坐下吧。墊一件大衣，安托諾夫。」

這個見習軍官是羅斯托夫。他用一隻手托着另一隻手，面色蒼白，下顎因為遠烈的震擊而打戰。他們讓他坐在馬特維夫那上，這正是拋去死軍官的那門大炮。在墊下的大衣上有血，羅斯托夫的馬褲及手臂都沾了血。

「怎麼，你傷了，親愛的？」屠升說，走近羅斯托夫所坐的炮。

「不是，折傷了。」

「爲什麼炮架上有血？」屠升問。

「大人，那個軍官染的，」炮兵回答，用他的大衣袖子擦去血跡，好像因爲大炮的不清潔而道歉。他們費力地，並得步兵的協助，把大炮拖上山，到了根特斯道夫村，停下。天色已經是那麽黑，在十步之外便不能辨別士兵的軍裝，射擊聲開始平息。忽然在左邊附近處又有了喊叫聲和子彈聲。子彈在黑暗中發光。這是法軍最後的攻擊，埋伏在各村舍的瑞士們回了鎗。大家又都跑出了鄉村，但屠升的大炮不能移動，炮兵們，屠升和見習官鬚言相繼，等待他們的命運。射擊開始平息，從街邊拖出兵士們真實的震動。

「僕有僕哩，僕得離去！」一個開。

「我們給了他們一把火，弟兄們。現在他們不找麻煩了」，另一個說。

「什麼也看不見。他們燒自己的人！沒有看見；黑了，弟兄們。沒有唱的呢？」

法軍最後一次被打退了。在全然的黑暗中，屠升的炮，被嘈雜的步兵好像樞子般圍繞着，又向前行。

在黑暗中好像一漆不可見的燈，的河在運動，總是朝着一個方向，發出低語、談話、蹄踏、輪輾的噪音。在一般鈴聲中，黑暗裏傷兵的呻吟及話聲比一切其餘的聲音都響亮。他們的呻吟好像充滿了包圍軍隊的全部黑暗。他們的呻吟和夜的黑暗化而為一。過了片刻，在運動的人羣中發生了騷動。有人騎了白馬和侍從走來，說了什麼話，走過去。

「他說了什麼？現在在那裏去呢？站住，是嗎？他感謝，什麼呀？」各方面發出切望的問題，全部運動的羣衆開始互相擁擠（顯然，前面的停頓了），傳出了流言，說是下令停止。都停在那走到泥濘道路的中心。

火熄了，話聲更加清晰。屠升上尉向部下發命令，派了一個兵爲見習官去尋找野戰病院，或醫生，坐在兵士們在路邊架起的水旁。羅斯托夫也接到火邊。因疼痛、寒冷、及潮濕而有的遽烈極舉使他全身打戰。睜睡不可壓滿地來了，但他因爲痛苦的、無處安放的手臂遠痛而不能睡。他時而閉眼，時而看炎

炎灼紅火，時而看屠升的體態虛弱的身軀，他像土耳其人那樣盤坐在他附近。屠升良善而智慧的，大眼睛同情地憐憫地看他。他看到屠升全心全意地希望，却不能幫助他。

各方面聽到去的、來的、環燒火邊步兵們的尾音和話聲。話聲、足音、踏在泥濘中的蹄聲，遠近木柴的燃炸聲——合成一種流動的噪音。

現在黑暗中不可見的河已不像先前那樣在流動，却好像在暴風雨後悽悽的潮在平息而顫動。羅斯托夫無意地看着聽着他面前及四周所發生的。一個步兵走近營火，蹲下，伸手向火，並轉過臉來。

「沒有關係吧，老爺？」他懷疑地向着屠升說，「我丟開了我的隊伍，老爺，我自己不知道我在哪哩。倒斃！」

一個包紮了腿的步兵軍官和兵士一同來到營火邊，向着屠升，請他下令把炮移動一點，讓運糧車過去。在連長之後有兩個兵跑近營火。他們失望地咒罵並毆打，互相爭奪一隻鞋。

「當個，你拾的！喲，漂亮！」一個兵粗聲地叫。

後來，一個消瘦的，蒼白的，用染血的破布裹着頸子的兵，用忿怒的聲音向砲兵發火。

「怎麼，一個人死得像狗？」他說。

屠升令人給他水，後來，跑來一個愉快的兵，爲步兵索引火的柴。

「給步兵一點着火的柴吧！僥倖停了，老鄉們，謝謝你們的火本，我們更加利率遠」，他說，在黑

暗中帶走紅亮，比燃柴。

在這個兵之後，四個兵在大衣裏拾着什麼，從火旁走過。其中之一顛厥一下。

「啊，鬼們，把柴放在路上」，他抱怨着。

「他完結了，爲什麼拾他？」其中之一說。

「呸，你！」

於是他們帶着所拾的東西在黑暗中消失。

「怎麼樣？痛嗎？」屠升低聲問羅斯托夫。

「痛」。

「大人，去見將軍。他們在這裏的一家錢管裏」，一個炮手走近屠升說。

「就來，親愛的」，屠升站起，扣了大衣，挺起身子，離開了營火……

離炮兵的營火不遠，巴格拉齊翁郡王坐在他預備的農舍裏吃飯，和聚在他那裏的幾個部隊長官談着話。這裏有眼睛半閉的老人，他貪饕地啃着羊骨頭；二十二年來受責備的將軍，因爲一杯麥酒和食物而臉紅；戰印記指環的校官和熟練考夫不安地窺察大家，安德來郡王面色蒼白，抿着嘴，眼睛火熱地發光。

農舍裏有一面奪奪的法國軍旗靠在屋角，密計帶着單鏡的臉撲弄顏布，並且迷惑地搖頭，也許是因

爲軍威確實使他有興趣，也許是因爲他饑着肚皮看人吃飯覺得難受，他未獲得食具。在鄰近農舍裏，有一個被龍騎兵俘虜的法國上校。我們的軍官圍攔着他，着他。巴格拉齊翁郡主感謝了各指揮官，問戰爭的詳情及損失。在不勞諾受檢閱的團長向郡主報告說，戰爭一開始，他便從森林中退出，集合了伐木的兵，讓他們從自己身邊走過，和兩營敵兵作白刃戰，打退了法軍。

「大人，當我看到第一營已潰散，我站在路上想：『讓他們過去了，再用全營火力迎戰；』我這麼做了」。

團長是那麽希望做這件事，他那麼可惜未做成這件事，而他覺得這正是所發生的一切。但，也許，事實是如此嗎？在混亂的時候，能夠判別什麼發生了；而什麼未發生嗎？

「大人，我要順便說一句」，他繼續說，想起道洛號夫與庫圖索夫的談話以及他和被貶者最後的相會，「降級的目兵道洛號夫在我眼前俘虜了一個法國軍官，並且特別有功」。

「大人，我在這裏看到巴夫羅格拉德驃騎兵的進攻」。熱爾考夫插言，不安地環顧，他這天根本未看見驃騎兵，只從步兵軍官口中聽說。「他們衝破了兩個方陣，大人」。

對於熱爾考夫的話有幾個人笑，他們好像總是等着他的笑話；但注意到他所說時也是關於我軍今天的光榮，便做出殷肅的神情，雖然許多人都很知道熱爾考夫所說的是說謊，毫無根據。巴格拉齊翁郡主轉向老上校。

「諸位，我感謝大家全體，各部隊戰鬥英勇，步兵、騎兵、炮兵。怎麼在中央丟下兩門大炮呢？」他問，用眼睛找誰。（巴格拉齊翁郡王未問到左翼的大炮；他已經知道，在戰爭的開始，所有的大炮都放棄了。）「好像我派你去的」，他向值班的校官說。

「一門打壞了」，值班校官說，「但另一門，我不明白，我始終在那裏發命令，只是離開……我那時發熱，這是真的」，他有禮貌地說。

有誰說屠升上尉住在這個村莊裏，並且已經派人去找他。

「但你在那裏」，巴格拉齊翁郡王向着安德來郡王說。

「確實，我們差不多是騎馬走在一起」，值班校官說，可愛地向保爾菲斯基笑着。

「我沒有造化看見你」，安德來郡王冷淡地突然地說。大家寂靜。

屠升在門口出現，畏却地從將軍們的背後擠入。在擁擠的農舍裏繞過將軍們，屠升和向來在長官面前一絲，顯得慌亂，他去看見薩罕，絆在上面。有幾個聲音發笑。

「怎樣地放棄了一門炮」？巴格拉齊翁總督向着上尉，却較久地向着發笑的人，其中熱爾考夫聲音最大。

屠升只是現在，在發火的長官面前，驚恐地想到自己犯罪狀和恥辱，他丟了兩門炮，却還活着。他是那麼興奮，直到那時，他還未想到這件事。軍官們的笑聲更使他迷惘。他帶着打靶的下顎站在巴

格拉齊維的衝鋒，只說出。

「我不知道，！大人！沒有人了，大人」。

「你可以從掩護部隊裏調！」

屠升未說沒有掩護部隊。雖然這是事實。他怕因此牽涉了別的軍官，沈默地，用不動的嘴唇對直地看巴格拉齊翁郡王的臉，好像一片慌亂的小學生看着攷試人。

沈默的時間很久。巴格拉齊翁郡王顯然不願廢格，找不出說話；別人又不敢插言。安德來郡王低頭看屠升，他的手指癱瘓地動着。

「大人」，安德來郡王用尖銳的聲音打破沈默，「承蒙派我去到屠升上尉的炮兵連。我在那裏看到三分之二的人馬打死了，兩門大炮打壞了，但沒有任何掩護的部隊」。

巴格拉齊翁郡王和屠升現在同樣堅持地看着壓制地興奮地說話的保爾康斯基。

「假使大人准許我表示我的意見」，他繼續說，「那末對於今天的勝利，我們最感謝這個炮兵連的活動，和屠升上尉同他的部隊的英勇的堅決」，安德來郡王說後，不待回答，即離開桌子。

巴格拉齊翁郡王看着屠升，顯然不願表示不相信保爾康斯基的突然判斷，同時又覺得自己不能完全相信他，向屠升點頭，並說他可以去。安德來郡王跟在他身後走出。

「顯赫，親愛的，你救了我」，屠升向他說。

安德來郡王看了看屠升，未說什麼，即離開了他，安德來郡王覺得悲哀而痛苦。這一切是那末奇怪，不像他所希望的。

★ ★ ★ ★ ★

「他們是誰！他們爲什麼？他們需要什麼？他們需要什麼？這一切何時完結——？羅斯托夫想，看着他們前變幻的影子。手臂上的疼痛變得更加強烈。瞌睡不可抗拒地來了，紅圈子在他的眼睛裏跳動，這些聲音這些面孔的印象，及寂寞情緒，和痛苦的感覺相混合了。是他們，這些兵，傷的和未傷的——是他們在擁擠，在壓他，絞扭他的血脈，在他的折傷的手臂和肩膀裏燒他的肉。爲了逃避他們，他閉了眼睛。

他睡了一分鐘，但在這短促的瞌睡時間裏，他夢見無數的東西；他夢見了自己的母親和她的大白手，夢見索亞尼的細瘦肩膀，娜塔莎的眼睛和笑聲，皆尼索夫和他的聲音及鬍鬚，切李亞寧，以及他和切李亞寧及保格夫內支的全部事件。這全部事件正是這個有尖銳聲音的兵士，這全部事件和這個兵士那麼痛苦地、迫切地抓住他，擁擠他，並且同向一邊拖他的手臂。他企圖脫離他們，但他們沒有一秒鐘，沒有一幾秒鐘的時間放開他的肩膀。假使他們不拖他，他便不痛，他便康健了；但不能逃避他們，

他睜開眼睛向上看。黑色的夜幕繼在火光上一阿爾申（約二·二華尺，〇七·一公尺——譯者）高地。在還火光裏飛着落雪的花。屠升未回，醫生未至。他獨自一個人，只有一個兵現在裸體坐在火那邊

烘自己瘦黃的身軀。

「沒有一個人需要我！」羅斯托夫夫想。「沒有一個人幫助我，可憐我。但我仍然曾經在家裏住過，強壯，愉快，被愛」。他歎氣，並且不覺地帶着歎氣聲而呻吟。

「什麼地方痛呀？」一個兵問，他在火上抖自己的襯衣，不待回答，便粗聲地又說：「今天損失多少人啊——可怕！」

羅斯托夫夫跟兵士說。他看着落在火上的雪花，想起，俄國的冬季有溫暖的、明亮的家，羞慚的皮衣，迅速而播車，健康的身軀，以及全部的家庭親愛與關心。「而我為什麼到這里來！」他想。

第二天，法軍未再攻擊，巴格拉齊翁部隊的殘餘會合了庫圖索夫的重隊。

第三部

一

發西利郡王不反感自己的計劃。他尤不爲了自己獲得利益而想對別人做壞事。他只是一個世俗的人，在社會上獲得了成功，並且在這種成功裏養成了習慣。由於環境，由於和人們的接近，他心中不斷地形成各種計劃及思慮，對於他們他自己不作周密的打算，但他們組成他生活的全部興趣。他在心中進行的不是一二這種計劃或思慮，而是數十個，其中有的是剛剛開始出現，有的達到目的，有的化爲烏有。他從來不向自己說，例如：「這個人現在有權，我必需獲得他的信任與友誼，而由他去爲自己獲得整額津貼」，也不說：「現在彼挨爾有錢，我必須引誘他娶我的女兒，並借來我所需要的四萬塊錢」；但這個有權的人遇見了他，同時，他的本能向他說這個人會許有用，於是發西利郡王接近他，並且在第一個機會中，不待預備，即本能地阿諛他，和他親暱，向他說他所需要的東西。

彼挨爾在莫爾科時是在他手邊，發西利郡王爲他求得了御前侍從的官職，在那時這官職相傳於政府顧問〔註〕，他堅持要這個年輕人去彼得堡並住在他家裏。好像是無意的，而同時又無疑地相信這是必須

〔註〕政府顧問爲文武十一品中之五品官。——毛

的。發西利郡王爲了要彼挨爾娶他的女兒，而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假若發西利郡王預先放廢了自己的計劃，他的行爲便不能有那樣的自然，對於一切比他地位較高及較低的人們不能有那樣的坦直和親密。有什麼東西不斷地把他接近比他更有權更有錢的人，他稟賦了這種稀有的本領，在必需並且能夠利用人的時候，他能抓住恰當的時機。

彼挨爾意外地成爲富人和別素號夫伯爵，在短時間孤獨與逍遙之後，他覺得自己是那樣被環繞，那樣忙，只有在床上的時候才能夠獨自安居。他需簽署文件，赴政府機關，對於他們的意義他却沒有明白的概念，他需向總督事問斷什麼，去看莫斯科鄉下的田莊，接見許多人，這些人從前不願知道他的存在，而現在假使他不願意接見他們，他們便覺得受侮辱而難過了。所有這些各種的人——商人、親戚、朋友——對於年輕的承繼人都有同樣良好友善的態度；他們全體顯然無疑地相信彼挨爾的高尚性格。他不斷地聽到這種話：「你有非常純的仁慈」，或「你有極好心腸」，或者「你自己是那純潔、慎密……」或者「假使他是像你這樣的聰明」，等等，所以他開始當真相信自己非常純的仁慈和自己非常的智慧，因此，在他的心坎裏他總是更加覺得他確實很仁慈很聰明。甚至從前可鄙的及仇恨他的人們也變得溫柔而可愛。那麼有脾氣的最長向、有長腰、及頭髮光滑如木偶的郡主，在喪儀之後來到彼挨爾的房裏。垂着眼睛，不停地臉紅，她向他說，她很惋惜他們當中的誤會，並且現在她認爲自己有權利要求什麼，除非是在她所受的打擊之後，她要求在這個屋裏多留幾個星期，這裏是她那愛心愛的，並且在這裏她忍

受了很多犧牲。她不能節制自己，並在講這些話的時候消眼淚。因為石像般的郡主記起那改裝而受感動，彼挨爾抓住她的手並要求原諒，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從這天起，她開始爲彼挨爾編條子類事，對他完全改變了態度。

「爲她做這件事吧，親愛的；無論如何，他爲過世的人受了許多苦」，發西利郡主向他說，爲了郡主利益給他一張紙簽字。發西利郡主認定這塊骨頭，三萬盧布的支票，是必需拋給可憐的郡主的，好使她不想說出發西利郡主參與鑲花公文夾的事實。彼挨爾簽了這張支票，從那時起，郡主變得更可愛了。年幼的妹妹們對於他也同樣的和善，特別是最小的美麗的有意的郡主常常用她的笑容和在他面前的催促使彼挨爾心亂。

彼挨爾覺得所有人都愛他，這似乎是那麼自然，假使有誰不愛他，便似乎是那麼不自然，以致他不能不相信身邊人們的誠實，此外，他沒有時間向自己懷疑這些人們的誠實或不誠實。他總是沒有閒時，他不斷地覺得自己是在溫和而適度的沉醉心情中。他覺得自己是某種重要社會運動的中心，覺得他們不斷地期望他什麼；覺得假使他不做什麼，他便使別人悲傷，使別人失望，假使他做了什麼，則一切都好，——於是他便做了別人期望於他的，但這種最好的什麼還在將來。

在起初的時候，發西利郡主，愛之所有的別人，最能支配彼挨爾的事和彼挨爾自己。自別業號夫伯壽逝世後，他便不會把彼挨爾放出手心。發西利郡主有這種人的神氣，——這人被事務所壓迫、疲憊、

苦惱，也由於同情而到底不能把這個無助的青年，總之，他朋友也兒子，巨大財產的承繼人，放棄命運和出蛋蛋去支配。在別奈號夫伯爵死後，他住在莫斯科的數日之間，他曾邀彼埃爾去見他，或自己去見彼埃爾，用那種疲倦而確信的語氣，向他指示應該所做的事情，好像他每次總要說：

「你知道，我幹事誇耀壞了，只是爲了純粹的同情，我才當心你，並且你很清楚，我向你所說的，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喲，我的朋友，總之，我們明天要走了」，有一天，他閉着眼睛向他說，用手指敲着肘，用着那樣的語氣，好像他所說的是他們早已決定的，且不能再有更變。

「我們明天走，我在自己的馬車裏給你一個坐位。我很歡喜。我們在這里的一切要事都完了，我早該回去了。這是我從大臣得到的。我爲你向他請求，把你列在外交界，並且做了卸卸侍從。現在外交界的門徑向你打開了」。

不願說這話時的疲倦與確信的語氣之全力，爲自己的職業放慮了這麼久的彼埃爾這打算反駁。但賽西利郡王用駭險而低聲打斷他，這聲音使人不能預言，這是他在必須極端說服時所用的

「但我的親愛的，我做這事是爲了你，爲了我的良心，無須感謝我的。從來沒有人抱怨別人太愛他；只要你明天拋棄他們，你便自由了，你自己可以在彼得堡看見一切。你早該離開這些可怕的地了」。

• 發西利郡王嘆氣。「就是這樣，我心愛他。讓我的跟班坐你的車子。呵，是的，我幾乎忘記了」，

發西利郡王又說，「你知道，親愛的，我和你看過有一筆賬，我從發西利郡王莊上得到一點東西，我要留下的：這是你不需要的。我再同你算」。

發西利郡王所說的『從發西利郡王莊上得到的』，是發西利郡王留給自己的幾千塊盧布的田租。

在彼得堡，和在莫斯科一樣，人們溫柔親愛的氣氛包圍着彼埃爾。他不能拒絕發西利郡王爲他求得的地位，尤其是頭銜（因爲他什麼也未做），而朋友、邀請，及社交事務是那麼多，以致彼埃爾之在莫斯科更感覺到麻醉，忙碌，以及將來的但不得實現的幸福。

在他從前獨身的朋友中有許多人不在彼得堡。衛兵隊上頭線去了。道洛維夫被降級，阿那托爾在軍中，在外省，安德烈郡王在國外，因此彼埃爾既不能像他從前所歡喜的那樣消磨他的夜晚，又不能偶而和年老的被尊重的友人作知心的暢談。所有的好時間都消磨在宴會和跳舞會中，主要地是在發西利王郡家，——和肥胖的郡妃，他的夫人，及美麗的愛倫在一起。

安娜·芭芙洛芙娜·沙來爾和別人一樣，對於彼埃爾也顯出了社會態度對於他所發生的改變。

從前彼埃爾在安娜·芭芙洛芙娜面前覺得他所說的是不適當的，不機智的，不需要的；覺得他的言語，當他在自己心中準備時，似乎聰明，但當他大聲說出口時，便變得愚蠢了，反之；依包理特最無意義的話却是聰明而可愛的。現在只要是他所說的一切，總是 Chement（漂亮——譯者）。即使安娜·芭芙洛芙娜未說這話，他却看出她想說這話，而說只是爲了尊重他的威儀而約制不說。

在一八〇五與一八〇六年間，冬初，彼接爾接到安娜·芭芙洛芙娜通常的粉紅色請柬，其中加了一句法文的：「你將在我這里看見美麗的愛命，誰都看他厭」。

讀至此處，彼接爾第一次覺得在他與愛命之間形成了某種爲別人所承認的關係，這個思想立刻驚駭了他，好像在他身上加了他不能完負的責任，同時又樂了他，如同一件有趣的提議。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夜會還是和第一次的一樣，只是她款待來賓的新奇之物，現在不是莫特馬爾了，而是從柏林來此的外交家，他帶來關於亞歷山大皇帝駐蹕波茲達姆，以及兩位最崇高的朋友在那里誓結不可解的同盟，爲正義而抵抗人類包圍的最近詳情。安娜·芭芙洛芙娜接待彼接爾，帶著發憤神情，顯然，這是爲了這位青年新遭的悲痛，爲了別素號夫伯爵的死（大家都不斷地覺得應該使彼接爾相信他是爲了他幾乎不知道的父亲之逝世而哀傷），——這發憤正如同她懷念最尊敬的瑪麗亞·費道羅芙娜皇后時所有的那種高尚的憂悵。彼接爾覺得自己受到這態度的奉承。安娜·芭芙洛芙娜用她通常的本領安置了客廳裏的團體。大的團體包括了外交家，發西利郡王和幾個將軍們在這個團體內。另一個團體是在茶桌旁。彼接爾想加入第一個團體，但安娜·芭芙洛芙娜——處在戰場上將軍前那種激動心情中，那時候來了上千的燦爛的新思想，而無暇執行他們——她看到彼接爾，便用手指搗他的袖子。

「等一下，今晚我替你作了打算。」

她扮個愛命，向他笑。

「我親愛的愛侖，你應該憐憫我可憐的姑母，她愛慕你。你去陪她十分鐘罷，爲了不致於覺得寂寞，這里有可愛的伯爵，他不至于拒絕同你一道。」

美人去陪姑母，但安娜·芭芙洛芙娜把彼挨爾留在身邊，作出神情，好像她還必須作最後必要的佈置。

「她美極了，是不是？」她向彼挨爾說，指着輕飄而去的那位美人。「多麼好的情態！這樣年輕的姑娘，有那樣的人才智，那樣十分聰明的態度呵！還是從心裏發出的！誰獲得了她，誰是幸福的！有了她最不社交的男子將要不覺地在社會上處於最光榮的地位。對嗎？我只想知道你的意見」，於是安娜·芭芙洛芙娜放走彼挨爾。

彼挨爾誠懇地肯定地回答了安娜·芭芙洛芙娜關於愛侖美好饒趣的問題。假如他有時感到愛侖，他便是想到她的美麗，和她在社會上非常的沉默莊重的安靜本領。

姑母在自己的角落裏接待這兩個年輕人，但似乎她希望隱藏她對於愛侖的愛慕，却更希望表現對於安娜·芭芙洛芙娜的恐懼。她看着她的姪女，好像是問，她該如何接待他們。離開他們的時候，安娜·

芭芙洛芙娜又用手指觸動彼挨爾的袖子說：

「我希望你不要再說在我這里是無趣的了」，她並且看了看愛侖。

愛侖帶着那樣的神情笑着，好像是說她不承認會有這種可能，就是誰能看見了她面不動心。姑母咳

嚙，嚥下口液，用法文說她在歡喜看見愛命；然後她用同樣的面情向彼挨爾表示圓融的歡迎之意。在無趣而斷續的談話中途，愛命看彼挨爾，並用她向一切人們所有的那種鮮明的巧情的笑容向着他笑。彼挨爾是那樣習慣了這種笑容，她對他所表現的意義是那麼少，他對她毫不注意。這時姑母說到彼挨爾的亡父湖素讓夫伯爵所有的鼻烟壺的收藏，並出示自己的鼻烟壺。愛命郡主要求看一看畫在鼻烟壺上姑母丈夫的像。

「這也許是維奈斯的作品」，彼挨爾指這個有名的小畫像而言，他彎腰向桌子取鼻烟壺，並聽着別的桌上的談話。他站起，想走過去，但姑母從她身後愛命的頭上直接遞給他。愛命向前彎腰談話，並帶笑臉頰。她一向在夜會裏時相似，穿着時髦的前後領開得極低的衣服。她的上半身，對於彼挨爾總好像是大理石的，離他的眼睛是那麼近，他的近視的眼睛不自覺地辨別出她肩膀和頸子的活的美，並且離他的嘴唇是那麼近，他只要微微前彎，便可以吻到她。他感覺到她身體的溫暖，聞到香氣，聽到她動作時的胸衣聲。他沒有看見她的大理石的美麗和她的衣服合成一個整體，他看見並覺得她的只被衣服所遮蔽的身體的全部美麗，並且一旦看見了這個，他便不能有別的看法，正如同我們不能夠回到一度被說明的錯覺。

「所以你到現在還未注意到我是多麼美嗎？」好像愛命這麼說。「你沒有注意到我是女子嗎？是的，我是女子，我可以屬於任何人，『有你有你』，她的目光這麼說。在這個時候彼挨爾覺得愛命不僅能夠而

且應該做他的夫人，這不能不如此。

他此刻是那麼確定地知道這個，正如同他戴了婚冠站在她旁邊時所知道的。此事將如何？何時？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這是不是好的（他甚至覺得因為某種原因這是不好的），但他知道，這事將如此。

彼挨爾垂下眼睛，又抬起眼睛，重新審察着她周圍一個遙遠而陌生的美人，如同從前每天看見她時那樣；但他做不到這件事。他不能，正如一個人，先前在霧中看草葉，把牠當作樹，現在看見了草，不能重新把牠看作樹。她是極度地靠近他。她已經對他有了魔力。在他與她之間，除了他自己意志的阻障，沒有任何阻障。

「好，我讓你留在你的小角落裏。我看到你在那里很好」。安娜·芭芙洛芙娜的聲音說。

於是彼挨爾恐懼地想着他是否做了什麼可責備的事，紅着臉，環顧四周。他似乎覺得別人都和他一樣地知道他心中所發生的事。

過了一會兒，當他走近大團體時，安娜·芭芙洛芙娜向他說。

「聽說你在修理你在彼得堡的宅第」。

（這是事實：建築師向他說這是必要的，而彼挨爾，自己不知何故，便委派他在彼得堡的大房子

「這很好，但不要離開賽西利郡王家。有郡王這樣的朋友是很好的。」她說，向賽西利郡王笑。「我知道一點兒事情。是不是？你曉得這慶年輕。你需要別人的勸告。你不要怪或利用老太婆的權利。」她沉默，正如同婦女們一向在她們說了自己年紀的時候，沉默着等待什麼。「假使你結婚，那男是一回事了」。她將他們連合在一瞥之中。彼挨爾不看賽爾，她不看他。但她仍然那麼可怕地靠近他。

他低語了什麼，並且臉紅。

回了家，彼挨爾好久不能入睡，想着他所經過的事。他發生了什麼呢？沒有什麼。他只明白，這個女子，他從小所認識的，當別人向他說到這個美人變命時，他無心地說道：「是，漂亮」——他明白，這個女子可以屬於他。

「但她愚蠢，我向自己說過，她愚蠢」，他想。「在她所引起的我的情緒之中，有什麼醜惡的東西，有什麼不法的東西，我聽說她的弟兄阿那托爾愛她，她也愛他，並且有了全部的故事，因此他們送走了阿那托爾。她的弟兄依包理特……她的父親——賽西利郡王……這不好」，他想，正當他如是思索的時候（這些思索沒有完結），他發現自己在笑，並且覺得另一串思索從第一串中浮起，他想到她的卑微，同時又注意到她會成爲他的妻室，她能夠愛他，她能夠變得完全不同，以及他所想的所聽的關於她的一切會許是不確實的。他又把這看作賽西利郡王的女兒，却看見她的只被灰色衣服遮蓋的全部身體。「但不，爲什麼從前我不發生這種思想」？他又向自己說，這是不可能的；在這個婚姻中有什麼醜

惡的，他覺得不自然的，不光榮的地方。他想起她從前的言語，目光，以及看見他們在一起時人的語言與目光。他想起安娜·芭美洛芙娜向他說到房子時的言語與目光，想起發西利郡王及別人的上千的這種暗示，於是他發生恐怖，他是否已經讓自己被什麼東西逼迫着去做那種顯然不好的，他不該做的事情。但同時，當他向自己表現這個決心時，在他心中另一方面浮出她的意象及她的全部的女性美麗。

11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發西利郡王須用巡遊攷察四省。他爲自己謀得了這個任務，以便同時觀察他自己混亂的田莊並在兒子阿那托爾隊伍駐紮之處找到他，和他一同去見尼攷拉·安德來維支·保爾康斯基郡王，以便使他的兒子娶這個殷富老人的女兒。但在出行做這些新任務之前，發西利郡王必須和彼挨爾把事情解決，他確實近來整天在家，即是在他所寄宿的發西利郡王的家裏，在愛命面前顯得可笑、興奮、愚笨（戀愛的男子應當如此），但仍然未求婚。

『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這件事該有一個結束』，發西利郡王一天早晨帶着憂悵的嘆息向自己說，意識到彼挨爾是那麼蒙他的恩（好，基督保佑他）！對於這件事却做得很不好。『年幼…………輕浮…………好，上帝保佑他』，發西利郡王想，滿意地感覺自己的仁慈：『但這事該有一個結束。後天是達利亞（即愛命）的命名日，我要請一批客人，假如他不懂得他所應該做的事，則這還是我做的事。是的，我的

『事。我是父親！』

在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夜會之後的無眠興奮的夜晚，彼接爾決定了娶妻命是不幸，並且他應該逃避她，並走開，但在這個決定後的一個半月，彼接爾並未離開發西利郡王，並且恐怖地覺得他在別人的心目中是每天更加與她有關聯。覺得他不能恢復自己從前對她的看法，他不能離開她，覺得這是可怕的，但覺得他必須把自己的命運和她連在一起。也許他可以控制自己，但沒有一天發西利郡王家沒有夜會（很少招待客人），假使彼接爾不願破壞大家的興致，不使大家失望，他便必須出席。發西利郡王在那些稀少的居家時候，走過彼接爾身邊，抓住他的手，無心地伸頭給他吻自己剃光的打皺的腮，或說，『在明天之前，』或說，『去吃飯，不然我就不要見你了，』或說，『我為你而留下，』等等。但雖然在發西利郡王爲他而留下的時間裏（他這麼說），他却沒有向他說兩個字，彼接爾覺得自己不能令他失望。他每天向自己說一樣的話：『總之，應該了解她，給自己回答：她是什麼樣的人？我從前有錯，還是現在有錯呢？不，她不愚蠢；不，她是美麗的姑娘！』他有時向自己說，『她從來沒有在什麼地方做錯事，她從來沒有說什麼愚蠢的話。她少說話，但她所說的，總是簡單而明瞭。所以她不愚蠢。她從來不發窘，現在也不發窘，所以她不是壞女子！』他常常和她開始談論，出聲地思想，而每次她回答他時，或者是用簡短但順便說出的意見，表示她對此無興趣，或者是用沉默的笑容與目光，極具體地向彼接爾證明了她的優越。她認爲一切的談論比之這種笑容皆是廢話，她是對的。

她對於他總是帶著喜悅的、信託的、單獨對他的笑容，其中有比那裝飾她面孔的尋常笑容更重要。東西。彼挨爾知道大家只等待他最後說一個字，跨過某一條界線，並且他知道他遲早要跨過這條界線；但想到了這個可怕的步驟，便有某種不可解的恐怖抓住他。在這一兩個半月之間，他覺得自己更深入了這個令他懼怕的深淵，在這個時期之中，彼挨爾向自己說了上千次：「但這有什麼意思？需要決斷！難道我沒有決斷嗎？」他希望決斷，但恐怖地覺得，在這個事件中，他沒有了他知道自己所具有的，且確實有過的那種決斷。彼挨爾屬於這一類的人，他們只在覺得自己十分純潔時，才有力量。自從那天他在安娜·芭芙洛芙娜家看鼻烟壺時所感覺到的那種欲望支配了他以來，對於這種衝動的無意識的罪惡感覺，毀壞了他的決斷。

在愛命的命名日，賽西利都王家裏，照那如說，有最親近的小團體吃夜飯，即是親戚與朋友。所有的這些親戚和朋友都不能不覺得在這天要決定這命名日者的命運。客人坐下了吃飯。庫拉根那如，肥胖的、一度美麗的、莊嚴的婦人，坐在女主人的位子上。在她的兩邊坐了最光榮的客人——一位老將軍和他的夫人，安娜·芭芙洛芙娜。涉來爾；在桌端坐着較年輕的，次要的客人，在那裏還坐着家裏的人，彼挨爾和愛命，——並坐着。賽西利都王不吃；他繞着桌子轉動，在愉快的心情中，有時坐近這個客人，有時坐近那個客人。他向每個人說話不費心的悅意的話，只除了彼挨爾和愛命，好像他未注意到他們在場。賽西利都王提過了大家的精神。蠟燭明亮地點着，銀器和玻璃器，婦女們首飾及肩章上的金銀都發

光；穿紅衣的侍僕們亦舉手四周走動；可聞食刀、玻璃杯、碟子聲，及桌旁幾處談話的與音樂。可寫聯到年老的御前侍臣在桌端向年老的男爵夫人說他對於她的熱烈愛惜，和她的笑聲，在另一端——談到某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的失敗。在桌子當中，發西利郡王把聽話者集中在他四周。他在嘴唇上帶着諧趣的笑容，向婦女們說到最近——星期三——的纏綿會議，在會議中塞爾蓋·庫倚米支·維亞倚密齊諾夫，新任彼得堡軍務總督——接到並宣讀亞歷山大·巴夫諾維支皇帝自軍中寄來的當時有名的諭旨，在諭旨裏，皇帝向塞爾蓋·庫倚米支說，他接到各方面關於人民精忠的報告，而彼得堡的報告尤使他悅意，並說他驕傲自己已有做這種國民的首領的光榮，並且他力圖對得起他們。這道諭旨開頭的話是：「塞爾蓋·庫倚米支！從各方面傳來消息」云云。

「所以這個諭旨不外『塞爾蓋·庫倚米支』嗎？」一個婦人問。

「是，是，一點也不外，」發西利郡王笑着回答。「『塞爾蓋·庫倚米支……從各方面。』」從各方面，塞爾蓋·庫倚米支……「可憐的維亞倚米齊諾夫不能再向下念了。他幾次重行念信，但剛剛念出『塞爾蓋，』……啜泣……「庫……倚米……支……」——眼淚……於是『從各方面』被泣咽壓下，他不能再向下念。又是手帕，又是『塞爾蓋·庫倚米支，』『從各方面，』於是眼淚……所以我們請了別人宣讀。」

「庫倚米支……從各方面……眼淚……」有人帶笑複述。

「不要頑皮，」安娜·芭芙洛芙娜說，在桌子另一端用手指威脅，「我們的雜亞倚米齊諾夫是那麽勇敢卓越的人」。

大家很高興笑，在桌子的上端，似乎大家都愉快，並處在各種興奮心情中；只有彼挨爾和愛命沉默着，幾乎是在桌子下端併排而坐；在兩人的臉上壓制着鮮明的笑容，這與塞爾蓋·庫倚米支無關，——而是對於自己情緒的羞赧笑容。無論別人是怎麼說話、發笑、談諧，無論他們怎麼有胃口地吃來因酒、蜂蜜、及冰食，無論他們怎麼避免看見這一對男女，無論他們怎麼顯得對她不關心，不注意，但由於某種原因，由於偶而看他們的目光，令人覺得，關於塞爾蓋·庫倚米支的趣聞，以及笑聲，菜肴，——一切都是虛偽的，而這整個團體的全都注意只集中在這一對男女的身上——彼挨爾與愛命。發西利郡王表演了塞爾蓋·庫倚米支的啜泣，同時却避免看見女兒；而當他發笑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說：「那末，那末，一切都好；今天一切要決定了。」安娜·芭芙洛芙娜爲了「我們的好雜亞倚米齊諾夫」而向他威脅，在她於此時一瞥彼挨爾的眼睛裏，發西利郡王注意到她祝賀他的將來的女婿，和他女兒的幸福。老妮妃帶着慈憫的嘆息向隣坐的婦人敬酒，並忿忿地看女兒，好像這一聲嘆息是說：「是的，現在我同你一點關係沒有了，但是吃甜酒吧，我親愛的；現在是年輕人無禮、刺激、快樂的時候。」「我所說的一切是多麼愚蠢呵，好像地令我生興趣，」外交家看着愛人們快樂的臉，「這才是幸福！」

在那此雜亞倚米齊諾夫的、瑣屑微小的、人爲的興趣之中，獲生了美麗、健康、年輕男女互相傾慕的

單純情緒。這種情緒，壓倒了一切，並高懸在他們一切人等的談話之上。笑語是不愉快的，新陳是無趣的，而鬧熱顯然是做作的。不僅他們，而且在桌旁侍候的僕役們，都似乎感覺到相同的心情，而看着美人愛命和她的鮮明的臉。看着彼挨爾爾紅、胖大、快樂不安的臉，竟忘記侍候的秩序。似乎燭光只集中在這兩個快樂的臉上。

彼挨爾覺得他是全體的中心，這個地位使他又樂又窘。他好像一個人潛心注意在什麼事情上。他不聰明瞭地看見、明白、或聽見任何東西。只偶而在他心中意外地閃出不連續的思想和現實生活的印象。

「一切是這樣完結了！」他想。「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這麼迅速？現在我知道，不是爲她一個人，不是爲我一個人，而是爲了所有的人，這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他們都這麼期待這個，那麼相信，還是會發生的，而我不能，不能令他們失望。但這事情如何？不知道；但是，要有的，是不可更變的！」彼挨爾想，看着那一對閃爍於他眼前的肩膀。

有時，他忽然感覺到某種羞澀。他覺得不自在：他一個人吸引了全體的注意，他在別人目光中是幸福的人，他帶着巴黎式的醜臉兒，要佔有愛命。「但，確實，這事情總是如此的，必須如此的，」他安慰自己。「但我對於這件事應該怎麼辦呢？這是何時開始的？我和彼西利郡王一同從莫斯科到此。此外沒有別的了。後來爲什麼不住在他家呢？後來，我和她玩牌，拾起她的提袋，和她坐車出去。這是何時開始的，這一切是何時發生的？」他在這，靠近她坐着如同她的情人；聽見、看見、感覺到她的接近，

她的呼吸，她的動作，她的美麗。有時，他忽然覺得，不是她，而是他自己非常美麗，他們是因愛而看他，他，因為大家的驚奇而快樂，挺起胸膛，抬起頭，因自己幸福而欣喜。忽然他聽到誰的聲音，一個熟人的聲音，第二次向他說了什麼。但彼埃爾是那麼注神，未懂得他所聽說的。

「我問你，你什麼時候接到了保爾·康斯基那封信的？」發西利郡王問第三次。「你怎麼地心不在焉，我親愛的。」發西利郡王笑着，彼埃爾看到大家，大家都向他和愛命笑着。

「好，怎麼樣呢，假使你們都知道，」彼埃爾向自己說。「好，怎麼樣呢？這是真的，」他自己笑着文雅的兒童般的笑容，愛命也笑。

「你什麼時候接到的？從奧爾辛茲寄的嗎？」發西利郡王重說，他似乎爲了解決爭端，需要知道這個。

「他們能夠說出並想到這種瑣事嗎？」彼埃爾想。

「是的，從奧爾辛茲寄的，」他嘆氣回答。

飯後彼埃爾領着他的女伴跟着別人進了客室。客人們開始離散，有幾個人未向愛命道別便走了。好像是不願使她離開沉重的事務，有幾個人走來留一會兒，便迅速離開，拒絕她送出。外交官憂悵地沉默着，走出客廳。他覺得他的外交事業，比之彼埃爾的幸福，乃是虛榮。老將軍當他的夫人向他問到腿部情形時，向她忿怒地咆哮。「這樣的老傻瓜」，他想。「你看愛命·發西利萊美娜到五十歲還是美人。」

「似乎我可以賀你，」安娜·芭芙洛芙娜向那王低語並熱情地吻她。「假使不是頭痛，我便留在這裏。」那妃未作回答；她對女兒幸福的妒嫉使她苦惱。

彼挨爾在客人離散時，獨自和愛命在他們所坐的小客廳裏留了好久。在以前一個半月之間，他常常獨自和愛命留在一處，但從未向她說到愛情。現在他覺得這是必須的，但他不能決定走這最後的一步。他覺得羞，他似乎覺得在這裏，在愛命的身邊，他是處在別人的地位上。「這種幸福不是爲你的，」有一種內心的聲音向他說。「這種幸福是爲那些人的，他們沒有你所有的東西。」但他必須說點什麼，於是他說話。他問她是否滿意今晚的夜會。她和平常一樣，帶着特有的單純回答說，今天的命名日是她最快樂的命名日之一。

最親近的親戚中還有人留着。他們坐在大客廳裏。發西利那王用懶懶的腳步走近彼挨爾。彼挨爾立起，並說時間已經很遲了。發西利那王駭異地疑問地看他，似乎他所說的是那麼奇怪，還是不能聽得到的。但，之後，殿裏的表情改變了，發西利那王向下拉彼挨爾的手臂，使他坐下，並和藹地說着。

「好嗎，遼利亞？」他立刻用無心的、習慣的、溫柔的語氣向女兒說，這語氣是從小即愛自己小孩的們父母所用的，而發西利那王用這種語氣只是模仿別的父母們。於是他又轉向彼挨爾。

「塞爾蓋·庫倫米支，從各方面，」他說，解着背心的最上的扣子。

彼挨爾笑着，但他的笑容顯得含糊，不是塞爾蓋·庫倫米支的舉動現在使發西利那王發生興趣；

而發西利郡王也明白，彼挨爾懂得這一點。發西利郡王忽然咕噓了什麼，就走去。彼挨爾似乎覺得甚至發西利郡王也失措了。這個年老的，有社會地位的人的失措樣子感動了彼挨爾；他願願愛命——而她，似乎也失措，並用她的目光說：「怎麼，這是你自己的錯。」「我必定不可避免地越過界線，但我不能，我不能，」彼挨爾想，於是又說到不相干的事，說到塞爾蓋·庫倫米支，問到這個惡事的要點何在，因為他不曾聽到。愛倫笑着說她也不知道。

當發西利郡王進客廳時，郡妃低聲地同老婦人談着彼挨爾。

「當然，這是極美好的一對兒，但幸福，我親愛的——」

「婚姻是天定的，」老婦人回答。

發西利郡王，好像未聽到婦人說話，走到遠處的角落裏，坐在沙發上。他閉了眼睛，好像打盹。他的頭下垂，於是他提起精神。

「阿麗娜，」他向夫人說，「去看看他們在做什麼。」

郡妃走到門前，帶着嚴重的，不關心的神情走進門，向客廳看。彼挨爾和愛倫還仍然坐着在談話。

「還是那樣，」她回答了丈夫。

發西利郡王皺眉，把頭歪向一邊，他的腮鼓出了他特有的、不悅的、粗魯的表情；他振作精神，立起，將頭向後仰，用堅決的腳步，經過婦女們，走進小客室。他快步地、喜悅地走近彼挨爾。郡王的

酸是那麼非常地酸澀，以致彼挨爾看見了便惡惡地立起。

「謝謝上帝！」他說。「內人向我說了一切！」他一手抱彼挨爾，一手抱女兒。我親愛的達利亞！我很，很歡喜。」他隨聲有打戰，「我愛你的父親……她要成爲你的好夫人……上帝保佑你……」

他擁抱女兒，又接過彼挨爾，並用長者的嘴唇吻他。淚水匯成潮了他的眼睛。

「那兒，到這裏來，」他喊叫。

那兒走來，也淌眼淚。老婦人也用手帕拭眼淚。他們吻彼挨爾，他吻了美麗的愛命的孀好幾次。過了一會兒，他們又被單獨留下了。

「這一切都是應該如此的，不能有別個看見的，」彼挨爾想，「所以無須問，這是否壞。好，因爲他確定了，沒有從前惱人的懷疑。」彼挨爾沉默地抓住他的許婚女的手，看看他的愛麗的起伏的胸脯。

「愛命」，他出聲又停止。

「在這種情形下他們要說些特別的話，」他想，但他一點也想不到他們在這種情形下所正要說的。他看她的臉。她更靠近他。她的臉紅赤。

「啊，去掉這些……這些……」她指他的眼鏡。

彼挨爾去掉了眼鏡，他的眼睛，在通常人們下眼鏡時所有的眼光異常之外，還顯得奇怪與懷疑。他想

低頭吻她的手；但她帶着頭部逸進而粗魯的動作靠近他的嘴唇，並用自己的嘴唇吻她時。她臉上發紅的、不悅的、慌亂的表情驚動了彼埃爾。

「現在已經太遲了，一切都完結了；但我愛她，」彼埃爾想。

「我愛你！」他說，想起在這種情形下所必須說的；但這句話說得那麼可憐，以致他自己覺得羞。

一個半月之後，他結婚了，並如人們所說的，成了美涅夫人與數百萬家業的幸運的占有者，住在新修裡的別墅魏夫伯爵在彼得堡的大房子里。

二

尼考拉·安德來維支·保爾遜男基老郡主在一八〇五年十二月接到愛西利郡主函信，向他通知他要同兒子一道來拜訪。」「我出外考察，當然，要拜訪你，我深敬的恩人，對於我一百裡路不能算是難道，」他這麼寫，「我的阿那基爾伴我上路，他去從軍；我希望你准許他親自向妳表示深敬的敬意，這是他和他父親一樣對你所感懷的。」

「那末無須把瑪麗帶出去了；求婚者自己到我們這里來了，」嬌小的那妃聽到這話不安心地說。

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主皺眉，未說什麼。

在接信後兩星期，某天晚上，發西利郡王的僕人先到，第二天，他自己和兒子來到。

老保爾康斯基一向對於發西利郡王的性格沒有好感，近來更甚，因為發西利郡王在新皇朝巴弗爾及亞歷山大之下達到崇高的地位與榮祿。現在由於這封信和嬌小郡妃的暗示，他明白了他是爲了什麼，而對於發西利郡王的壞感在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王的心中成了惡意的輕視。他說到他的時候總是喚鼻子。在發西利郡王來到的那天，尼考拉·安德來維支是特別不高興，並且有脾氣。或者是因為發西利郡王來此，他有脾氣，或者是因為他有脾氣而特別不高興發西利到此；但總之，他是有脾氣，齊杭早晨就勸建築師不要帶報告去見郡王。

「你聽，怎麼在走，」齊杭說，「建築師注意郡王的足音。」用腳跟在走……那末我們知道……」

但，和尋常一樣，在早晨九點鐘，郡王穿了貂皮領的天鵝絨外衣，戴了貂皮帽，出門散步。頭天晚上落了雪。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王常去花房的路徑已掃除，在被掃的雪上可見帶跡，有一把鑿鉋在路旁脆弱的雪堆上。郡王皺着眉，沉默着，走過花房，下房，及廂房。

「雪車可以走過嗎？」他問伴他進屋的、可敬的、面貌和態度類似主人的管家。

「雪深，大人。我已經叫人掃除了大道。」

郡王點頭，走到階台。「謝謝你，我主，」管家想，「暴風雨過去了！」

「車子不容易起過，大人，」管家又說。「聽說，大人，有一個大臣要來見大人？」

郡王轉向管家，用驚惶的眼睛看着他。

「什麼？大臣？離命令你的？」他用尖銳的、殘忍的聲音說。「你們不替郡王我的女兒掃路，却替大臣掃！我沒有大臣們！」

「大人，我以爲……」

「你以爲！」郡王咆哮，他說話更快更不連貫。「你以爲……強盜們！惡棍們……我要教你以爲，」於是舉起手杖，向阿爾巴退支揮去，假如不是管家不自覺地躲開這一擊，便打上他了。「以爲……惡棍們……」他急促地叫着。但雖然阿爾巴退支，自己因爲大胆——躲開打擊——而驚恐着，走近郡王，在他面前恭順垂着光頭，或者也許正因此，郡王叫着：「惡棍們……把路塞起來……」却不再舉起手杖，跑回房間。

在餐前，郡主和部銳昂小姐知道了郡王有脾氣，站着等候他：部銳昂小姐發光的臉似乎說：「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是和平常一樣，」而瑪麗亞郡主——蒼白、驚懼、眼睛下垂。使瑪麗亞郡主更覺癡苦的，是她知道在這種情形下，應該做她和部銳昂小姐一樣，但她不能這麼做。她覺得：「我要做得那樣，好像沒有注意到，他硬要以爲我對於他沒有同情；我要顯得我也苦惱，有脾氣，他硬要說（這是常有的）『我發氣了』，云云。」

郡主看了看女兒恐懼而臉，嗅鼻子。

「廢物！」或「呆瓜！」……」他說著。

「她不在這屋！他們已經向他說了，」他想到嬌小的書紀，她不在做廢棄。

「那妃在哪裏？」他問。「藏起來了嗎？……」

「聽不清楚，」部銳昂小姐愉快地笑著說，「她沒有出房。在她的房中，這是自然的」。

「哼！哼！嘿！嘿！」郡主說坐到桌前。

他覺得樣子不乾淨；他指示了汗點，把碟子拋去。齊梳接住，遞給廚子，嬌小那妃不是不舒服；但她是那麼不可測地害怕郡主，聽到他有脾氣，她便決定了不出房。

「我因為小孩子害怕，」她向部銳昂小姐說，「天曉得，懼怖將產生什麼結果」。

總之，嬌小那妃住在董山，不斷地對老郡主懷著恐怖與厭惡情緒，這是她不意識到的，因為恐懼是那股力量，使她不能感覺到這個。在郡主方面也有同樣的厭惡，但她被輕視壓倒了。那妃在董山住慣，特別喜愛部銳昂小姐，和她整天相處，請她在自己房中過夜，常常同她說到公公，並批評他。

「有客人要到我們這裏來了，郡主，」部銳昂小姐說，用紅薄的手打開白袋巾。「摩拉根郡王大人和他的公子，我聽說？」她探問地說。

「哼，這個大人是一個後輩小子；我送他進了大學，」郡主憤怒地說。「他兒子來爲什麼，我不能明白。荊薩維塔。卡爾洛芙娜那妃和瑪麗亞郡主也許知道；我不知道，他爲什麼把他的兒子帶到這裏來

。我不需要他」。他看着面色發紅的女兒。

「不好過，是嗎？是怕阿爾巴退支這個題材今天所說的那個大臣嗎？」

「不，爸爸。」

那條小娘的談話題目未得成功，她不再提起，她說到花房，新開的花的美麗，於是郡王在湯後變得和平了。

他從後去見媳婦。嬌小郡妃坐在小桌子旁和女僕瑪莎在談話。她看見了公公，臉色發白。

嬌小郡妃大大改變了。她現在變得醜而不美，腮下垂，嘴唇掀起，眼睛下陷。

「是荷，一種沉重」。她回答了公公問她覺得如何的問題。

「你不需要什麼嗎？」

「不，謝謝，爸爸。」

「那末，好，好」。

他出去，走向客室。阿爾巴還支煙頭站在客室裏。

「此煙起來了嗎？」

「是了，大人；爲了上落。想我一次過煙。」

郡王打斷他，並笑着不自然的笑聲。

「噫，好，好」。他伸手給阿爾巴退支吻過，走進書房。

晚上發西利郡王來到。車夫們和僕人們去迎接他，酥酥著，在有意鋪了雪的階徑上把他的馬車和雪車輪到廳房。

發西利郡王及阿那托爾替他至各臥室及間，阿那托爾脫了外衣，手叉著腰，坐在桌前，他笑着，固定地無心地把他向美麗大眼睛看着桌子角。他把自己的全部生活看作不間斷的娛樂，這是什麼人爲了某種原故而應份爲他佈置的。現在他用同樣的態度看這次對於怪癖老人及富而醜的女繼承人的拜訪。這一切，照他的預料，會許是很好的，有趣的。「假使她很富貴，爲什麼不結婚呢？這決不礙事」，阿那托爾想。

他刮了臉，用他所慣有的細心與優美姿勢洒了香水，並帶着天生的，善意而勝利的表情，高抬着美麗的頭，走進房去看父親。發西利郡王身邊有兩個侍僕忙著替他在穿衣；他自己活潑地環顧四周，愉快地向進來的兒子點頭，似乎他說：「這樣，我正需要你這樣！」

「不，不是笑話，爸爸，她很醜嗎？啊？」他用法文說，好像是要繼續在途中談過不止一次的問題。

「夠了。廢話！要點是——努力對老郡王顯得恭敬而敏捷」。

「假使他要說氣話，我就走開，」阿那托爾說。「我不願意受這種老頭兒們。啊？」

「記住，對於你是一切都決定在此。」

這時候在婦女們當中不僅知道了大臣和他兒子到此，而且兩人的外表也詳細地形容了。瑪麗亞郡主獨自坐在房間裏，企圖壓制內心激動而無結果。

「爲什麼他們寫信，爲什麼莉薩向我說到這事？但這是不可能的！」她看着鏡子，向自己說。「我怎麼進客廳裏？即使他甚至滿意我，我也不能現在和他在一起」。想到她父親目光，她覺得恐怖。

嬌小郡主及部鐵昂小姐已從女僕瑪莎聽到必要的消息，她說到大臣的兒子是多麼紅潤的、黑眉的美男子，說到他的父親如何費力地上樓梯，而他如同鷹子，一步三級，跑在他身後。接到了這些消息，嬌小郡主和部鐵昂小姐便來到郡主住的房，她們生動談話的聲音在走廊上便已聽見。

「他們已經來了，瑪麗，你知道嗎？」嬌小郡主說，搖擺着她的肚子，沉重地坐到安樂椅上。她未穿早晨所穿的外衣，却穿了一件最好的衣服；她的頭髮會仔細修飾，她的臉上有興奮表情，但沒有遮蓋她的瘦弱的，慘白的面容。穿了她在彼得堡交際場所常穿的衣服，更顯出她變得很醜。在部鐵昂小姐身上也不覺地顯出衣服的某種效果，她在她美麗的、新鮮的臉上增加了更多的動人處。

「那末，你就照你這個樣子嗎，親愛的郡主？」她說。「他們就會來報告紳士們在客室裏；我們就要下樓了，你却一點也不注意到粧扮！」

嬌小郡主從椅上站起，拚命喚女僕，並且匆忙地愉快地着手考慮瑪麗亞郡主應穿的衣服，並執行她

的放處。瑪麗亞郡主覺得自己的尊嚴受到侵犯，因為向她求婚者的來臨使她興奮，而更使她覺得受屈的，是她的那個友伴也不以為她是可以不這樣興奮的。向她們說，她是如何為她自己為她們覺得羞，這便是洩露了自己的興奮；此外，若拒絕她們的提議，不穿衣服，將引起不斷的嘲笑與堅持。她臉發紅，美麗的眼睛沒有了光彩，她臉上佈了紅塊，並且帶着那種醜陋的、她臉上最常有、犧牲者的表情，她順從了那為昂小軍和莉薩的主張。兩個女子十分誠意地關心着，要使她美麗。她是那麼醜，她們沒有一個人想到和莉薩爭；因此她們十分誠意地替她打扮，她們帶着那種單純的、固執的、女性的信念，以為衣服可以挽回孔麗麗。

「不，麗麗，我親愛的，這件衣裳不好，」莉薩說，遠遠地斜視郡主。「叫人去拿你的栗色天鵝絨的衣裳。麗麗啊，你看，也許一生的命運決定在此。但這個太鮮明了，不好，不，不好！」

不是衣服不好，而是郡主的臉和全身，但那鏡昂小姐和嬌小那妃不覺得這一點；她們都覺得，假使在向上梳的頭髮上放一條藍色絲帶，把藍色頭巾從棕色衣服上垂下來，等等，則一切都好了。她們忘記了驚慌，臉和身體不能改變，因此，無論她們怎樣改變這個面孔的外廓和修飾，這個面孔仍然是可憐而醜陋。瑪麗亞郡主連續地服從了兩三次的修改，然後，當她的頭髮已向上梳（這種梳粧完全改變了並加飾了她的臉），穿上了藍頭巾和美麗的天鵝絨衣服時，嬌小那妃在她身旁繞過兩次，用小手順理這裏的衣褶，赫下那裏的頭巾，並且歪着頭，時而從這邊，時而從那邊看她。

「不行，並不行」，她堅決地說，伸開雙臂。「不行，瑪麗，這確實不適合你。我最愛你穿灰色的便服。不，請你替我發這事。卡洽」，她向女僕說，「把銀灰色的衣裳拿來給郡主，你看，這就夠小姐，我來怎樣佈置」。她帶着蘇爾爾喜悅的預言的笑容說。但當卡洽取來所需要的衣服時，瑪麗亞郡主仍儘量的頭坐在鏡前，看着自己的臉，在鏡中她看見她的眼睛裏有淚，她的嘴打顫，準備哭泣。

「來，瑪麗亞郡主」，部鏡站小姐說，「再稍微努點力」。

瑪麗亞郡主，拿了女僕手中的衣服，走近瑪麗亞郡主。

「不，現在我們要做得簡單，可愛，」她說。

她帶着部鏡站小姐的語聲，及卡洽的笑聲，合成愉快的喋喋聲，有如烏雀的啾啾。

「不，讓我吧。」郡主說，她的聲音說得那麼嚴肅而苦痛，而致烏雀的啾啾立刻停止。她們看着充滿着思想的美麗的大眼睛明亮而驚異地看她們，於是明白了堅持是無用的，甚至是殘忍的。

「至少不要我頭髮的樣子」，嬌小姐說。「我向你說過」，她謹慎地向着部鏡站小姐說，「瑪麗亞的面孔是屬於這種人的，她們一點不適應這種蓬鬆，一點也不，一點也不。請你換一換吧。」

「讓我吧，讓我吧，這一切對我都是一樣，」不能約制眼淚的聲音回答着。

部鏡站小姐和嬌小姐不得不自己承認，瑪麗亞郡主打扮是很醜的，比平常更不如；但已經太遲了。她用那樣的表情看着她們，她們知道，這是思想與悲傷的表情。這種表情未引起她們對於瑪麗亞郡主前

恐懼（她不會引起任何人這種情緒）。但她們知道，當她臉上顯出這種表情時，她便沉默，而她的決心不可動搖。

「你要換一下，是嗎？」莉薩說，而當瑪麗亞郡主不作回答時，莉薩走出了房。

瑪麗亞郡主只賤下獨自一人。她未滿足莉薩的希望，並且不僅不改變髮辮，而且也不向鏡子裏看自己。她無力地垂眼垂手，沉默地坐著思索。她想像到丈夫，一個男子，一個有力的、優勢的、不可思議地動人的人物，他將忽然把她帶進他自己的、全然不同的、快樂的世界。自己的小孩，好像她在奶媽的女兒那里昨天所見的，那個小孩，她想像著在自己的胸口。丈夫站著，並溫柔地看她和小孩。「但不，這是不可能的：我太醜了」，她想。

「請吃茶。郡主馬上就要出來」，女僕聲音在門外說。

她發覺了，並懼怕她所想的事。在下樓之前，她立起，走進祈禱室，看著被燈光照亮的救主大聖像的黑線條，捧手在聖像前站了幾分鐘。瑪麗亞郡主心中有善愷的懷疑。她能有愛情的喜悅，對於男子的塵世愛情嗎？在結婚的臆想中，瑪麗亞郡主幻想到家庭幸福和小孩，但她主要的、最有力、最秘密的幻像是人世愛情。這情緒愈強烈，她愈想隱瞞別人，甚至自己。「我的上帝」，她說，「我怎麼樣在自己心中壓下這些魔鬼的念頭呢？我怎麼永久地拒絕惡劣的臆想，而安靜地執行你的意志呢？」她還未說出這個問題，上帝已跪在她自己的心中回答她道：「不要爲自己希求任何東西；不要貪圖，不要激動，不

要欣羨。人類的將來和你的命運應該是你不知道的；但要生活，以便對一切有所準備。假使上帝要在婚姻的責任上試驗你，你便準備執行他的意志」。帶着這種安慰的思想（但仍然希望實現自己禁止的塵世幻想），瑪麗亞郡主嘆了口氣，劃了十字，走下樓，想不到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髮辮，也不想到她要如何地走進去，並說什麼。這一切比之上帝的法定，能夠有什麼意思呢？沒有上帝的意志，人頭上不會落一根頭髮。

四

當瑪麗亞郡主進房時，發西利郡主已經和他的兒子在客廳裏和嬌小郡妃及部銳邦小姐交談。當她陪着脚眼，用沉重的步子走進房時，男子們及部銳邦小姐立起，嬌小郡妃，把她摺給男子們說：「這是瑪麗！」瑪麗亞郡主看見了大家，並且詳細地看見了。她看見：發西利郡主的臉，在見到郡主時，俄頃之間變爲嚴肅，並立刻帶笑；嬌小郡妃的臉，好奇地在客人們臉上，注意瑪麗使他們所生的印象。她也看見部銳邦小姐和她的緞帶，美臉，以及從未有過的、注視他的、興奮目光；但她不能看見他，當她進房時，她只看見什麼大的、鮮明的、美麗的東西向她移動。最先發西利郡主走近她，她吻了俯在她手上的光頭，並且回答了她的話，相反地，她記得他很清楚。然後阿那托爾走近她。她仍然未看見他。她只感覺到一隻柔軟的手緊握她的手，她接觸到白額，在額上是酒燻香水的、美麗的、金髮。當她看見他的時

候，他的美腿驚動了她。阿那托爾把右手的大拇指放在制服的扣着的鈕子上，有向前挺起的胸腹，脊背向後曲着，他擺着一隻後伸的腿，頭微垂，沉默着，愉快地看郡主，顯然完全沒有想到她。阿那托爾不做聲，不伶俐，說話不流利，但在另一方面，他有爲社會所看重的本領——鎮靜和決不改變的信心。一個無自信的人，在初相識的時候沉默着，並表示意識到這種沉默的不合宜，並希望找點話說。結果是不好的；但阿那托爾沉默，穩穩，愉快地注意郡主的髮鞋。顯然是他能夠那麼安靜地沉默很久。」假使有誰覺得這種沉默不舒服，那麼你就說話，但我却不想說」，似乎他的面色還度說，此外，在阿那托爾對於婦女的態度中還有那種神情，他比一切更能引起婦女的好奇、恐懼、甚或愛念——就是對於自己優越的驕傲神情。似乎他的態度向他們說：「我知道你們，我知道，但爲什麼要和你們麻煩呢？你們已經是喜悅了！」也許他遇見婦女們不遺餘想（他大概是不想的，因爲他通常很少思索），但他的神情和態度是那樣的。郡主感覺到這一個，好像她希望向他說，她不敢想到引他注意，她轉向老郡主。談話是普通的，生動的，這是由於嬌小郡妃的音聲，和在白曲上舉動的、有毫毛的嘴唇。她用那種說笑話的談吐對答登西利郡主，這種談吐是多言的、愉快的人們所常用的，牠的要點是假定：在一個人自己與被如此對待的人之間，有某種久已存在的笑話和愉快的、一部分不公開的、有趣的回憶，而其實並沒有這種回憶，正如同在嬌小郡妃與登西利郡主之間沒有這種回憶。登西利郡主樂意地湊合了這種語氣；嬌小郡妃把她所讚乎不認識的阿那托爾也引入這種從未有過的可笑的偶然事件之回憶中。那錢塔小姐也參加了這種普通的回

憶，甚至瑪麗亞郡主也滿意地覺得自己牽入了這種愉快的回憶。

「那末，至少，我們現在要充分請教你們了，親愛的郡王，嬌小郡妃向發西利郡王說，當然是田法文，「這里不像我們在安涅特家的夜會那樣，你在那里總是跑走。你記得親愛的安涅特嗎？」

「啊，但你不要向我說到政治，像安涅特那樣！」

「我們的小茶桌呢？」

「啊，是！」

「你爲什麼總不到安涅特家去？」嬌小郡妃問安那托爾。「啊！我知道，我知道，」她眯着眼睛說，「你的哥哥依包理特向我說到你的事。啊！」她用手指威脅他。「我還知道你在巴黎的惡作劇！」

「但，他，依包理特，沒有告訴你嗎？」發西利郡王說（向着他的兒子，並抓住嬌小郡妃的手臂，好像她要跑走，而他剛好留住她），「他沒有告訴你，他自己，依包理特，怎麼爲了可愛而郡妃而犧牲嗎，她怎樣把他趕出門嗎？」

「啊！她是婦女中的珍寶，郡主！」他向郡主說。

部銳昂小姐那方面，聽人談到巴黎，便不放棄機會，也加入了這共同的回憶敘談。

她大胆地問阿那托爾離開巴黎是否很久，他是否歡喜這個城。阿那托爾極樂意地回答了法國女子，並且笑着看她，同她談到她的祖國。看見了美麗的部銳昂小姐，阿那托爾認定，在這里，在童山，將不

覺得乏味。「很不醜！」他想，看著她，「這個陪伴的小姐很不醜。我希望，當她嫁我時，帶了她一道」，她想，「這個小東西很漂亮。」

老郡王在房裏從容地穿衣服，皺著眉，並思索著他要做的。這些客人的來到使他發怒。「發西利郡王和他的兒子會我做什麼？發西利郡王是一個吹牛皮的人，腦子空虛；他的兒子應當還好，」他向自己低語。使他發怒的，是這些客人的來漢，在他心中引起了未決的、不斷壓制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老郡王總是欺騙自己。這個問題就是，他是否決定有一天要和瑪麗亞郡主分離，而把她交給一個丈夫。郡王從來不會直接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他預先知道，他要公正地回答這個問題，而「公正」所要損傷的，不僅是情感，而是他生命的可能。雖然似乎他不看重她，但沒有瑪麗亞郡主的生活，對於尼考拉·安德來羅支郡王是不堪設想的。「她為什麼要結婚呢？」他想，「當然，是不幸福的。看莉薩和安德來吧（更好的丈夫現在似乎是難找的），她果然滿意她的命運嗎？誰爲了愛情娶她呢？醜，不優雅。人爲了關係，爲了財產而娶她，老處女們不能過活嗎？更幸福！」尼考拉·安德來羅支郡王穿衣服的時候這麼想，而同時，這個向被延擱的問題需要立即解決。發西利郡王帶來他的兒子，顯然是企圖提議婚事，也許今天或明天，他將要求直接的回答。姓名，社會地位，是合適的。「那末，我不反對，」郡王向自己說，「但要他配得起她。這就是我們所要看的」。

「這就是我們要看的」，他出聲說，「這就是我們要看的」。

於是，他和平常一樣，用敏捷的步子走進客室，用眼睛迅速地看了大家，注意到嬌小郡魁衣服得更換，部鏡昂的腰帶，瑪麗亞郡主隨陋的髮髻，部鏡昂和阿那托爾的笑容，以及女兒在大家談話中的孤單。『她打扮得好像呆瓜！』他想，忿怒地看女兒。『不知羞：他不想結交她！』

她走近西利郡主。

「哦，好嗎，好嗎；我很歡喜看見你。」

「爲了親愛的朋友，七個不是繞道，」發西利郡主像平常一樣地說，迅速、自信、且親密。「這是我的第二個孩子，請你垂愛費光。」

已壽宜·安德來維支郡主看了阿那托爾。

「好孩子，好孩子！」他說，「好，來吻我」，他把腮伸給他。

阿那托爾吻了老人，好奇地十分靜靜地看他，等待着，看他是否發生如他父親所料的奇怪處。

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主坐在沙發角上他坐慣的地方，爲發西利郡主移近一張椅子，指示了椅子，開始問到政事及新聞。他似乎是注意地聽發西利郡王的話，却不斷地向瑪麗亞郡主看。

「他們已經被這達姆這樣寫信了嗎？」他重複了發西利郡主最後的話，忽然立起，走近女兒。

「你是爲了客人們打扮得這樣嗎，呵？」他說。「好，很好。你在客人面前梳新式的頭，我在客人面前向你說，以後你不許再敢沒有我的准許就換衣服」。

「這是我不對，爸爸」，嬌小那妃紅着臉插言。

「你有充分的自由」，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主說，在媳婦面前退足鞠躬，「但她用不着把自己弄醜，她是那樣醜」。他又坐到自己的地方，不再注意被他弄得落淚的女兒。

「相反的，這種髮髻很適合郡主」，愛西利郡主說。

「好，世兄，小郡主，你叫什麼」？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主向阿那托爾說，「到這裏來談談，我們認識認識」。

「現在笑話開始了」，阿那托爾惹，笑着坐近老郡主。

「好，就是這樣；我親愛的，我聽說你在國外受教育的。不像我和你父親由教會執事教導宣讀。告訴我，我親愛的，你現在在騎兵衛隊裏服役嗎」？老人問，靠近地注意地看着阿那托爾。

「不是，我調入軍隊了」，阿那托爾說，忍不住要笑。

「啊！好事情。所以，我親愛的，你想報効皇帝和祖國嗎？是戰爭的時候。這樣的好漢子應當服役，應當服役，那末，上前線嗎」？

「不是，郡王。我們的隊伍開出去了。我派了差。我派了什麼差，爸爸」？阿那托爾，向着父親發笑。

「他服務得好極了，好極了。我派了什麼差！哈哈！」尼考拉·安德來維支發笑。

於是阿那托爾笑聲更高。忽然，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鐵眉。

「好，去吧」，他向阿那托爾說。

阿那托爾笑着又走近婦女們。

「你把他們送在國外受教育嗎，發西利郡王？啊？」老郡王向發西利郡王說。

「我做了我能夠做到的；我向你說，那里的教育遠比我們的好」。

「是，現在一切不同了，一切要時新，可愛的漢子！好漢子！好，到我房裏去」。他拉了發西利郡

王手臂，領他走進書房。

發西利郡王和郡王單獨在一處，立刻向他說明了自己的願望與希望。

「爲什麼你以爲」，老郡王忿怒地說，「是我留住她，我不能捨開她！你自己想的」！他忿怒地說

。「我明天都打！只是我告訴你，我想更認識我未來的女婿。你知道我的原則：一切公開！我明天當你面問她：倘若願意，就讓他住下來。讓他住下來，我要看看」。郡王嗅鼻子。「讓她出閣，對於我都是一樣」，他用那種尖銳的聲音咆哮，這是他和兒子分別時所有的。

「我老實向你說」，發西利郡王用一個狡猾的人的藉氣說，這個人相信在透達的對談者面前無盡狡猾。「他比這好的。阿那托爾不是天才，但是純潔善良的好孩子和親戚」。

「好，好，很好，我們看吧」。

「這事決不關男性團圓在一起的事，孤寡的婦女們，這是常有的事，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王家郎三個婦女，和阿那托爾面談，說說她覺得她們的生活直到現在為止不會是生活。她們思想、感覺、觀察的力量與俄國之間都增大十倍，好像她們的生活，直到此時為止，是在黑暗之中，而忽然被新的、有充分意義的光輝照亮。」

瑪麗亞郡主完全想不到，不記得她的面孔和髮辮。這個會許做她丈夫的人的美麗開誠的臉，吸引了她全部注意。她覺得他良善、勇敢、堅決、男子氣、寬宏。她相信這個。關於未來家庭生活種種幻想不斷地跳入她的想像中。她趕出並企圖殺死她們。

「但我對他不太冷淡嗎？」瑪麗亞郡主想。「我企圖約制自己，因為在心底，我覺得自己對他已太接近；但他並不知道我對他所想的一切，並且曾許以爲我不中意他」。

於是瑪麗亞郡主企圖而不知如何親切地對新客人。

「可憐的女子！她醜得像怪！」阿那托爾想到她。

鄒鏡昂小姐也被阿那托爾的來臨引入高度興奮之中，她有另一種想法。當然，一個沒有確定社會地位，沒有親戚朋友，甚至沒有祖國的美麗女子，並不想把自己生活貢獻于侍候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王，談話聽他聽，以及做瑪麗亞郡主的友伴。鄒鏡昂小姐久已期待這種俄國郡主，他能立刻看穿她的優點，談話聽他聽的、衣着不稱的、不雅緻的郡主，愛上她，並把她帶走；而這種俄國郡主終於來到了。鄒

鏡鈴小姐有一個故事，這是她從姑母那裏聽來並由她自己編完的，她愛在自己那想像中寫著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是說一個可憐的母親（*Gr. Anna's Hero*）來到被引誘的女兒面前，責備她不結婚便嫁與男子。部鏡鈴小姐常常在她的想像中向他，引誘者，說這個故事時感得落淚。現在這個他，真正的俄國紳士，出現了。他帶走她，然後「我可憐的媽」出現，於是他娶了她。當她和他談到巴黎的時候，在那鏡鈴小姐腦裏形成了她未來的一切故事。不是計算領導了部鏡鈴小姐，（她甚至無時間想到她所愛的人），但這一切早已準備好在她心中，現在只是集合在出現的阿那托爾身旁，她希望並試行儘可能地使他歡喜。

嬌小那妃，好像老龍馬，聽到號聲，忘記自己地位，無意識地準備作習慣的嬉遊之奔騰，沒有任何潛隱的動機，或衝突，只有單純的，輕浮的愉快。

雖然阿那托爾在婦女間通常採取這樣的态度，好像一個入厭煩婦女們糾纏他，但當看到自己對於這三個婦女的影响，便感到虛榮的快意。此外，他對於美麗的、挑逗的部鏡鈴小姐，開始感到那種強烈的、野獸的情緒，這種情緒在他心中極迅速地出現，激動他去做粗獷、最大胆的行爲。

茶後，大家移到休息室，他們請郡主奏六個琴。阿那托爾在部鏡鈴小姐旁邊對着她支了兩眼，他的眼睛，笑而欣喜，看着瑪麗亞郡主。瑪麗亞郡主，帶着窘迫的欣喜而激動，感覺到他的目光注意她，心靈的鳴奏把她帶入最靈敏的詩境的世界，覺得看着她的目光，在這個世界裏，增加了更多詩意。阿那

托爾的目光，雖然是看着她，却不是對於她的，而是對於部銳昂小姐腳部的動作，這時候他用自己的腳在琴下接觸她的腳。部銳昂小姐也看着郡主，在她的美麗的眼睛裏也有瑪麗亞郡主覺得新奇的驚喜與希望之表情。

「她多麼愛我！」瑪麗亞郡主想。「現在我多麼快樂，與這樣的朋友和這樣的丈夫在一起，我將多麼快樂！他會做我的丈夫嗎？」她想，却不敢看他的臉，仍然感覺他注視在她身上的目光。

晚上，在飯後大家分散時，阿那托爾吻了郡主的手。她自己不知道她如何獲得了這大胆量，但她對直地看着靠近她的近視眼的、美麗的面孔。在郡主之後，他去吻了部銳昂小姐的手（這是無禮，但他那麼確信地，簡單地做了一切），部銳昂小姐臉紅，驚惶地看郡主。

「多麼優美」，郡主想。「難道阿美麗（部銳昂小姐的名字）以爲我會嫉妬她，不看重她對我的純潔的溫柔與忠實嗎？」她走近部銳昂小姐，熱情地吻她。阿那托爾走近嬌小郡妃的手前。

「不，不，不！你父親寫信給我說你行爲好的時候，我就給你吻我的手。之前不行。」於是，舉起手指，笑着，她走出了房。

五

大家分散了，除了阿那托爾騎上床立刻入睡外，這天晚上別人都沒人有人睡。

「他真能夠做我的丈夫嗎，他這個陌生的、美麗的、仁慈的男子；主要的——仁慈，瑪麗亞郡主想，而她從未有過的恐懼在她心中發生了。她怕癡癩；她似乎覺得有誰站在屏風後邊，在黑暗的角落裏。這鬼話便是他——魔鬼，而他是——那個有白額頭、黑眉毛、紅脣的男子。」

她擦鈴喚來女僕，要她睡在自己的房裏。

部錦昂小姐這天晚上在冬季的花園裏徘徊了很久，空等候着什麼人，有時向誰笑着，有時因為想像中「可憐的母親」責備她墮落的話而感動得下淚。

嬌小郡妃向女僕抱怨說床不好。她不能入睡，又不能俯臥，一切姿勢都沉重而不自在。她的肚子擾亂她。她這天晚上比平常更擾亂她，因為今天阿那托爾的蒞臨把她生動地帶回另一種時候，在那時候，她沒有這種情形，而且她是輕鬆、愉快的。她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坐在靠椅上。瞌睡沉沉的、頭髮零亂的卡哈，咕噥着什麼，第三次拍打並翻轉沉重羽毛床墊。

「我向你說，這全是凸凸凹凹的」，嬌小郡妃重說。「我自己是歡喜睡覺的，所以這不是我的錯」。她的聲音打戰，好像一個要哭的小孩。

老郡主也未睡。齊杭在睡夢中聽到他忿怒地走動，並嗅鼻子。老郡主覺得他為女兒受了侮辱。這侮辱是最痛苦的，因為這不是關于他自己，而是關于另一人，他女兒，他愛她甚於自己。他向自己說，他要考慮這全部事件，並且要找出什麼是正當的，和應當做的，但未能如此，他只更加激怒了自己。

「來了第一個客人——她便忘記了父親和一切，跑上樓，梳了頭，搖尾乞憐，她自己不像自己了！她歡喜拋棄父親了！她知道我要注意到她。呖爾……呖爾……呖爾……我沒有看到這個木瓜只看着那鏡子嗎（一定要把她趕走）！怎麼她這樣不自重，懂不到這一點！即使不是爲她自己，即便她不自重，至少也要爲了我！她應當覺得這個呆瓜沒有想到她，却只看着那鏡子。她沒有自尊，但我要叫她看到這個……」

老郡主知道，向女兒說她弄錯了，說阿那托爾想向那銳求愛，他便要損傷瑪麗亞郡主的自尊心，而他的目的（不與女兒分離的願望）將達到，因此他對於這事心安了。他叫了齊杭，開始解衣。

「鬼帶來了他們！」在齊杭把睡衣披上他的瘦老身軀時，他這麼想，他的胸脯生着灰毛。「我沒有請他們來。他們來擾亂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所餘無幾了！」當他的頭遮蓋睡衣時，他說，「鬼謔他們」

齊杭知道郡主有時出聲表達自己思想的習慣，因此帶着不感動的臉遇見從睡衣下出現的疑問地狡絲的面色。

「睡了嗎？」郡主問。

齊杭和一切好僕人們相同，本能地知道主人思想的方向。他猜中是問發利郡主和他兒子的。

「都睡下熄了燈，大人」。

「不爲什麼，不爲什麼……」郡王迅速說，把腳伸入皮鞋，把手伸進睡衣，走近他所睡的牀榻。

雖然在阿那托爾與部鏡昂小姐之間未說什麼，但在 *Fatvo mare*（可憐的母親——譯）出現之前，關於這個「浪漫事」的第一節，他們已完全彼此了解，他們明白，他們需要祕密地互道說許多事情，因此他們從早上就尋找單獨見面的機會。在郡主按照習慣的鐘點去見父親的時候，部鏡昂小姐在冬花園裏和阿那托爾相會。

瑪麗亞郡主這天帶着特別的戰抖走到書房門前。她覺得，不僅大家知道她的命運決定在今天，而且知道她對於這件事所想的。她在齊杭臉上及發西利郡主跟班臉上看到這種表情，還個跟班拿着熱水在走廊上遇見她，曾向她低低鞠躬。

老郡王這天早晨對於女兒的態度是極和緩而緊張。這種緊張的表情瑪麗亞郡主很知道。這種表情在他的臉上在這種時候所有的，就是當他因爲瑪麗亞郡主不懂得數學習題時，他的乾枯的手便苦惱地握成拳頭，並且他站立起來，離開她，低聲重複幾次同一樣的話。

他立刻達到要點，開始說話，稱「您」。

「關於您他們向我提出了婚事」，他不自然地笑着說。「我想，您看到了」，他繼續說，「發西利郡主到此，並帶來他的學生」（由于某稗原故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主稱阿那托爾爲學生）。「不是爲了我的美麗的眼睛。他們昨天向我提到您的婚事。您知道我的原則，我讓您（註）自己過問」。

「我怎樣懂你的話，爸爸？」郡主說，發白又發赤。

「怎樣懂！」父親憤怒地咆哮。「發西利郡主覺得你適合做他的媳婦，為他的學生向你提議婚事。

就是這樣懂。怎樣懂……我問你。」

「我不知道你覺得怎樣，爸爸」，郡主低聲說。

「我？我？與我何干？讓我站旁邊吧。不是我結婚。您如何？這是我希望知道的」。

郡主看到父親惡意地看這件事，但同時又想到，現在要決定或永不決定她的生活命運。她垂下眼睛，避免父親的目光，在這種目光的影響下她覺得自己不能思想，只能習慣地跟從，於是說：

「我只希望一件事——實現你的意志」，她說，「但假使能說說我的願望……」她不及說完。郡主打斷了她。

「好極了！」他喊叫。「他要你和你的雜貨，順便還要部錢幫小姐。她將成為他的夫人，而你……」郡主止住。他注意到這些話對於女兒所發生的印象。她垂下頭，準備要哭。

「好，好，我說笑話，說笑話」，他說。「記住一點，郡主：我堅持我的原則，女子有充分的選擇權利。我給你自由。記住一件事：你的決定關係你一生的幸福。繼續說對我」。

〔註〕你為 Hb 你們為 hb，平常習慣稱你 (Tb) 亦用你們 (Hb)，但對於親密之人則稱你

(Tb)，稱你們 (Hb) 時，即是有客氣及疏遠之意。中文譯為您，近似耳。——譯。

「但我不知道，……爸爸」。

「不用說！他們會告訴他，他不只是爲了你，他可以隨便娶誰；但你可以自由選擇……回自己房去吧，考慮一下，過一個鐘頭再到這裏來，並且當他面說：是和否。我知道你又禱告。好，請禱告吧。但最好是想一想。去吧。」當郡主已經好像在霧中蹣跚着走出書房時，他還叫着，「是或否，是或否，是或否！」

她的命運決定了，並且幸福地決定了。但父親說到部銳培小姐的話，——這個暗示是可怕的。我們以爲，這是不確的，但這仍然是可怕的，她不能不想到這個。她對直地穿過冬花園向前走，未看見未聽見什麼，忽然部銳培小姐那熟識的低語聲驚動了她。她抬起眼睛，在兩步之外同地方看見了阿那托爾，他懷抱着法國女子，向她低語。阿那托爾在漂亮面孔上帶着可怕的表情臉頰瑪麗亞郡主，在第一秒鐘的時候沒有看見部銳培小姐的腰，她未看見郡主。

「誰在那裏，爲了什麼？等一下！」似乎阿那托爾的臉這麼說。瑪麗亞郡主無言地看他們。她不能懂得這個。最後，部銳培小姐叫了一聲，跑走了。阿那托爾帶着愉快的笑容向瑪麗亞郡主鞠躬，好像是請她笑這個奇怪的事件，於是，聳了肩，走進他住房的門。

過了一小時，齊杭來召瑪麗亞郡主。他召她去見神王，又添說，登西利、塞爾蓋雅支郡主在那里。在齊杭來的時候，郡主坐在自己房間的沙發上，把流淚的部銳培小姐抱在懷裏。瑪麗亞郡主輕輕撫她頭

。郡主美麗的眼睛，含着明睿的靈韻與光輝，帶着溫柔的愛憐與同情，看着那銳耳小姐美麗的小臉兒。

「不郡主，我在你心裏永遠天信了」，那銳耳小姐說。

「爲什麼？我比從前更愛你」，瑪麗亞郡主說，「我要爲你的幸福，盡我的力量去做一切」。

「但你輕視我，你這麼純潔，你決不懂得情感的熱火。啊，這只是我可憐的母親……」

「我懂得一切」，瑪麗亞郡主憂悵地笑着說。「你安心，我親愛的。我到父親那里去」，她說過即走出。

當瑪麗亞郡主來時，賽西利郡主高架着腿坐着，手拿鼻煙壺，面帶感動的笑容，好像感動到了極點，好像自己惋惜並笑自己的動情。他急忙地拿了一撮鼻煙湊近鼻子。

「啊，我親愛的，我親愛的」，他說，站起握住她雙手。他嘆氣，添說：「我兒子的命運是在你的手裏。決定吧，我親愛的，我尊貴的，我優美的瑪麗，我一向愛你如同我的女兒」。

他走開，果然淚水出現在他眼睛裏。

「吠爾……吠爾……」尼考拉·安德來維支郡主嗅鼻子。「郡主代他學生……他兒子向你提議婚事。你願意不願意做阿那托爾·庫拉根郡主的夫人？你說：是或否！」他大聲說，「然後以爲自己保留表示意見的權利。是的，我的意見，只是我的意見」，尼考拉·安德來維支說，向着賽西利郡主，回答他的懇求的表情。「是或否」。

「我的願望，爸爸，是永不離開你，永不讓我的生活離開你的生活。我不願結婚」，她堅決地說，用美麗的眼睛看着西利郡王和父親。

「廢話，廢話！廢話，廢話！」尼考拉·安德來維支皺眉咆哮，抓了女兒手，把她拉到自己面前，但不吻她，只把自己額頭貼上她的額頭，湊近她，並且那樣地捏他所握的手，以致她發聲並呼叫。

姿西利郡王立起。

「我親愛的，我要告訴你，這個時候我決不忘掉，決不；但，親愛的，你不給我們一點兒希望去感動這樣仁慈這樣寬宏的心嗎。說吧，也許……前途是這樣偉大。說吧；也許」。

「郡王，我所說的，便是我心裏的一切。我感謝這個榮幸，但決不做你兒子的夫人」。

「好，完結了，我親愛的。很歡喜看見你，很歡喜看見你。回自己房去吧，郡王，去」，老郡王說。「很，很歡喜看見你」，他擁抱着姿西利郡王說。

「我的天職又是一樣」，瑪麗亞郡主想到自己，「我的天職！是要為別種的快樂，為愛情與自我犧牲的快樂而快樂。無論我花多大代價，我要為可憐的阿美麗造幸福。她那熱情愛他。她那樣熱情地懺悔。我去做一切，使她同他結婚。假使他沒有錢，我要給她遺活，我將請求父親，我將請求安德來。他愛了他那夫人的時候，我是那麼快樂。她在那麼不幸，人地生疏，孤單沒有幫助！我向上帝呀，她少

麼熱烈地愛他呵，甚至她能夠忘掉了自己。也許，我要做同樣的事情！……」瑪麗亞郡主想。

六

羅斯托夫家好久沒有尼考盧施卡（即尼科拉一譯）的消息；只在仲冬的時候伯爵接到一封信，他從地址上認出兒子的筆蹟。接到了這封信，伯爵驚惶地匆促地輕腳跑進自己的房裏，關門起來，開始閱讀，企望不被人注意。安娜·米哈洛夫娜，知道了接到信（她總知道家中所發生的一切），輕腳地走進伯爵的房裏，發現他拿了一封信在手裏，又哭又笑。

安娜·米哈洛夫娜雖然境況轉好，却仍舊住在羅斯托夫家。

「我親愛的朋友？」安娜·米哈洛夫娜疑惑地愛傷地說出，並準備作任何種的同情。

伯爵哭得更兇。

「尼考盧施卡……信……傷了……受……受……我親愛的……傷了……我心愛的……心都死兒……升爲軍官了……謝謝上帝……怎樣告訴小伯爵夫人兒呢？……」

安娜·米哈洛夫娜坐在他旁邊，用自己的手帕拭去他眼睫毛上流在信上的淚，以及自己的淚，讀了信，安慰了伯爵，並且決定在吃飯吃茶之前她使伯爵夫人有所準備，飯後，假使上帝幫助她，她便說明一切。

在全部吃飯的時間，安娜·米哈洛芙娜說到戰事的消息；說到尼考盧施卡；問了兩次，是什麼時候接到了他最近的信，雖然她是早已知道，她並且提示，也許今天很容易地接到信。每次聽到了這些提示，伯爵夫人即開始不安，並驚惶地時而看伯爵，時而看安娜·米哈洛芙娜，安娜·米哈洛芙娜用最不注意的方法把談話轉入不重要的題目。娜塔莎在家庭之中，最稟賦了察覺音調、目光、及面情之含意的本領，從吃飯的開始即聳起耳朵，並且知道了室父親與安娜·米哈洛芙娜之間有什麼事情，有什麼關於哥哥的事情，而安娜·米哈洛芙娜在作準備。雖自己的大胆（娜塔莎知道她的母親對於一切有關尼考盧施卡的消息是如何地易受感動），她却決定不在吃飯的時間發問，並且因為不安，在吃飯的時候未吃什麼，只在椅子上轉動，不聽女教師的暗示。飯後，她寧直地追趕安娜·米哈洛芙娜，在休息室裏跑着衝到她的頸子上。

「姑媽，親愛的，告訴我，是什麼事」。

「沒有什麼，我親愛的」。

「不，心愛的，親愛的，親愛的桃子，我不走，我知道，你曉得這件事」。

安娜·米哈洛芙娜搖頭。

「你是很敏感的，我的孩子」，她說。

「尼考魯卡來信嗎？一定是的！」娜塔莎喊叫，室安娜·米哈洛芙娜的臉上露出了肯定的回答。

「但爲了上帝，要更加小心：你知道，這會怎樣地激動你的媽媽」。

「我這樣，我這樣，但你說。不說嗎？好，我馬上說」。

安姆·米哈洛夫娜用簡短的話向娜塔莎說了信的內容，而條件是不向任何人說。

「我立誓」，娜塔莎劃着十字說，「不向人說」，於是她立刻跑到索尼亞面前。

「尼考林卡！傷了！有信！」她勝利地欣喜地說。

「尼考拉」；索尼亞剛說出，立刻臉色發白。

娜塔莎看見了哥哥受傷的消息對於索尼亞所生的印象，第一次感覺到這消息的痛苦方面。

她衝到索尼亞懷裏，摟抱她並流淚。「傷得很輕，但升了軍官；他現在好了，他自己寫的」，她含

淚說。

「顯然你們女子都是好哭的」，彼治說，用堅決的大步子，在房中徘徊。「我很歡喜，讚賞，很高興

，哥哥那樣出風頭。你們都哭！什麼也不懂」。

娜塔莎含淚而笑。

「你沒有看信嗎？」索尼亞問。

「沒有看，但她說這都過去了，他已經是軍官……」

「感謝上帝」，索尼亞劃着十字說。「但也許是她騙你。我們去看媽媽」。

彼洽沉默地在房中徘徊。

「假使我是在尼考盧施卡的地位，我要殺死更多的法國人」他說，「他們是這樣的討厭！我要殺死他們那末多，把他們堆成一個小堆子」，彼洽繼續說。

「不要說，彼洽，你是怎樣的一個傻瓜！……」

「我不是傻子，爲不相干的事哭的才是傻子」，彼洽說。

「你記得他麼」？經過了俄頃的沉默，娜塔莎忽然問。索尼亞笑着：「我記得尼考拉麼」？

「不，索尼亞，你那樣地記得他嗎，記得清楚，記得一切」，娜塔莎用努力的姿勢說，顯然，希望對於自己的話加上最嚴肅的意義。「我記得尼考林卡，我記得」，她說。「但我記不得保理斯。完全記不得，……」

「怎麼？你記不得保理斯」？索尼亞詫異地問。

「不是說我不記得他！我知道，他是怎樣的，但不像我那樣記得尼考林卡。他，我閉了眼睛便能記起他，但對於保理斯却不行」（她閉了眼睛），「不！什麼也沒有」！

「啊，娜塔莎」，索尼亞說，嚴肅地莊重地看着她的友伴，好像她植不得去聽她所要說的，好像她是向那個不能和她說笑話的別的人在說。「我一旦愛了你的哥哥，無論是我，是他發生了什麼事，我一生之內決不停止去愛他」。

娜塔莎用好奇的眼睛詫異地看索尼亞，並且無言。她覺得索尼亞所說的是對的，索尼亞所說的那種愛情是有的；但娜塔莎尚不會感覺同樣的事情。她相信這是可憐的，但她不明白。

「你要寫信給他嗎？」她問。

索尼亞思想了一下。怎樣寫信給尼考拉，以及是否需要寫信——這個問題苦惱了她。現在，當他已「軍官受傷英雄時，她這方面是否應當使她想起她自己，和那似乎是他對於她的義務。

「我不知道；我想，假使他寫信，我也寫」，她臉紅着說。

「你寫信給他不覺得羞嗎？」

索尼亞笑着。

「不」。

「我寫信給保里斯覺得羞，我不要寫」。

「但爲什麼怕羞呢？」

「但是我不知道。不自在，可羞」。

「我曉得她爲什麼怕羞」，彼洽說，因爲她剛才的話而憤慨，「因爲她愛上了那個戴眼鏡的胖子」
 （彼洽這樣地稱謂他的同名者「註」，新別素號夫伯爵）；現在又愛上這個唱歌的」（彼洽說那個意大利人，娜塔莎的唱歌教師）：她就是因此怕羞」。

「彼治，你蠢」，娜塔莎說。

「不比你更蠢，姑娘」，九歲的彼治說，好像是一個老旅長。

伯爵夫人在吃飯的時候被安娜·米哈洛芙娜的暗示準備了，回到了自己房裏，她坐在安樂椅上，眼不離開那個畫在鼻烟壺上的兒子小像，淚水眶在眼睛裏。安娜·米哈洛芙娜拿了信紙腳走到伯爵夫人的房前站住。

「不要進去」，她向隨在身後的老伯爵說，「等一下」，於是她閉了身後的門。伯爵把耳朵貼在牆匙眼裏，開始諦聽。

開初他聽到淡漠的談話聲，然後聽到單獨的安娜·米哈洛芙娜的聲音，她說了很長的話，然後是喊叫，然後是沉默，然後又是兩個聲音用喜悅的音調一同說話，然後是脚步聲，於是安娜·米哈洛芙娜爲他把門打開。在安娜·米哈洛芙娜的臉上有外科醫生的驕傲表情，好像他完畢了一次艱難的割治，而引進觀察去欣賞他的技術。

「好了」！她向伯爵說，用勝利姿勢指示伯爵夫人，她一手拿着有畫像的鼻烟壺，一手拿着書信。

〔註〕彼治爲彼得的親愛稱，即小彼得之意，而彼挨爾是法文的彼挨黑（Père）的音譯，也是俄文的彼得的意思，故作者將彼挨爾是彼治的同名者。彼得若按原文發音應譯爲傑特爾。

用嘴唇時而貼遺囑，時而貼那像。

看見了伯爵，她向他伸開手臂，摟抱他的禿頂，從禿頂上又看信和畫像，並微微推開禿頂，以便又將信和畫像貼上嘴唇。章娥，娜塔莎，索尼亞，和彼治走進房，開始了讀信。信中簡短地描寫了，尼考盧施卡所參加的行軍和兩次戰役，他升了軍官，並說，他吻媽媽和爸爸的手，求他們的祝福；他吻章娥，娜塔莎，彼治。此外致候樹林先生，鄒斯夫人，他的保姆；此外，他請他們吻親愛的索尼亞；他仍舊愛她，仍舊思念她。聽到了這話，索尼亞是那樣臉紅，以致淚水湧入眼裏。她不能支持注視她的那些目光，跑進大廳，她跑着，旋轉着，把自己衣服圍成一隻氣球，臉紅着，笑着，坐到地上。伯爵夫人流着淚。

「你爲什麼哭呢，媽媽？」章娥說。「依照他所寫的我們應當歡喜，不用哭」。

這是十分對的，但伯爵，伯爵夫人，娜塔莎——都認真地看她。「她成了什麼樣的人！」伯爵夫人想。

尼考盧施卡的信念了數百遍，那些自認值得去聽這信的人，都到伯爵夫人那裏；她不敢信離手。來了教師們，保姆們，米清卡，幾個知交，伯爵夫人每次都帶着新的喜悅讀這封信，在這裏每次發現她的尼考盧施卡的新德行。她覺得那是多麼奇怪，非常喜悅呵，她的兒子——這個兒子，二十年前用他的鬚小四支在她懷裏做做地活動着，這頂兒子，她會爲了和姑息小孩而伯爵爭吵，這個兒子，他先學說

graha (梨一譯)，科學說B. Ba (魯姆一譯)，——這個兒子，現在在里威，在陌生的環境中，成了勇敢的戰士，他單獨地沒有幫助及領導，他在那裏做他自己的丈夫事業。一切的全世界的歷代經驗，指出孩童不覺地從搖籃裏長成成人，——這對於伯爵夫人是不存在的。她的兒子在每一生活階段中的發育，在她看來是那麼非常，好像億兆衆生從不曾有過同樣的發育。如同在二十年前，她不相信這個個體活在她心下邊什麼地方的小生物，會哭、會啼乳、會說話，現在她也不相信這個同樣的生物能夠成爲那麼強壯、勇敢的男子，成爲兒子與男子的模範，從這封信上看來，他現在如此的。

「多麼好的筆調呵，你描寫得多麼可愛呵！」她讀着信中描寫的地方說。「多麼好的靈魂呵！關於自己隻字不提！隻字不提！說到一個督尼索夫，但他自己，一定，比他們一切的人更勇敢，一字不提自己的痛苦。多麼好的心！我要怎樣地認識他！他怎樣地記得大家呵！一個人也不忘記。我總是，總是說，在他還是那麼大的時候，我總是說！」

他們預備了一星期以上，寫了底稿，抄謄了全家給尼考盧施卡的漂亮的信；在伯爵夫人的注意與伯爵的忙碌之下，他們集齊了各項必要的物件，和新任軍官的衣服及裝具所需的錢。安娜·米哈洛芙娜，一個實際的婦人，她甚至在通信方面也爲自己和軍中的兒子獲得了特別的關照。她有機會把自己的信寄給統率衛兵隊的康斯丹浦·巴夫洛維支大公。羅斯托夫家以爲俄國駐外衛兵隊是十分確定的地址，假使信到了統率衛兵隊的大公那裏，便沒有理由不達到巴夫洛格拉德的團，他們一定是在附近地方；因此他

們決定把信和書由大公的信使寄給保理斯，保理斯一定會把書和信轉給尼考盧薩卡。有老伯爵，伯爵夫人，彼洽，韋姆，鄭塔莎，及索尼亞寄給他的信，還有伯爵寄給兒子作衣裳及各種物品之用的六千盧布。

七

十一月十二日，庫圖索夫的軍隊，紮營在奧爾牟茲附近，準備次日給俄、奧兩國的皇帝檢閱。新從俄國開來的衛兵隊，在奧爾牟茲十五哩外的地方過夜，第二天上午十時，趕赴奧爾牟茲曠野檢閱。

這天尼考拉·羅斯托夫接到保理斯的信，通知他說，依斯馬伊洛夫的團在奧爾牟茲十五哩外的地方宿夜，說保理斯等他去拿信和書。現在羅斯托夫特別需要書，這時，軍隊從前線上調回，駐紮在奧爾牟茲，貨物齊全的隨軍商店，和供給各種引誘的奧國猶太人，充滿了軍營。巴夫洛格拉德的驃騎兵們舉行了許多次款宴，慶賀因戰功受獎賞的禮宴，並且常赴奧爾牟茲。到新來的匈牙利女人卡羅林那裏去，她在那裏開設了一間有女招待的館子。羅斯托夫新近慶祝了他的升任騎兵少尉，買了皆尼索夫的坐騎「沙漠浪人」，並且週身欠了同事和商店的債務。接到了保理斯的通知，羅斯托夫和一個同事騎馬來到奧爾牟茲，在那裏吃了飯，飲了一瓶酒，獨自騎到衛隊營尋找他幼年的友伴。羅斯托夫尚未治備衣裳。他穿著破舊的掛了一個兵士十字勳章的見習官的衣服，和同樣破舊的鑲了破皮的馬褲，掛了一柄有結子的軍

官掛那刀；他所騎的馬是頗奇種的，在行軍中實自卡薩克兵的；壓皺了的驃騎兵帽子活潑地戴在頭後的一邊。到了依斯馬伊洛夫團的兵營，他想到將如何用自己經過火線的、作戰的驃騎兵的樣子驚動保理斯和所有他在衛兵隊裏的朋友。

衛兵隊在全部行軍中好像是散步，誇耀着他們的漂亮與紀律。他們的行軍段落是短的，背裝運在車上，與國當局對於軍官們在各站預備了精美食物。隊伍進城出城皆有音樂隊，並且奉大公命令，在全部行軍中（衛兵隊內此自嚴）兵士步行，軍官們也各按自己的地位步行。保理斯在全部行軍時間步行，並與別爾格——現在已為連長——同住。別爾格在行軍時期就任了連長，用他的謹慎與精確獲得了長官的信任，把他的經濟情形也弄得極好；保理斯在行軍時期認識了許多可以於他有用的，由於他帶來的彼接爾的介紹信，認識了安德來。保爾薩斯基郡王，他希望由他而在總司令部裏獲得一個位置。別爾格和保理斯，在昨日的行軍之後有了休息，穿得清潔而整齊，坐在指定給他們的清潔的房子裏，在圓桌上下棋。別爾格在雙膝之間夾着冒煙的煙斗。保理斯，帶着他特有的精確，用細白的手把棋子操成一個尖塔，等候別爾格的着子，並且看他同伴的臉，顯然是他在思索棋局，他總是只想到他所從事的事情。

「那麼，你怎麼解救這個局面呢？」他說。

「我們試試看」，別爾格回答，摸到卒子，又放了手。

這時候門開了。

「終歸在這裏」，羅斯托夫叫着。「別懶惰也在這裏！呵，你，白地桑房，阿來庫沙道黑米！」〔註〕他叫着，重複保羅的話，他曾和保理斯嘲笑這些話。

「呵！你怎樣地改變了」，保理斯立高迎攔羅斯托夫，但站立時，却並未忘記扶着棋盤，把落下的一枚棋子放在原處，他想擁抱他的朋友，但尼考拉閃開他。帶着年輕人特有情緒——即是怕走雷路，不模仿別人，希望用新方法，用自己的方法表現自己的情緒，只是不像老人們虛偽地所表現的——尼考拉希望在和朋友見面時做一點特別的事情；他想捏一捏，推一推保理斯，但只是不接吻，如一般人所做的。保理斯，相反，鎮靜地，友愛地擁抱羅斯托夫吻了三次。

他們幾乎半年不見了；在年輕人開始踏上人生道路的那個年紀，兩人互相發現了巨大的改變，和他們的人生初步所經過的社會之全新的反映，在他們上一次的相見之後，兩人都改變了很多，兩人都希望趕快互相說出他們所發生的改變。

「呵你們，見鬼的漂亮哥兒！乾淨，漂亮，好像是從歡宴中出來的，不像我們有鏽的火線上的兵」，羅斯托夫用火線上兵士的態度，和保理斯覺得新奇的上低音說，指着他的沾泥的馬褲。

主婦日耳曼女人從門裏伸頭看羅斯托夫的大聲音。

「呵，漂亮嗎？」他眯眼說。

〔註〕這是法文「孩子們，上床睡覺吧」的原文音譯。——譯

「你爲什麼那樣叫！你駭了他們」，保理斯說。「我料不到你今天不」，他添說。「我昨天只把通知託一個相識的、庫園索夫的副官，保爾康斯基交給你。我沒有想到他那麼快交結了你……好，你怎麼樣？已經開過火嗎？」保理斯問。

羅斯托夫未回答，搖了搖掛在軍服綬帶上的聖喬治十字勳章，揷着吊腿帶中自己的手，笑着看別爾格。

「你看」，他說。

「當然，是，是」！保理斯笑着說，「我們也作了很好的行軍。你知道太子不斷地隨着我們的隊伍，所以我們一切的方便和一切的好處。在波爾有那樣好的招待，那樣好的飯，跳舞會——我不能告訴你。太子對於我們軍官們都很仁慈」。

於是兩個朋友互相報告——一個說到驃騎兵的款宴和交戰生活，另一個說到在高級人員指揮下服務的悅意與利益，云云。

「呵，衝兵隊」！羅斯托夫說。「但，叫人弄點酒來吧」。

保理斯皺眉。

「假使你一定要」，他說。

於是，走到床前，從乾淨的枕頭底下取出書袋，並命人帶酒來。

「呵，要給你錢和信」，他添說。

羅斯托夫拿了信，把書拋在沙發上，把雙肘支在桌上，開始閱讀。他讀了幾行，並忿怒地看別爾格。遇見了他的目光，羅斯托夫用信蓋了臉。

「無論怎樣，他們寄給你很多的錢」，別爾格說，看着沉重的壓進沙發裏的錢袋。「不過我們是憑餉苦對付，伯爵。我來向你說我的事情……」

「我說，我親愛的別爾格」，羅斯托夫說，「當你接到家信，並且遇到一個自己的朋友，你想向什麼探問一切的時候，我如在那里，我便立刻走開，不妨礙你。你聽着，走開，請，無論何處，無論何處！……去見鬼！」他咆哮，立刻又抓住他的肩膀，親善地看他的臉，顯然企圖減輕他言語的粗暴，添說：「你知道，不要發火；親愛的，我是向老朋友說心裏的話」。

「呵，當然，伯爵，我很明白」，別爾格說，站起用喉音說着什麼。

「你到主人家去吧：他們請過你」，保里斯添說。

別爾格穿上乾淨的，沒有髒跡汗點的軍服，在鏡前把髮髻抹得向上捲，好像亞歷山大·巴夫洛維支的樣子，並且憑羅斯托夫的目光，相信了他的衣服已受注意，便帶着悅容走出房。

「呵，我是怎樣的一隻獸呵！」羅斯托夫讀着信說。

「爲什麼？」

「啊，我是怎樣的一隻豬呵，我從來沒有寫過信，沒有那樣騷擾過他們！啊，我是怎樣的一隻豬呵！他說，忽然臉紅。」那末，你派加夫銜洛弄酒去了嗎？好，我們喝一點！」他說。

在家信中還有一封信給巴格拉齊翁郡主的介紹信，這是伯爵夫人聽了安娜·米哈洛芙娜的託朋友獲得的，她寄給兒子，求他按照地址攜去，並利用牠。

「蠢事！我不需要」，羅斯托夫說，把信拋到桌下。

「你爲什麼把牠拋掉？」保理斯問。

「一封什麼介紹信，我要這信有鬼用！」

「這裏有什麼鬼？」保理斯說，拾起信，看地址。「這封信對你是很需要的。」

「我什麼也不需要，我不要再做任何人的副官。」

「爲什麼？」保理斯問。

「聽差的事情！」

「你還是那樣的一個幻想家，我看，」保理斯搖頭說。

「你還是那樣的一個外交家。喲，但要點不在這里。……喲，你怎樣？」羅斯托夫問。

「就像你所見的這樣。直到現在一切都好；但我要承認，我很想做副官，不留在前線。」

「爲了什麼？」

「因爲已經進了軍界，假使可能，就該造成光榮的事業」。

「是，就是！」羅斯托夫說，顯然是想着別的事。他注神地凝眸地看朋友的眼睛，顯然未能找得某項問題的解決。

老人加夫銳洛帶來了酒。

「現在不要找阿爾屠斯·卡爾果支嗎？」保理斯說。「他能陪你，我不行」

「去叫，去叫！呵，這個日耳曼人怎樣？」羅斯托夫輕蔑地笑着說。

「仙是很，很好，誠實可愛的人」，保理斯說。

羅斯托夫又注神地看保理斯的眼睛，並嘆氣。別爾格回來了，三個軍官開始談話在酒瓶前活潑起來。衛隊軍官們向羅斯托夫說到他們的行軍。說到他們如何在俄國、波蘭、及國外受優待。說到他們指揮官大公的行爲，他的仁慈與暴躁之軼事。別爾格，和尋常一樣，在事情不涉及他個人時，沉默着，但談到大公〔註一〕的暴殄時，他愉快地說到，當大公在加利西阿視察隊伍，因爲運動不整齊而發火時，他曾和大公說話，他在臉上帶着悅意的笑容說，大公如何大怒地騎馬到他面前，大叫：「阿爾璦特！」〔註二〕（阿爾璦特——是太子發怒時的口頭禪）並傳見連長。

〔註一〕此與下句的太子是一個人。——譯

〔註二〕阿爾璦特是土耳其人對阿爾巴尼亞人的稱呼——毛

「你相信嗎，伯爵，我一點也不驚惶，因為我知道我是對的。你知道，伯爵，不是吹大話，我能說，我心裏知道全部的軍隊命令，我還知道這規律，好像知道我在天上的父。因此，伯爵，在我的連裏沒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良心是安的。我出來了。」（別爾格立起，臉上表現：他如何把手舉到帽邊，走了出來。確實，難以在臉上設想更多的，恭敬與自足了。）「他已經罵了我，我這麼說吧，罵了，罵了；他不是罵活的，是罵死的，就這麼說吧；罵「阿爾瑞特」，罵鬼，罵西比利亞」，別爾格敏銳地笑着說。「我知道我是對的，因此我不說話：不這樣嗎，伯爵？「怎麼你啞了，呵」？他這麼大叫。我還是不說話。你想如何呢，伯爵？第二天在命令裏沒有了這事：這私是不慌亂的意思。所以，伯爵」，別爾格說，吸着烟斗，冒出烟圈。

「是呀，這好極了」，羅斯托夫笑着說。

但保里斯看到羅斯托夫預備嘲笑別爾格，巧妙地轉了話題。他請羅斯托夫告訴他，他如何並在何處受了傷。這使羅斯托夫悅意，於是他開始報告，在報告時，他漸漸興奮起來。他向他們說了他在射恩格拉本的戰役，完全如同參與戰事的人們平常那樣說到戰役，即是，如同他們所希望的，如同他們聽別人所說的，要說得動聽，但事實完全不是那樣。羅斯托夫是正直的青年，毫不有意說謊。他開頭希望說出一切，正如同實際上所發生的，但不覺地、無意識地、不可避免地轉為說謊。假使他向這兩個聽話的人說了事實，——他們和他自己一樣，已聽過許多關於進攻的報告，並且對於進攻的情形也有了確定的概

念，並等候同樣的報告——則他們或者不相信他，或者，更壞，以為這是羅斯托夫自己的過失，他不會發生尋常報告騎兵攻擊的人們所發生的事情。他不能向他們那麼簡單地說，大家都馳馬快跑，他墜馬，折傷了手臂，並且用全力逃避一個法兵，進入森林。此外，要照曾經發生的而說一切，則必需約制自己，只說到發生過的事。說實話是很困難的；年輕人很少能夠如此。他們期待他說到，他是如何地周身發火，忘記了自己，如何像一陣暴風飛進方陣；如何衝殺進去，左右斬滅；如何一柄軍刀刺入肌肉，以及他如何困乏地墜馬，云云。他向他們說了這一切。

在報告的當中，當他說到『你不能設想，在進攻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多麼奇怪的狂怒』時，保理斯所期待的安德來，保爾康斯基走進了房。安德來那王，歡喜對於年輕人懷着庇助的態度，因為別人求他保護而得意，他對保理斯態度很好，保理斯昨天會使他高興，他希望實現這個年輕人的願望。被庫圖索夫派來送呈文給太子，他來看這副年輕人，希望單獨地會見他。進房看見敘述戰績的前線驃騎兵（安德來那王不能忍受這種人），他親善地向保理斯笑，皺眉，向羅斯托夫垂下眼臉，微微鞠躬，疲倦憤懣地坐上沙發。他不願意來到這種醜惡的團體裏。羅斯托夫臉紅，明白了這個。但這對於他沒有關係；這是生人。但看了看保理斯，他看見他也似乎因為前線的驃騎兵而發羞。雖然有安德來那王不快的、嘲諷的調音，雖然有他在前線戰士的觀點上對於一般司令部人員的輕視，當然進房的人也在這類人之中——羅斯托夫却覺得自己侷促、臉紅、沉默。保理斯問司令部裏有什麼新聞，問他可否不關秘密地說一點我們

的計劃。

「也許要前進」，保爾康斯基回答，顯然不願在生人面前說得更多。

別爾格利用這個機會特別恭敬地探問，是不是照他所聽說的，現在連長的帳草津貼要發雙倍？對這個問題安德來郡王笑着回答，說他不能批評這樣重要的政府措置，於是別爾格欣喜地發笑，

「關於你的事」，安德來郡王又向着保爾斯說，「我們遲一遲再說」，他又看了看羅斯托夫。「檢閱過後你來看我，我們要是一切能夠做的」。

他看了看房間，對着羅斯托夫說話，他的小孩般的、不可遏制的窘迫心情變為忿怒，他不想聽：

「似乎你是在說對恩格拉本戰事吧？你在那里麼？」

「我在那里」，羅斯托夫激怒地說，好像希望藉此侮辱這個副官。

保爾康斯基注意到驃騎兵的態度，他覺得。他微微輕視地笑着。

「啊！關於這個戰事現在有許多故事！」

「是的，許多故事」！羅斯托夫大聲說，用頓然發怒的眼睛時時看保爾斯，時時看保爾康斯基，「是的，許多故事，但我們的故事是那些在敵人炮火下的人們的故事，我們的故事有意義，不是那些司令部小漢子們的故事，他們什麼事不做，拿報酬」。

「你以為我屬於那一種人呢？」安德來郡王說，鎮靜地、特別悅意地說着。

奇怪的忿怒情緒，和對於這人的鎮靜的尊敬，這時在羅斯托夫心中合在一起。

「我不是說你」，他說，「我不認識你，並且我承認，我不希望認識。我說一般的司令部人員」。

「我要向你說這話」，安德來郡王在聲音裏帶着鎮靜的力量打斷他。「你想侮辱我，並且我準備同意你，假使你對於自己沒有充分的尊敬，這是很容易辦到的；但你要同意，時間和地點對於這個爭吵皆不相宜。一兩天之內，我們都要參與大規模的、更嚴重的決鬥，此外，德路別茲考說他是你的老友，他毫無過失，我的面相不幸使你不高興。無論如何」，他站起來說，「你知道我的姓，知道在何處找我；但你不要忘記」，他添說，「我毫不認爲自己，也不認爲你受了侮辱，我比你年紀大，我的意見是不再過問這回事。那末，在星期五，檢閱過後，我等你，德路別茲考；再見」，安德來郡王說完，向兩人鞠躬，於是走出。

羅斯托夫在他已經走出時，才想起他應該回答的。於是他更怒，因爲他忘記了說。羅斯托夫立刻令人帶馬，和保理斯冷淡地道別後，騎馬回自己住處。他明天要不去總司令部挑鬥那個自負的副官呢，或者這件事讓他去呢？——這個問題在路上苦惱了他。有時他忿怒地想到，他看見了這個矮小、虛弱、驕傲的人在伸手鎗前的驚恐，他便多麼滿意，有時他詭異地覺得，在他所認識的許多人之中，他不會這樣地希望誰做他的朋友，如同他對於他所仇恨的這個副官。

八

在保羅斯和羅斯托夫會面的第二天，奧軍及俄軍舉行檢閱，俄軍中有新從俄國開來的，有隨同庫圖索夫從前線上回來的。兩個皇帝——俄國皇帝和皇太子，奧國皇帝和大公（註）——作了八萬聯合軍的大檢閱。

保羅斯整齊清潔的軍隊從清晨開始運動，在要塞前的平原上成隊形。有時成千的腿子、刺刀、和短展的軍旗連綿不斷，並遵軍官們的命令而停止，轉轉，並在相隔的時間成隊形，繞過穿不同軍服的，別的不同樣的步兵裝置；有時，穿藍色、紅色、綠色花邊軍服的，有穿繡花衣服的軍樂隊在前面的，騎黑色、棕色、灰色馬匹的，漂亮的騎兵發出節律的蹄聲與刀鎗聲；有時，炮兵帶着炮車上顫動的、擦淨的、明亮的大炮的銅聲，和火把的氣味，展開着，在步兵與騎兵之間蠕動，並到達指定的地位。不僅將軍們穿了全副的鐵甲，帶着束得太急的、胖的瘦的腰帶，和硬領帶的紅頸子，掛了頭巾和全部勳章，不僅擦髮油前，穿漂亮衣服將軍官們，而且每個兵，——帶着新鏢的、洗淨的、剃光的臉，和擦得不眩再亮的武器，每匹馬料理得如同織子，毛色發光，出汗的鬃上的鬃毛有條不紊，——都覺得要發生不是玩笑的、重大的、不肅的事情。每個軍和兵士都覺得自己的渺小，意識到自己是人海中的砂粒，同時又覺得自己的

〔註〕奧國皇太子稱大公。——譯

權能，意識到自己也這個巨大整體的一部分。

從清晨開始了緊張的忙碌與努力，在十點鐘的時候，一切都合了規定的秩序。在廣大的原野上站立着各一列，全軍排成三線。前面是騎兵，後邊是炮兵，再後邊是步兵。

在各種軍隊之間好像是一條街道。這個大軍的三部分彼此分得很明顯：庫圖索夫的作戰部隊（在右翼的前線是巴夫洛帝查德的驃騎兵），自俄國開來的作戰部隊及衛兵隊，和奧軍。但都站成一條線，聽從一個指揮，並遵照同一的秩序。

好像風吹樹葉，興奮的低語聲發出：『來了！來了！』可以聽到驚惶的聲音，在全軍之間通過了最後準備的騷動之波。

在前面，德奧爾卒茲出現了一羣來近的人。這時候，雖然是無風的天氣，一陣微風却吹過了軍隊，輕輕地動了牙纜，吹動懸垂的軍旗發着簾杆。好像軍隊自己是用這種輕微的運動表現他們對於皇帝駕臨的欣喜。聽到一個聲音：『立止！』然後，好像黎明時的雞，這聲音在各個角落裏重複。於是，大家安靜。

在死靜中只聽到馬蹄聲。這是皇帝的侍從。皇帝們騎馬到了側翼，於是發出了第一騎兵團的號聲，吹着進行曲。好像不是號手們在吹，而是軍隊本身，欣喜皇帝們駕臨，自然地發出這種聲音。在這些聲音之中，可以清楚地聽到亞歷山大皇帝的「一種年青的、和善的聲音。他說了間候的話，於是第一團大

呼：嗚噓！那極響耳地、冗長地、喜悅地，以致使得自己也詫異地這般大團體的人鼓與力聲。

羅斯托夫站在喧鬧去軍隊中的最前列，皇帝最先來看這軍隊，他感覺到這個軍隊中每個人所感到的同樣情緒。——意志、驕傲與權力意識，對於這個典禮的中心人物之熱烈效忠的情緒。

「死得，這個人的一句話將決定這巨大團體（他也與巨大團體有關係的一個渺小微粒）去赴湯蹈火，去犯罪，去死，或做最偉大的英雄事業，所以也對於這句要說的話，不能不抖擻而心驚。

「嗚噓！嗚噓！嗚噓！」各方面喊叫，並且各團先後地用進行曲歡迎皇帝；然後嗚噓！進行曲，又是嗚噓！嗚噓！這些聲音更有力，更繁多，合成震地的呼吼。

在皇帝還未來到時，每個團在無言無動中，好像無生命的軀體；剛剛皇帝來到那里時，這個團便有了生氣，並呼噓，喊聲和皇帝已經走過的全線的呼吼合成一體。在這些聲音可怕的、震耳的吼叫中，在不動時，好像在方形形隊中成了石頭軍隊中，大意地、但對稱地、尤其是，自由地，走過了數百騎馬的侍從，在他們前面是兩個皇帝。這夥羣人的約制而熱烈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們身上。

美麗的年輕的亞歷山大皇帝，穿騎衛隊制服，戴三角形帽，帽邊向前，他的可愛的臉，和嘹唳的高而聲音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羅斯托夫站在第三團附近，用明銳的眼睛遠遠地認出了皇帝，並看見他來近。皇帝來到了二十步外的地方，尼考拉清嗓子，極詳細地看見了皇帝美麗、年輕、快樂的臉，這時，他感覺到從來不曾感覺過

的溫柔與狂喜情緒。他覺得皇帝的一切——每一特點，每一動作——都是漂亮的。

停在那巴夫洛格拉德的圍前，皇帝用法文向奧皇說了什麼，並且笑了一下。

看見了這個笑容，羅斯托夫自己也不禁開始笑着，感覺到對於皇帝更有力的親愛衝動。他希望用什麼方法表現他對于皇帝的親愛。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於是他想哭。皇帝叫了團長，向他說了幾句話。

「我的上帝！假使皇帝向我說話，我要發生什麼呢！」羅斯托夫想：「我要快樂死了」。

皇帝向軍官們說：

「各位先生們」，（羅斯托夫聽到了每個字，好像天上的聲音），「我全心全意的感謝你們」。

假使能夠現在爲皇帝死，羅斯托是多麼快樂呵！

「你們獲得了聖，喬治軍旗，要對得起這聖軍旗」。

「只要死，爲他死！」羅斯托夫想。

皇帝又說了羅斯托夫未聽到的別的話，兵士們奔進胸膛，高呼：嗚噯！

羅斯托夫也轉面向敵，用力高呼，希望用這個呼聲損傷自己，只要能充分表現他對皇帝的熱情。

皇帝在驃騎兵前面站了幾秒鐘好像在猶豫中。

「皇帝怎麼能夠猶豫呢？」羅斯托夫想，但後來羅斯托夫甚至覺得這種猶豫也是莊嚴的、可愛的，

在圍前皇帝所做的一切。

皇帝的遠眺只有一刹那。皇帝的穿時髦尖頭窄鞋的腳，刺動了他所騎的、英國種棕色馬的肚子；皇帝的戴白手套的手挽起韁勒，於是他走動了，隨帶着無規律地波動的副官之海。他走得更遠，在別的前隊前停留，最後，羅斯托夫只能在環繞皇帝的侍從們後邊看見他的白羽。

在侍從軍官之中，羅斯托夫看見保爾康斯基和庫拉，怠惰地騎在馬上。羅斯托夫想起了昨天和他們爭吵，於是出現了這個問題——應該不應該挑鬥他。「當然，不應該」，羅赫托夫現在想……「在現在這樣的時候，值得想起、說到這種事嗎？在這種親愛、熱情、自我犧牲的情感之下，我們一切的爭吵與忿怒有什麼意思呢？現在我愛一切的人，寬恕一切的人」。

當皇帝幾乎走過了全體部隊時，軍隊開始用檢閱進行式走過他身邊，羅斯托夫騎在新買的皆尼索夫的「沙漠浪人」上，走在自己騎兵連的後邊，即是，單獨地直接地在皇帝的眼光中。

未走到皇帝面前時，羅斯托夫，著名的騎手，用馬刺把「沙漠浪人」刺了兩下，把他快樂地引入那種發狂的奔騰步態中，這是興奮的「沙漠浪人」所常有的。把發沫的長鼻子轉向胸臆，伸出尾巴，好像在空氣中飛騰而不觸地，在蹬地高高地跳起並更換腰子，「沙漠浪人」壯麗地馳過，也感覺到皇帝對他的目光。

羅斯托夫自己，縮腿向後，翕進肚子，覺得自己和馬成爲一體，帶着鐵屑的然而幸喜的臉，走過皇帝面前，他如同皆尼索夫所說的，像一個鬼。

「好巴夫洛格拉德兵們！」皇帝說。

「我誇上帝呵！假使他此刻令我赴火，我是多麼快樂呵，」羅斯托夫想。

檢閱完畢時，新來的、和庫圖索夫部下的、軍官們，開始談許多頭暈，他們開始談到獎賞，談到奧軍和他們的服勞，談到他們的勇猛，談到保拿巴特，談到他現在要受到的懲處，特別是在愛森將軍團要開到、而普魯士加入我們這邊的時候。

但在各團體中，他們談得最多的是關於亞歷山大皇帝，他們傳達了他的每個字、每個動作，並因而狂喜。

大家只希望一件事：在皇帝的領導下，趕快去接應敵人。在皇帝自己的指揮下，他們不會不打败任何敵人：羅斯托夫和大部分軍官正發問後常這麼想。

大家在檢閱之後，比較在兩次勝仗之後，更相信勝利。

九

在檢閱的次日，保理斯穿了最好的軍裝，帶了同伴別爾格祝他成功的希望，騎馬到奧爾牟茲去看保爾康斯基，希望利用他的親善、稱爲自己獲得最好的位置，特別是要人下達的副官位置，他覺得這是軍中特別重要的地位。「羅斯托夫很好，他的父親寄給他一面旗布，也聽說他不向任何人低頭，不做任何

人的懸差；我呢，除了我的頭腦，什麼也沒有，我應該造成自己的事業，不放棄機會，却利用他們。」

這天他在奧爾牟茲未找到安德來郡王。但奧爾牟茲的外觀——在這里耽擱了總司令部，外交團體，還住了兩個皇帝和侍從們、朝臣們、近臣們——更使他希望屬於這個高級社會。

他不認識任何人，雖然他有驍勇的騎兵制服，但所有這些高級人員，坐着華麗的馬車，戴花翎，佩綬帶與勳章，文飾武飾，在街中來往著，好像都站得不可測地比他這個小騎兵軍官高，他們不儂不希望，而且不願承認他的存在。他在庫圖索夫總司令的司令部裏探問保爾康斯基，這里所有的副官們甚至馬弁們都那樣地看着他，好像希望他明白，很多像他這樣的軍官們在這里走動，他們已經很厭煩了。雖然如此，也許正因此，在第二天，十五日，他飯後又來到奧爾牟茲，進了庫圖索夫所住的屋子，講見保爾康斯基。安德來郡王在家，保理斯被領進大廳，在這里從前也許跳過舞，而現在却擺了五張床，各理家具：桌，椅，和一架大鋼琴。一個副官靠近門，穿了波斯睡衣，坐在桌前寫字。另一個，紅潤肥壯的亞斯維次基，躺在床上，把手支在頭下，和一個坐在他旁邊的軍官在笑。第三個在大鋼琴上奏維也納華姿舞曲，第四個靠在大鋼琴上和唱着。保爾康斯基不在。看見了保理斯，他當當中沒有一個人變更地位。那個寫字的、保理斯向他問話的人，厭煩地轉過來向他說，保爾康斯基值班，假使他需要看見他，便進左邊的門，進客廳。保理斯道了謝，走進客廳。客廳裏有十個軍官與將軍們。

在保理斯走進來時，安德來郡王輕蔑地隨着眼，（帶着特別的恭敬的疲倦神情，還明顯地說，假如

這不是我的責任，我便一分鐘也不同你說，聽一個年老而有許多勳章的俄國將軍在說話，他幾乎是蹣跚着脚，站得挺直，紅臉上帶着兵士的，諛媚的表情，向安德來郡王報告什麼。

「很好，請你等一下，」他用俄語向這個將軍說，却帶着法語的聲調，這是在他要輕蔑地說話時所用的，並且，看見了保理斯，安德來郡王便不再注意將軍（他請求地跟在他身後，求他再聽一點），帶着愉快的笑容轉向保理斯，對他點頭。

保理斯這時候清楚地明白了他從前略知的，即是，在軍隊中，除了法規中所規定的、部隊中所承認的、他所知道的服從與紀律，還有別更更實際的服從，他使這個追趕的紅臉的將軍恭敬地等候着，而這時，上尉安德來郡王却奪了自己的高興更願意和德路別次考少尉去談話。保理斯較之任何時候更堅強決定了以後不按照法規中所規定的去服務，却要按照這個未規定的服從。他現在覺得，只是因為他被介紹給了安德來郡王，他便立刻比這個將軍高了一等，而他在別種情形下，在前線上，可以消滅他這個騎兵少尉。安德來郡王走近他，和他握手。

「很抱歉，昨天你沒有找到我。我整天和日耳曼人在一起。我們陪威以羅特去審核作戰計劃。日耳曼人開始精確……便沒有完結！」

保理斯笑着，好像他懂得安德來郡王所指示的，如同常職一樣。但他是第一次聽到威以羅特這個姓，甚至「作戰計劃」這個名辭。

「好，我親愛的，還想當副官嗎？我那時已替你想過了。」

「是的，」保理斯說，不覺地爲了什麼原故而臉紅；「我想求總司令，庫拉根郡王有一封愛我寫給他的信；我想請求只是因爲，」他添說，好像寬恕自己，「我恐怕衛兵隊不作罷。」

「好！好！我們再來討論一切，」安德來郡王說，「只是讓我發誓了這位先生的事，我聽聽你吩咐。」

當安德來郡王去報告紐康的將軍的事情，這個將軍，顯然不同意保理斯對於未規定的服役之利益的見解，用眼睛注視這個使他不能和副官把話說完的傲慢少尉，以致保理斯不自在。他轉過身，不倫頹地等候安德來郡王從總司令房間裏出來。

「好，我親愛的，我替你想過了，」當他們走進有大鋼琴的大廳時，安德來郡王說。「你還須去見總司令，」安德來郡王說，「他要向你說許多客氣話，要到你那裏去吃飯，」（保理斯想，「爲了去照『未規定的服役』去服務這是不壞的，」）「但從此便不再有什麼別的了，我們副官和傳令官快有一營了。但我們所要做的不是這個；我有一個好朋友，一個高貴副官，一個極好的人，這高貴考夫郡王；雖然你也許不知道這個，但事實是這樣，現在庫圖索夫，和他的司令部人員，和我們大家都同樣地不知道；現在一切都集中在皇帝的手裏；所以我們要道高貴考夫郡王去一下，我需要去看他，我已經向他說到；所以我們要看：他能不能把你安插在他的地方，或者任何靠近太陽的地方。」

安德來郡王，當他去領導青年，並幫助他達到人世的成功時，總是特別熱心。在這種幫助別人的藉

口下——他因爲自尊從來不爲自己接受幫助，——他接近了這個給人成功的中心，這個中心把他也吸進去。他樂意地爲保理斯幫忙，同他去見這高儒考夫郡王。

當他們走進皇帝們及他們隨員們所住的奧爾奈宮殿時，已是晚上很遲的時候。

在這天有了一個軍事會議，全部御前軍事參議院八員及兩位皇帝都曾出席。在這個會議裏，違反老將軍們庫圖索夫及施登會堡郡王的意見，決定了立即進攻，並與保拿巴特作大會戰。當安德來郡王帶了保理斯來皇宮尋找這高儒考夫郡王時，軍事會議剛完畢。總司令部裏全體的人還處在今天、少壯派勝利、軍事會議的興奮中。主張遲等特什麼而不進攻的主導派的聲音，那麼一致地被壓下去了，他們的理由被無疑的、進攻利益的證明駁斥了，在會議中所談的未來戰役，以及無疑的勝利，好像已不是將來，而是過去的。一切利益都在我們這方面。無疑地超過拿破崙破塞兵力時巨大兵力集中在一處；軍隊受到兩個皇帝奮勇的鼓勵，並勇往無畏；要作戰的戰略地位是指揮軍隊的奧國將軍威以羅特極詳細地熟識的（好像是僥倖的機會造成的，奧軍去年演習的地點正是現在要和法軍打仗的這個原野）；四周的地方是他們極詳細地知道的，並且繪在地圖上，而顯然力量薄弱的保拿巴特什麼也未準備。

這高儒考夫，是激熱心而主政派之一，剛剛從會議上回來，疲倦，困乏，但因爲所得的勝利而活潑、驕傲。安德來郡王介紹了他所關照的軍官，但這高儒考夫郡王恭敬地熱烈地握手，却未向保理斯說話，顯然他不能壓制此刻極強烈地激動他的那些思想，他用法文向安德來說話。

「噫，我親愛的，我們得到了多大的——個勝利呵！上帝只允許他的結果是那樣地勝利。但，我親愛的，」他急速地興奮地說，「我應該承認我在與國人面前，特別是在威以羅特而前的錯處。多麼精確，多麼詳細，多麼好的地形知識，多麼好地預料到一切可能，一切條件，一切最小的細情！不，我的親愛的，我們所處向有利的環境是不能夠有意地想出來的。有奧軍的精確與俄軍的勇敢合在一起——你還再想什麼呢？」

「那末，攻擊是最後決定了嗎？」保爾康斯基說。

「你知道，我親愛的，我覺得保拿巴特確實丟掉腦袋了。你知道，他今天寄到一封信給皇帝。」道高儒考夫有表情地笑着。

「當真！他寫了些什麼？」保爾康斯基問。

「他能寫什麼呢？特拉地鏡地拉云云，一切只是要拖延時間。我向你說，他是在我們手心裏；這是確實的！但最有趣味的，」他說，忽然好意地笑，「是這個，沒有人能夠想到如何稱讚他。假若不稱執政，他當然不是皇帝，那末，在我看來，就稱保拿巴特將軍。」

「但不承認他是皇帝，稱他保拿特將軍，在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保爾康斯基說。

「要請說在此，」道高儒考夫笑着迅速插言。「你知道俾利平，他是很聰明的人，他提議稱讚他：『人類的暴君和仇敵。』」道高儒考夫愉快地笑。

「沒有別的呢？」保爾康斯基問。

「但俾利平雖然找着了莊京的譯語，他是又敏捷又聰明的人。……」

「怎樣的呢？」

「致法國政府的首長，Au chef du Gouvernement français」道高儒考夫極痛楚地意思說。「對不對

呢，好嗎？」

「好，但要使心裏不高興，」保爾康斯基說。

「啊，不高興！我的哥哥知道他，他在巴黎和他——現在與皇帝——吃過許多飯，談過許多話，他沒有看見過更精細更狡猾的外交家；你知道，他合併了法國人的伶俐和意大利人的誠實，你難道保拿巴特和馬爾考夫伯爵的軼事嗎？只有馬爾考夫伯爵一個人知道隱付他。你知道可怕的故事嗎？有趣極了！」於是多言問道高儒考夫，時而向着保理斯，時而向着安德來郡王，說出如何保拿巴特帶空試駿馬爾考夫，我國的大使，他有意地在他前面掉下手帕，停下來，看着他，也許是期望馬爾考夫拾起來，又說如何馬爾考夫也立刻把自己的手帕掉在旁邊，他拾起自己的，却不拾保拿巴特的手帕。

「好極了，」保爾康斯基說，「但郡王，到你這里來是爲這個青年作請求。你看到……」但安德來郡王還未說完，便有一個副官進了房，召道高儒考夫郡王去見皇帝。

「啊！多麼麻煩！」道高儒考夫說，倏促立起，和安德來郡王及保理斯握手。「你知道，爲了你，

爲了你這位可愛的青年，我很高興做一切需要我做的事情。」他帶着好意、誠懇、活潑而輕快表情，又和保羅斯握一次手。「但你看……下一次！」

保羅斯想到自己接近了高級勢力而興奮，他覺得自己此時是在高級勢力之中。他意識到自己在這裏接觸了那些複雜，她們指揮一切團體的巨大運動，在他自己的隊部裏，他覺得自己是這些團體中一個微小、卑下、不重要的部分。他們在這高儒孝夫郡王之後走進了走廊。遇見一個走出來的（這高儒孝夫逸去的那道皇帝房間的門裏）穿文官制服的矮子，他有聰明的臉和額頭的凸出的下顎，還不損他的美麗，却增加了他表情的特別而靈活與變化。這個矮子好像對於自己的一般，而這高儒孝夫點頭，並用羨慕的眼光看着安德來郡王，向他對面走來，顯然期望安德來郡王向他鞠躬或讓路。安德來郡王「恭敬地」向陛下表示了敬意，於是這個年輕的矮子轉過去，走向走廊的邊上。

「這人是誰？」保羅斯問。

「這是最非常的但我並不歡喜的人之一。他是外交大臣，阿丹·治衛托鏡示斯基斯郡王。」

「就是這些人，」當他們走出皇宮時，保爾斯斯基帶着不能壓制的嘆息說，「就是這些人決定各國人民的命運。」

第二天，軍隊已請進，保羅斯在奧斯特裡茲戰役之前未得再見保爾斯斯基及這高儒孝夫，在依斯馬伊洛甫團裏留了些時候。

十

在十六日的早晨，皆尼察夫的騎兵連——牠屬於巴格拉齊翁的支隊，尼考拉·羅斯托夫在這個連裏服役，——照他們說，從宿營的地方開拔去打仗，在別的縱隊的後邊大約走了一哩，便在大路上被停止了。羅斯托夫見卡薩克兵，第一第二驃騎兵連，步兵各營和炮兵從他身邊走上前，巴格拉齊翁將軍及道高倫考夫將軍和副官們騎馬走過去。他和從前一樣在交戰之前所感覺到的、一切恐懼；他用來壓制這種恐懼的一切內心衝突；關於他要用驃騎兵的精神在這個戰役中立功的一切幻想——都落了空。他們的騎兵連留在後備隊，尼考拉·羅斯托夫厭倦地乏味地過了這一天。在上午九點鐘的時候，他聽到前面的開火聲，嗚嗚聲，看見拾回後方的傷兵（人數不多），最後，看見在幾百個卡薩克兵當中帶走了整隊的法國騎兵。顯然，戰事已完結，並且顯然戰事不大，但是勝利的。回轉的兵士們和軍官們談說光榮的勝利，談說維羅城的佔領，和整個法國騎兵連的被擒。在夜間的重鎗之後，晝色是明朗的，有陽光的，並且愉快的秋日之光符合了勝利消息，這消息不僅由參戰者的談話，而且還由羅斯托夫身邊來往走過的兵士、軍官、將軍、及副官們臉上的欣喜表情，表達了出來。羅斯托夫更加心痛，他空費了戰前的一切恐懼，而把這個愉快的日子消滅在不活動中。

「羅斯托夫，到這裏來，我們來吃酒解悶！」皆尼察夫喊叫，他坐在路邊酒瓶食物之前。軍官們在

皆尼索夫的酒杯旁邊繞成圈，吃着講着。「又帶來了一個，」軍官中有一个人說，指着一個被擒的法蘭西騎兵，兩個卡薩克兵押他步行。其中之一牽着擒獲的一匹高大的美麗的法國馬。

「真馬！」皆尼索夫向卡薩克兵呼叫。

「好，大人……」

軍官們站起，圍繞了卡薩克兵和被擒的法兵。這個法國龍騎兵是一個年輕的阿爾薩斯人，帶着日耳曼語調說法文。他興奮得不能透氣，臉色發紅，聽到了法文，便迅速和軍官們說話，時而看這個，時而看那個。他說，他也許不得被擒；說他被擒，不是自己的錯，而是伍長的錯，他派他去取馬衣；說，他向他說過，有俄國人在那里。他在每一個字上添說：「但不要損害我的小馬，」並撫摩他的馬。顯然是，他不很明白，他在什麼地方。他有時自怨被擒，有時設想着自己的長官在自己面前，他表現自己的兵士的精確，和對於職務的當心。他隨身把我們覺得陌生的法軍的氣氛十分新鮮地帶到我們的後衛隊。

卡薩克兵把馬賣了二十盧布〔註〕；羅斯托夫，接到錢後，現在是軍官中最富的，買了匹馬。

「但不要損害我的小馬，」當馬交與驃騎兵時，阿爾薩斯人善意地向羅斯托夫說。

羅斯托夫笑着安置了龍騎兵，並給了他錢。

〔註〕原文 Cheerupok 據莫斯科俄英字典爲十盧布，毛德注爲「三盧布」。原文爲兩個此種幣故

譯二十盧布。……也

「作！作！」卡薩克兵說，拉停摩的手臂，要他向前走。

「皇帝！皇帝！」這聲音忽然在驃騎兵之間發出。大家奔馳，紛忙，於是羅斯托夫看見後邊路上來了一個個騎上有白羽的騎馬的人，在俄頃之間，大家歸還了他們的位置，並期待著。

羅斯托夫不覺得也不覺得，他怎樣跑到自己的地方，上了馬。關於未嘗與戰事的懊悔，在許多常見的面孔和圈子中間單調心緒，都在頃刻間過去了，任何關於自己的思想都在頃刻間消失了；他完全被快樂情緒吸引了，這快樂是因為皇帝向他近而產生的。他自己覺得，單單這臨近補償了今天的損失。快樂，好像一個情人等到了期待的相會。他不敢向前面看，也不迴看，便憑了狂妄的本能而感覺到他的臨近。他感覺到這個，不是憑了來近的一隊馬蹄聲，他感覺到這個，是因為由於皇帝的臨近，他四周的一切變得更加明，更喜悅，更歡騰，更歡樂。羅斯托夫心目中的太陽更加靠近了，在他四周散出溫和莊嚴的光輝，他此刻覺得自己快這種光輝所包圍，他聽到他的聲音——那個親善的、安靜的、愈駭的。然而同時是那聲簡單的聲音。好像羅斯托夫覺得還是需要的，來了死一般的寂靜，在這種寂靜中發出了皇帝的聲音。

「巴夫洛格拉德的驃騎兵嗎？」他疑問地說。

「後備隊，陛下！」別一個人的聲音回答，這麼凡人的聲音在那麼超人的說「巴夫洛格拉德的驃騎

【註】巴 Allez ! Allez ! (法文——走) 譯作 Alyo ! Alyo ! 故將走譯作——驃

英嗎？」的聲音之後。

皇帝平著羅斯托夫，停住。亞歷山大中臉比較三日前較闊時更美麗。他閃耀了那樣愉快和年青，那樣天真的年青，令人想起十四歲青年頑皮。而同時這仍然是尊嚴的皇帝臉。飄看著驟騎連，皇帝的眼睛偶然交遇了羅斯托夫的眼睛，在他的眼睛上停留了兩秒鐘。無論皇帝是否明白了羅斯托夫心中的事情（羅斯托夫覺得他明白了），但他應用自己的藍眼睛在羅斯托夫的臉上看了兩秒鐘（牠們射出柔軟的溫和的光）。然後他忽然豎起眉毛，預敏捷的動作使左足刺馬，奔馳向前。

年輕的皇帝不能壓制親臨戰場的欲望，不顧朝臣們的一切諫勸，在十二點鐘離開他所跟隨的第三縱隊，馳奔到前衛。還未走近驟騎兵，便有幾個副官遇見他，報告了戰事勝利結果的消息。

戰事便是擒獲一個法國騎兵連，却被當作對於法軍的光榮勝利，因此皇帝及全軍，特別是在戰場上火藥的烟尚未散時，相信法軍打敗，並且被迫退却了。在皇帝騎馬過去了幾分鐘後，巴夫洛格拉德的驟騎兵師奉令前進。在維紹，一個小日耳曼城市，羅斯托夫又看見了皇帝。城內的市場上，在皇帝來到之前有過激烈的戰鬥，倒着幾個死的和傷的兵，不及拾去。皇帝環繞着文武侍從，騎着栗紅色英國種的驟馬，這不是檢閱時的那一匹，他側向一邊，用尊嚴的姿勢把金的長柄眼鏡放在眼前，看一個面向地騎著的、沒有帽子的、有血跡的兵士頭顱。這個傷兵是那樣的兇、而可憐，以致羅斯托夫憤恨地接近皇帝。羅斯托夫看見皇帝的圓曲的肩膀如何地打顫，好像是打冷顫，看見他的左腿如何抽搐地用馬刺踢馬肚。

，如何這匹有訓練的馬漠然盼顧並不離開地方。一個下馬，軍官在腋下扶起傷兵，開始把他放在出現的昇床上。兵士呻吟。

「輕一點，輕一點，不能輕一點嗎？」皇帝說過，即騎馬走去，顯然他比將死的兵更覺得痛苦。羅斯托夫看見淚水充滿皇帝的眼睛，聽到他離開時如何用法文向洽爾托鏡忒斯基說：

「戰爭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多麼可怕的事情！」

前衛的軍隊紮在維紹的前面，可以看見敵人的暗線，敵人在全日之間帶着輕微的射擊向後退却。皇帝的感謝傳給了前鋒，許諾了獎賞，分散了雙份的麥酒給兵士們。露營的篝火燃炸得比前一夜更愉快，並唱出了兵士的歌聲。皆尼索夫這天晚上慶祝自己升爲少校，羅斯托夫在宴飲結束時已經飲得飽夠，他揶揄飲祝皇帝的健康，但「不是我主皇帝，像在正式宴會上所有的，」他說，「而是祝皇帝，仁慈、可愛、偉大人物的健康，我們來飲祝他的健康和對法軍的確實勝利！」

「假使我們早就作戰，」他說，「不談法軍，像在射恩格拉本那樣，現在，他在前面的時候，是個什麼樣子呢？我們都要死，我們要愜欣地爲他死。是麼，諸位！也許，我不是這麼說的，我喝得很多，但我這麼感覺，你們也這樣。祝亞歷山大一世的健康！嗚啦！」

「嗚啦！」軍官們熱烈的聲音喊叫。年老的前鋒兵士尉基爾斯雷叫得熱烈而誠懇，不亞二十歲的羅斯托夫。

前，用尊嚴的姿勢，向上舉手，站在燎火的光中，他有灰色長鬚，從敞開的襯衫裏可見白胸脯。

「兒郎們，祝我主皇帝的健康，祝對敵人的勝利，嗚噠！」他用勇武、老年、驟騎兵的上低音喊

叫。驟騎兵們環擠着，用巨大聲音一致地回應。

夜間很遲的時候大家才散，皆尼索夫用他短小的手，拍他的愛友羅斯托夫肩膀。

「你看在行軍中他不愛任何人，所以他愛上了皇帝，」他說。

「皆尼索夫，你不要說笑話，」羅斯托夫大聲說，「還是那樣高尙的，那樣優美的情緒，那樣！」

「我相信，我相信，親愛的，我同意，我贊成……」

「不，你不懂！」

於是羅斯托夫站起，走到燎火間徘徊，幻想著死是多麼幸福，不是救皇帝性命（他甚至不敢幻想到這個），而只是在皇帝的眼前死。他確實是愛中了沙皇，愛中了俄國軍事的光榮，和未來勝利的希望。不僅他一個人在奧斯特利茲戰役前的那些可紀念的日子裏感覺到這種情緒：我軍中十分之九的人在這種時候都愛中了他們的沙皇和俄國軍事的光榮，不過較不狂熱。

第二天皇帝留在維紹。御醫維利挨召了數次。在總司令部附近的軍隊裏流傳了消息，說皇帝御體違和。據侍從的人說，他未吃食物，這天夜裏也睡得不安。違和的原因是死傷的情形對於皇帝敏感的心靈發生了強烈的刺激。

在十七日早晨，從前哈帶了一個法國軍官來到維紹，他在休戰旗下來此要求謁見俄皇。這個軍官是薩發利。皇帝剛剛入睡，所以薩發利必須等候。中午的時候他被引見皇帝，一小時後，他陪同道高儒考夫郡王去到法軍的哨線。

據薩發利奉使的目的是提議亞歷山大皇帝與拿破崙皇帝相會。使全軍喜悅而驕傲的是，親自的會面被拒絕了，維紹戰事中的勝利將軍道高儒考夫郡王，代表皇帝，被派同薩發利一道去和拿破崙作談判，假使這個談判，——違反期望，——是以真正和平希望為目的。

晚上道高儒考夫回轉，直接去見皇帝，在他那裏留了很久。

十一月十八日及十九日，軍隊又向前作了兩次行軍，敵軍前哨在短時的射擊後即向後退。在軍隊的上層中，從十九日中午開始了強烈的匆忙而興奮的運動。繼續到次日，十一月二十日的早晨，在這天發生了可紀念的奧斯提爾茲戰役。

在十九日中午以前，運動、騾的騰躍、勞作、及副官的派派只限於幕僚的行程；在國會的中午以後，這個運動達到了庫圖索夫的總司令部和各縱隊指揮官的司令部。晚間，這個運動由副官們帶至所有的角落和軍隊的各部分，在十九日到二十日的夜間，八萬聯軍的團體從宿營處起來，發出嘈雜聲音，好像一幅九徑路長的大魚，向前搖蕩，移動。

早晨從皇帝行轅開始的、並推動一切遠處運動的中心運動，好像是巨大塔鐘裏的中心輪盤的運動。一個輪子遲緩地運動着，第二個轉動，第三個，於是別的輪子、滑輪、小齒輪更快地轉動着，開始鳴敲，踢出人物，並且指針規律地移動，表示運動的結果。

正如同在時鐘的機械裏一樣，在戰事的機械裏，一旦發作的運動也不能約制以後的結果，並且同樣地，在運動達到之前，那些未受到推動的一部分機械是無情地靜止的。輪子在軸上響動，輪齒啣咬，轉動的滑輪因迅速而發聲，而附近的輪子仍然安靜不動，好像牠準備這樣不動地停一百年；但時間到了！——槓桿套住了，於是輪子服從動力、發響，轉動，加入了一致的活動，而活動的結果與目的牠却不知道。

好像在時鐘裏一樣，無數各種輪盤的複雜運動的結果，只是指示時間的指針遲緩而規律的運動；十六萬俄軍法軍的全部複雜人類運動——這些人的一切情感，希望，懼悔，羞辱，痛苦，以及驕傲、恐懼、瘋狂喜的衝動，——的結果只是奧斯特烈茲城役，即所謂三帝戰役的失敗，即是，人類歷史鐘面上世

界歷史指針的遲緩移動。

安德來都至這天當值，侍隨總司令不離身。

晚間六點鐘，庫圖索夫來到皇帝的行轅，在皇帝那裏停留不久，即去見二等宮大臣托爾斯泰伯爵。保爾康斯基利用這個時間，去找道高儒考夫探問戰事的詳情。安德來都王覺得庫圖索夫因為什麼而煩亂不滿，覺得總司令部的人員們不滿意他，並且覺得皇帝行轅裏所有的人都用那種語氣對於他，好像他們知道了別人不知道的事情；因此他希望和道高儒考夫談談。

「啊，你好，我親愛的」，道高儒考夫說，他同俾利平坐着吃茶。「慶祝明天。你的老人怎樣？情緒不好嗎？」

「我不要說他情緒不好，但似乎他希望別人聽他說話。」

「但別人在軍事會議裏聽他說過話了，在他要說正經事的時候，別人還來聽；但現在，當保拿巴特最害怕大戰的時候，要延遲並等待什麼，——是不可能的。」

「但你看見了他嗎？」安德來都王說。「那末，保拿巴特怎樣呢？他給了你什麼印象？」

「是的，看見了並且吃了飯，他怕大戰甚於怕世界的一切，」道高儒考夫重說，顯然他看重這個一般的結論，這是他根據他和拿破崙的會面所下的。「假使他不怕交戰，他為什麼要求這個會面，作談判，並且，尤其是，後退呢？而後退是那麼違反他全部的作戰方法。相信我：他害怕，害怕大戰，他的疑

候到了。這是我向你說的。」

「但是告訴我，他是如何的人，什麼樣兒？」安德來郡主又問。

「他是一個穿灰大衣的人，很希望我稱他『陛下』，但令他失望的是，他沒有獲得我的任何稱呼。他就是這樣的人，沒有別的了，」道高儒考夫回答，笑着盼願俾利平。

「雖然我十分尊重老庫圖索夫，」他繼續說，「假若現在當他確實是我們手心裏的時候，我們等待着什麼，因此給他機會逃走或者欺騙我們，我們是太好了！不，一定不要忘記了蘇佛羅夫和他的原則：不要使自己處於被攻擊的地位，要使自己去攻擊。你要相信，在戰爭中，年輕人的精力，常常較之老年的待機而動者的經驗，指出了更可靠的途徑。」

「但我們在什麼樣的陣地上攻擊他呢？今天我在前哨上，不能決定他的主力在何處，」安德來郡主說。

他想向道高儒考夫說出自己所擬的攻擊計畫。

「啊，這都是一樣，」道高儒考夫迅速說，站起，在桌上打開地圖。「一切或有的事都預料到了；假使他在不備處，……」道高儒考夫郡主迅速地含糊地說出威以羅特側翼運動的計畫

安德來郡主開始反對，並證明自己……她可以預料威以羅特的計畫同樣地好，但弱點是威以羅特的計畫已經過時了。安德來郡主開始說那個計畫的缺點和自己計畫的優點，道高儒考夫便停止了聽

他說，並且不帶地圖，却煩躁地看安德來郡王的臉。

「不過，庫圖索夫今天還有軍事會議；你可以在那裏提出一切，」道高儒考夫說。

「我要做這個，」安德來郡主說，離開地圖。

「你們爲了什麼在勞神呢，諸位？」俾利平說，他直到此時都是帶着愉快的笑容聽他們談話，而現在，顯然，要說笑話了。「無論明天是勝是敗，俄國軍事的光榮是安全的。除了你們的庫圖索夫，沒有一個俄國的縱隊指揮官。指揮官們：維姆卜芬將軍先生，爾慈隆伯爵，利克頓施泰恩郡主，好亨洛親王，最後卜爾施……，卜爾施……等等波蘭的名字」。

「不要說了，壞嘴巴，」道高儒考夫說。「不對，現在已經有兩個俄國人了；米洛拉道維支和道羅圖羅夫，還有第三個，阿拉克捷夫郡主，但他的神經衰弱。」

「但我想，米哈伊。依拉鏡諾維支出來了，」安德來郡主說。「祝諸位幸福，成功，」他添說，和道高儒考夫及俾利平握手，即走去。

回到尾裏，安德來郡主不能納悶自己不開默坐在他身邊的庫圖索夫；他覺得明天戰事如何？

庫圖索夫嚴厲地看他的副官，默沉片刻，說道：

「我想，戰事要失敗，我向托爾斯泰伯爵說了這話，請他去傳達這話給皇帝。你想，他回答了我什麼話？「哎，我親愛的將軍，我管的是米和肉，你管的是軍事。」是的，……這就是給我的回答！」

十一

夜晚十時，威以羅特帶了他的計畫來到庫圖索夫住處，這裏將舉行軍事會議。各縱隊指揮官皆被召赴總司令部，除了巴格拉齊翁都王親臨赴會，全在指定時間到會。

威以羅特是眼前戰役的全委主持人，用他的熱情與忙碌，和不滿的、打盹的庫圖索夫作成顯明的對照，後者不願擔任軍事會議主席與指導的角色。威以羅特顯然覺得自己是這個已經不可約制的運動的首腦。他好像一匹拴車的馬，帶着車子向山下奔馳。是他拴車，抑是車推他，他不知道；但他用最可能的速度拉着，沒有時間考慮這個運動要達到何處。威以羅特這天晚上兩度親自觀察敵軍前線，兩度聽見俄皇與奧皇作報告與說明，並在他的辦公室作德文的作戰命令。他現在疲倦地來見庫圖索夫。

顯然他是太忙，以致忘記了對於起碼的要義教；他打斷他的話，迅速地不清地說話，不看對談者的臉，不回答向他提出的問題，他受到譁議，他有可憐、困乏、煩亂、同時自信、驕傲的神情。

庫圖索夫住在奧斯特理茲附近的一個貴族小城堡裏。他們聚在大廳裏，這是總司令的書室；庫圖索夫自己，威以羅特，及軍事會議的人員。他們在吃茶。他們只等巴格拉齊翁都王來開會。八點鐘，巴格拉齊翁的傳令官帶來消息，說都王不能出席。安德來都王進來向總司令報告此事，並利用先前庫圖索夫給他的列席會議的許可，留在室內。

「因為巴格拉齊翁郡王不來，我們可以開會了，」威以羅特說，匆忙地從他的位子上立起，走近桌前，桌上打開了一幅不儘恩區域的大地圖。

庫圖索夫未扣衣鈕，他的胖頸子伸出衣領上，好像是解放了，他坐在安樂椅上，把肥老的手對稱地放在肘上，幾乎睡着了。聽到威以羅特的聲音，他費力地睜開獨眼。

「是，是，請吧，已經遲了，」他說，點了點頭，又垂頭閉眼。

假使在起初的時候，會議裏的人員以為庫圖索夫是伴睡，那麼，在以後宜談時，他鼻子裏發出的聲音便證明，這時候總司令的事情遠重要於——希望表示自己對於作戰命令或任何事情之輕視；他的事情是人類要求的不可壓制的滿足——睡眠。他實在睡着了。威以羅特，帶着太忙的人的動作，好像一分鐘也不要失去，看了看庫圖索夫，並且相信他睡着了，他拿起一張紙，開始用高大單調的聲音宣讀未來戰役的作戰命令，他的題目他也讀出：

「攻擊考拜尼茲及索考爾尼茲後方敵軍陣地之作戰命令，一八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這個作戰命令真複雜，很困難。原文（德文——譯）開始是：

「因敵軍方翼繫於樹山之對面，敵軍右翼應沿地後方之考拜尼茲及索考爾尼茲前進；反之，我軍左翼伸出敵軍右翼之外，故攻擊敵軍右翼於我有利，如我軍能佔領索考爾茲及考拜爾尼茲兩村莊，則更應因此而立即攻擊敵軍後方，並迫使敵軍於施拉巴尼茲及丟拉薩森林間之平原，同時避免通過敵軍前線所

掩護之施拉巴尼茲及培洛維茲間之狹道。爲達此目的，必須……第一縱隊前進……第二縱隊前進……第三縱隊前進……云云。」威以羅特宣讀。

似乎將軍們勉強地聽着這個困難的作戰計畫。金髮、高大的部克斯海夫頓將軍背靠牆站着，眼睛停在燃燒的蠟燭上，似乎沒有聽，甚至不希望別人以爲他在聽。正對威以羅特，坐着那有上翹的鬍鬚與肩膀的、紅潤的米洛拉道維支，他的明亮的睜開的眼睛直視着他，按照軍人姿勢，雙手放在膝蓋上，肘肘向外。他堅執地無言，看着威以羅特的臉，只在奧國參謀總長沉默時，才把眼睛離開他，這時米洛拉道維支有表情地環顧別的將軍們。但憑了這個有表情的目光之含意，不能說他同意或不同意，滿意或不滿意這個作戰命令。坐得最靠近威以羅特的，是蘭惹隆伯爵，他的法國南方人面孔的微笑在全都宣讀時間沒有離開他，他看着自己的細手指在有畫像的金鼻烟盒的四周轉動。在一個長句子當中，他停止了鼻烟壺的轉動；抬起頭，在薄唇的角上帶着敵意的恭敬，打斷威以羅特，並希望說什麼；但奧國將軍並未中斷宣讀，忿怒地皺眉，並搖動肘肘，好像是說：等一下，等一下你再向我說你的意思，現在請你看地圖，聽着。蘭惹隆帶着疑惑的表情抬起眼睛，看着米洛拉道維支，好像是尋找說明，但遇見了米洛拉道維支有表情的、而不表示任何東西的目光，他又喪氣地垂了眼，又着手轉動鼻烟壺。

「一堂地理課，」他似乎向自己說，但高得可以給人聽見。

卜爾惹倍涉夫斯基帶着恭敬而莊嚴的禮貌用手把耳朵傾向威以羅特，顯出注意力集中的神情。這黑

圖羅夫的矮小身軀，帶着努力的恭敬與神氣，坐在威以羅特正對面，俯首看着打開的地圖，謹慎地研究着作戰命令和他所不知道的方向。他幾次要威以羅特重說他所未聽清的話和困難的村莊名稱。威以羅特滿足了他的希望，這黑圖羅特寫了下來。

在經過一小時以上的宣讀完結時，蘭惹隆又停止轉動鼻烟壺，不看威以羅特，也不看任何人，開始說到執行這個作戰命令是如何困難，在這里，敵人的陣地是假定知道了，但這個陣地也許是我們不知道的，因為敵軍在運動之中。蘭惹隆的反駁是有根據的，但顯然，這個反駁的目的主要地是希望使威以羅特將軍——他那麼自信，好像是向小學生們讀自己的作戰命令——覺得，他不是和呆子們處事，而是和可以教他軍事知識的人們在處事。

當威以羅特單調的聲音停止時，庫圖索夫睜開眼睛，好像磨工，在磨輪的催促聲停止時醒過來，聽了蘭惹隆所說的，他好像是說：『你們還是在做無聊的事情！』又趕快閉了眼，把頭垂得更低。

企圖盡可能地惡意地侮辱威以羅特的主稿人拿寧自尊心，蘭惹隆證明保拿巴特很容易作攻擊，而不被攻擊，因此將使這全部的作戰命令完全無用。威以羅特對於一切的反駁都用堅決、輕視的笑容作回答，顯然這是對於一切反駁所預先準備的，而不顧他們對他所說的。

「假使他能攻擊我們，他今天就做過了，」他說。

「那末你以為他沒有力量嗎？」蘭惹隆說。

「不知他有沒有四萬人，」威以羅特帶着那樣的笑容回答，好像醫生看到護士要告訴他診治方法。
 「在那種情形下，他是自取滅亡，等候我們的攻擊，」蘭惹陸帶着諷刺的極笑說，又盼顧附近的米洛拉道維支，希望贊助。

但米洛拉道維支顯然此時毫不想到將軍們的爭論。

「當然，」他說：「明天我們在戰場上看一切。」

威以羅特又笑，這笑容說：他覺得可笑而奇怪的是，他遇到了俄國將軍們的反對，並且還要證明不僅是他所深信，而且也是皇帝們所相信的東西。

「敵人熄了火，並且聽到敵營裏不斷的雜聲，」他說。「這是什麼意思？或者是他們退却，這是我們應當唯一害怕的，或者是他們變換陣地，」（他冷笑）「但即使他們佔據丟拉薩陣地，他們只是要我們避免巨大的困難，我們的作戰計畫，在極微的地方，也仍然如舊。」

「怎麼樣的呢？……」安德來郡主說，他早已等待機會表示他的疑惑。

庫圖索夫醒來，粗聲咳嗽，並盼顧將軍們。

「諸位，明天的，實在是今天的作戰命令（因為已經是快一點鐘了）是不能改變了，」他說。「你們已經聽到了，我們都要盡我們的責任。在交戰之前沒有東西更重要了……」（他稍停）「像睡好覺。」

他做出立錫的樣子。將軍們鞠躬散去。已經是半夜。安德來郡王走出。

★

★

★

這個軍事會議在安德來郡王心中留下不明瞭的不快的印象，他未能如願地表示自己的意見。誰是對的：是道馮儒考夫和威以羅特，還是不贊同這個攻擊計畫的庫圖索夫，爾蒼隆，和別人，——他是知道。『但當庫圖索夫不能向皇帝直接說出自己的意思嗎！難道這不能有別的辦法嗎？難道因為朝廷和個人考慮而要冒險十萬人生命和我的生命嗎？』他想。

『是的，很可能的，明天我要被打死，』他想。但忽然在發生這個思想的時候，在他的想像中出現了整串的回憶，最久遠的和最親密的；他想起了和父親及夫人的最後分別；他想起對她愛情的初期；想起她的妊娠，他開始可憐她和自己，於是在神經疲弱的、興奮的心情中走出他和羅斯維次基所住的農舍，開始在屋前徘徊。

夜有霧，月光神祕地穿過霧。『是的，明天，明天！』他想。『明天，也許，我一切都要完結了，所有這一切回憶都不再有了，這一切回憶對我不再有任何意義。明天，也許，甚至是確實的，明天，我預感到這個，終於，我能第一次表現我能做的一切。』他想像到戰役，他的損失，集中在一點的戰事，和所有指揮官們的遲疑。於是那個幸福的时间——他所期待的圖隆——終於來到了。他堅決地、明瞭地向庫圖索夫，威以羅特，和皇帝們說出了他的意見。大家被他考慮的正確感動了，但沒有人想執行他的

意見，於是他帶了一團，一師，說出了條件，不讓任何人干涉他的指揮，於是he領了這個師到了要害之點，獨自獲得勝利。「而死亡與痛苦呢？」另一個聲音說。但安德郡王未回答這個聲音，並繼續他的勝利。下一次戰役的作戰命令是他一個人做的。他担任庫圖索夫軍中副官的名義，但他獨自做一切。下一次戰役是他一個人打勝的。庫圖索夫撤職了，任命了他……「那麼，以後呢？」另一個聲音又說，「以後呢，假使你在她之前有十次不受傷，不死，不受騙；那末，以後怎樣呢？」——「那末，以後……」安德來郡王回答自己，「我不知道以後怎樣，不想也不能知道；但假使我希望他，希望光榮，希望被人們知道，希望被他們愛，我希望這個，這不是我的過，我只為這個而活。是的，只為了這個！我從未向任何人說到這個，但，我的上帝！假使我什麼都不愛，只愛光榮，只愛人們的愛情，我要怎麼辦呢？死，傷，家庭損失，——沒有東西對於我是可怕的。無論許多人對我是怎樣寶貴而親愛，——父親、妹妹、夫人，對我最寶貴的人，但這仍然似乎是可怕而不自然的，我要立刻放棄他們全體，為了一刻的光榮，對人們的勝利，為了我不知道也不會知道的人們對我的愛情，為了這些這些人的愛情，」他怎麼想，聽着庫圖索夫院子裏的話聲。在庫圖索夫的院子裏可以聽到收拾行李的馬弁們聲音；有一個人，也許是車夫，取笑庫圖索夫的老廚子，安德來郡王知道他，他叫齊特，這個人說：「齊特，阿齊特！」

「幹嗎！」老人回答。

「齊特，你去摩洛齊特，」（你去打殺），說笑話的說。

「啐，你去見鬼，」拉馬奔侯僕從在壓壓的聲音說。

「我仍然只愛、只寶貴對於他們所有的人的勝利，寶貴那個神祕的力量和光榮，牠在霧裏發在我頭上的地方！」

十三

羅斯托夫這天晚上帶了一排兵在側翼的哨線上，在巴格拉齊翁分隊的前面。他的驃騎兵成雙地佈在哨線上；他自己騎馬在哨線上巡邏，企圖克制那不可抵抗的瞌睡。在他後邊，可以看見不明亮地燃燒在霧中的我軍燎火的廣大區域；在他前面是霧氣的黑暗。無論羅斯托夫怎樣注意這個霧氣的遠方，他什麼也看不見；有什麼東西忽而發灰，忽而發黑；忽而在應是敵人的地方好像有火光閃灼；忽而他覺得只是在他眼睛裏發亮。他閉了眼睛，在想像中出現了：忽而皇帝，忽而督尼索夫，忽而莫斯科的回憶；他又迷忙睜開眼睛，在前面不遠之處他看見坐騎的頭和耳朵，有時在相隔六步的地方他看見驃騎兵們的黑影，但遠處仍然是霧氣的黑暗。「爲什麼！很可能，」羅斯托夫想：「皇帝遇到我，給我任務，好像對於任何軍官，他說：『你去看看那裏是什麼。』許多人說，他如何完全偶然地這樣相識了軍官，把他放在身邊。呵，假使總要把我放在他的身邊呵！呵，我要怎樣地保護他，我要怎樣地向他說一切事實，我將

怎樣地搗去鬍子們，假面具！」於是羅斯托夫，爲了感動地想做出他對皇帝的親愛與精忠，爲自己設想了敵人或騙子日耳曼人，他不僅要惱恨地殺死他們，並且要當皇帝的面批他們嘴巴。忽然遠處的叫聲驚醒了羅斯托夫。他震動了一下，睜開眼睛。

「我在何處？是的，在暗線上：口令和口號——柱子，奧爾至茲，多麼厭煩，我們的騎兵連明天要作預備隊……」他想。「我將要求作戰。這也許是我看見皇帝的唯一機會。是的，現在快要換班了。再巡邏一道，回去時，我要去看將軍，請求他。」他在鼓上振作了一下，催動坐騎，以便再巡邏一次他的驃騎兵們。他覺得稍微明亮了。在左邊可以看見陡陡的被照亮的山坡和對面的陡削如壁的黑色山岡。在這個山岡上有一個白色點子，羅斯托夫不懂得這是什麼：是森林中被月光照亮的空地呢，是積雪呢，是一些白屋呢？他甚至覺得在這個白點子上有什麼東西在動。「一定是雪……這個點子；點子——云塔施 Wine tree」，羅斯托夫想。「但她不是塔施……娜塔莎，妹妹，黑眼睛。娜……塔施卡。（當我向她說我看見了皇帝，她要驚異的！）娜塔施卡——塔施卡（掛劍處小袋！掛起來……）——」靠右邊，大人，這里有矮樹」，一個驃騎的聲音說。羅斯托夫瞋睡着他身邊走過。羅斯托夫抬起頭垂至馬鞍的頭，在驃騎兵旁邊站住。青年兒童的睡眠不可抵抗地支配了他。「但，那末，我想了什麼呢？——不得忘記。我要向皇帝怎麼說呢？不，不是那個——那是明天。是的！娜塔施卡（此處是雙關的意義，又可作「掛起劍袋」解！譯），進攻……攻我們，——什麼人？驃騎兵們。呵，驃騎兵和騎兵……這

個有鬚鬚的驃騎兵在特維挨挨街上走過，我還想到他，正在顧爾挨挨大家對面……老顧爾挨夫……

哎，漂亮可愛的督尼索夫！是，這都是無聊。現在重要的——皇帝在這里。他怎樣地看我，想向我說什麼，但他不敢。……不，是不敢。但這是無聊，主要的是——不要忘記了我想到重要的事情，是的，那——塔施卡（可作娜塔莎解，可作塔上劍袋解——譯）那斯——圖比其（可作攻擊解，可作攻擊我們解——譯），是，是，是。那很好」。他又把頭垂在馬頸上。他忽然覺得有人向他射擊。「什麼？什麼？什麼！……斬死！……什麼？」羅斯托夫說，醒過來。在他睜眼的俄頃之間，羅斯托夫聽到前面敵人的地方成千聲音的長嘯。他和他身邊驃騎兵的馬都豎起耳朵聽這些叫聲。在發出聲音的地方有一個火點着又熄滅，然後有另一個火，於是在山上法軍的全線裏都點起了火，而叫聲也更加響亮。羅斯托夫聽到法國話的聲音，但他不能辨別。聲音太多太雜。只聽到啊啊啊啊！和爾爾爾爾！

「這是什麼？你看是什麼？」羅斯托夫向站在身邊的驃騎兵問。「這是敵人那邊的嗎？」

驃騎兵沒有回答。

「怎麼，你沒有聽見嗎？」羅斯托夫等待了回答很久，又問。

「誰知道牠，大人」。驃騎兵勉強地回答。

「按照地方應該是敵人吧？」羅斯托夫又說。

「也許是敵人，也許是什麼聲音」，驃騎兵說，「夜晚的事情。哎！站好！」他向身下站立不安的

轟隆隆。羅斯托夫的馬也顛蹶，在冰地上蹣跚，聽着霹靂，看着火光。叫聲更大更大，合成了英國的吼嘯，這吼嘯只有數千人的軍隊才可以產生。火光更廣更廣地伸展，大概是順着法軍營地的陣線。羅斯托夫已不想睡。敵軍愉快勝利的呼叫刺激地感動了他：「皇帝，皇帝萬歲！」羅斯托夫現在已清晰地聽到。

「不遠了，一定在河那邊」，他向身邊的驃騎兵說。

驃騎兵只嘆氣，未作回答，並忿忿地哼喉嚨。在驃騎兵哨線上聽到馬蹄行走聲，在夜霧中忽然出現了一個驃騎兵軍督，好像一隻大象。

「大人，將軍們！」軍曹騎到羅斯托夫面前說。

羅斯托夫，仍凝注視着火光與叫聲，和軍曹一個騎馬去迎接幾個騎馬來到前綫而入。有一個人騎白馬。巴格拉齊翁郡王和道高儒攷夫郡王及副官們出來觀看敵軍營中火光與叫聲的奇怪現象。羅斯托夫到了巴格拉齊翁翁面前，作了報告，並和副官們合在一起，聽着將軍們所說的。

「你要相信」，道高儒攷夫郡王向巴格拉齊翁郡王說，「這不過是詭計；敵人退却，在後衛裏下令燃火、呼叫、欺騙我們」。

「未必」，巴格拉齊翁說，「我傍晚便看見他們在那個山岡上；假使他們退却，他們要退出那里的。軍官先生」，巴格拉齊翁郡王向羅斯托夫說，「敵人側翼哨兵還在那里嗎？」

「晚上是在那里，但現在我不能知道，大人。請吩咐，我帶驃騎們去看一下嗎？」羅斯托夫說。

巴格達齊翁停住，未作回答，企圖在霧中看出羅斯托夫的面。

「好，去看看」，他稍沉默後說。

「聽到了」。

羅斯托夫騎馬，叫來軍曹費德邁卡和兩個驃騎兵，命他們隨在自己身後，騎馬下山向繼續呼喊的方向而去。羅斯托夫獨自和三個驃騎兵走向這個神祕的、危險的、有霧的遠方，沒有人在他們前面；他覺得又懼怕又愉快。巴格達齊翁在山上向他大聲說，要他不要走過了河；但羅斯托夫裝作未聽見他的話的樣子，不停地向前、向前走，不斷地發生錯誤，以為矮樹是喬木，以為叢樹是人羣，並不斷地發現自己的錯誤。驃騎下山時，他已看不見我軍和敵軍的火光，但更高地更清楚地聽到法軍的叫聲。在山谷中，他看到前面有東西像是河流，但當他走近時，他認出這是過道。上了道，他懷疑地勒住馬；腳路走呢，還是穿過去，走到山上的黑地方。順着霧中明亮的道路走是較平安，因為可以較容易地辨別出人來。「跟我走」，他說，穿過了道路，開始馳奔上山，去到晚間站過法軍哨兵的地方。

「大人，他在這里！」後邊的一個驃騎兵說。

羅斯托夫還沒有看出什麼，忽然有了什麼東西在霧中發黑，有了一道火光，一響射擊聲，子彈好像抱怨着什麼，高射任務中，飛出聽覺以外。另一鎗未能射出，但發炮裏冒出了火。羅斯托夫掉轉馬首，

向回馳奔，在間隔的時間裏又響了四次鎗聲，子彈在霧中發出不同的音調。羅斯托夫勒住了馬步走，馬和他同樣地因為鎗聲而愉快。「好，再放！再放！再放！」一個愉快的聲音在他心裏說。但鎗聲不再有了。

快走近巴格拉齊翁時，羅斯托夫放馬奔騰，把子舉在帽邊，走到他面前。

道：「儒孜夫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以為法軍退却，並且只是爲了欺騙我們而散佈火光。」

「這證明什麼？」在羅斯托夫走近他們時，他說。「他們或者退却了，只留下哨兵。」

「顯然，還沒有全走，都至」，巴格拉齊翁說。「到明天早晨，明天我們就知道一切了。」

「山上有步哨，大人，仍然是在晚間那地方」，羅斯托夫報告向前躬着身子，把手舉在帽邊，不能

約制他的愉快的笑容，這是他的出探、尤其是鎗聲、所引起的。

「好，好」，巴格拉齊翁說，「謝謝你，軍官先生」。

「大人」，羅斯托夫，「請准許我求你」。

「什麼事？」

「明天我們的騎兵連指定做後備；請你准許我求你把我調到第一連」。

「姓什麼？」

「羅斯托夫伯爵」。

「啊，好！留在我這兒做傳令官」。

「彼利亞·安德來伊支甫兒子嗎？」這高儒考夾問。

但羅斯托夫未回答他。

「那末我依仗這話了。大人」。

「我要下命令」。

「明天，很可能，要派我什麼任務去見皇帝」，他想，「謝謝上帝」！

★

★

★

★

敵軍的叫聲與火光是因為這個：這時，有人向軍隊在宣讀拿破崙的命令，皇帝自己騎馬巡視野營。兵士們看見了皇帝，點着稽束，喊叫：「皇帝萬歲」！跟他身後奔跑。拿破崙的命令如下：

「兵士們！俄軍來對抗我們，爲奧國烏爾姆的軍隊復仇。他們就是被你們在魏拉不備恩擊潰的軍隊，就是被你們從那時一直追到此地的。我們所守的陣地是強力的，當他們要包抄我右翼時，他們的側翼就暴露給我們了！兵士們！我要親自領導你們各營。假使你們帶着你們慣有的勇敢，將混亂與失敗帶給敵軍，我就脫離火線；但假使勝利有一分鐘的懷疑，你們將看到你們的皇帝處在敵人最前綫的攻擊中，因爲對於勝利是不能有懷疑的，特別是在事關法國步兵榮譽問題的日子，而這是對子國家榮譽所極不可少的。不要在拾傷兵的藉口下混亂行列！每人要充分認識這個思想，就是必須打敗這些英國的僱工，他們是鼓那對我國的仇恨所激起的。這個勝利將結束你們的戰鬥，我們可以回到冬季的駐紮處，在那里我

們要遇到新的法軍，他們正在法國組織；那時我要訂的和平將對得起我的人民、你們和我。

拿破崙！

十四

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這完全是黑暗。中央，後備及巴格拉齊翁右翼軍隊仍懸懸未動；但左翼上步、騎、砲兵各縱隊——他們應該最先從高地下去，以便攻擊法軍右翼，並按照作戰命令，把敵軍趕入保希米亞山中，——已有動作，並開始起身。燎火的烟刺激了他們的眼，他們把一切殘餘都拋在火中。天氣寒冷而黑暗，軍官們匆忙地吃茶吃早飯，兵士們吃着乾糧輕輕踏腳，擁擠在火前取暖，把木棚的殘餘、椅子、桌子、車輪、盆桶、一切多餘而不能帶走的東西都拋入燃柴裏。奧國縱隊指揮官們在俄軍中走動着，担任了進攻的前驅。奧國軍官剛剛走近團長的任處，這團部即開始動作：兵士們離開燎火，把烟斗藏入鞋統裏，把行李放上車，拿了鎗，並排隊，軍官們扣上衣鈕，掛上軍刀與彈囊，並環繞着行列喊叫着；運送兵與馬弁們套馬、撥抬、並細綁草輻。副官們、營長團長們騎上馬，劃了十字，向留下來的運送兵發出最後的命令、勸告、與派差，於是成千脚步的單調聲音響動了。各縱隊運動了，不知道向何處去，又不能從四週的人、從烟氣、從變厚的霧裏看見他們所從來的地方，和他們所前進的地方。兵士在運動中接他的隊伍那樣環繞着、限制着、領導着，好像水手被他的錨所限制。無論他走多遠

，無論他進入怎樣奇怪、未知、危險的境地，在他四周，——好像水手時時處處所見的是他船上的甲板、檣樁、索纜，——時時處處是同樣的伙伴、同樣的行列、同樣的曹長依凡·米特銳支、同樣的軍犬如其卡、同樣的官長。兵士很少希望知道他的船所在的境地；但在交戰之日，上帝知道如何並從何處，在軍隊的精神世界裏發出了一種對於全體將要發生的聲音，這種聲音是因為某種決定的、嚴肅的東西之來到而發出的，並喚起他們非所察習的好奇心。兵士們在交戰之日興奮地企圖脫離他的隊伍的興趣，而靜聽、注視、並貪聞他們四周正在發生什麼。

霧變得那樣濃，以致雖然天色發白，却看不見十步以外的東西。矮樹好像是巨大的喬木，平地好像是翻整與斜坡。在各方面，處處可以碰到十步外不能看見的敵人。但各縱隊仍然在同樣的霧裏走了很久，下山又上山，走過花園與籬牆，到了新的、不知的地方，未在任何地方遇到敵人。相反，兵士們知道在前面、在後面、在各方面我們幾軍的各縱隊正朝着同一方向在進行。每個兵士心中覺得興奮，因為他知道他所去的地方，還有許多、許多我們的人向這個不可知的地方在走。

「你看，庫爾斯克兵走過去了」，行伍中有人說。

「啊，我的弟兄們，我們的人聚在一起！昨晚我看見，火光盪開，看不見邊際。一句話——像莫斯科！」

雖然縱隊指揮官中沒有人來到行伍中和兵士們說話（縱隊指揮官們；如同我們在軍事會議上所見的

都有陣氣，並不滿意所採取的計劃，因此，只是執行命令，（不當心到鼓勵士氣），雖然如此，兵士們却和平常去作戰時，特別是進攻時一樣，愉快地走着。

但在濃霧中走了約莫一小時，大部分的实际感覺就休息了，在行列中間傳播了無秩序、無紀律的不快意識。如何傳播了這個意識——是極難確定的；但無疑，將異常準確地傳播了，並且迅速地、不覺地、不可約制地傳播了，好像山谷裡的水。假使俄軍是單獨的，沒有同盟者，則也許要很多的時候，這個無秩序的意識才能變為共同信念；但現在，特別滿意而自然地把混亂的原因歸于無知的日耳曼人，大家相信做香腸的人造成了有害的混亂。

「他們為什麼停止？阻塞道路，呵？或者已經碰見法軍嗎？」

「沒有，沒有聽說。或者已經開火了。」

「那樣地催我們前進，前進了——又無意義地站在田野當中，——都是該死的日耳曼人搗亂，這些無知的鬼！」

「我要放他們到前面去。但無疑，他們要擠回來的。現在站在這裏沒有東西吃」。

「但快到那裏了嗎？據說騎兵阻了路」。一個軍官說。

「哦，該死的日耳曼人，不知道自家地方」，別人說。

「是哪一師的」？副官騎馬來大聲問。

「十八鐘」。

「那末你們爲什麼在這里？你們早該在前面了，現在到曉不得走到了」。

「這是呆爪的指揮；他們自己不知道要做什麼」，軍官說過即走開。

然後騎馬來了一個將軍，用非俄語忿怒地大聲說了什麼。

「塔發——拉發，咕嚕什麼，你一點辨不出」，一個兵說，仿做走去的將軍。「我要鎗斃他們，惡棍們！」

「命令在九點鐘到達，但我們還未走到一半。就是這樣的指揮！」各方面重複着。

軍隊開動時的精力之感覺，開始變爲對於無意義的指揮，和對於日耳曼人的厭煩與忿怒。

混亂的原因在此，在開往左翼的奧國騎兵運動時，高級當局發現我軍中央離右翼太遠，所有的騎兵奉命向左邊調動。幾千騎兵在步兵前調動，步兵不得等候。

前面在奧國縱隊指揮官與俄國將軍之間發生了突衝。俄國將軍大叫，要求騎兵停止；奧國人說明這不是他有錯，而是高級當局。這時軍隊站住，覺得乏味，喪失士氣。在一小時的阻礙之後，終于軍隊又向前移動了，開始下山。俯在山上的霧，在軍隊所去的山下邊，是更濃。前面，在霧裏，發出一個又一個鎗聲，在間隔的時間裏斷續地開始了：特拉他……他特，然後更連續更密，於是開始了號德巴赫水河的小戰。

沒有打算在小河下邊遇見敵人，却在霧中意外地遇到敵人，沒有聽到高級指揮官們鼓勵的話，軍中散佈着延遲的感覺，特別是，在濃霧中看不見前面和四周的東西，——俄軍懶懶地遲緩地向敵軍退擊，向前進，又停止，不會適時地接到指揮官和副官們的命令，他們在霧中不可知的地方漫遊，找不到自己的部曲。下了山的第一、第二、第三縱隊便這樣開始了戰事。第四縱隊紮在下拉村高地，庫圖索夫在這里。

在下邊戰事開始的地方仍有濃霧，上面的消散了，但仍歸絲毫看不出前面所發生的事。敵軍全力是如我們所料而在我們十哩之外，或者是在那一帶的霧裏，——在十點鐘之前沒有人知道。

已是上午九時。霧好像不盡的薄佈在山下，但在施拉巴尼茲村，在高地上，在拿破崙環繞着將軍們站立的地方，已完全開朗。他頭上是明亮的藍天，巨大的日球，好像巨大空洞的紅色浮筏，在乳白色霧海上搖蕩着。不僅全部法軍，並且拿破崙自己和參謀人員，不在小河及黎敦爾尼茲村與施拉巴尼茲村的那邊，——我們要在那邊佔據陣地並開始攻擊，——却在這邊，那樣接近我軍，拿破崙可以用肉眼在我軍之中辨別出騎兵與步兵。拿破崙站在將軍們稍前的地方，騎灰色小阿拉伯馬，穿灰色大衣，這正是他在意大利戰爭中所穿的。他沉默地看着各山岡，牠們好像是霧海中凸出來的，而俄軍正遠遠地在上邊移動，他注聽山谷中射擊聲。那時他的遠瘦的臉上沒有任何肌肉動作；明亮的眼睛不動地注視在一個地方。他的預料證實了。俄軍一部分下到山谷，走向池沼與湖，一部分退出下拉村高地，這是他想攻擊並

認爲是陣地之要害的。他在霧中看見，在下拉村莊旁兩山間的深谷裏，俄軍各縱隊顯着一個方向，向各山谷移動，刺刀閃亮着，各縱隊先行隱沒在霧海中。據他晚間所得的情報，根據夜間在前線上所聽的軍槍聲與脚步声聲，根據俄軍各縱隊運動的混亂，根據一切前假定，他明瞭地看出騎軍以爲他在前面很遠的地方，靠近下拉村移動的各縱隊是俄軍的中央，而中央要能夠順利地攻取他，却也太晚了。但他仍然不開始戰爭。

這天是他的勝利之日！加冕禮，週年紀念日。早晨他睡了幾小時，騎了馬走到田野。他健康、愉快、清新、並帶着那種快樂心情，好像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可以成就。他站立不動，看着從霧中出現的高地，他冷靜而臉有那種特殊的、自信的、榮譽的快樂神情，這是在戀愛中快樂少年實際上所有的。將軍們站在他身後，不敢分散他的注意。他時而看下拉村高地，時而看霧中浮出的太陽。

當太陽完全從霧裏升起，用閃爍的光芒射在田野與霧上時（好像他只等待着這個來開始戰爭），他從衣兜裏取出手套，用手向將軍們作暗示，並下令開始戰爭。將軍們帶了副官馳往各處，幾分鐘後，法軍主力迅速地開赴下拉村各高地，這里俄軍已逐漸撤完，由左邊下到山谷裏。

十五

八點鐘庫圖索夫騎馬來到下拉村，在米洛拉道維支第四縱隊的前面，這縱隊應該占據下山的下爾

惹倍沙夫斯基及蘭着隆兩縱隊的地方。他開候了第一團的將士們，發前進的命令，藉此表示他相信自己領導這個縱隊。到了卜拉村村莊，他停住。安德來郡王在總司令前一大羣侍從之中，站在他後邊。安德來郡王覺得自己與奮、激蕩、同時又有壓制的鎮靜，好像一個人達到久已期待的時候那樣。他堅決地相信今天是他開隆之日，或阿爾考拉〔註〕橋之日。還將如何實現，他不知道，但他堅決地相信這是要如此，我軍的地點與地位是他所知道的，這些是我軍中任何人可以知道的。他自己的戰略計劃，顯然現在不能想到去執行，已被他忘記了。現在，已經採用了威以羅特的計劃，安德來郡王感到各項可以發生的偶然事件，並作新的思攷，這時可以用到他的思想敏捷，和他的堅決。

左邊下方的霧裏可以聽到不可見的軍隊間的開火聲。安德來郡王覺得戰事集中在那裏，在那裏遇見了阻礙：『我將被派到那裏去』，他想，『帶一旅成一師，在那裏，我要手執軍旗向前走，擊碎我前面的一切』。

安德來郡王不能漠然看着走過的各營的軍旗。看着軍旗，他不斷地想：也許這就是那個軍旗，我拿着她走在軍隊的前面。

早晨，在高地上，夜霧只留了嚴霜，變着露水，在山谷裏仍然佈着霧好像乳白的海。在左邊的山谷裏什麼也看不見，我軍會下到那裏，並從那裏飛來鎗聲。在各處高地之上是深藍色明朗的天空，右邊是

〔註〕拿破崙于一七九六年敗奧國于此。——毛

巨大的日球。在前面遠方，在霧海彼岸，可見高聳的樹山，那里一定有敵軍，並且可以看見什麼。右邊，衝鋒隊進了霧區，響着蹄聲和車輪聲，有時刺刀閃光；左邊，在村莊的那邊，走過同樣的騎兵團體，並隨着……兵士們……被同移動。總司令立在村口，讓軍隊從身邊走過。庫圖索夫這天早晨顯得困乏而激動。從他身邊經過的步兵沒有命令便停止，顯然，因為前面有什麼東西阻止了他們。

「告訴他們，總之，成營縱隊繞過村莊」，庫圖索夫忿怒地向騎馬而來的將軍說。「怎麼你不懂，困下，親愛的大人，在我們去攻擊敵人的時候，不能夠拖延在村莊的狹街上」。

「我提議過在村莊外邊成隊，大人」，將軍回答

庫圖索夫愾怒地發笑。

「你們很好，把前線露在敵人的眼前，很好」。

「敵人還很遠，大人。按照作戰命令……」

「作戰命令！」庫圖索夫愾怒地大聲說，「但誰向你說這話的？……請你做那命令你做的」。

「是是」。

「親愛的」，亞斯維次基向安德來郡王低聲說。「老傢伙發狗脾氣了」。（此句係法文，照字面直

譯，與原文譯注不同——譯）

一個穿白軍服的，帽上有綠色羽毛的奧國軍官騎馬奔至庫圖索夫面前，代表皇帝問：第四縱隊作戰

了沒有？

庫圖索夫未回答他，轉過身，他的目光無意地落在身邊安德來郡王的身子，看見了保爾康斯基，庫圖索夫輕輕了忿怒與痛苦的日光表情，好像意識到他的副官對於所發生的事無過的，於是他不回答。與副官，却向保爾康斯基說：

「你去看看，我親愛的，第三師過了村莊沒有。叫他們停住，等我尚命令」。

安德來郡王剛剛走開，他又止住了他。

「問他們，射擊兵是不是佈置好了」，他添說。「他們在做什麼，他們在做什麼」！他向自己說，仍舊沒有回答與副官。

安德來郡王馳馬去執行他的任務。

趕上了所有走在前面的各營，他止住了第三師，並且確定了在我軍各縱隊之前確實沒有射擊兵。最前面一團的團長，因為他傳來總司令要派射擊兵的命令而很驚異。團長充分地相信在他前面還有別的軍隊，而敵人不能夠在十哩之內。事實上，在他前面，除了向前斜傾的、罩着濃霧的空地，什麼也看不見。用總司令的名義命令他彌補疏忽後，安德來郡王騎馬回奔。庫圖索夫仍然站在那個地方，他在鞍上隨地擡着胖身軀，費力地打呵欠，閉了眼。軍隊還未移動，立正地站着。

「好，好」，他向安德來郡王說，並轉向將軍，他拿了錶在手裏說，已是移動的時候了，右翼各縱

隊已下山了。

「我們還來得及，大人」，庫圖索夫在呵欠中說，「我們來得及」，他又說。

這時，在庫圖索夫後面，可以聽見遠處部隊的敬禮聲，這聲音順着前進的俄軍各縱隊所展開的全部陣線而迅速地靠近。顯然是，他們所敬禮的人騎馬走得很快。當庫圖索夫身後那一團兵士們喊叫時，他向旁邊移動了一點，並皺眉環顧。從卜拉村道路上好像馳來一連各種顏色的騎手。其中有兩個並排地馳聘在其餘的人前面。一個穿黑軍服，戴白翎，騎栗色英國馬，另一個穿白軍服，騎黑馬。他們是兩位皇帝和侍從們。庫圖索夫，帶着在前線老兵的矯情，向站立的軍隊發令「立正」，於是敬着禮，走向皇帝們。他整個的體態和神情都改變了。他做出順從的、不批評的人的神情。他帶着恭敬的矯情走上前敬禮，這矯情顯然引起亞歷山大皇帝不快。

不快的印象，好像晴空中的殘霧，只在皇帝年青、快樂的臉上馳過，並消失了。在進和之後，他這天較之在奧爾牟茲原野上稍瘦，在那里，保爾康斯基在國外第一次看見他；但在他的美麗灰眼裏仍然有童殿與溫和之可愛的混和，在他的薄唇上仍然有各種表情的可能性，和仁慈、天真、年青的顯著表情。

在奧爾牟茲的檢閱中，他更尊嚴，在這裡他更愉快更有精力。馳聘了三哩，他微微臉紅，動了了馬，輕鬆地嘆氣，盼願侍從們和他一樣的年青而興奮的臉。恰爾托鏡示斯基，諾佛西摸夫，福勒康斯基都王，斯特羅加諾夫，和別人，都是衣着華麗、愉快、年輕的人，騎美麗、講究、活潑、只微微淌汗的馬

，站在皇帝後邊，交談着，笑着。法蘭西斯皇帝，一個紅潤的、長臉的青年；挺直地坐在美麗的黑馬上，焦慮地從容地環顧四周。他召來一個白衣副官，問了他什麼。『大概他們是勤點鐘出動的』，安德來想着，注視他的舊相識，帶着他不能壓制的笑容，想起他的會面。在皇帝們的侍從中有俄、奧衛隊及作戰部隊中遴選的年輕的傳令官。在他們當中，有馬師們牽着沙皇的、披綉花馬布的、美麗的後備馬匹。好像從敞開的窗裏，忽然一陣新鮮的野外的空氣吹進寧息的房間，這羣輝煌的青年也把青春、活力、與勝利的信念吹進庫圖索夫索不愉快的隨從人員中。

「爲什麼你沒有開始呢，米哈伊·拉銳諾維支？」亞歷山大皇帝急速地向庫圖索夫說，同時恭敬地看了看法蘭西斯皇帝。

「我等待着，陛下，」庫圖索夫回答，恭敬地鞠躬。

皇帝側着耳朵，微微皺眉，表示他未聽清。

「我等待着，陛下，」庫圖索夫重複（安德來郡王看到庫圖索夫的上唇在說『我等待着』時不自覺地打戰）。「各縱隊還沒有完全集齊，陛下」。

皇帝聽清了，但這個回答顯然不使他滿意；他聳了聳斜傾的肩膀，看了看站在附近的諾佛西操夫，好像是用這種目光抱怨庫圖索夫。

「要曉得我們不在皇后檢閱場上，米哈伊·拉銳諾維支，在那裡，部隊不到齊，不開始檢閱」，皇

帝說，又看法蘭西斯皇帝的眼睛，好像是請他，即使不參加，至少要聽他所說的；但法蘭西斯皇帝繼續環顧，沒有聽。

「因此我未開始，陛下」，庫圖索夫用響亮的聲音說，好像預料到他的話會許不被注意，他的臉又打戰了一次。「因此我未開始，陛下，因為我們不是檢閱，不在皇后檢閱場上」，他清晰地正確地說。

在皇帝侍從中所有倏然互相調望的臉上，顯出了埋怨與譴責。「無論他多麼老，他不應該，毫不應該這樣說」，這些面孔這麼表示。

皇帝固定地注意地看庫圖索夫的眼睛，等着看他說不說什麼。但庫圖索夫那方面，恭敬地垂頭，也似乎等待着。沉默經過了幾分鐘。

「無論如何，假使陛下有命令」，庫圖索夫說，抬起頭，又把驕氣變為先前笨拙的、不批評的、服從的將軍的語氣，他儘量坐騎，召來縱隊指揮官米洛拉道維支，給了他命令前進。

軍隊又走動了，諸夫高羅德圖的兩營和阿卜涉讓圖的各營從皇帝身邊走到前面。

當阿卜涉讓圖走過時，紅鬍的米洛拉道維支，沒有大衣，穿了軍服，佩了勳章，有大花翎的帽子戴在頭上，他向前馳奔，在皇帝面前動住馬，勇敢地敬禮。

「上帝保佑你，將軍，」皇帝向他說。

「一定，陛下，我們要做我們所能做的，陛下，」他愉快地回答，他的惡劣法文發音引起皇帝侍從

官們不少的嘲笑。

米洛拉道維文敏捷地掉轉坐騎，停在皇帝稍後的地方。阿卜涉讓的兵士們，因為皇帝在場而興奮，用勇敢伶俐的步伐踏着腳，走過皇帝們和他們的侍從們身邊。

「兒郎們！」米洛拉道維文用高大、自信、愉快的聲音呼叫，顯然，他是因為射擊聲、戰爭的期待、勇敢阿卜涉讓兵士的神備、雄壯地從皇帝們身邊走過的蘇佛羅夫的同志們而那樣興奮，以致忽略了皇帝的在場。「兒郎們！不是佔領第一個村莊！」他呼叫。

「一定盡力！」兵士們呼喊。

皇帝的馬因為意外的叫聲而驚駭。這匹馬，曾經在俄國的各檢閱中馱着皇帝，現在，在奧斯特理茲田野上馱着他的主人，忍受着他左腰的無意打擊，因為射擊聲而聳起耳朵，正如同他在馬爾梭夫閱兵場上所做的一樣，不明白這些可憐的鎗聲的意義，不明白法蘭西斯皇帝黑馬在旁的意義，不明白騎在背上的人這大所說、所想、所覺的一切的意義。

皇帝笑着向侍從中的一個人指示身後的阿卜涉讓兵士們，向他說了什麼。

十六

羅國空去羅宮了副官們，在三鐘鐘後，向前徐行。

在軍隊尾部走了半哩，他停在一個孤獨荒涼的屋子旁（也許是一個旅店），在兩路分岔的附近。兩條路都通達山下，都有軍隊在走。

霧開始消散了，在大約兩哩之外，可以模糊地看見對面高地的敵軍。下邊左方的射擊更清晰了。庫圖索夫停住，和奧圖將軍談着話，安德來郡王，站在稍後的地方，注視他們，希望向一個副官借用望遠鏡，向着他看。

「看看，」這個副官說，他不看遠處軍隊，却看前面的山下。「這是法軍！」

兩個將軍和副官們開始拿望遠鏡，互相爭取。所有的面孔都忽然變色了，都顯得恐怖。他們以為法國人在兩哩之外，他們却忽然意外地在我們面前出現了。

「這是敵人嗎？……不！……但是，看吧，敵人……一定的。……這是什麼一回事？」這是各人的聲音。

安德來郡王用肉眼看見下邊右方密集的法軍縱隊上山來迎戰阿卜涉讓兵，離庫圖索夫站立的地方不過五百步。

「來了，決定的關頭來到了！我們的任務到了！」安德來郡王想，打馬，馳到庫圖索夫面前。

「應當停止阿卜涉讓兵」，他大聲說，「大人！」

但在這時候一切被烟氣遮隱了，近處發出射擊聲，在安德來郡王兩步之外單純驚惶的聲音喊出：「敵，弟兄們，完了！」好像這聲音是命令，大家聽到這個聲音都動身逃跑。

混亂的、逐漸加多的人群來回四十分鐘前皇帝身邊走過的地方。不僅難以停止這個彙聚，而且不能讓自己隨同這個彙聚而回跑。保爾讓保羅企圖不落後，他環顧，迷惑着，不覺得他面前所發生的事。彌斯維次落臉紅得不像他自己了，帶着憤怒的神情向庫圖索夫大聲說：假使他馬上走開，便一定要被執。庫圖索夫站在原來地方，未作回答，取出手帕。她的腮上流出了血。安德來郡王擠到他面前。

「你傷了嗎？」他問，不讓彌斯維次打抖。

「傷不在這里，却在那里！」庫圖索夫把手帕捺在受傷的腮，指着奔跑的士兵說。

「止住他們！」他大呼，同時又大概相信不能夠止住他們，他打馬向右走。

又有一羣湧來的奔跑的兵包圍了他，帶他回跑。

軍隊合成那麼密集的人羣向回跑，以致一旦落在人羣的當中，便難以走出，有人大呼：「走呀！爲什麼遲疑？」有人在那裏轉過身向空中放鎗；有人打庫圖索夫所乘的馬。用大力從人羣潮流中向左邊走出來，庫圖索夫和少了一半以上的侍從都走向附近炮臺處。從逃跑的人羣走出，安德來郡王企圖不落在庫圖索夫後邊，看見山邊炮臺中仍然在發炮，俄國砲臺，和向他們衝來的法軍。俄國步兵站在稍高的地方，不前進去協助砲兵，不隨着逃跑的兵朝一個方向後退。一個將軍騎着馬離開步兵，來看庫圖索夫。庫圖索夫向侍從中只顧一個個人，大聲而面無表情地發白，無言相覷。

「停止這些惡徒們！」庫圖索夫喘息着，指着逃跑的兵向團長說，但同時，好像走處講這句話，一

陣子彈好像一羣鳥，嘩嘩地飛過步兵團和庫圖索夫的侍從。

法軍在攻擊炮兵，看見了庫圖索夫，所以向他射擊。隨着這排鎗聲，團長抓住自己的腿，倒了幾個兵，執旗站立的准尉放掉旗子；旗子提蕩一下，向下倒，掛在附近兵士的鎗上，兵士們不奉令即開始射擊。

「呵呵呵呵！」庫圖索夫帶着失望的表情哼着，並環顧。「保爾摩斯基」，他用他的囚年老無力的意識而打戰的聲音說。「保爾摩斯基」，他指着潰散的一營兵和敵人，低聲說，「這是什麼一回事！

但在他說完這話之前，安德來郡王已經感覺到喉嚨裏湧起了羞恥與憤怒之淚，跳下馬向旗子跑去。

「兒郎們，前進！」他用兒童般的尖銳聲大呼。

「他來了！」安德來郡王想，抓住旗杆，憤憤地聽着顯然向他射擊的子彈聲，倒下了幾個兵。

「嗚噓！」安德來郡王大呼，幾乎雙手拿不起沉重的軍旗，他向前奔跑，無疑地相信全營要跟他跑。

確實，他只單獨地跑了幾步。一個兵動，另一個兵動，全營的兵大呼「嗚噓！」向前奔跑，並趕上了他。營中的軍曹，跑來抓住安德來郡王手中因沉重而搖擺的軍旗，但立即被打死了。安德來郡王又趕住軍旗，在旗杆上揮動，和全營向前跑。在前面他看見我軍的炮兵，其中有的在戰鬥，有的丟了砲迎頭跑來；他看見法國步兵拿得砲兵馬匹並轉動大砲。安德來郡王和全營距大砲只隔二十步了，他聽到頭上

不斷的子彈聲，在他的左右兩邊兵士們不停地呼着倒下。但他不能看他們；他只看他前面所發生的事——看砲兵。他清楚地看見一個紅髮的砲兵，戴着打破一角的帽子，在一邊捲砲帶，而法兵在另一邊把砲帶向自己面前捲，安德來郡王還清楚地看見這兩個人慌亂而驚訝憤怒的面情，他們顯然不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安德來郡王想，看着他們：「紅髮砲兵在沒有武器的時候爲什麼不跑呢？爲什麼法兵不殺死他呢？法國人想起了鎗要打他的時候，他來不及跑了」。

果然，另一個法兵，不平衡地拿着鎗，跑近爭執的士兵們，紅髮的砲兵還不明白他目前的境況，勝利地奪回了砲帶，他的命運是決定了。但安德來郡王未看到這是如何結束的。他覺得好像附近兵士中有人舉起硬棒打在他頭上，這不甚疼痛，但重要的是不愉快，因爲這個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阻礙了他看他所看着的事情。

「這是什麼？我倒地了嗎？我的腿子不穩了，」他想着，仰跌下去。他睜開眼睛，希望看見法兵和砲兵的鬥爭是怎麼結束的，願意知道紅髮砲兵是否被殺，大炮被奪抑得救。但他什麼也看不見。在他頭上什麼也沒有，除了天，——高遠的天，不明朗，但仍然是不可測地高遠，有靜靜地在天空飄移的灰雲。『多麼靜寂、安寧、嚴肅，完全不像『奔跑』，安德來郡王想，『不像我們奔跑、喊叫、鬥爭；完全不像法兵和砲兵帶着憤怒驚慌的臉互相捲砲帶，——雲在這個高遠無極的天空飄移着，完全不像那樣。爲

「何我從前未曾看過這崇高的天穹？我終於歌頌了她，是多麼快樂啊。是的！除了這個無極的天，一切是空虛，一切是欺騙。除了天，什麼、什麼也沒有。但甚至她也是沒有的，除了寂靜與安寧，什麼也沒有。謝謝上帝！……」

十七

在巴格拉齊翁的右翼上，九點鐘戰事還未開始，不願同意道高儒攻夫的開仗的要求，只希望卸卸自己的責任，巴格拉齊翁郡王向道高儒考夫提議派人去勸示總司令。巴格拉齊翁知道，在兩翼間相隔幾乎十哩的距離中，假使派去的人不被打死（這是很可能的），並且即使他找到了總司令（還是極難的），派去的人在天曉之前是來不及回轉的。

巴格拉齊翁用他的無表情、有睡態、大眼睛看待從們，羅斯托夫因興奮與希望而不禁震動的、小孩的臉最先投入他的眼裏。他派了他去。

「但假使我在遇見總司令之前遇見陛下呢，大人？」羅斯托夫說，把手舉在帽邊。

「你可以報告陛下，」道高儒考夫說，匆促地打斷了巴格拉齊翁。

從前面上換班之後，羅斯托夫得於天亮之前睡了數小時，他覺得自己愉快、勇敢、果決，具有動作的靈活，和對於自己幸運的信念，並且有這種心情，在這種心情中一切都似乎是輕易、愉快而可能的。

他的全部希望都在這天早晨滿足了；有着大會戰，他參加了這個戰役；此外，他做了最勇敢將軍的傳令官；此外，他帶了任務去見庫圖索夫，也許要見到皇帝自己。早晨天氣明朗，他所騎的馬是善良的。他的心是欣喜而快樂的。奉到了命令，他催動馬匹，順着陣線馳騁。起初他順着巴格拉齊翁軍隊的陣線奔騰，他們還未作戰，站立不動；然後他馳入烏索羅夫騎兵所守的陣地，在這裏他看到了移動，和準備作戰的徵象；走過烏索羅夫的騎兵，他便清楚地聽到前線槍炮射擊的聲音。射擊聲更加猛烈起來。

在新鮮的早晨，空氣中，已經不是先前那樣在不規律間隔中發出二三槍，和一二炮聲；而在卜拉村前的斜坡上可以聽到槍彈射擊聲，夾雜着那嚴密的炮聲，有時幾響大炮聲不能彼此分別，而合成一個共同的吼聲。

他看到斜坡上向鎗炮好像在奔跑，互相追趕着，炮煙捲起、開散、互相混合。由於煙中刺刀的閃光，可以看見運動的步兵，和帶着綠色彈箱的炮兵狹窄陣線。

羅斯托夫在小山上把馬停了一會，以便看清楚所發生的事；但無論他如何集中注意，他什麼也不明白，不能辨別所發生的事；在煙那裏有什麼人在動，有什麼軍隊的行列向前向後在移動；但爲什麼？誰呢？到何處去呢？不能明白。這種情形和這些聲音不僅不引起他任何喪沮或畏怯情緒，且反之，增加了他的精力與決心。

「好，再添，再添！」他在心中向這些聲音說，又縱馬順陣線奔馳，逐漸深入了已作戰的軍隊區域。

中。

「那里情形將如何，我不知道，但一切都好！」羅斯托夫想。

走過奧軍的某部，羅斯托夫注意到，在後邊的一部分陣綫（這是衝兵隊）已逐作戰。

「這樣更好！我要靠近看」，他想。

他幾乎是順着前綫走。幾個騎手向他奔來，他們是我方一羣紛亂的烏爾衛兵，從攻擊中回轉。羅斯托夫經過了他們面前，不禁注意到其中之一流血，他又向前奔馳。

「這不是我的事！」他想。

他騎馬向前走了不到幾百步，從左邊馳來了一大羣騎黑馬、穿白色燦爛制服的騎兵，他們橫越全部的田野，直向他快步而來，截阻他前進。羅斯托夫放馬飛騰，以便避開這些騎兵的進路，假使他們還照舊原來地快步前進，他便避開他們了，但他們增加了速度，有幾匹馬已經奔跑了。羅斯托夫漸漸更聽清他們的馬蹄聲和刀鎗聲，更看清他們的馬、身軀、甚至臉部。這是我們的騎衛兵，去進攻迎戰他個的法國騎兵。

騎衛兵奔馳，但仍然勒住馬匹。羅斯托夫已經看見了他們的臉，聽見他們的命令，軍官喊着「進攻，進攻！」讓他的種種的馬全力飛騰。羅斯托夫恐怕被撞倒，或者被捲帶去攻擊法軍，盡他的馬所能有的力量，願着他們前線奔馳，但仍然未能越過他們。

極邊的騎衛兵，一個廬面大漢，看到羅斯托夫在他前面，忿怒地皺眉，他一定不可避免地要和他相撞。假使不是這個騎衛兵想到禪讓打自己馬匹的眼，他一定要把羅斯托夫從他的「沙漠浪人」上闖下來（羅斯托夫自己覺得他比之這些大漢和馬匹是那樣的渺小而軟弱）。黑色、沉重、高長的馬驚了一下，聳起耳朵；但廬面騎衛兵用大馬刺猛刺馬腹，馬擺尾伸頸，跑得更快。騎衛兵們還未走過羅斯托夫面前，他已聽到他們的呼喊：「嗚啦！」並且環顧着，看見他們的前列和陌生的、掛紅肩章的、大概是法國的、騎兵混在一起，不能再看到什麼別的了，因為在此之後，立刻在什麼地方開始了大砲射擊，一切隱沒在烟中。

在騎衛兵越過他並隱沒在烟中的時候，羅斯托夫遲疑了一上，他將跟他們馳去呢，抑是去到他應該去的地方。這就是赫赫的騎衛兵攻擊，法軍自己曾因此驚異。羅斯托夫後來聽到此事覺得可怕，——在這羣巨大、美麗的人之中，在所有這些燦爛的、騎千金之馬的、富貴的、年輕的、從他身邊馳過前軍官與見習官之中，在攻擊之後，只剩下十八個人。

「我無須羨慕，我不要失職，我也許立刻可以升到皇帝！」羅斯托夫想，於是向前奔。

達到步衛兵時，他注意到砲彈飛過他們頭上，飛落他們旁邊，這與其說是由於他聽到砲彈聲，砲聲說是由於他看見了兵士臉上的不安，軍官臉上不自然的、軍人的嚴肅。

在步衛兵團的一個行列的後邊走過時，他聽到呼他名字的聲音：「羅斯托夫！」

「什麼？」他回應，未認出保理斯。

「怎麼？我們來到前線了！我們的團去進攻了！」保理斯笑着那種快樂的笑容，這是第一次上火線前年輕人們所有的。

羅斯托夫停住。

「當真」他說。「好，怎樣？」

「打敗他們了。」保理斯興奮地說，他變得多話。「你可以想想看嗎？」於是保理斯開始說到衛兵們如何在陣地上看見了前面的軍隊，因為他們是奧國人，忽然由於這些軍隊所放出來的砲彈，知道了他們自己是在前線上，於是意外地開始了戰爭。羅斯托夫未聽完保理斯的話，即催動坐馬。

「你到哪裡去？」保理斯問。

「奉命去見陛下」。

「他在這裡！」保理斯說，他聽到好像羅斯托夫要見「大人」，而不是「陛下」。

他向他指示大公，他在他們百步之外，戴盔帽，穿騎衛兵外衣，帶着舉起的肩膀和鐵盔的眉毛，向穿白衣的、臉發白的奧國將軍大聲叫着什麼。

「但這是大公，我要去見副司令或者皇帝」，羅斯托夫說，催動了坐馬。

「伯爵，伯爵！」別爾格呼叫，他和保理斯同樣興奮，從另一方面跑來，「伯爵，我傷了右手」，

他指示流血時、用手帕包裹的手，「我留在前線。伯爵，我左手拿劍，伯爵，我們封。別爾格全家都是騎士」。

別爾格還想說什麼，但羅斯托夫未聽，又向前奔。

走過了衛兵和空地，羅斯托夫爲了不再走上前線，好像走遠了騎衛兵攻擊線那樣，便順着後備隊的陣綫前進，遙遠地繞過了鎗砲聲最猛烈的前方。忽然，在前面，在我軍的後方，在他決不能想到有敵人的地方，他聽到靠近的鎗聲。

「這是什麼回事？」羅斯托夫想。「敵人在我軍後方？不可能」，羅斯托夫想，但忽然一種爲自己、爲全部戰事結果的惡劣情緒，支配了他。「無論怎樣，但」，他想，「現在已避無法逃開。我要在這里找到總司令，假使一切都損失了，則我的責任是和大家一同損失」。

他愈走近卜拉村村莊後邊各種軍隊所佔據的地方，羅斯托夫所忽然感覺到凶兆愈爲肯定。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向誰射擊？誰在射擊？」羅斯托夫問，他遇到跑着橫截他進路的俄、奧軍隊的混亂人羣。

「鬼曉得他們！把他們全殺死！一切都完了！」奔跑的人羣用俄語、日耳曼語、捷克語回答他，他們也和他一樣不明白那里所發生的事。

「殺死日耳曼人！」有一個人說。

「鬼抓他們這個好賊！」

「Sun Hecker diens Runen……」〔註〕一個日耳曼人說。

有幾個傷兵在路上走。咒罵、呼叫、呻吟，混合成爲一種共同嘈雜聲。鎗聲停止了，羅斯托夫後來知道，這是俄軍和奧軍互相射擊。

「我的上帝！這是怎麼一回事？」羅斯托夫想。「這裡，皇帝任何時候可以看見他們。……但不，這也許只是少數的惡徒，這就要過去的，這不是那回事，這是不可能的」，他想。「只是要趕快，趕快走近他們！」

失敗與逃跑的思想不能夠進羅斯托夫的腦子。雖然他在他奉命尋找總司令的那個地方，正在下拉村山上，看見了法國的大炮和軍隊，他却不能夠也不希望相信這個。

十八

羅斯托夫奉命在下拉村附近尋找庫圖索夫和皇帝。但這裡不但沒有他們，而且沒有一個指揮官，只有各種混亂的軍隊人羣。他催策已經疲倦的馬，以便趕快越過這些人羣，但他愈向前走，人羣是愈混亂。在他所走的大路上擁擠着許多騾蓬車，各種轎車，俄奧兵士，各種軍隊，傷兵和未傷的。這一切在法

〔註〕這些俄國人去見吊死鬼！

軍砲兵從卜拉村高地飛來的砲彈悽慘聲中嘈雜着，混亂地騷動着。

「皇帝在哪裏？庫圖索夫在哪裏？」羅斯托夫問着他所能叫住的人，但不能從任何一個人獲得回答。

最後，他抓住一個兵的領子，強迫他回答。

「咳！老兄！早已在那里，向前跑了！」兵回答了羅斯托夫，因為什麼而發笑，並掙脫。

丟開了這個顯然喝醉的兵，他止住了一個要人的馬奔的、或馬夫的馬，開始盤問這個人。這個馬奔向羅斯托夫說，皇帝在一小時前被人用馬車飛快地從這條路上逃走了，說皇帝受了重傷。

「不可能的」，羅斯托夫說，「也許是別人」。

「我親自看見的」，這個馬奔帶着自信的假笑說。「我當然知道皇帝，好像，和我在彼得堡所看見的許多次一樣。蒼白，蒼白的，坐在馬車裏。那麼地趕着四匹黑馬！我的天，從我們旁邊走過去的！好像我知道御馬和依利亞·依發內支；好像，依利亞只替皇帝不替別人趕車」。

羅斯托夫放了他的馬，想向前走。一個從他身邊走過的傷官向他說話。

「噢，你要找誰？」軍官問。「總司令嗎？被砲彈打死了，在我們的隊伍前面被砲彈打進了胸脯」。

「沒有打死，傷了」，另一個軍官更正。

「是誰？庫圖索夫嗎？」羅斯托夫問。

「不是庫圖索夫，你叫他什麼，——好，都是一樣，活下的不多了。到那里去，到那個村莊上去，所有的指揮官都聚在那里」，這個軍官指着高斯提拉代克說，他走了過去。

羅斯托夫使馬步行，不知道，他現在爲了什麼並爲了找誰而來。皇帝負傷，戰事失敗。現在不能不相信了。羅斯托夫順了指示給他的方向走去，遠遠看見尖塔和教堂。他急忙着向何處去呢？即使皇帝和庫圖索夫活着沒有受傷，他現在要問他們說什麼呢？

「走這條路，大人，走那條路馬上就被人打死的」，一個兵向他大聲說。「走那條路就被打死的！」

「呵！你說什麼！」另一個說。「他到那里去了那條路近」。

羅斯托夫想了一下，正走向那個據說他會被人打死的方向。

「現在一切都是一樣：假使皇帝已經打傷，我還要當心自己嗎？」他想。他走近那個區域，那里死了最多的從下拉村跑走的人。法軍尚未佔領此處，而受傷的和活的俄軍早已離開了。在原野上，在每一皆夏其那「註」的地方倒着十個或十五個死傷的人，好像灘地上的禾苗。受傷的二三人爬在一起，可以到他們悲慘的、有時羅斯托夫覺得虛傷的呻吟和喊叫。羅斯托夫放馬快步走，以免看見這些痛苦的人，他覺得可怕。他不是爲了自己的生命而恐懼，而是爲了那種勇氣——這是他所需要的，並且他知道，他不能忍受這些不幸的情形。

〔註〕一皆夏其那合二·七英畝，一七·七八中畝。——譯

法軍已停止射擊，這傷重者傷亡兵士的原野，因為這星已無活人，但看到從這里走過的副官，又把砲對着他，向他射出幾個砲彈。對於這些嚇嚇的、可怕的聲音的情緒，對於四周死尸的情緒，在羅斯托夫心中合成一種恐怖與自憐的印象。他想起母親最後的信。他想，「假使她看見我現在，在這里，在這個原野上，和許多向我射擊的砲，她怎麼想呢？」

在羅斯托夫代克村，有從戰場上過來的、雖然混亂但大都有秩序的供車。法軍砲彈滾不到這里，射擊聲也似乎遙遠。這裏每個人都清楚地看見，並聽到戰事已失敗。無論羅斯托夫問誰，誰也不能告訴他，皇帝在何處，庫圖索夫在何處。有的說皇帝受傷的消息是正確的，有的說不然，並且還添說解釋這個原野的虛偽消息，說，確實是白色的、蒼白的、和皇帝侍從中的人來到戰場上的二等官大臣托爾斯泰伯爵，坐了皇帝的車子從戰場上跑回。有一個軍官向羅斯托夫說，在村莊後面左方他看見了高級指揮官當中的人，於是羅斯托夫向那里去，他已不希望找到任何人，却只爲了在自己面前清洗自己意識。走了大約三哩，經過了最後的俄軍，羅斯托夫看見，在翻過了壕溝的桑園旁邊，有兩個騎馬者對着壕溝站立着。一個騎上有白翎，好像是羅斯托夫有點兒相識的；另一個不相識的，騎美鹿栗色馬的。羅斯托夫好像認出這匹馬，人走到壕溝前，用馬刺刺馬，輕輕地從壕溝上跳進園內。只是泥土因爲馬後蹄而從邊上崩落。敏捷地轉過馬頭，他又跳過壕溝，恭敬地向有白翎的騎馬者說話，顯然向他提議作同樣的行爲。羅斯托夫覺得那相識的，並因爲什麼原故，不禁吸引了他注意的人，用頭和手作了反對的姿勢，

由于這姿勢羅斯托夫立刻認出了他的被哀憐的、被崇拜的皇帝。

「但這不會是他一個人獨自在曠野上」，羅斯托夫想。這時候，亞歷山大轉過頭，於是羅斯托夫看見了那麼生動地刻在他記憶中的、可愛的輪廓。皇帝面色蒼白，腮下垂，眼下凹；但他的面容却更美麗、更溫和。羅斯托夫快樂，相信皇帝受傷的消息是不謬。他快樂，因為他看見了他。他知道他可以、甚至應當一直向他走去，並報告道高儒若夫命他報告的。

但好像一個戀愛中的青年，當希望的時間來到，並且他單獨和她在一起時，他打抖並且深受感動，不敢說出他在夜間所夢想的，却驚惶地環顧，尋找幫助、或延宕與逃跑的機會，同樣的，現在羅斯托夫達到了他在世界上所最希望的、却不知道如何接近皇帝，並且他想到了成千的理由，為什麼還是不適宜，不合禮節，不可能的。

「怎麼！我好像是高興利用他孤獨喪氣的機會。在這傷悲傷的時候，不樹讖的面孔也許對於他是不快而痛苦的；此外，現在單單是看見了我我便心曠神怡，我能夠向他說什麼呢？他在自己想像中擬定對皇帝所說的無數言語，現在沒有一句來到他的腦子裏。那些話是大部分適宜于完全不同的環境，那些話是大部分在勝利與凱旋時所說的，特別是因為受傷而在死床上的時候，那時，皇帝感謝他的英勇行爲，而他將死，向皇帝表示出他在行爲中證明的愛情。

「那末，現在已經是下午四點鐘，戰事已失敗，我要怎樣向皇帝請求關於右翼的命令呢？不，我決

定不要到他那里去，不要妨害他的沉思。最好死一千次，也勝于受到他的惡毒目光，惡毒印象」，於是羅斯托夫心中悲傷失望地乘馬走開，不斷地盼願仍然在猶豫心情中站立着的皇帝。

當羅斯托夫作這些考慮並悲愴地離開皇帝時，封·托爾上尉偶然地來到同樣的地方，他看見了皇帝，對直走到他面前，爲他效勞，幫助他步行走過壕溝。皇帝希望休息，並覺得自己不適，坐在蘋果樹下，托爾站在他旁邊。羅斯托夫在遠處嫉妒地懊悔地看見封·托爾如何久久地熱情地和皇帝說話，顯然皇帝流淚，用手蒙臉，並攥托爾的手。

「原是我可以處在他的地位」！羅斯托夫想到自己，不能抑制他對於皇帝命運的同情之淚，在完全失望中乘馬向前走，不知道他現在向何處去，並爲什麼。

他覺得他自己的軟弱是他苦惱的原因，他的失望因此更甚。

他能夠……不僅能夠，而且他應該走近皇帝。這是他向皇帝表示自己效忠的唯一機會。而他沒有利用這個……「我做了什麼」？他想。于是他轉過馬，聽回他看見皇帝的地方；但在壕溝那邊現在已沒有人。只有行李車走過。羅斯托夫從車夫口裏知道庫圖索夫的司令都在附近的村莊裏，行李車是向那里去。羅斯托夫跟着他們走。

在他前面的是庫圖索夫的馬夫，牽着一匹披馬衣的馬。在馬夫後邊是行李車，在行李車後邊有一個戴尖帽、穿羊皮襖、腿向外彎的老餅人步走。

「齊特，啊，齊特！」馬夫說。

「幹嗎？」老人心不在焉地回答。

「齊特！你去康洛齊特！」（你去打殺）。

「哦，呆虫，嗚！」老人說，忿忿地噴口。

經過了短時的靜默運動，這個笑話又開始了。

★

★

★

★

在下午五點鐘，砲擊在各點上失敗了。有一百多發大砲被法軍奪去。卜爾惹倍涉夫斯基和他的軍團投降。別的砲隊，損失了一半以上的人，成了無秩序的、混亂的人羣向後退。蘭惹隆和道黑圖羅夫的殘餘軍隊，混合在一起，擠在奧蓋斯特村前沼澤旁邊的岸上和堤上。

六點鐘，在奧蓋斯特堤岸上只聽到一聲激烈的法軍砲彈聲，法軍在卜拉村高地的斜坡上殺了許多砲位，射擊我們撤退的空隙。

道黑圖羅夫和別人在後衛集合了各營，向追趕我軍的法蘭騎兵射擊。天色漸黑。在奧蓋斯特狹窄的堤上，戴小帽的老農工持鈞竿安靜地坐了那麼多年，而他的孫子，捲起了衣服袖子，把銀色的攔動的魚放入水櫃；在這個堤上，莫拉維亞人們，穿著外衣，戴舊帽，安靜地趕過那末多年他們裝運小麥的雙馬車，並沾染了麵粉，帶着變白的車子從這個同一的堤上趕回去，——在這個狹窄的堤上，現在，在運送

車與大砲之間，在馬蹄下和車輪間，廢棄了因死亡恐怖而變色的人們，互相擁擠着，死者，從死人身上踏過，並互相殺死，只是爲了走過幾步而同樣被殺死。

在這個稠密的人羣中，每隔十秒鐘，便落下一顆砲彈，震動空氣，或炸開一顆榴彈，炸死人，並讓了血在附近的人身上。道洛號夫臂上負傷，和他的連裏（他已是軍官）上十個兵士步行着，他的團長騎着馬，他們代表了全團的殘餘。被羣衆搶曳着，他們擠在堤口，並且停止下來，各方面受擠，因爲在前面有一匹馬倒在大砲下面，羣衆在搶這匹馬。一顆砲彈打死了他們後邊的幾個人，打死前面的另一個人，並濺了血在這道洛號夫身上。人羣拼命地前進，擁擠，移動了幾步，又停止下來。

「走過這一百步，一定安全；再站兩分鐘，一定死」，每個人這麼想。

道洛號夫在人羣中央，向堤邊擠去，撞倒兩個兵，跑上遮了池面的滑冰上。

「轉過來」！他喊叫，在冰上跳過，冰在他身下裂響，「過轉來」！他向着搶大砲的人們喊叫。「受得住！……」

冰受得住他，但顛搖而裂響，顯然是，不用說在大砲或人羣的下邊，就是在他下邊，冰也即刻要破裂了。他們看他並且向岸邊擁擠，尙未決定走到冰上。騎馬站在堤口的團長向道洛號夫招手，振臂。忽然一顆砲彈那樣低近地從人羣的頭上飛過，大家都轉臉。有什麼濕的東西濺了出來，這個將軍從馬上落下來，滾滾滾。沒有人看這個將軍，也不想扶起他。

「到冰上去！從冰上走！走！轉！你沒有聽見嗎！走！」在砲彈打中了將軍之後，忽然發出無數的聲音，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喊什麼，並爲什麼。

後面的一尊上了堤的炮，抬上了冰。成羣的兵開始從堤上跑到結冰的池面上。在前面的那個兵士腳下，冰凍碎裂，一隻腳落入水中；他想糾正，却陷到腰際。附近的兵士們停住，趕炮的兵止住了他的馬，但在後邊仍然聽到叫聲：「到冰上去，爲什麼停，走，走！」人羣中發出喊叫聲。環繞大炮的兵士們向馬揮手，打馬，要牠們轉身向前走。馬匹從岸上移動。支持步兵的冰凍破了一大塊，冰上大約四十個人，有的向前跑，有的向後跑，互相淹死。

砲彈仍舊規律地飛射，打在冰上，水中，而打在擠滿堤上、池中、岸上的人羣裏的是最多。

十九

安德來·保爾康斯基郡王躺在下位村山上，在他手執旗杆倒下的地方。他流着血，失了知覺，哼着低微的、可憐的、小孩的呻吟。

傍晚時他停止了呻吟，並完全安靜。他不知道他的昏迷經過了多久。忽然他又覺得自己是活着的，因爲頭部火燒的、撕裂的痛疼而受苦。

「那個崇高的天，我到現在才知道，今天才看見，他在何處？」這是他的第一個思想。「這種痛苦

我也不曾知道』，他想。「是的，我直到現在，什麼、什麼也不知道。但我在何處？」

他開始注聽，聽到近臨的馬蹄聲，和說法語的話聲。他睜開眼睛。在他頭上的又是同樣的崇高的天，和更高的浮雲，在浮雲之間可見蔚藍的無極。他未轉頭，也未看那些人，從蹄聲與話聲上判斷，他們騎馬來到他面前停止了。

騎馬來的人是拿破崙和兩個副官。保拿巴特，巡視着戰場，下了最後命令，要增強砲兵，射擊奧蓋斯特堤，他視察了留在戰場上的死的和傷的。

「好人」！拿破崙說，看着一個打死的俄國擲彈兵，他臉貼地，黑後頸向上，腹貼地，一隻已經僵硬的手還伸着躺在地上。

「砲彈沒有了，陛下」！這時，一個副官從射擊奧蓋斯特的砲兵那里騎馬跑來說。

「從預備隊裏去取」，拿破崙說，又走了幾步，在安德來郡王面前停住，他背向下躺着，身旁有拋下的旗杆（軍旗已被法軍拿去作勝利品）。

「那是光榮的死」！拿破崙說，看着保爾康斯基。

安德來郡王明白這是說他的，而且這是拿破崙說的。他聽到他們用「陛下」稱呼說這個話的人。但他聽到這些話聲，好像聽到蒼蠅嗡嗡聲。他不但不對此感覺興趣，而且不注意，立刻就忘記了。他的頭發燒，他覺得他流血，他看見頭上遙遠、崇高、永恆的天。他知道這是拿破崙——他的英雄，但這時，

他覺得，拿破崙比之現在在他心裏這崇高、無極、有飛雲的丈之間所發生的，是那麽一個渺小、不重要的人。誰站在他身邊，說到什麼，這一切在邊境對於他都完全無關；他只高興這一點，就是有人站在身邊，他只希望這些人幫助他，使他回生，生命對於他好像是那麼美好，因為他現在是那麽不同地了。學生命了，他集了全部的力量，以衝動躍一下，並發出聲音，他微弱地動了腿，並發出憐憫自己的、微弱的、疼痛的呻吟。

「啊！他活着」，拿破崙說。「把這個年輕人抬起來，送到野戰醫院去！」

聽了這話，拿破崙騎馬上前去迎爾恩將軍，他走近皇帝，脫了帽子，笑着慶祝勝利。

安鐘來那三不再知道別的：因為放上昇床，行動時顛簸，在野戰醫院用探針測驗傷處——而引起的疼痛，他失了知覺。他只在日暮時，當他和別的俄國的受傷及被擒軍官被送入醫院時，才清醒。在這次移動中，他覺得自己漸漸了一點，能夠動，甚至可以說話。

他清醒時所聽見的第一句話是——一個法蘭運送的軍官匆促地說：

「應當停在這里；皇帝馬上就要到；他歡喜看見這些俘虜先生們」。

「今天有那麼多的俘虜，差不多是俄國全軍，也許他看厭了」，另一個軍官說。

「但是！這個人，據說，是亞歷山大皇帝衛兵隊總指揮」，第一個軍官說，指著穿白色衛兵制服的受傷的俄國軍官。

保爾康斯基認識來卜寧，他在彼得堡的交際場中還見過他。在他旁邊站着另一個軍官，也是一個受傷的、十九歲的騎衛隊軍官。

保拿巴特騎馬跑來，勒住了馬。

「誰是高級官？」他說，看見了俘虜們。

他們提出了上校，來卜寧郡王。

「你是亞歷山大皇帝騎衛兵團長嗎？」拿破崙問。

「我帶領騎兵」，來卜寧回答。

「你的部隊光榮地盡了職」，拿破崙說。

「大將軍的稱贊是兵士最好的獎賞」，來卜寧說。

「我願意給你這個獎賞」，拿破崙說。「你旁邊的這個年輕人是誰？」

來卜寧郡王說是蘇黑切林中尉。

拿破崙看着他，笑着說：

「他和我們生事，太年輕了」。

「年輕不妨礙勇敢」，蘇黑切林用爆裂的聲音說。

「漂亮的回答」，拿破崙說。「年輕人，你前途遼大！」

安德來郡王，爲了俘虜展覽的完全，也被人向前移動，在皇帝目光中，他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拿破崙顯然記得，他在田野上看見過他，他用同樣的「青年」這個稱呼向他說話，在這個稱呼之下，保爾薩斯基第一次反映在他的記憶中。

「你，年輕人？」他向他說，「你覺得怎樣，好漢？」

雖然在五分鐘前安德來郡王還能向抬他的兵士們說幾個字，他現在却無言，他的睛眼直視拿破崙。關於拿破崙的一切興趣，此時他覺得那麼不重要，他覺得他的英雄、及其瑣屑的虛榮、與勝利的喜悅，比之那崇高的、公正的、仁慈的、他所看見所了解的天，是那麼渺小，——他不能回答他。

確實，比之那種嚴格的、尊嚴的思想結構，一切都似乎是那樣的無用而不重要，這種思想結構是因爲流血而乏力、痛苦、與死亡的接近而引起的。看着拿破崙的眼睛，安德來郡王想到偉大之空無，想到生命之空無，生命的意義是無人能夠了解的，他更想到死亡之空無，死亡的意義是活人中沒有人能夠了解、說明的。

皇帝不等到回答，便轉過身，走開，向指揮官之一說：

「讓他們當心這些先生們，把他們抬到我的營裏去；讓我的拉萊醫生看他們的傷。再見，來卜寧郡王」，於是他催動了馬，奔馳而去。

在他的臉上有自滿與快樂的光輝。

拾安德來郡王的兵士們，下去了那墮落在他們手裏的、瑪麗亞郡主掛在哥哥身上的金聖像，看見皇帝對俘虜們所表示的和善，又趕快送還了聖像。

安德來郡王沒有看到是誰，並如何地又爲他掛上，但在軍服外邊的胸口上忽然發覺到細金鏈上的聖像。

「這是多麼好呵」，安德來郡王想，看着這個聖像，這是他妹妹那麼熱情地、虔敬地爲他掛上的，「假使一切都像瑪麗亞郡主所覺得的那麼明白而簡單，這是多麼好呵。要能知道在何處尋找這個生命中的幫助，以及在那裏，在坟墓前那邊還期待什麼，這是多麼好！假使我現在能夠說：主，可憐我吧！……我是多麼快樂而安寧呵！但我向誰說這話呢？或者是一種無限的、不可解的力量呢，對於她我但不能申訴，甚至不能用文字表達她，——這個偉大的整體或空無」，他向自己說，「或者是這個上帝，就是瑪麗亞郡主繼在這個小袋子裏的呢？沒有東西，沒有東西是確實的，除了我們所知的一切之空無，與那不可知的但重要的東西之偉大」！

昇床移動了。在每一頭簾中他又感覺到不可言的痛苦；熱纏的狀態加甚了，他開始昏迷。關於父親、妹妹、未來兒子的幻像，他在交戰之前夜所感覺到的柔情，矮小輕微的拿破侖身體，和這一切的人，崇高的天，——組成他昏迷幻夢的主要基礎。

他想起童山的安靜生活與安寧的家庭幸福。他正在欣賞這種幸福的時候，忽然出現了矮小的拿破侖

和他的無情、窄狹、因別人不幸而決裂的目光，於是產生了懷疑、痛苦，於是竟有天許諾了安容。傍晚的時候，一切的幻像混亂了，並化為毫無知覺與遺忘之混亂與黑暗，這情形，據拿破侖的醫生拉萊的意見，很可靠地，要被死亡來解決，而非康復。

他是一個有神經病有胆汁病的人——拉萊說，「他不得復活了」。
安德來郡主，在其他無望的傷官之間，被人交給當地居民去過問了。

戰爭與和平

第一卷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三日版

定價每冊國幣拾圓

著 譯 發 發 印 代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圖字第三〇二號審查證

1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1

\$10.00